



407  
工



JACK LONDON 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531976

## 小引

傑克·倫敦以一八七六年生於美國的三藩市(San Francisco)。八歲起便做了牧童，到十一歲以後，「幹了上千種不白的職業」，做過賣報童、搶牡蠣者、水手、碼頭小工、看門人、洗衣工人、冒險的淘金者……而終於，在飽受「文壇」台柱們的虐待之後，成了一位堅實的作家。他的作品，先後譯成中文的有「鐵踵」、「深淵下的人們」、「野性的呼聲」和「短篇小說集」，第二種甚至還有了兩個以上的譯本。現在，又把他的長篇「馬丁·伊登」介紹給讀者，意思是讓大家曉得他是一位不僅善於宣傳，而且實在也善於刻畫性格的藝術家。

「馬丁·伊登」，一如辛克萊在他的「拜金藝術」裏面所說，便是「無疑地是傑克·倫敦最偉大的作品之一，他把全心靈都放在其中」的一部作品。但據說，「知道或閱讀這書的人却非常少。」這原因，我想明眼的讀者是並不難於找到的。他們要求於作家的是歌功頌德，但他偏不受冷落倒是當然的了。因為，誇說天邊虹彩的美麗之使一些人覺得自慚形穢，有時還不如指點眼前一點污穢更要使他們感到難堪；

而那時的美國人儘管是諱疾忌醫吧，但却也只忌諱有切膚之痛的，到底還未神經衰弱到遠近不分，至  
一概抹煞的地步。

然而更殺風景的是在他們美滿的世界中最後還加上一點不愉快的事件，作者終於使馬丁「橫死」了。馬丁出身微賤，而又不甘居人下，結果是成功為一位名作家。從他，我們感到生命的莊嚴，從而也體會到做人的歡喜。但生命力這樣飽滿的個人，在市僧社會中分明是一個不調和的存在；他的命運只有一個不被敗壞，便得滅亡。布里森敦的警告，恐怕就是從這里出發的。就馬丁來說，露思的索引是把他拉向前一種道路，但露思原來也不過是他理想化了的一個幻象，一個精神上的寄托，實際上兩者的心魂是全不相通的。他們的相吸引又相拒否的過程，到馬丁在危難中為露思所背棄時算是到達了頂點。於是，馬丁對生活厭倦了，逃避了，因為布爾喬亞社會在他已成為難以容忍的事物；然而馬丁又畢竟是一個善戰者，就在已奔赴南海的旅途中，也還有堅強的意志向烟波浩淼的海洋縱身一跳，以死來完成一個最後的但決非無足輕重的抗議。

那麼，殺害者是誰呢？倫敦的有力的控告的對象何在，是顯而易見的。

而倫敦本來，結局也還是作了這一個吃人社會的犧牲，以四十歲的盛年，便用鴉片劑中斷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苦惱，在馬丁的描畫上就表現得很分明。大抵一個從苦鬥成功的人，每不免從自身的經驗出發，

拿英耀的個人來與當時昏庸的公衆相對置。然而有向集體主義跨進決定的一步，因而完成了自己的，如高爾基；也有徘徊於理智的明辨與感情的沈溺之間，終於不免毀滅的，這倫敦也許就是一個頗好的例子。而馬丁依然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也毀滅了。

關於這，在他寄給辛克萊的那本「馬丁·伊登」上的題辭中有了很好的說明：

「在本書中，我的主旨之一，是攻擊個人主義（以其中的主人公為代表。）我一定幹得很不行，因為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書評家發現這個。」

而辛克萊的答覆也很摘要。他說，這乃由於他對那位個人主義的主人公表示了太多同情的緣故。但這也並不足為倫敦詬病。沒有分明的愛憎偉大的藝術作品是不能有的。而且馬丁的個人主義，究其實也不外具桎梏個性發展的布爾喬亞社會的一個反動，因而又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和有力的抗拒。就性格而論，馬丁終不轉向乃自然之理；而他的毀滅，也就把一個社會悲劇的涵義發掘得更深了。

倫敦的塑造力，在一些人物上有了不弱的表現，如獻金博沁的猥瑣卑怯，佐的爽直，麗枝乃至馬利亞的純真，就都是的。但最凸現的形象自然還要推馬丁。他的驚人的精力，頑強的鬥志，在第十一、第十五、第二

十三章里面都有比較集中的描寫；而在第三十章中，又由他自己作了一個沈痛的告白。馬丁的戀愛和他在事業上的戰鬥是相終始，並相結托的；而露思的深夜乞憐，一方面固然盡了揭發醜惡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也把人性的美麗闡發得盡情盡致了。兩三年前，我曾經從「*MOSCOW News*」上面看到「馬丁·伊登」在蘇聯讀書界很受歡迎的報道。新世界的人們也對這書表示甚深的興趣，想來恐怕就是由於馬丁還是一個「人物」的緣故吧。

這書的翻譯，我根據的是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一九一九年版的普及本。閱讀時還不覺得怎麼樣，但一經動手逐譯，疑難却多了，於是只好度過一個難關又一個難關的繼續下去；到得全書脫稿，真恍如打了一場大仗。以前文壇風氣，大抵以翻譯爲末技，不值一顧的；但現在又彷彿有人主張只配由通儒學者來做了。我當然既非通儒，又非學者，而所以竟敢於冒昧動筆者，却無非是由於通儒學者們似乎正忙於做「策士」，於是只好由非通儒學者來試試看，也許總比完全沒有爲好的緣故。對於翻譯，我是絕不相信「審順而不信」之類的昏話的。然而限於學力，自審譯文，實在並不滿意；至於謬誤或不當之處，恐怕還是不免的。但在目前，一因伏案幾及一年，到底已有點兒疲乏；二因在這物價限而仍高，而「文壇」也不見得比書中所寫的乾淨得多少的時候，爲了免於餓死，只得把時間出賣給自己並不高興做的事情（這並不「清高」，只是尙非與世滔滔，上下交爭之做生意而已！）所以在我實在也沒有再度仔細推敲的餘

容了。倘有有心的讀者肯給予指正，那正是求之不得，一定敬謹拜領的。

全書脫稿後，有好幾個存疑的地方曾托人問過在美國居留甚久的 B 君，問過 R 神父和一些本身就  
是美國人的朋友；底稿的謄清，則出於 E 君和 L 之勞；謄清後，為本書的出版盡力不少的 F 兄又給全部校  
讀了一次；為了這些直接間接的幫助，我由衷的感謝他們。

譯 者

一九四三年五月，於桂林。

# 第一章

那人用鑰匙開了門，走進去了，後面跟着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在笨手笨腳地除下他的鴨舌帽。他穿着帶着海水氣味的粗布衣裳，在他走了進去的那個寬敞的門廳中顯然是舉止失措了。他不知道拿他的鴨舌帽怎麼辦好，當那人給他拿走的時候，他正要把牠塞進外套的口袋裏面。這動作做得安靜而且自然，笨手笨腳的年青小伙子是佩服的。「他懂事哩，」這是他的想頭。「他會好好的照應我下去。」

肩膀左一搖右一擺的，他跟在那人的後面走，他的兩腿無意中叉了開來，好像那坦平的地板，正隨着海波的洶湧在傾斜起伏着一般。就他大搖大擺的步態來說那些寬大的廳房似乎未免過小了，他自己就害怕着，說不定他的闊大的肩膀會跟門口碰撞，或者把壁爐矮架上的骨董掃掉。他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之間這也退避，那也畏縮，生出了許多事<sub>實</sub>上只存在在他心中的危險。在一架大鋼琴和中間一張高高地堆着書籍的櫈子之間，是足容半打人並肩而過的空地方，然而，他還是誠惶誠恐的喫力走着。他的粗大的臂膀頹然貼身垂着。他不知道兩臂兩手怎麼放才好，而當他眼神不定，誤以爲一隻臂膀似乎很容易把櫈上

的書掃倒的時候，他像一頭喫驚的馬似的倒過一邊，險些兒碰中那鋼琴的坐凳。他打量着他前面那個人的從容不迫的步伐，第一次察覺到他自己的走法，是與別人不同的。爲了他走得這麼笨拙，他感到了片刻間的丟臉的痛苦。汗水一顆顆小珠似的，在他的前額上冒了出來，他歎了一下，用毛巾揩着他的赤褐色的臉孔。

「等等，阿瑟老弟，」他說，想用說笑的口吻去掩飾他的不安，「這一下子我可受不了，給我歎一歎，定定神吧。你知道，我並不要來，我猜，你的家人也弗（不）會很想見我的。」

「好吧，」是一個安慰的回答。「你別怕我們。我們還不是一樣平常的人。哦，有我的信哪。」

他回頭走向檻邊，拆開了信，開始看下去了，讓這位生客有一個回復精神的機會。這位生客是懂得並賞識這個的。他有的是一種善於同情與理解的天性；而在他驚惶的外表之下，同情之感，正不斷在生長起來。他揩乾了他的額頭，帶着拘束的臉容望望週圍，雖然他的眼睛里，正有一股頗像害怕陷阱時迷失路向的野獸一般的神色。他正處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當中，疑慮着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他該怎麼辦，曉得他自己走路和舉止都很笨，害怕他的每一種特性和能力，都是同樣的叫人困惱。他是一個感覺敏銳，極有自知之明的人，那人從信紙上邊，暗地里偷窺他的和悅的眼光，就像匕首的一戰那麼叫他刻骨難忘。他看到那眼光，但他沒有什麼表示，因爲在他所學到的東西當中，就有鍛煉這一項在。而那匕首的一擊，也傷了

他的尊嚴。他咒詛自己不該來，同時決定了不論事情怎麼樣，既然來了，他總會應付得過去的。他的顏面嚴峻起來了，他的眼睛里生出一種挑戰的光輝。他比較隨便地向週圍望着，銳利地留心這漂亮的廳房里每一件纖微的事物，都留下印象在他的腦海中。他的眼睛張得大大的，沒有什麼逃得過他的視線；當他對當前的美的事物飽享眼福的時候，挑戰的眼光消失了，代替牠的是一種和藹的溫情。他對於美是善於感應的，而這裏便是感應的根源。

一幅油畫完全吸引住他了。一個巨浪洶湧而來，衝擊着一塊突出水面的岩石；低壓的雨雲遮蓋過天空；而在那巨濤之外，一隻帆船，就風側駛着，傾側得使甲板上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看見的，正以風雲正急的薄暮的天空為背景，在起伏着。那里有着一種美，無可抗拒地攝住了他。他忘掉他的笨拙的步態，走近那幅畫一點——走得很近。美從那畫布上消失了。他的臉上，表現出了他的困惑來。他定睛看了一下那好像是拿顏料來隨便亂塗的事物，便走開了。然而，全部的美，馬上又閃耀在畫布之上了。「一幅變戲法的畫，」他想，同時不再去管牠，雖然在他剛得來的許多印象當中，他也會想起這麼豐富的美却為要把戲而犧牲，因而感到憤激。他不懂繪畫。他從小見慣的，是一些五彩石印畫，牠們常常是明確的，精細的，無論近看或遠觀。他曾經見過油畫，這是真的，在那些商店的陳列窗里，但那些窗櫺的玻璃却阻隔著他的渴望的眼睛，不能就得太近去看。

他瞟了他還在讀着信的朋友一眼，看到那櫈子上面的書籍了，一種熱切的渴望，便毫不地出現在他的眼里，正如飢餓的人看見食物時，眼睛里突然現出渴求來一樣迅速。衝動地大踏步走，肩膀左一傾右一側的，他來到櫈邊，開始愛不釋手地翻着那些書籍了。他瞥視着那些書名和作者的名字，零零碎碎的讀一點，以他的眼睛和雙手愛撫着那些卷帙，偶爾也認出了一本他曾經讀過的書。其餘的，牠們都是陌生的書本和陌生的作者。他碰見着一卷斯溫朋（譯註一）的詩集，開始專心一志地讀着，渾忘了他在什麼地方了，臉上發着亮。有兩回，他用食指夾住看到的地方把書合起，去看作者的名字。斯溫朋，他會記得起這個名字的。那傢伙是有眼光的，他一定見過了些世面。然而，誰是斯溫朋呢？他也像許多詩人那樣，死了已有百年之久麼？還是他仍在生存，仍在寫作？他翻開了扉頁。不錯，他還寫過一些別的書。好，他明天早上第一件事便是到公立圖書館去，設法找到一些斯溫朋的東西看。他又拿書讀下去，入了神了。他沒有注意到，一位年青的女人已走進客廳里來。他第一次察覺時，就聽見阿瑟的聲音說着：

「露思，這位便是伊登先生。」

書從他的食指夾着的地方掩上了，在他轉過身來之前，他爲第一個新的印象震驚着，這並不是爲了那位少女，而只是爲了她的哥哥的說話。在他這個強壯的身軀裏面，他原是一團兒顫動的感覺神經。只要外界對他的意識有一個最輕微的碰撞，他的思想，同情，情緒，便像輕燃的火焰似的跳動起來。他是非常易

於感受的，而他的高遠的想像，總是不斷努力於確定異同之間的關係。「伊登先生」是使他震驚的一種說法——他，一輩子被叫作「伊登」，或是「馬丁·伊登」，或者就只叫「馬丁」。而現在却稱作「先生」呢！這當然有點來頭的，這是他内心的一個見解。他的心，在那一剎那間變成了一具巨大的鏡頭，他看見，陳列在他的意識界中的是無窮盡的他過去生活上的景象：火船和水手房，營幕和沙灘，牢獄和酒窟，熱病醫院和貧民區，而其中連接的線索，便是把他在這形形色色的情景中陳示出來的那種風習。

於是，他轉過身來，看見了那位姑娘。一看到她，他的頭腦中的景象消失了。她是一個臉色蒼白，體態輕盈的寶貝，有一雙大大的，靈活的藍眼睛，和一頭豐盛的，金黃的頭髮。他不知道她穿着得怎樣，除了覺得那衣服，也像她這個人一樣的了不起。他拿她比作細長的枝條上，一朵蒼白的金花。不，她是一個精靈，一位神明，一位女神；這樣的超凡的美，不是人間所有的。也許那些書本是對的，在上流社會中，像她那樣的人有許多。她是可以給斯溫朋那傢伙纏綿地歌之詠之的，也許，當他在擋在那邊檻上的那本書中描繪着少女伊瑟的時候，心目中是有着像她那樣的人物的吧？所有這一切繁多的觀念，想頭，都是立時間生了起來的。然而他在其中活動着的現實界，可沒有停過片刻。他看見她的手向他的伸出來，而當她像一個男人似的大大方方地握手的時候，她正視着他。他所認識的女人不是這麼樣握手的，說到這一方面，她們中大多數簡直就不握手。一連串的關係，他跟娘兒們打交道的種種情形，湧上了他的心頭，大有吞沒了牠之勢。但他丟

開了她們，瞧着她。他從沒看見過這樣的一個女人。而他所認識的娘兒們啊！馬上，在她的一旁，排列出他所認識的那些女人了。在那彷彿永久的片刻間，他站立在一個畫廊中間，那兒，她佔着一個中央的位置，她的週圍則環立着許多女人，每一個，都在飛快的一瞥之下被權衡着，而她本人便是一個權衡的單位。他看見那些女工的病弱的臉孔，和「市場」南區那些吵鬧鬨鬧的賣笑女人。還有過天幕生活的牧女，還有顏面黧黑，吸着煙卷的舊墨西哥產婦人。輪番地，牠們給洋困困般，穿着木屐扭扭捏捏地走路的日本女人擠開了；給身材嬌弱，留着退化的標記的歐亞種混血女兒所擠開了；給戴着花冠，肌膚褐黑，肉體豐肥的南海婦人所擠開了。而所有她們，則又為一羣奇怪可怕的母夜叉所趕走——這是白教堂路人行道上的，醒覩的，閃閃躲躲的野鷄，灌酒灌脹了的難看的婊子，一切取着醜惡的女人的形相，從地獄出來的說話淫蕩的污穢的怪物，她們，蠶取着那些水手，那些跑碼頭的，和那些流氓地痞們。

「請坐吧，伊登先生，」那位姑娘說着。「自從阿瑟給我們說過之後，我們一向在盼望着見你呢。這是你的勇敢——」

他表示不同意地搖着他的手，囁嚅地說，他所做的事情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那是誰也做得到的。她注意到，他在搖着的手有些正在癒合中的新的擦傷的地方，也瞟了一眼他那一只頗然貼身垂着的手，那顯然也有同樣的情形。而且，在迅速而留心的一瞥之下，她看出他的面頰上有一條傷痕，另一條在前額的

頭髮下顯露了出來，第三條則向下行，隱沒在繫過的硬領之下。她忍着笑，瞧着那硬領給赤褐色的頸子磨擦成的紅線。他顯然是用不慣硬直的硬領的。同樣的，她的女性的眼光，也注意到他所穿的衣服，那種下等的不美觀的款式，外衣上近肩胛的地方的皺紋，和兩袖上顯示出突起的筋肉的地方那一連串的皺紋。

當他搖着手，囁嚅地說他簡直沒有做過什麼的時候，一壁遵從着她的意思，正要找一把椅子坐下。他還有餘裕去佩服她坐下時那種雍容的態度，然後搖搖擺擺的，向她前面的一把椅子走去，充分感覺到自己做出來的笨樣子。這在他是個嶄新的經濟，他一生當中，直至那時候為止，從不知道舉動有高雅與拙劣之分。這樣的自重的思想，從沒竄進過他的心裏去。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椅邊，因為兩手不知怎樣安放，弄得十分窘迫。他安放了牠們在什麼地方，就隨牠們放下去了。阿瑟正要離開客廳，馬丁·伊登以期求的眼光目送着他出去。他覺得茫然了，獨自一個人，跟那位蒼白的女神留在客廳里面。那兒並沒有可以叫他要酒來的酒吧老板，也沒有可以叫他往街口買一瓶啤酒來的小孩子，從而藉這社交的液體，去開始那增加情誼的賞心樂事。

「你的頸子上有那麼一條傷痕呢，伊登先生，」那位姑娘在說。「這是怎麼弄的？我相信，一定有點兒冒險的故事在裡面吧。」

「一條墨西哥漢子拿小刀割的，小姐，」他答，一壁潤潤他的乾燥的嘴唇，和弄清爽他的喉嚨。「不過

是打了一場架。我搶掉他的小刀之後，他還想咬掉我的鼻子哩。」

他既然空泛地提起了這個，他的眼前便出現了無數的景象來了：在沙利那·克魯茲（譯註二）的燥熱的星光燦爛之夜，那一片白色的沙灘，海港里運糖汽船的燈光，遠方爛醉了的水手們的聲音，爭吵着的碼頭腳夫們，那條墨西哥漢子臉上的怒容，星光下那雙獸眼的閃閃發亮，鋼刀戳在他的頸子上，血的湧流，圍觀的羣衆和叫喊聲，兩個身體，他的和那墨西哥漢子的，糾纏在一起，滾來滾去，把沙也翻了起來，而遙遠的什麼地方正傳來嘹亮的彈奏吉打（Guitar）的聲響。這就是那些畫景，他回憶起來也覺得喚醒了，猜想着那位繪出壁上那幅領港帆船的畫家，是不是也能把牠描繪出來。他想，那白色的沙灘，那星星，那運糖汽船的燈光看來都會是瑰奇的景色，還有沙灘半路上那一羣圍着打架者的黑黝黝的人形。至於那把小刀，也要在畫圖中佔一地位，他這樣決定了，而在星光之下閃閃發亮，那也會很好看的。但所有這一切，都毫無滲進他的說話中的意思。「他想咬掉我的鼻子呢，」他結末說。

「喫！」那位姑娘以低弱模糊的聲音說，他看出了她的容易感動的顏面上，正有着喫驚的樣子。

他自己也覺得喫了一驚，一陣窘迫的臉紅，隱隱約約地耀亮在他晒黑的面頰上了，雖然在他覺得，這已燒得像他在火艙中面對着打開的爐門時一樣的灼熱。像傷人的吵架這一類下流的事，顯然不是適宜於與一位小姐談天的話題，書本中所描寫的屬於牠那個社會的人們，是不談這些事情的——也許他們

就不懂得有這些事體兒呢。

談話稍微停頓了一會兒，於是，他們又努力去重新談起。她試探地問起了他面頰上的傷痕。就在她發問的當兒，他察覺到她在努力去談他內行的話，他便決定了擺脫開牠，去談她所內行的。

「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意外，」他說，手摸着他的面頰，「有一夜，平靜無風，波浪倒很大，起帆杠的主索掉了，跟着是滑車。索是鐵線做的，牠像一條蛇似的擺動着。全體值班的都妄想去抓住牠，我跑上去，給捆着啦。」

「噢！」她說，這一回是用聽得見的聲音了，雖然暗地里他的說話在她聽來是這麼難懂，而她也在瞎猜着「起重索」是什麼，「捆着」又是什麼意思。

「斯溫朋（Swineburne）這個人，」他開始要實行他的計劃了，「——這個母音念作長音。

「誰呀？」

「斯溫朋，」他用那同一的錯誤發音，重複說。「那位詩人。」

「斯溫朋吧，」她糾正了。

「是的就是那傢伙，」他口吃着，他的面頰又熱了起來。「他死了多久了？」

「什麼？我沒有聽見過他已經去世呀！」她訝異地瞧着他。「你在哪兒認識他的？」

「我一眼也沒有看過他，」這是回答。」只是在你沒有進來之前，我從檯上那本書里讀到了幾首他的詩。你喜歡他的詩吧？」

從此她便活潑地，輕鬆地，談着他所提出的話題了。他覺得好過一點，從椅邊向里面坐進一點兒，兩手緊緊抓住扶手的地方，好像牠會拋開他，把他攢到地板上去似的。他終於使她說她內行的話了，而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他盡力去追隨她，驚奇於她這個小小的頭腦中所收藏起的一切知識，飽看一番她臉上的蒼白的美。雖然她流利地隨口而出的不熟識的字眼，和對於他的心眼兒是陌生的批評的言辭及思想過程，都使他困惑，他畢竟追隨她下去了，但牠無論如何也總刺戟着他的心，使牠隱隱作痛。這便是知識生活啦，他想，而這便是美，那麼的溫暖，神奇，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是這個樣子。他忘記了自己，以如飢如渴的眼光，注視着她了，這便是值得為它而活，值得去爭取，值得為它而奮鬥的事體兒——呃，還值得為它而死呵。書本里所說的是真實的。世界上真有這麼樣的女人。她便是其中的一個。她讓他的想像生了翼了，偉大的，光明的畫景，把自身展現在他的面前，在那上面，模糊地隱現着的，是愛情與羅曼斯的，及為女人——為一個蒼白的女人，一朵金花——而做出的英雄的事業的巨影。通過這個搖搖不定，使人心動的幻象，像通過美麗的海市蜃樓一般，他注視着那個真實的女人，坐在那兒談論着文學和藝術。他一面聽着，但他又注視着，不曉得他的注視的固定，和事實上他的本性中本質的地是男性的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睛裏面輝耀着。

然而她，雖說不懂得男人的世界，但身爲一個女人，是靈敏地察覺到他的發亮的眼睛的。她從不曾有過男人像這樣子瞧着她，這使她煩亂了起來。她說話說得紊亂並遲滯起來了。談論的線索，已離開她逃走掉了。他嚇着她，而同時，給這樣瞧着却是出奇地愉快的事情。她的教養警告她別冒危險，別受錯誤的，奇妙的，和神祕的誘惑；而她的本能，則透過她整個身心嗚嗚作響，驅使她跳過等級與地位，去接近這個從別一個世界來的遊客，這個雙手擦傷，頸上爲用不慣的硬領弄出一條新擦成的紅線的粗獷青年，而他，十分明顯地，是給粗野的生活所沾污弄髒了的。她是潔淨的，她的潔淨抗議着；然而她又是一個女人，她正好開始懂得做女人的矛盾了。

「正如我剛才在說——我在說着什麼呢？」她突然說不下去，對她自己的窘狀愉快地笑了。

「你在說，斯溫朋這個人之不能成爲一個偉大的詩人，乃由於……這就是你說到的地方，小姐，」他提示道，至於他自己，聽到她的笑聲，好像突然飢餓了，好玩的小寒戰在他的脊骨上爬上爬下的。像銀子，他自思自想——像玎瑩作響的銀鈴，在這一剎那間，而且也只有一剎那間，他給送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那里，在淡紅的櫻桃花下，他吸着一枝煙卷，聽着尖塔上的鐘聲在喚叫腳踏芒鞋的信徒去頂禮。

「是的——謝謝你，」她說。「斯溫朋的失敗，剛才已經說過了，是由於他——呃，不雅緻。他的許多詩都是不該讀的。真正偉大的詩人的每一行詩，都充滿着美的真理，激發起人間高尚的與尊貴的一切的偉

大的詩人的詩，沒有一行可以捨棄掉而又不致相當的使世界貧乏起來。」

「我想，這是偉大的，」他躊躇地說，「就我讀過的那點兒來說，我想不到他是這麼樣的一個——一個壞蛋。我猜，那是在他別的詩集里才看得出來的吧。」

「你剛在讀着的那本詩集里，有許多詩句是可以捨棄的，」她說，她的口氣一本正經地堅定而決斷。「我必定是忽略掉牠們了，」他告訴她。「我讀過的都滿好。這全都明亮爽朗，它直亮入我心里，從心底里叫我爽朗起來，像太陽或一支探海燈。它就是這個樣子傳了給我，可是，我猜我還弗大懂得詩，小姐。」

他不圓滿地中斷了下來。他心煩意亂，痛感到自己的口齒不清。他在他讀過的東西里面，感覺到生命的宏大與熱烈，但他的說話却辭不達意。他不能表達出他所感覺到的事物。說到他自己，他把自己比作黑夜中一艘陌生的船上的一个水手，在不熟習的飄動着的帆檣之間，暗中摸索着。現在他可以跟這個新的世界來往啦，他決定了。他從沒見過他要去幹而幹不好的事情，這是 he要去學習說出心中的東西的時候了，只有這樣，她才能夠懂得。她在他的眼界中正在增大着。

「哪，朗弗羅（譯註三）——」她說着。

「呃，我念過他，」他衝動地插口說，急於顯示並盡量運用出他那少量積蓄的書本知識來，要使她知

道，他並不完全是一個傻瓜。「『生命頌』，『高級的』，還有……我猜就是這麼多了。」

她點點她的頭，微笑了，他覺得她的微笑是寬容的——憐憫地寬容的微笑。他那樣子裝作懂事，真是一個大傻瓜。朗弗羅那傢伙，多半是寫過無數的詩集的哩。

「原諒我，小姐，我瞎扯啦。我猜，我實在不多（大）懂得這玩意兒。這弗（不）是我的本行。可是我正要學到牠。」

這是一口氣說了出來的，他的口氣是堅決的，他的眼睛發出光輝，他的顏面已經變得嚴重起來。她覺得，他的腮巴的稜角已經變動了，牠的鼓漲，已變成不愉快的盛氣凌人的樣子。同時，一陣強烈的男性氣概，似乎正從他身上洶湧而出，直衝到她身上去。

「我看，你能夠把牠……學到的。」她說完了，笑了一笑。「你強得很。」

她的注視的眼光，有一會兒停留在他的強壯的頸子上，那頸子是筋腱粗壯，幾乎像公牛一般，給太陽晒黑了的，洋溢着頑強的健康與精力。雖然他坐在那兒，面紅耳熱，奉命唯謹地，她總是覺得傾心於他。跑進了她心里的一個放肆的想頭，使她驚駭起來了。她覺得，如果她能雙手圍着這個頸子，那牠所有的精力，便會湧到她身上的吧。她給這個想頭嚇了一跳，在她看來，這像是暴露出她的品性中有一種夢想不到的敗德一般。而且，氣力在她看來是粗獷的，生野的東西。她的男性美的理想，從來就是溫文爾雅。然而，那個想

頭依然堅持着。叫她疑惑不解的是，她竟想將她的兩手，放在這晒黑的頸子上面呢。真的，她是太不壯健了，她身心所需求的，就是氣力。然而，她却不懂得這一點。她只知道，從來沒有男人會像這個人似的打動過她，他，不時以他的嚇人的章法，叫她震驚起來。

「是的，我弗（不）是病人，」他說。「要是碰到要喫硬泥的時候，我是連碎鐵也能消化的。可是，我剛才還是患了消化不良病。你所說的話，大部份我都消化不了。你知道，這一方面從沒受過訓練呢。我喜歡書本和詩歌，我一有時間，我便去讀牠們，可是，我從來沒有像你那樣思索過牠們。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能談論牠們的理由。我像一個航海家，沒有航海圖或羅盤，飄流在一個陌生的海洋中。現在，我要決定我的方向了。也許你能指引我吧。你剛才說過的一切，是怎麼學到的呢？」

「由於進學校，還有，由於研究，」她答。

「我在小孩的時候，也進過學校啦，」他開始駁回了。

「呃，可是我指的是中學，講座，和大學。」

「了。

「我現在還去上課呢，我選着一些英文系的專門科目。」

「你進了大學啊？」他帶着老老實實的驚奇問道。他覺得，她與他的距離，最低限度又遠了一百萬哩。

他不知道所謂「英文」指的是什麼，但他心里記下了這一個不懂的名詞，便說下去。

「在未能進大學之前，我須學習多少時候呢？」他問。

她對他的求知慾鼓勵了一番，然後說：「這要看你已經學習過多少而定。你從沒唸過中學吧？自然沒有，可是你唸完了小學沒有呢？」

「當我離開的時候，還差兩年，」他答。「我在學校時是常常得獎的。」

跟着，由於那個誇口而生着自己的氣，他是那麼兇狠地緊握着椅上的扶手，他的手指尖都痛起來了。同時，他發覺有一位婦人正走進客廳里來。他看着這位姑娘離開她的坐椅，敏捷地輕步向那進來的女人走去。她們互相吻過，彼此用手臂摟扶着，向他走來。這一定是她的母親了，他想。她是一位高高的，金髮碧眼的婦人，生得纖長端莊而美麗。她的服裝之與這麼一座邸宅相稱，正是他猜想得到的。她跟她的服裝，使他想起舞台上的女人。於是，他記起了看見過穿着一樣的外服的貴婦人，走進了倫敦的戲院去，他站在一旁注視着，而警察却把他推到帳蓬外的細雨中去了。接着，他的心眼兒又轉到橫濱的「大飯店」去，那兒，從人行路上，他也看見過那些貴婦人。於是橫濱這城市和海港，便以牠千樣萬般的景色，開始在他的眼前閃映出來。但他由於爲目前迫切的需要所壓迫，連忙把回憶的萬花筒拋下了。他知道，他必須站起來以備介紹，他便痛苦地掙扎起來，站立在那兒，褲管上膝部皺作一團，手滑稽可笑地垂着，他的臉孔，則爲了這臨頭

的大難而逃了起來。

(譯註一) A.C.Swinburne (一八三七——一九〇九) 英國詩人。

(譯註二) Salina Cruz 墨西哥最南部鐵漢特培克灣上瀕太平洋的海港。

(譯註三) H.W.Longfellow (一八〇七——一八八二) 美國詩人。

## 第二章

走進飯廳去的經過，在他簡直是一場惡夢。在時而停頓，時而失足，時而急行，時而傾倒之間，移動往往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終於也走到了，坐位給安排在「她」的旁邊。刀叉的光亮威嚇着他。牠們具有許多未知的危險，他注視着牠們，入了迷，直至牠們奪目的光輝，變成了一個有一連串水手船的景象在其間活動的背景，在那里，仙跟他的同伴們坐着，用有鞘的小刀和手指喫醃牛肉，或是用破裂的鐵匙，從金屬的小湯盆里杓着濃濃的豌豆湯喝。壞牛肉的臭氣留在他的鼻孔里，而在他的耳鼓里，跟軋軋作響的船身骨架，和咿呀呻吟着的防水隔壁一起，正回響着那些食客的大咀大嚼的響聲。他瞧着他們喫着，斷定他們喫得像豬猡一般。呃，他在這兒可會事事留心的。他會隨時都當心這個。

他向席上環顧了一下。他對面的是阿瑟還有阿瑟的兄弟，諾爾曼。他們是她的兄弟呢，他提醒了自己，他的心便對他們親熱起來。他們彼此是多麼友愛啊，這個家庭的人們！他心裏突然映現出了她的母親，見面時的接吻，和她們倆臂膀靠臂膀的朝他走過來的光景。父母與子女之間這種情愛的表演，不會在他那個世界裏做出來的。這是上流社會才有的高雅的一個啓示。這是他對這個世界的匆促的一瞥中所見的。

最優良的事物。由於賞識它，他深深地感動了，他的心爲同情的柔情所融化了。他一輩子都飢渴於愛情。他的天性渴望着愛情。這是他整個身心的一種有機的要求。然而，他却一直都没有，而且在生活過程中，讓自己的心腸硬化了。他一直不懂得他需要愛情。他現在也不懂得的。他不過看見它的表演，便爲它所驚，便以爲它是優美的，高尚的，和輝煌的罷了。

摩士先生不在場，他是高興的。跟她，她的母親，和她的兄弟諾爾曼應酬起來，困難透了。阿瑟，他倒已經有點兒熟識。他肯定地覺得，那位父親要在場，他該是受不了的。他覺得，他一生當中從沒那麼辛苦的工作過。跟這種情形一比，最厲害的苦工也簡直是兒戲了。因爲一下子竭力做着這麼多的不熟習的事，小汗珠出現在他的前額上了，他的襯衣已爲汗水所濕透了。他得照以前從沒嘗試過的樣子去喫，去用新奇的用具，去暗地里警視別人，學習怎樣對付每一件新的物事，去接受潮水般朝他湧來，要在心里加以註釋和分類的印象，去想起那取着笨重的，痛苦的，不安的方式，煩擾着他的對她的渴望，去感到那務要達到她以來往的那個上流社會的慾求的刺激，去讓他的心，在怎樣去接近她的考慮和空洞的計劃上再三地胡思亂想。還有，當他偷看的眼光溜過對面的諾爾曼或別人身上的時候，便抓住了他的心——他不由自主地要去稱讚他們，去猜度他們是什麼人，而都不過是爲了跟她的關係。跟着，他得談話，得聽人家對他說的話和彼此應對的話，得答覆，當必要的時候，用一張

易於隨便亂說，而現在需要不斷的抑制的嘴。而麻煩之外還有麻煩，便是那些僕役們，這是無聲地在他身旁出現的一個不斷的威脅，是一個提出謎語難題，要求立刻解答的可怕的斯芬克斯（Sphinx）。他一壁吃，一壁爲關於「指盆」（譯註一）的想頭壓迫着。沒來由地，固執地，有無數次他急於想知道牠們在什麼時候會出來，而牠們又是什麼樣子的。他曾經聽見過有這麼樣的事物，而現在，早晚或者就在下幾分鐘內，就可以看到牠們了。他，跟使用牠們的高貴的人物一塊兒坐在檯前——呃，他自己還可以用到牠們呢。而最關重要，深藏在他的思想底下，但也常常浮在表面的，是一個應該怎樣應對他們的問題。他的態度應該怎樣呢？他不斷地而且不安地跟這個問題爭鬥着。有過這樣的胆怯的想頭，以爲他應該有自信，姑且去充富一個角色；也還有更膽怯的想頭，提醒他在這樣事情上會失敗的，他的品性不配去過這種生活，他只有讓自己做成一個大傻瓜罷了。

正是在開始吃飯的那一段時間當中，掙扎着要去決定他的態度的時候，他很沉默。他不知道，他的沉默，正無異於證明阿瑟昨天所說的話爲虛妄，因爲她這一個哥哥曾經宣布過，他將帶一位粗獷的漢子到家里來吃飯，叫他們別驚慌，爲的是他們會發現他是一位有趣的粗獷的馬丁·伊登。當時還未能發現這一點，叫自己相信她的哥哥竟會是這個惡作劇的罪魁，尤其是當他成了使這一位哥哥擺脫一場不愉快的吵鬧的好幫手的時候。所以，他只坐在席上，爲自己的不合時宜弄得不安，同時又爲週圍所不斷發生的

一切所攝引着。第一次，他察覺吃這一回事是實用的功能以上的一種事情。他不知道他吃了些什麼。這總之是食物就是了。他在這個吃是一種審美的功能的筵席上，廢了他的對於美的愛好。這還是一種智的功能呢。他的心感動起來了。他聽見了在他是毫無意義的說話，和別的他只在書本中見到過，而他所認識的男人或女人，沒有一個有那麼大的精神的器量去說出來的說話。當他聽到這些說話，隨意地從這個非凡的家庭——她的家庭——的人們的口中傾吐出來的時候，他喜悅到震驚了。羅曼斯，美，書本的高度的活力，都變成真實的了。他正處於那個少有的，有福氣的，一個人在那里看見自己的夢想從幻想的裂縫中走出來而成為事實的境況之中。

他從來沒到過這麼一個生活的高峯；他讓自己留在後台聽聽，觀察着，快活着，用靜默的單音字回答着，對她說着「是的，小姐」和「不，小姐」；對她的母親說着「是的，夫人」和「不，夫人」。他抑制着那由於他的海上的訓練而來的衝動，沒去對她的兄弟說「是的，先生」和「不，先生」。他覺得這也許是不得當的，是他那一方面的卑躬屈節的一個表示——如果他將獲得她，這是絕對用不着的。而這也是他的自尊心的一個主意。「好傢伙！」他曾一度對自己嚷道，「我也像他們一樣行的啊，如果他們真懂得許多我所不懂的東西，我憑自己也可以學到一點的，還不是一樣！」跟着，當她或她的母親稱呼他做「伊登先生」的時候，他的盛氣凌人的傲慢是忘掉了，他在快樂得整個人熱烘烘的。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呢，這就

是他，肩並肩地，跟他在書本中讀到的人物在吃飯呢。他自己也在書中了，在那裝訂成一卷一卷的，印着字的書籍之間壯遊着。

但當他一反乎阿瑟的形容，表現出與其說是一個野人，毋甯更像一頭溫柔的羔羊的時候，他正爲了如何應對下去而苦心思慮着。他不是一頭溫柔的羔羊，而配角的地位，也決不適合於他的稟性中的高強的主調。他只到必須說的時候才說話，而那時候他的說話，就像他入席時的步態一樣，因爲在多種語言的字彙中找尋字眼而充滿着躊躇與迸發，考慮着一些他以爲合用，但他又怕說不出來的說話，否決着另一些他以爲人家不能懂得，或嫌生野和粗俗的說話。他一直爲這麼一種意識所壓迫着，就是這一種措辭的審慎，正把他做爲一個傻瓜，使他不能把自己的才能表達出來。而他對自由的愛好之與這種拘束發生磨擦，也正如他的頸子與繫過的硬領的束縛磨擦是一個樣子。此外，他也深信他不能這樣下去。他天生成有着强有力的思想與感覺，而創造的精神是倔強的，性急的。他一下子爲內心那個概念或感動所左右，這是正要取得表現與形式，而掙扎於生產的陣痛中的，於是，他忘記了自己和自己在什麼地方，而那些老話——他懂得的說話的工具——便滑了出來。

有一次，他向那個在他身邊打擾着糾纏着的僕人拒絕要些什麼，他就是簡單而用力地說一聲：

「——！」

這一剎那間，那些在座的人都弄得興奮起來，都在推測着了，那僕人沾沾自喜地樂意了，而他則拚命在隱忍着。然而，他却也很快就回復了過來。

「這是堪納加（譯註二）話，『完了』的意思，」他解釋道，「這完全是自然而然說了出來的，牠拚作P-a-n。」

他看見了她的好奇的猜疑的眼光，注視在他的兩手上，於是，取着一種釋疑的神態，他說：

「我正從一艘太平洋的郵船回到岸上來。牠到遲了，在蒲熱海峽的海港，（譯註三）我們像黑奴似的做着工，搬貨上棧——『雜貨』呢，如果你懂得這意思的話，手反就這麼樣給擦掉啦。」

「哦，不是說這個，」她趕忙接着解釋了。「你的手似乎太小了，配不上你的身體。」

他的面頰熱起來了。他把這一句話看作是他的缺點的又一次暴露。

「是的，」他抱歉地說。「說到忍耐力，這雙手還弗夠大。我能連臂帶肩，像一頭驛子似的頂撞的。牠們是太強了，當我向人的腮巴猛撞去時，手也給撞斷的。」

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並不高興，他對自己充滿着憎惡，他已經讓自己的舌頭解了禁，說起不雅緻的事情了。

「你那麼樣幫忙了阿瑟，這是你的勇敢——你還是一個陌生人呢，」她機敏地說，她已發覺他的狼

狼，雖然不知道爲的是什麼。

他，跟着察覺到她做了的是一件什麼好事，淹沒在一陣隨之而來的感激的熱情裏面，忘掉他那饒舌的舌頭了。

「這完全不算什麼，」他說，「隨便那一個漢子，都發（會）給人家幫忙這個的。那一班流氓正要找架吵。阿瑟沒觸犯過他們一點子的。他們尋上他了，後來，我便尋上他們了，推走了幾個。那就是給咬掉一些手皮的地方，那些流氓也失掉幾個牙齒啦。無論如何，我決不會錯過這個的，當我知道……」

他停頓下來，張開着口，正在他自己的下流與極端卑賤的深潭的邊緣上，呼吸着她所呼吸的空氣。而當阿瑟談起這個故事，第二十次了，說到他在渡船上，惹上那班醉酒的流氓的冒險，說到馬丁·伊登怎樣的衝上來救了他的時候，那一個人，正蹙起眉頭，想起了自己做了傻子，更其堅決地跟他應該如何舉止，使自己接近這些人的那個問題搏鬥着了。他當然還沒有成功。他並非他們那一門第的人，他也不能說他們那一種說話，這便是他對自己的想法。他不能冒充是他們那一類的僞裝會失敗，而且，僞裝對於他的性情也很陌生。他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容許虛偽或矯扭做作的餘地。無論怎麼樣，他一定得真實。他還不能說他們的說話，雖然有時他也能。在這一點上，他是這樣決定了。然而，這其間他却必須說話，而且還必須是他自己的談吐，自然，還得放和緩點，好使他們能夠懂得，和使他們不致震驚過甚。而此外，他可不會要求習慣於

任何不習慣的事情，縱然是默認也不能。在這個決定的驚恐之下，當那兩弟兄，談着大學生說辭的話，有幾次用了「三角」（*Heg*）這詞兒的時候，馬丁·伊登發問了：

「什麼叫『三角』？」

「三角學呀，」諾爾曼說，「一種高級的數（math.）」

「什麼叫『數』？」是第二個問題，這差不多叫諾爾曼笑了起來。

「數學呀——算術呀。」這是回答。

馬丁·伊登點點頭。他對於那條顯然是無窮盡的智識長林，是略見一斑了。他所看見的東西，成爲可以觸摸得到的了。他的異常的想像力，便抽象物取得了具體的形態。在他的頭腦的煉金術中，三角學和數學，乃至他們所預示出來的整個知識分野，已變形爲這麼豐富的景色了。他所看見的長林，乃是綠葉婆娑與林間曠地的景色，一切都是微微發着光亮的，或閃射出眩目的光輝。在遠方，細節爲一片紫色的煙霧所掩蔽住了，但在這紫色的烟霧之後，他知道，就是未知的事物的魔力，是羅曼斯的誘惑。這在他正像是醇酒一般。這兒便是一樁冒險的事，要用頭腦與雙手去做的事，一個待征服的世界。立刻地，從他的意識中竄出這樣的一個想頭來了：征服呀，去贏得她，這坐在他身旁的百合花般蒼白的女神。

這個微微發亮的幻景，爲阿瑟所分離並消滅了，他整個傍晚，都在努力使他表現出是一個粗野的人。

馬丁·丹登記起他的決定來了。第一次，他清醒了起來，開始是有意識的，深謀遠慮地，但不久便沈醉於創造的快樂中，熱中於使自己所認識的生活，現於他的聽衆們的眼前了。他曾經做過那條走私帆船「平安」號的水手，當牠被一艘緝私汽艇拿捕到的時候。他眼睛張得大大的看見了，他能把他所看見的事物述說出來。他把那跳動的海帶到了他們的眼前，還有海上的人們和船隻。他傳達出了他的幻想力：直到他們也像用他那一雙眼睛，看見了他所見過的東西一般。他從龐大的細節總體中，以藝術家的手法選擇着，描繪出發着光彩的生活的畫景，注入了運動進去，所以，他的聽衆們也就與他一同隨着豪放的口才及熱力的洪流而起伏着了。有時，他以敘述的生動和他的用語震驚了他們，但美常是緊接在粗豪之後，而悲劇也為幽默，為那些關於水王心靈上的出奇的癖性和機智的解釋，弄得輕鬆了起來。

當他在談着的時候，那位姑娘以吃驚的眼光瞧着他。他的熱情，使她溫暖起來了。她懷疑着，是不是她的一向就是陰冷的過了下來。她想偎倚在這個發着熱，發着光的男人身上，他恰像一個噴出氣力，壯旺，與康健的火山。她感到她必須偎倚着他，而且努力堅持着這。跟着，却又有一種相反的要躲開他的衝動。他給那雙撕破的，為苦工弄得粗暴，因而那種齷齪的生活也浸透進血肉本身裏面去的手，給那條為硬領擦成的紅線和那些突起的粗筋所嚇退了。他的粗魯嚇怕了她。每一句粗魯的話，在她聽來是一個侮辱，他的生活中每一個粗魯的場面，在她的靈魂都是一個侮辱。然而，他的引力還是不斷生發起來，直至她

想他之這麼吸引着她一定是有什麼魔力。在她心中確定了的一切，都在動搖了。他的羅曼斯與冒險奇譚，正攻擊着傳統的事物。在他的輕易的冒險和現成的談笑之前，生活不再是一樁嚴重的用力掙扎的事情了，這只是一件玩具，可以玩玩和頗之倒之的，高興時去享樂一下，隨便又可以丟棄在一旁。「所以，還是玩玩吧！」這是她內心里響遍的一個呼聲。「靠在他身上吧，如果你高興，就用兩手抱住他的頸子吧！」想到思想是如此放蕩不羈，她想叫起來了，而稱讚她自己的純潔與教養，把她所有的與他所無的加以較量，也都沒有用。她環顧一下，看見別人都在專心一意地注視着他；她不曾失望，因為她已看見她母親的眼里浮現出恐怖的神色——一種迷人的恐怖，對了，其實就不是什麼恐怖。這位從外邊黑暗的世界跑進來的人，是邪惡的。她的母親看到了這一點，她母親是對的。在這一方面，她可以信賴她母親的判斷，正如過去什麼事都信賴着她的母親一樣。他的熱情不再溫暖了，對於他的害怕也不再深切了。

後來，坐在鋼琴前面，她給他，而且敵意地對他彈奏着，抱着一個模糊的，想加強那條分隔開他們的鴻溝的不可踰越性的目的。她的音樂，是殘酷地在他腦袋上揮舞着的一根棍子，雖然牠打量了他，壓倒了他，但牠也鼓動了他。他敬畏地注視着她。在他的心里，正如在她的心里一樣，鴻溝是加闊了；但比牠的加闊更要快，他的追求勝利的野心已飛越過牠了。然而，他是這麼複雜的一叢感覺的神經，實難於整個黃昏都對着一條鴻溝坐視着的，特別是當那兒還有着音樂的時候。他對於音樂是非常善感的。這好像烈性的芳醇，

燃燒起他的感情的勇敢，好像一種藥劑，牠抓住了牠的想像，在天空的雲際高飛。牠逐走了卑微的實際，使他的心中氾濫着美和不羈的羅曼斯，並且在牠的腳跟上添上一雙翅膀。他並不懂得她所彈奏的音樂。這跟他聽過的跳舞廳的鋼琴彈奏和粗魯的銅樂隊是不同的。但他也從書本中得到過關於這種音樂的暗示，他大部分是在信仰上接受了她的彈奏，起頭在耐心地期待着那種明確的簡單的韻律的抑揚的樂節，又因那些樂節沒有長久繼續着而惶惑起來。每每正當他領會了牠們的律動，開始讓他的想像合拍地飛翔的時候，牠們便在一陣在他莫明其妙的音響的混戰中消逝了，那又使他的想像，一種惰性的重量，跌回到地面上去。

這個想頭一經躡進了他心中，牠便全部充滿着一種有意的抗拒。他察覺到她的敵對的精神，並努力去推測她的兩手在琴鍵上作出來的啓示。跟着他又以為這種想頭是無意義和不可能的而丟開它，誰自己較為隨意地去接受音樂。往日歡愉的情境，又開始被惹引起來了。他的兩足不再是肉做的了，他的肉身已變化為靈魂，他的眼前身後，在輝耀着一種偉大的榮光；之後，他眼前的景象消失了，他已魂飛天外，在他最可愛的世界中遨遊着。認識的與不認識的一切都融合在那擠擁於他的幻象中的夢一般的美景之中了。他走進了到處陽光的國土的陌生的海港，混在那些人所未見的野蠻人中，在市場上躑躅着。香料島的氣味還留在他的鼻孔里，正像他航海時在悶熱的窒息的夜間，或是在悠長的熱帶的日子里，當他頂着東

南貿易風駛去，櫻樹叢生的珊瑚小島，瞬隱沒在碧玉般的海上，又現出櫻樹叢生的珊瑚小島時所經驗到的一般。像思想一般迅速，那些景色來了又去了。有一剎那間，他騎着一匹布朗科，（譯註四）飛馳過那風光如畫的荒漠，下一剎那間，他又在陽光耀目的高熱中，注視着「死谷」里的白塚，或在冰結的大洋中打著槳，那兒，巨大的冰島正在太陽光下高聳着，發着亮。他躺下在一條珊瑚灘上了，那兒的椰子樹，是直繁殖到海波碎珊瑚作響的地方的一條古老的破船的船身燃着藍色的火，在火光中，跳舞者對應着蠻荒的管歌，在跳着胡拉舞，（譯註五）而那些歌人，則和着叮璫的沃庫雷利，（譯註六）和黎黎的大鼓在歌唱。這是一個刺激官能的熱帶的夜，在背景中，一個火山噴火口的側影襯着那些星星。頭上飄蕩過一彎蒼白的新月，南方的十字星座，正低低地燃亮在天邊。

他是一個豎琴；他所經歷過的，所意識到的生活，便是琴弦；而狂流似的音樂，則是一陣向這些琴弦吹打，使牠們隨着回憶與夢想而顫動着的風。他不僅感覺到而已，感覺給予自己以形，顏色，和光彩，凡是他的想像所敢於想像的，牠便以一種昇華的魔術的方法，使它們具現出來了。過天，現在，與未來拗合在一起，獲得她，他的臂膀圍抱住她，帶着她在他的心中的王國里飞翔。

而她，從肩旁警視着他，在他的臉上看出了這一切了。這是一張變了樣兒的臉孔。有一雙巨大的，發亮

的眼睛，他們注視到樂聲的幕後，看出後面的生命的跳動，和精神的巨變般的幻影。她喫驚起來了。那個生野的，冒冒失失的粗人不見了。不合身材的衣着，弄傷的手，晒黑的臉孔，依然存在；但這些似乎牢獄里的綱柵，通過牠，她看見了一個向前瞭望着的偉大的靈魂，而口齒不清和緘默，只不過由於那無力的嘴脣沒有把它述說出來。僅僅在一霎那間，她看見了這一點；過後，她看到那位粗漢又回來了，她對自己的想入非非失笑了。然而，從那閃過的一瞥所得來的印象，却留了下來，而到了他要冒冒失失的告辭而去的時候，她借了一本斯溫朋的詩集給他，另外又借了一本勃朗甯（譯註七）的——她在她的一個英文科目中正研究着勃朗甯。當他臉紅紅的站在那兒，吞吞吐吐地道着謝的時候，他竟這樣像是一個小孩子，於是一陣憐憫的激情，在其提撕激勉上是母性的，便在她心中洋溢了起來。她不再記起那位粗人，也記不起那被拘束着的靈魂，也記不起那個非常男性的地瞧着她，又使她高興又叫她震驚的男人了。她看見跟前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他以那隻生繭的，粗糙得像是豆蔻磨一般的手跟她握手，磨剗着她的皮膚，並在急促地說着：

「我一輩子最了不起的時刻啊。你知道，我看弗雷澤這些物事……」他，不知如何是好的環顧了一下。

「像這樣的人物和住處。這在我全部是新鮮的，我喜歡牠。」

「我希望你會再來，」她說，那時他正向她的弟兄們說着。

他戴上他的鴨舌帽，拚命地閃出門口去走。」

「喂，你覺得他怎樣？」阿瑟問道。

「他是挺有趣的——一個爽快的小傢伙，」她答。「他多大了？」

「二十一——差不多二十一吧。下午我問過他。我覺得他並不這麼年輕。」

我還大了三歲呢，當她吻着她的兄弟們當道晚安的時候，她心里這樣想。

(譯註一) 西俗大排場吃飯時，在出最後的水果甜品之前拿來潔手用的。

(譯註二) 南海島上的土人，特指澳洲昆士蘭的蔗園僱工。這在夏威夷話是「人」的意思。

(譯註三) 卽西雅圖及塔科瑪。

(譯註四) 美國西部加州一帶所產的半馴的馬。

(譯註五) 一種扭動臀部的跳舞，盛行於夏威夷一帶。舞者多為婦女。

(譯註六) 夏威夷的一種四絃琴，近似吉打而略小。

(譯註七) R. Browning (一八二一一一八八九) 英國詩人。

### 第三章

馬丁·伊登一壁走下台階，他的手便插進外衣口袋里去。拿了出來的，是一包櫻色的捲烟紙和一撮墨西哥烟草。這很熟練地便給樣成一支煙卷了。他把第一口煙深深地吸進肺里，然後又把吐噴出來，成爲一條長長的留着不散的煙氣。「好傢伙！」他以一種敬畏和驚羨的聲音說了。「好傢伙！」他重複說了一次。然而他還喃喃地再說着：「好傢伙！」接着，他用手把那從襯衣上扯了下來的硬領，塞進他的口袋里。一陣寒涼的細雨正在下着，但他光着頭給雨淋着，解開了他的背心的鈕扣，心不在焉的大搖大擺地走去了。只不過模模糊糊地覺得在下雨。他正在幻想當中，夢想着一些妄想，把那些剛過去了的景象又重新虛構起來。他終於碰到了那女人啦——那女人，由於本來並不耽於去想娘兒們，他並不會怎樣想到過，但他卻也早已期待着她，以爲在一四渺茫的機會中，有一天他總會碰見的。他曾在席間坐在她的身邊。他曾握過她的手兒在他的手裏，他曾面對面的瞧着她，看到了一個美麗的女神的幻影——但也並沒有美麗得過那雙把牠輝耀在裏面的眼睛，也沒有美麗得過那給予牠以表現與形相的肉體。他並沒有把她的肉體當

像肉體看，這在他且新奇的，因為對於他所認識的娘兒們，他一向就只是這樣去看的。她的肉體可有點兒不同。他沒有把她的軀體看作是一個軀體，那從屬於肉體的不幸與脆弱的東西。她的軀體不僅是她的精神的服裝。這是她的精神的放射物，是她的神性的一個純粹而可愛的結晶體。這個關於神的感想，嚇了他一跳。這驚醒了他，使他從他的夢想到清明的思想上來了。關於神，以前從來沒有過一句話，一點端倪，一些暗示，曾叫他想起。他從來沒信過神。他一向具非宗教的，常常有興致地嘲笑着天上的領導者們，及他們的靈魂的不朽。人間之外是沒有生活的，他曾經力爭過；此時此地就是生活，跟着是永恆的黑暗。然而，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靈魂——求遠不會死亡的，不朽的靈魂。他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任一個女人，會給予他以不朽的啓示。但她是給予了。當她第一眼看着他的片刻間，她已經對他私語過這個。當他一路走着，她的臉孔總閃現在他的眼前，蒼白而莊嚴，愛嬌而聰慧，帶着憐憫與溫柔，像只有一個女神才能那麼微笑的微笑，純潔得甚至他夢裡得到的純潔也不過如此。她的純潔，像一個打擊似的打着他了。這使他吃了一驚。他懂得善與惡，但純潔，當作人生的一個特性，可從來沒走進過他的心裏。而現在，從她身上，他看出了純潔便是最高的善和潔淨，它的總和，是構成了不朽的生命的。

於是，他的野心，便馬上去力求把握那不朽的生命了。他給她沏茶倒水也不配——他知道，這是一個幸運的奇蹟和靈機的一動，使他今天晚上能看到她，跟她在一起，和跟她談起話來。這是偶然的事，沒有什

麼值得不值得的。他不配有這麼樣的好運道。他的心境，主要是宗教的。他謙遜而溫良充滿着自卑和自貶。罪人去作懺悔時，就是在這種心境中的。他是判定爲有罪的了。然而，正如低首下心於懺悔壇前的人們，會想到許多他們未來的崇高生活一樣，他也同樣的預見到有了她時他便會達到的境地。但佔有她這一回事，是朦朧的，迷糊一片的，全然不同於他所懂得的佔有。野心鼓着瘋狂的翼飛翔着；他看見自己跟她一起爬上了高處，跟她一起分有着思想，跟她一起快樂地享受着美麗的和高貴的事物。這是他曾經夢想過的一種靈魂的佔有，雅緻得了無粗俗，是他想也不能想得準確的一種自由的精神的友誼。他沒有想過它，關於這種事情，他簡直就不想的。感覺篡奪了理性的位置，他正帶着一種未嘗經驗過的激情在發抖，在心跳，愉快地流在一個感性的大海中，在那里，感情本身已被提高並精神化，而且已超越過人生的最高峯了。

他像一個醉漢似的跌跌撞撞地走着，狂熱地大聲喃喃着：「好傢伙！好傢伙！」

街口的一個警察，懷疑地望了他一眼，接着注意到他的水手的步態了。

「那里攬來？」警察問道。

馬丁·伊登回到人間來了。他是一種流質的有機體，能迅速地適應着，流進並充滿種種的角落與罅隙的。由於那警察的招呼，他立刻便回復爲原來的自我，認清當前的境地了。

「特種美酒呀，阿是格？」他笑着回答。「我並不知道我在大聲說着呵！」

「你怕就要唱起來哩，」是那警察的診斷。

「不，不會的。借我根洋火，我要趕上下一部車回家呢。」

他點着了一支紙煙，道過再會，便繼續走路了。「哪不會嘈吵你了吧？」他低聲地突然說了。「那巡捕當我喝醉啦。」他自己微笑了起來，思量着。「我猜我醉了，」他又說道，「可是我想一個娘兒們的臉孔怕不會叫人醉的。」

他搭乘上一部電訊路的車，那是往白堯菜（譯註一）去的。車里擠滿了一些年青人，他們在唱着歌，一再爆發出啦啦隊式的喊叫。他好奇地觀察着他們。他們是大學生。他們跟她一樣進同一的大學，在她的班里有來有往的，能認識她，如果他們想的話，就天天都可以見到她。他懷疑他們並不想，因為他們今晚並沒有跟她在一起，跟她談話，作為一班崇拜者的圍着她坐下，倒是到外面去大玩一番呢。他的思想越走越遠了。他注意到一個眼睛瞇成一線，嘴唇寬弛的青年。那傢伙是一個壞蛋，他決定了，在船上的話，他會是一個鼠竊，一個求乞的，一個喊喊喳喳說閒話的人。他馬丁·伊登，可好過這個傢伙呀。這個想頭叫他高興了。這彷彿把他拉近了她一點兒。他開始把自己和那些大學生較量一番。他越發意識到他的身體的筋肉發達的結構，深信在體魄上，他是他們的老大。可是他們的腦袋里却裝滿了知識，使他們能去談她的話呢。這個想頭又使他洩氣了。然而，頭腦有啥用場啊？他激動地發問了。他們做過的一切，他都能做。他們一向從書

本中研究着人生，而他則一向忙於做活魄的頭腦，正如他們的一樣裝滿了知識，雖然這是一種不同的知識。他們中有幾個能打短索的結，能把舵輪或做瞭望呢？他的生涯，以一連串冒危險和做苦工的畫景，展開在他的面前了。他回憶起他在學習過程中的失敗與困難。但他總算學到不少啦。不久，他們就要開始去做活去經歷人生，正如他已經經歷過一樣。好吧。當他們正忙於那一方面的時候，他就可以從書本上學到人生的另一方面。

當車子經過那劃分奧克蘭（譯註二）與白克萊的，住宅疏疏落落的區域的時候，他向窗外望着，找尋那前面橫着一塊冠冕堂皇的招牌，寫着「歇金博沁找換店」的熟悉的二層樓房。馬丁·伊登在街口下了車。他對着那塊招牌注視了一會兒。細傳達給他的是字面以外的意義。一個矮小的，自負的，短見的人物，似乎從那些字母里放射了出來。伯納·歇金博沁娶了他的姊姊，他是很明白他的爲人的。他用鑰匙開了門進去，沿着扶梯走上二樓。這兒住着他的姊夫。雜貨店在樓下。空氣中有着腐爛的蔬菜的味兒。當他在門廳里摸索着路走的時候，他碰到了一輛小孩玩的車子，那是他無數的外甥當中的一個丟下在那里的，而且碎磚一聲，撞在門上了。「那守財奴！」他想。「爲了吝惜兩個銅子的煤氣費，甯肯碰斷房客的頸子啦。」他摸索着門上的把手，走進一個光亮的廳房里去了，他的姊姊和伯納·歇金博沁，都坐在那兒。她們在縫補着的一條褲子，而他的瘦削的軀體，則伸躺在兩把椅子上，他那穿着破舊的氈底拖鞋的一雙尊足，

正跨過第二把椅子的椅邊，在搖來擺去。他從他在看着的那張報紙的上頭睨視過來，那分明是一雙陰沉，奸狡，咄咄迫人的眼睛。馬丁·伊登從未有過瞧着他而不感到厭惡的。他姊姊對這個人的看法，是他所不解的。這傢伙給他的印象，大有類於蛇鼠之類，他心里便常常惹起了要把他踩在地下的衝動。「有一天，看我打掉了他的臉啊，」這是他容忍着這個人時，常常拿來自慰的一句話。那雙眼睛，鼬鼠般的殘忍的，正要發什麼牢騷地瞧着他。

「呃？」馬丁問了。「說呀。」

「那一扇門，我上星期才油刷過啦，」歇金博沁先生半訴苦半威迫地說；「你知道，工會工錢（譯註三）多昂貴。你得當心點。」

馬丁原打算去回答他，但他却又想起了回答的無用。他越過這個醜怪的卑賤的人，注視着牆上的一幅石畫。這叫他驚異起來了。他一向是喜歡牠的，但現在他却彷彿是第一次看到牠。牠是下賤的，不錯，正是下賤的，像這間房子里所有的東西一樣。他的心，回到他剛離開的那幢房子去了，開始，他看見了那些畫，其次是「她」，在跑走握手時，帶着一種使人軟化的甜味兒瞧着他。他忘掉了他身在何方，和伯納·歇金博沁的存在，直至那個紳士問道：

「見了鬼麼？」

馬丁又碰見這隻圓睂的眼睛了，輕蔑的，惡狠狠的，懦怯的；而像在銀幕上的一般，從那里跳進他的眼簾里去的，是牠們的所有者，在樓下店里做着買賣時那雙同一的——但那時却是卑屈的，沾沾自喜的，滑的，和諂媚的眼睛。

「對啦，」馬丁答道：「我見了鬼啦。再見革特魯德，再見。」

他便動身離開那廳房了，輕步然過那條骯髒的地氈上鬆鬆的夾口的地方。

「別碰壞那扇門，」歇金博沁先生警告了他。

他覺得血液在血管里蠕動着，但抑制住了自己，隨手把門輕輕地帶上了。

歇金博沁先生十分高興地瞧着他的太太。

「他喝酒啦，」他以暖聲的嗓音，低聲宣布了。「我告訴過你，他會的。」

她順從地點點頭。

「他的眼睛有點兒發亮呢，」她承認了。「他沒有硬領了，但他出去時是有。不過，他也許至多只喝了一兩杯。」

「他站不牢啦，」她的丈夫肯定地說。「我仔細察看過他。他走路時老是跌跌撞撞的。你親自聽到，他幾乎跌倒在廳里啦。」

「我看，怕是碰着阿麗斯的車子吧，」她說。「黑黢黢地，他看不見呢。」

歇金博沁先生的嗓音和憤怒開始高漲了。他整天在店里委屈着自己，却保留着晚上跟家人在一起時使性子的權利。

「我告訴你，你那寶貝兄弟是醉了呀。」

他的聲音是冷酷的，尖刻的，專斷的，他的嘴唇壓在每一個字的發音上，像機器的打印一般。他的太太嘆了一口氣，依然沉默着。她是一個身軀粗大的胖婦人，常常襯襯地穿着，常常由於她的肥胖，她的工作，她的丈夫等的重負，給弄得筋疲力盡了的。

「我告訴你，他是從他父親得到這個的。」歇金博沁譴責地說了下去。「他會一個樣子死在水溝里。你知道那個的呀。」

她點點頭，嘆嘆氣，便又繼續縫下去了。他們都已認定，馬丁是喝醉了回家的。他們的靈魂中根本不會懂得有所謂美，否則他們也許已經知道，這發亮的眼睛和發燒的臉孔，正是年青人初戀時的一些象徵。  
「給孩子們做着一個好榜樣呀，」歇金博沁先生在沉默中突然哼的一聲，咆哮了起來，因為沉默是他的太太要負責的，而他却惱這個。有時，他簡直恨不得她能多點反對他。「要是他再如此，他得給擰走的，明白麼？我受不了他的吊兒郎當（譯註四）——拿他的酗酒敗壞天真爛漫的孩子們。」歇金博沁先生

喜歡這個字。牠是他的語彙中的一個新字，最近從報上某一欄檢拾來的。「正是這個，敗壞呀——沒有別的名字代替牠了。」

他的太太還是嘆着氣，憂愁地搖着她的頭，又縫下去了。歇金博沁先生便又看起報紙來。

「他付了上星期的食宿費沒有？」他從報紙上端，突然吐出了這麼一句話。

她點點頭，接着說：「他還有點錢呢。」

「他什麼時候再到海上？」

「我猜，要等到他的存款用光了吧。」她答。「他昨天過三藩市找船去了。可是他還有錢，他對於哪一種船才好訂合同，也特別講究。」

「像他那樣一個掃甲板的，還擺什麼臭架子，」歇金博沁先生又氣咻咻的說了。「哼，特別講究！他配！他會上那條船出海的。」

「只要他想住定下來，我可以給他一個趕車的差事，」她的丈夫說，可是他的聲音里，一絲兒仁慈的蹤影也沒有。「湯姆走啦。」

他的太太現出了喫驚和疑問的神情。

「今晚走啦。給加魯賽他們做工去啦。他們給他的工錢比我能出的多。」

「我告訴過你，你會留不住他的，」她叫道。「他做工多呢，才不只值你那點兒工錢。」

「哪，你聽我說，臭婆娘，」他威嚇地說。「第一千次了，我告訴過你別管閒事。我不會再好好對你說的啦。」

「我不管，」她哼了一聲。「湯姆是一個能幹的孩子。」

她的丈夫惡狠狠地瞪視着她。這是一個斷然的挑戰。

「如果你那個兄弟還可靠，他可以去趕那部貨車，」他氣咻咻地說。

「他還不是一樣付錢食宿的，」她反駁了。「他是我的兄弟，他既不欠你錢，你沒有整天作踐他的權利。我也有了一點兒脾氣啦，那怕我跟你結婚已經七年長。」

「你告訴過他，如果他繼續在床上看書的話，便要加收煤氣費麼？」他問。

歇金博沁太太沒有答覆他。她的反抗消失了，她的精神，正萎縮於倦怠的肉體裏面。她的丈夫勝利了。他佔了她的上風了。他的眼睛報復地急瞬着，同時，他的耳朵正樂於聽着她發出來的醒鼻子的聲音。他從壓服她這事兒上得到了大大的快樂，而她這些日子，是容易默爾而息的，雖然跟新婚後那一兩年，那一

窟窿小孩還未有，而他的日夕不休的責罵，也還沒有損害她的康健時已不相同。

「喂，你明天告訴他就得啦，」他說。「喫，我正要告訴你，趁現在還沒忘記呀，你最好還是叫瑪利安來照料孩子們。湯姆走了，我就要到外邊趕車去，你立定心腸，到下面站櫃台就是。」

「可是，明天是洗濯日呢，」她無力地抗議着。

「那麼，早點起來，先洗東西去。我要到十點鐘才出門。」

他狠狠地把報紙摺一摺，然後又開始閱讀去了。

(譯註一) Berkeley 與三藩市隔灣相對而偏北。

(譯註二) Oakland 在白克萊之南。

(譯註三) 由職工會規定的一律的工錢。

(譯註四) Shinanigan 此字曾請教過幾位國際友人，據說疑是愛爾蘭語，可是真義還是不知道。大抵是敗德之類的意思吧。但或出於歇金博沁的胡謅，也未可知。

## 第四章

馬丁·伊登，由於和他姊夫的接觸還在怒火中燒，沿着那沒有燈光的後堂摸索着路，走進他的房間里去了；這是一個小小的亭子間，只容放一張床，一個梳洗台，一把椅子。歇金博沁先生太吝嗇了，連一個僕人也不雇用，只要有一天他的太太還能做工。此外，僕役室還可以使他們不祇招納一個房客而招納到兩個。馬丁把斯溫朋和勃朗甯的詩集放下在椅子上，脫掉外衣，便在床上坐了下來。氣喘喘的彈簧發出一陣一陣的轆轤聲，迎接他的身體的重量，但他沒有注意到他們。他開始去除他的鞋子，却不覺注視到對面那一面白灰牆，那裏，凡有雨水從屋頂漏下來的地方，都攪雜着一條條黃褐色的長污痕了。在這個骯髒的背景上，幻象開始湧起並燃亮了。他忘記了他的鞋子，注視了許久，直至他的嘴唇開始掀動，他喃喃地說：「露思！」

「露思！」這是一個符號，一個施行魔術的咒語。每一次他喃喃地唸起牠，她的臉孔便閃現在他的眼前，用一道金光，把那面骯髒的牆遮滿。這金光並不停留在那牆上。牠伸展着，至於無邊無際，在牠的金光燦

爛的深處，他的靈魂正追求着她的。他所有最善良的品質，像滾滾的洪流洶湧出來了。正是想到她這一個想頭，使他高貴了，純潔了起來，使他成為較好的人，並使他想要變得更好。這在他是嶄新的感想。他從未認識過會使他變得較好的女人。她們倒常常有了相反的影響，使他像野獸一般。他不知道，她們中有許多已盡了她們的至善，那怕這是壞的。由於從來沒想到過自己，他不懂得他這個人有着惹起女人憐愛的地方，而這個，一直就是她們要來攝取他的青春的原因。雖然她們常常麻煩他，他可沒有討厭過她們，而他作夢也永遠沒有想到，竟也有因為他而好了起來的女人。他常常過着驚人的不羈的生活，直至現在；現在他才覺得，她們常常是伸出一雙污穢的手，向他搜求着的。這麼說，於她們並不公道，對他自己也不公道。然而他，正第一次有着自覺的，是不配去裁判什麼的，當他注視着他的醜行的種種情景，他便羞得面紅耳熱起來。

他莽撞地站了起來，想去梳洗台那邊，在那面骯髒的鏡子裏面看看自己。他用一條手巾把軸擦了一遍，然後再照着看，長久地留心地。這是他破天荒第一次真正看見了自己。他的眼睛是生來看東西的，然而直到這一刻為止，牠們總是為這個世界的永遠變化着的全景所佔去，他太忙於看這一方面了，竟沒有去看一看自己。他看到一個二十歲的年青小伙子的頭和顏面，可是由於不慣於評頭品足，他不知道怎樣去估值牠。在一個方正而圓滿的前額之上，他看見一頭褐黃的頭髮，淡褐色的，有着對於任何一個女人都

一個喜悅的髮曲的波紋，要用手去撫摩牠，用手指去輕輕撥弄牠的。但他以為在「她的」眼中並無價值，便撇開了牠，長時間的沉思地看着那個高而方正的前額，努力着要看進牠里面去，看着牠的內容的品質，藏在里面的那個頭腦，是屬於那一類的呢？這便是他的固執的疑問。牠能夠做什麼？牠會把他帶得多遠？牠會帶他到她那兒麼？

他想知道，這雙鋼青色的，顏色常常藍得可以，並因為那陽光遍照的海洋的鹹風鍛鍊得很强的眼睛裏面，是不是也有靈魂。他也想知道，他的眼睛在她看來又怎樣。他試着假設自己是她，直視着他那一雙眼睛，然而在這種變戲法里，他失敗了。他能成功地讓自己走進別人的心中，但他們却必須是其生活方式為他所懂得的人。他不懂得她的生活方式。她是了不起的，神祕的，他怎能猜得到她的想頭？哦，這是一雙誠實的眼睛呀，他終於這樣斷定了，在這裏面，既沒有小器，也沒有下流。他臉上給太陽晒成的赤褐色，倒叫他驚訝了起來。他夢想不到他是這樣的黑。他捲起了他的襯衫的袖子，拿臂膀上白雪雪的裏側，跟他的臉孔比較。是的，他畢竟還是一個白人呢。但臂膀也給太陽曬黑了。他扭轉他的一條臂膀，用另外那一隻手去轉動那兩頭筋，注視着下面給太陽曬得最少的地方。這白得很。想起他的臉孔也曾像臂膀的裏側一樣的白淨，他對着鏡子里的赤褐色的臉孔笑了；他也沒有夢想到，世界上還有幾個蒼白的女神般的女人，能以漂亮，過或柔滑過他——漂亮過他那避免了太陽的肆虐的一部分的皮膚——的皮膚而驕傲。

他的嘴也許原是一張天使的嘴，要不是他的豐滿的敏感的嘴唇，有一個牢牢咬着的癖性。不時地，牠們咬得這麼緊，那張嘴竟變成嚴厲的，寡情的，而且甚至是制慾的了。這是屬於一個戰士或一個情人的嘴。牠們能有味地嘗到人生的甜味，牠們也能把甜味拋開，去支配生活。下頷和腮巴，堅強得正暗示出方正的戰鬥氣概，是輔助着嘴唇去支配生活的。氣力與敏感性騎鼓相當，在這上頭還有一個振發的效果，驅使他去愛健康的美，使他在健全的感覺之前心跳。兩唇之間，便是從不知道，也從不需要牙科醫生照料的牙齒。牠們是潔白的，堅強的，正常的，當他看到牠們時便這樣決定了。但當他一看，他也開始煩亂了起來。在某個地方，曾經收藏進他的心底，只模糊記起了的，便是有些人每天都洗刷牙齒這個印象。他們是上層社會的人物——她那個階級的人物。她也是一定每天洗刷她的牙齒的。如果她知道他一輩子從沒有刷過牙齒的話，她將作何感想呢？他決定去買一支牙刷，做成這個習慣了。他明天就可以開始的。他能夠希望贏得她的，當不僅靠着事業的成功。他必須在一切方面從事個人的改進，甚至於在刷牙與用硬領方面，雖然一條漿過的硬領，使他覺得就像是自由的放棄一般。

他舉起手來，用大姆指頭磨擦着那生繭的手掌，注視着那浸染進皮肉里，沒有刷子能洗擦得了的污垢。她的手掌是多麼不同啊！他一回想起來，便驚喜得發抖了。像一片薔薇花的花瓣，他想，而清涼與柔軟，則又宛然是一片雪花。他從沒想過，區區一隻女人的手，竟能柔軟得這麼可愛。他讓自己想像着給這麼一隻

手愛撫時的異感，又覺得犯了罪似的臉紅起來。對於她，這未免是一個太粗獷的想頭了。而且，這也彷彿攻擊着她高度的靈性。她是一個蒼白的，纖弱的精靈，遠遠超越在肉體之上的；可是無論怎麼樣，她的手掌的柔軟，總是堅留在他的思想之中。他是熟習於工女和勞動婦人的粗糙生繭的手的。唔，他懂得她們的手為什麼粗糙；但她這一隻手呢？她的柔軟，乃由於她從不用牠去做工。想起有人不用去為生活工作，由於這一種敬畏之念，在她與他之間，裂開一道鴻溝了。他突然看見了不勞動的人們的貴族性。這高聳在他前面的那面牆上，一個銅像，驕傲而威武。他自己是做工的；他的第一個回憶似乎也和做工連結在一起，而所有他的家人，也都做工。那是革特魯德。當她的兩手還未給無窮盡的家事弄得粗硬起來之前，因為做洗衣的工作，就紅腫得像煮熟的牛肉一般了。那是他的二姊瑪利安。去夏她在一間罐頭廠里做工，她那雙嬌小玲瓏的手，到處都給削番茄的小刀割傷了。而且，去冬在一間紙盒廠里做工，她就有兩隻手指尖留下了在那副裁紙機上。當他的母親躺下在棺材里的時候，他記得，她也有粗硬的手掌。而他的父親，則做工做到咽下最後的一口氣；他死的時候，他手上長的厚皮就有半吋厚。然而，她的手却是柔軟的，她母親的手，她兄弟們的手也一樣。這是最後像一個驚人的發見一般，想了起來的；這是他們的身分高，和橫在她與他之間的巨大距離的一個驚人的表示。

他帶着苦笑坐回床上去，終於把鞋子除下了。他是一個傻瓜。他給一個女人的臉孔和一個女人的本

軟潔白的手，弄得糊里糊塗了。於是，驀地里，在他眼前那面骯髒的灰牆上面，出現了一個幻景。他站在一家陰沈的分租住屋的門前。是晚上，在倫敦的「東頭」（譯註）他面前站着瑪爾格，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工。請客後，他照料了她回家。她就住在這家陰沈的分租住屋裏，一個連養豬欄也不相宜的所在。當他說着再見的時候，他的手正伸出來去握她的。她早翹起她的嘴來，準備給他吻了，但他並不打算去吻她。他多少有一點兒害怕她。跟着，她的手合上他的，狂熱地搖着他。覺得，她的手繭磨鍼着他的手皮，一陣憐憫的激情淹沒了他了。他看見了她的熱望的，飢渴的眼睛，和她的營養不良的女性的身體，從童年期躍進於可怕的殘酷的成熟期。於是，在大量的容忍中他抱住她，屈着身，吻了她的嘴。她的歡喜的小聲的叫喚，在他耳邊響着，他覺得她像一頭貓似的偎倚着他。可憐的小餓鬼呵！他繼續注視着那些好久之前發生的事情的情景。他的身體起着膚慄，正如那個晚上她偎倚着他時感到的膚慄一樣。他的心因憐憫而溫暖起來了。是薄暮的景色，灰暗得濃重，細雨膩膩地打在人行道的石塊上。接着，一道燦爛的明光輝映在牆上了，照射過那另一個幻景，代替着牠，便閃現出一頭金髮之下「她的」蒼白的臉孔，遙遠而難於接近，宛然是一顆明星。

他從椅上拿起了勃朗甯和斯溫朋的詩集，吻着牠們。反正她叫過我再去看她，他想。他又從鏡子裏面把自己打量一番，使高聲地，十分莊嚴的說：

「馬丁·伊登，明天早上，你第一件事就是到公立圖書館去找點禮儀方面的書看。明白了吧！」

他扭熄了煤氣燈，彈簧在他的身體下面尖聲叫喊了起來。

「可是你得戒除咒罵呀，馬丁，小伙子；你得戒除呪罵呀，」他高聲大氣地說。於是，他便朦朧腫脹的睡去，做那些在人的狂妄上足與鴉片吸食者的夢境相匹敵的夢去了。

〔譯註〕倫敦的窮人住區。

## 第五章

第二天早上，他從玫瑰色的夢境醒了過來，轉入蒸汽氤氳的氛圍里，這發着肥皂水和髒衣服的氣味，其中還震動着苦惱生活的吵鬧喧聲。當他一走出他的房間，他便聽見咯吱咯吱的水聲，一聲銳叫，一個響亮的摑巴掌聲，正是他的姊姊在她無數的子女中的某一個身上，發泄她的怒氣。小孩的哭聲，像一把小刀似的刺到他身上。他明白，這一切事情，他所呼吸的空氣，都是惱人的，卑賤的。他想，跟露思所居住的住宅的美而安靜的氣氛是多麼不同啊。那兒，一切都是精神的的。這兒，全部都是物質的的，而且是物質得卑賤。

「跟我來，阿佛萊德，」他喚叫那個在哭着的孩子，同時伸手進褲袋里面去，在那里，他是以他日常過活的那種大方態度，隨隨便便把錢袋着的。他拿了一個二角五分的銀幣放在那個小傢伙手里，抱了他一會兒，哄着他別哭。一去買點糖果吃吧，別忘了分點兒給哥姊弟妹們呀。記住，買點耐吃的。」

他姊姊從洗衣盆上仰起一張漲紅的臉孔，瞧着他。

「一個鎳幣（譯註一）夠啦，」她說。『這正是你的出手，全不知錢來得艱難。孩子會吃病的呀。』

「得啦，姐，」他愉快地答道。「我的錢，牠自有分寸的。要不是你忙成這樣，我早吻你啦。」

他要友愛的對這位姊姊，她是善良的，她從她的舉止看來，他知道是愛他的。但是歲月過去了，她變得很有點兒不像她的爲人了，越來越困頓了。他認定了，是辛苦的勞作，這許多的小孩子，和她丈夫的朝吵晚罵，改變了她。像電光一般閃進他心里的一個想頭，便是她的性情，彷彿就是從那發霉的蔬菜，有臭味的肥皂水，和她在店里的櫃台上收來的油膩膩的銅盤（譯註二）鎳盤，二角五分的銀盤的屬性得來的。

「去吃你的早飯吧，」她粗聲粗氣地說，雖然暗地里是高興的。在她所有一羣流浪的兄弟中，他經常是她的寵兒。「我一定得吻你呵，」她說，她的心頭起了一個突然的激動。

她用大姆指和食指先抹去一隻臂膀上的滴着的肥皂水，隨後又抹那一隻。他用兩臂抱着她的粗大的腰肢，便吻着她那濕潤的有水汽的嘴。淚水漲滿在她的眼里了——這與其說是由於感情的力量，毋甯是由於長期的勞作過度的衰弱爲多。她推開了他，但已在她瞥見她的淚眼之後了。

「你在灶頭會找到那份早飯的，」她匆忙地說。「現在，詹姆應該起床了。我爲了洗東西，不得不早早上起來。現在去吧，早點出去吧。今天不會安安靜靜的，因爲湯姆走了，只得由伯納趕貨車去啦。」

馬丁帶着一顆下沈的心，走進了廚房里。她的漲紅的臉孔和不整潔的身體的形象，像酸素似的侵蝕着他的心。只要她有點兒空閒，她會疼愛他的，他這樣下着結論了。可是她做工做到要死呢。伯納·歇金博

沁是一個狠心漢子，追着她工作得這麼苦。然而另一方面，他總禁不住感覺到，在那一吻里實在並無一點兒可愛之處。不錯，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吻。許多年來，只當他從海外歸來，或告別到遠方去的時候，她才吻他。然而這一吻却帶着肥皂水的味兒，而那嘴唇，他注意到是鬆弛無力的。那兒並沒有活潑的，有力的嘴唇的緊壓，如任何一次親嘴所必伴有一樣。她的吻，是一個累了的婦人的吻，她由於乏了這麼長久，連怎樣親嘴也忘掉了。他回憶起少女時代的她，那時她還未結婚，當整天在洗衣作里做着苦工之後，她會通宵的盡情跳舞，連停止跳舞又去做第二天的苦工這一回事也不想。於是，他想到露思，想到溫柔的甜蜜味兒，這正如牠也存在在她週圍的一切事物上，一定會存在在她的嘴唇上的。她的吻，會像她的握手或她看人時那個樣子，堅定的，直爽的。在想像中，他竟敢想到她的嘴唇壓在他的上面，而他想得這樣生動逼真，竟至於一想起便昏暈起來了，彷彿在玫瑰花瓣的雲塊之間浮蕩着，他的頭腦里充滿了牠們的清香。

在廚房里，他見到詹姆，另外一個房客，正在無精打彩地吃着，露出一種病弱的，恍惚的眼神。詹姆是一個鉛管裝修匠的學徒。他的軟弱無力的下巴和享樂主義的氣質，再伴上某種神經質的愚蠢，已預定他在麵包與牛油的競賽上不會有若何成就了。

「你幹嗎不吃呢？」他問，馬丁正沈鬱地去啜食那冷的半熟的雀麥粥。「昨晚又喝醉了麼？」

馬丁搖搖他的頭。他被這一切醜陋的東西壓迫着。露思·摩士似乎比平時離開得更遠了。

「我醉啦，」詹姆說了下去，帶着一種自負的，神經質的癡笑。「我吃得直漲到喉嚨啦。噢，她真是一個迷人精啊！是畢利送她回家的。」

馬丁點點頭，表示他聽見了——無論在對他說話，這是他天生成的一種表示他在注意的習慣——喝着一杯微溫的咖啡。

「今晚到蓮花俱樂部跳舞會去？」詹姆問道。「他們正要消遣一下呢，如果那個脫米斯科幫到場的話，準會鬧起來的。可是我不管，我反正一樣的帶着我的女友娘的，我嘗到味兒了啦！」

他做了一個鬼臉，想藉咖啡把那種味兒洗去。

「你認識朱麗亞麼？」

馬丁搖搖頭。

「她便是我的女友，」詹姆說明着，「她是一個美人兒呢。我願介紹你給她，只有你能弄到她。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子把你看成怎樣，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你從人家手上把她們弄走的那一手，才糟心哩。」

「我可從沒有由你手上弄走過一個呀，」馬丁冷淡地回答道。早飯快要吃完了。

「你也弄過的，」另一個興奮地斷定了。「那是瑪吉。」

「從來就沒有跟她來往過。除了那一晚，從來就沒有跟她跳過舞。」

「不錯，就是那一次弄走的呀！」詹姆大聲叫道。「你只要跟她跳跳舞，看她幾眼，這就完啦。自然，你並沒有意思這個，可是這就叫我永遠完蛋啦。不肯再理我了。常常在探問到你。她早就隨時可以跟你定約會的，只要你想。」

「可是我並不想呢。」

「用不着。我是完定了。」詹姆羨慕地瞧着他。「你到底怎麼弄的，馬特？」

「不理她們，」這是回答。

「你是說，裝着不理她們的樣子麼？」詹姆熱心地詢問了。

馬丁想了一會兒，然後答道：「這也許行的，但就我而論，我想並非一樣。我從來就不理會……不大理會。如果你能這樣做，大概也行吧。」

「昨晚你該到利萊的館子走走呀，」詹姆毫沒關聯地說。「一大羣人在鬥拳呢。有一個西奧克蘭的漂亮傢伙。他們把他叫做『老鼠』。像絲一般靈活。誰也休想觸他一下。我們都恨不得你在場呢。你到底到哪兒去了？」

「到奧克蘭去了，」馬丁答道。

「看戲去？」

馬丁挪開他的碟子，站了起來。

「今晚到跳舞會去？」另一個在他後面喚叫他。

「不，我看不去了，」他答。

他下樓去，走到街上了，大口地呼吸着空氣。他在那種氣氛中快要窒息了，而那個學徒的閒話，也使他燥暴了起來。有好幾次，他所能做的就是遏制着，差點兒便要伸過手去，把詹姆的臉孔按倒在雀麥粥的碟子里。他越瞎扯得多，露思便好像離開他越遠了。他跟這些畜牲在一塊兒，怎麼能配得起她啊？他對着當前的問題愕然了，給他的勞動階級的地位的重負壓倒了。一切都伸出手來，把他往下拉——他的姊姊，他姊姊的住屋和家庭，詹姆這個學徒，他所認識的每一個人，每一種生活的關係。生活的味道，就他所嘗到的說並不甜美。直到此時為止，正如他跟週圍的人們一起過活過來似的，他一向就把生活當作一件好的事物來接受。他從來沒有懷疑過牠，除了在讀書的時候；然而那時候啊，牠們就不過是書，是一個關於美麗而不可能的世界的童話罷了。可是現在，他已經看見了那個世界，可能的，真實的，在牠最正中的中央，有一個叫做露思的花一般的女人；此後，他得嘗到苦味，懂得緊張到至於痛苦的期待，和由於保持希望而永遠牽惹着心腸的失望了。

他曾在白克萊公立圖書館與奧克蘭公立圖書館之間權衡過，後來決定了後者，因為露思住在奧克

蘭誰能說得準呢——圖書館似乎是她最可能常到的地方，他也許可以在那裏碰到她。他不懂得圖書館方面的事兒，他儘在一行行無窮盡的小說之間巡迴着，直到後來有一個嬌小玲瓏的，看來像法國人似的姑娘，她似乎就是管事的，告訴他參考書部就在樓上。他也不懂得去詢問在公事檯前坐着的人，便開始在哲學書的小書庫里探險去了。他聽見過有書本哲學，却沒有想到這方面寫就的書有這麼多。那些裝着沈重的卷帙的高大的書櫃，使他謙卑起來，同時也刺激了他。這兒便是用得着他頭腦中的精力的工作。他在數學部門找到了三角學方面的書，把牠們翻了一遍，瞪視着那些不知意義何在的公式和數字。他能看英文，但他看見那兒是一種陌生的文字。諾爾曼和阿瑟是懂得那種文字的。他聽見過他們談着牠。而他們是她的兄弟呢。他失望地離開那小書庫了。四面八方的，那些書似乎在壓着他，而且要把它壓碎。他從來沒有夢想過人類的知識的積蓄會有這麼大的體積。他震驚了。他的頭腦怎麼能夠控制這許多呢？過後，他記起有些人，許多的人，他們曾經控制過牠。於是，他便發了一個大大的咒，熱情地低聲宣誓着，他的頭腦也能做別人所做過的事。

他便這樣巡迴下去，看着那些裝載知識的書櫃，時而沮喪，時而洋洋得意。在一個雜類部門，他碰到了一本「諾里氏百科備要」。他鄭重地一頁頁翻着，在某一方面，牠說着一種親近的說話了。他跟牠都是屬於海洋的。於是，他找到了一本鮑狄奇的著作，以及列凱和馬歇爾的著書。對了，現在他可以給自己教航海。

術了。他可以戒酒，用功，成爲一個船長。那一瞬間，露思似乎很接近他了。作爲一個船長，他能夠跟她結婚的。（如果她願意接受他的話。）而如果她不情願呢，唔，他可以在男人羣中好好地過活，爲了「她」，而且他總會把酒戒去。於是，他想起了保險商與物主，一個船長必須爲他們服務的兩種主人，雙方中任何一方，都可能而且願意破壞他，因爲他們的利益是全然相反的。他向室內四週張望了一番，看見成千成萬本書籍，便閉起眼臉來。不，他不再航海去了。這書籍的富藏中就有力量在，如果他可以做點大事情的話，那就必須在陸地上做出來。而且，船長們是不許帶他們的太太一起航海去的呀。

中午到了，而且是下午了。他忘掉了吃飯，繼續找禮節方面的書去；因爲，除了事業之外，他的心還爲一個簡單而具體的問題所煩擾着。「當你會到一位年青的淑女，她請你再去訪問了，快的話要等多少時候才能去呢？」這便是他對自己用說話表達出來的問題。但當他找到了所想找的書櫥的時候，他也未能找到一個答覆。他在這座禮儀的大廈之前垂頭喪氣，在那些上流社會彼此拜訪時用的名片的迷宮中迷失了自己了。他放棄了他的探求。他並沒有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雖然他已發覺了，要學會溫文有禮，是需要一個人的全部時間的，而他也得去過一種學會溫文有禮的初步的生活。

「查到你所需要的東西了吧？」當他正要走的時候，坐在公事檯前的人問他。  
「是的，先生，」他答。你們這兒是一間挺好的圖書館呢。」

那人點點頭。「我們歡迎你再來。你是一個海員吧？」

「是的，先生，」他答。「我會再來的。」

「噢，他怎麼會知道呢？」他自問自的一壁在走下那道樓梯。

在街上的第一段路上，他走得很拘謹，直着腰板，笨手笨腳的，直等到他茫然地沈沒在他的思緒中的時候，於是，他的大搖大擺的步態，又動人地回到他身邊來了。

(譯註一)美國的硬幣值五分錢。

(譯註二)美國的硬幣值一分錢。

## 第六章

一種類於飢餓的可怕的不安苦惱着馬丁·伊登。他渴欲一見那位姑娘，她的纖細的手，已像巨靈的掌握一般把握住他的生活了。他自己下不了決心去看她。他恐怕她也許會去得過早，那麼，在那所謂禮節的討厭的事情上，便鑄成了一個大錯。他在奧克蘭和白克萊的圖書館里，消磨了許多時間，給他自己，他的姊妹華特·魯德和瑪利安還有詹姆，各弄好了一份借閱證，後者的同意，是花費許多杯的啤酒才獲得了的。有了四張隨他借書去的借書證，他在那間僕役室里把煤氣燈開到深夜，爲了這歌金·沁先生每星期加收他五角錢了。

他所閱讀的許多書，只不過增加他的不安罷了。每本書的每一页，都是窺視知識的王國的一個小孔。他的飢餓吞食了他所閱讀的東西，而且又增加了。而且，他也不知道從何讀起，不斷感受着欠缺準備的痛苦。最普通的參考書，他一看就知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懂的，他却不懂。他所讀到的使他歡喜到發狂的詩，也是一樣的情形。斯溫朋的詩，除了露思借給他那一本所收的以外，他又讀了不少。「多羅斯」他澈底

明白了。但露思一定是不理解牠的，他最後想道。實際上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她怎麼能夠啊？他又碰見了吉卜林（譯註）的詩，而且爲牠的抑揚頓挫，活潑和籠住熟知的事物的魔術所衝倒了。他吃驚於那人對生活的同情和他的敏銳的心理學。心理學是馬丁的語彙中的一個新字。他買了一本字典，這使他的錢又短少了些，而他必須航海賺錢去的那一天又接近一點了。而且，這也激怒了歇金博沁先生，他恨不得那些錢都拿來作房租膳費之用。

他在白天不敢到露思的住宅附近，但一到晚上，便見到他像一個竊賊似的，在摩士住宅的週圍走動，偷膘幾眼那些窗戶，愛慕着那所住着她的房子。有幾次，他幾乎給她的兄弟看見了，他也曾經尾隨着摩士先生直到市里，在光亮的街道上察看他的面貌，不斷渴望着有些致命的危險突然發生，那麼，他就可以挺身上前，去搭救她的父親。在另一夜，他的夜巡的報酬，便是從二樓的窗口瞥見了露思一眼。他看見的只是她的頭部和肩膀，她的臂膀舉了起來，因爲她正在鏡前梳理着頭髮。這不過是霎眼間事，但在他已是一個悠長的時刻，這時候，他的血液變成了酒，在他的血管里汨汨地響起來了。接着，她把窗幔拉下來了。然而這是她的房間——他已經知道；以後他便常常在那里徘徊，隱蔽在街上那一邊的一塊樹蔭下，吸着數不清那麼多的煙卷。一天下午，他看見她的母親從一家銀行裏出來，關與分隔開露思和他的那個巨大的距離，又得到了另一個證據。她是屬於與銀行有來往的階級的。他一輩子從沒有進過銀行，他有了這樣的一個

觀念，以爲這些機關，是只有很有錢有勢的人們才常常光顧的。

一方面，他已經歷了一個精神的革命。她的清淨和純潔，已經在他身上生出反響，他感覺到整個身心都有一個需要潔淨的要求。他必須如此，如果他還配去跟她一起去呼吸那同一的空氣的話。他洗刷他的牙齒，用廚房用的粗刷子洗擦他的手，直至他在一間舊貨店裏看見一個修指甲的剪子，並猜出了牠的用場爲止。當交易的時候，那位掌櫃的，瞧着他的指甲，便慫恿他買一把指甲銼刀，於是，他又有了件額外的修飾用具了。他在圖書館裏翻過一本談身體鍛煉的書，馬上便養成了每朝洗冷水浴的嗜好，這使詹姆大吃一驚，也使歇金博沁先生惶惑了起來，他不同意這種新式的派頭。他嚴重地考慮着是否應該多收馬丁一點水錢。第二步便是去熨褲子。現在，馬丁關心到這些事情了；他很快就注意到，勞動者穿的膝部皺作團的褲子，跟勞動者之上的人們穿的從膝部到腳面都筆直的褲子，就大不相同。而且，他也懂得爲什麼會如此的理由，於是便侵入他姊姊的廚房裏，找尋熨斗和熨板去了。開頭，他是失敗了的，無可如何地燒壞一條褲子，又買來一條，這筆開銷，又使他必須到海上去的那一天更近了一點。

然而，這種改進不僅限於外表，而是實行得更深入的。他還吸煙，但已不再喝酒。直到那時候爲止，喝酒在他看來好像是適宜於男人去幹的事情，他也會以強健的頭腦自傲，因爲這使他能夠一直喝到許多人醉倒在檻底。任何時候，他偶然碰到一個水手朋友，這在三藩市是有着許多的，他照舊請他們的客，輪流

地又被人家請客，但他總是給自己叫一杯淡啤酒或薑麥酒，心平氣和地忍受着他們的取笑。當他們逐漸醉起來的時候，他觀察着他們，眼看着獸性發作並支配着他們；但謝謝上帝，他現在可不再像他們那樣了，他們有他們要忘記的範圍，當他們喝醉了，他們模糊的，胡鬧的精神，甚至就像一些神，各自統治着他的狂熱的慾求的天國。至於馬丁狂飲的要求已經消失了；他正以新的而且更為深刻的方式，沈醉於——露思，她已使他熱中於愛情，和對高級的不朽的生活的探視；熱中於書本，這已帶來了無數的蛆虫在他腦裏咬着；熱中於他正在養成的關於個人潔淨的感覺，這給與他以比過去所受用過的更為上等的健康，使他整個人因體魄壯健而歡唱起來。

有一晚，抱着瞎撞也許能看到她的目的，他上戲院去，他從樓上散廂上倒真的看見她了。他看見她走到通路上，在一起的有阿瑟，和一位陌生的，濃密的頭髮向後梳，戴着眼睛的青年，他的出現，是刺戟起了馬丁片刻間的疑慮和妒念的。他看見她在戲台前包廂座位上坐了下來，而差不多祇有她，是他那天晚上看着的——一雙纖細白淨的肩膀，和一頭因遙遠而有點模糊的，灰白的金髮。但看着的人有的是呢，當他時而望着他週圍的人們的時候，他注意到有兩位姑娘，她們從前排相隔有一打座位的地方向後望，並以大膽的眼光對着他微笑。他一向是好相與的，拒絕不是他習性份內的事。倘在往日，他早就回笑過去，並且進一步鼓勵別人笑了。然而現在却是兩樣。他回報一笑，但接着便看往別處去了，而且也不再存心去看。但有

幾次忘記着有她們兩個人，他的眼睛不期然的又碰見她們的微笑。他不能在一天之內改造自己爲一個新人，他也不能破壞自己的品性中固有的仁慈；在這麼樣的情勢之下，他以一種溫暖的人類的友愛，對着她們微笑了。這在他決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他知道，她們正向他伸出一雙女人的手。但現在可是不同了啊。在那邊包廂座上，正有全世界的一個女人，是這麼不同——這麼可驚地不同於這兩個屬於他的階級的少女，以至於他只能對她們感到憐憫和悲哀。他私心恨不得她們也具有一些兒她的善良和榮譽。他壓根兒不會因爲她們的挑逗，便傷害她們的。他並爲它所誦媚；他甚至因爲容許有此種情事的自己的下流而感到些微羞恥。他知道，假如他屬於露思的階級的話，便不會有這兩位少女的求愛的；她們的每一個眼色，他覺得就像他自己的階級的手抓住他，把他拉到下面去。

立心想在她出去時看看她，他在最後一幕未閉幕之前，便離開了他的座位。常常有不少人站在外面的人行路上的，他可以拉下他的便帽，直蓋到眼睛那兒，自己掩蔽在別人的肩後，這樣，她一定看不到他。他混在第一批觀衆中，從戲院裏出來了，但他差不多還沒有在人行路邊站得穩脚，那兩位姑娘已經出現了。她們在找他呢，他知道，那時候，他恨不得咒罵他身上吸引女人的地方。由於她們臨時的側身穿過人行路，向牆邊走去，她們已走近了他身邊。其中一個掠過了他，而且顯然第一次注意到他了。她是一位細長身材，膚色微黑的少女，有一雙烏黑的、無畏的眼睛。但牠們對着他微笑，他也便報之以微笑。

「喂」他說。

這是不由自主的；以前在初碰頭的同樣的場合，他是常常這樣說的。此外，他除了這樣也別無他法。他的品性中有着大量的寬容與同情，使他只能這樣做去。黑眼睛的姑娘，帶着滿意與歡迎的神情微笑着，而且作了要停下來的表示；而她的同伴，手靠着她的，也嘻嘻笑着，並作出停頓一下的表示。他在迅速地思量着。讓她出來，看見他在那兒跟她們談笑着，是不行的。十分自然地，由於勢所當然，他閃過那一個黑眼睛的一旁，便跟她一起走路。他那一方面並無舉止笨拙，口舌木訥等情。他現在自自然然了，他開着輕鬆的玩笑，而又不失其莊嚴，常常使用着「切口」和警語，這往往便是這些「快動作事件」中結識的第一步。在街口，行人的主流正洶湧而來，他開始穿出十字路口的街心去了。但那黑眼睛的姑娘，牽着他的手臂，追隨着他，牽着她後面的同伴，一壁叫道：

「等等，畢爾！你跑幹嗎？你不會這麼突然就拋開我們吧？」

他笑着停下了，轉過身來，正面對着她們。從她們的肩膀間，他可以看見走動着的人羣，在街燈下面走過。他站着的地方並不那麼亮，看不見的，當她走過時他却可以看得見她。她一定會經過的，因為那是一條回家去的路。

「她叫什麼名字？」他問那嘻嘻笑着的少女，朝着那個黑眼睛的點點頭，表示指的是她。

「你問她吧，」是一個哈哈大笑的回答。

「喂，是什麼呀？」他問，成直角地轉過身來，向着那個剛被問及的姑娘。

「你還沒有把你的告訴我呢，」她反駁道。

「你沒有問過我啊，」他微笑了。「而且，一出聲你就猜對了。畢爾就是——對啦。」

「噢，去你的吧！」她直瞧着他的眼睛，她自己的眼睛，是非常熱情和引誘人的。「是什麼呢——真的？」

她又瞧着看。自從開始有性別，千萬年來的女人都在她的一雙眼睛裏作着滔滔的雄辯了。他不大關心地打量着她，而且知道，現在大胆起來，她就會開始逃避，又嬌羞，又慇懃地，他一面去追求，她就若即若離，把這個局面維持下去的，如果他給迷了心竅的話。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自然能夠感到她的吸引，而他的良知，也只能去受用她的好意的獻媚。啊，他懂得這一套的，而且懂得清清楚楚，從一到十一般好的，正如她們那一特殊階級所能考慮到的「好」的意思來說，爲了微薄的工錢做着苦工，嘲笑着那爲求生活過得好些的自我出賣，在沙漠般的生活，狂熱地期求一絲兒的幸福，直面着一個賭彩數一般的未來——不是無了期的苦工的醜惡，便是更可怕的不幸的黑暗深淵，一條所得報酬較豐，但爲時却也較短的道路。

「畢爾，」他答，點點頭。「真的，培特·畢爾，再也沒有別的了。」

「不是開玩笑吧？」她追問道。

「壓根兒不是畢爾，」另一個插口說。

「你怎麼知道？」他問。「你以前從沒見過我呢。」

「用不着，知道你在瞎扯就是了，」反駁了。

「爽快點，畢爾，到底是什麼呀？」第一位姑娘問。

「畢爾就行啦，」他承認了。

她捏着他的臂膀，戲弄地搖着她。「我知道你在瞎扯，可是你在我眼裏還是一樣的好。」

他捏住了那隻招惹他的手，摸着手掌上熟習的記號和厚皮。

「你什麼時候不幹罐頭廠的？」他問道。

「你怎麼知道啊？」於是，「哎呀，那不是一個先知麼！」兩位少女同聲說了。

當他跟她們交談着愚昧的心靈所產生的蠢事的時候，在他的心靈前面，正高聳着圖書館裏的，滿裝了多年的智慧的書樹。他想到這個不調和便苦笑起來，而且為一些疑慮所襲擊了。但在內心的幻想與外在的愉悅之間，他還有餘裕去察看流水般走過的散場出來的觀眾。於是，他看到了她，在燈光下，走在她的哥哥和那個戴眼睛的陌生青年之間，他的心彷彿停止跳動了。他為這一片刻間已等待了許久。他有餘裕

去注視那燈光，遮蓋在她的皇后般的頭上的有絨毛的東西，她穿著起來的身體的悅目的輪廓，她的舉止，和用手提起衣裾的嫋雅；於是她走過去了，而他則留在那裏，瞪視着那兩個罐頭廠的工女瞪視着她們在衣裝上學時髦的豔俗的嘗試，瞪視着她們要清潔和整齊的悲劇的努力，那些廉價的衣服，廉價的絲帶子，和手指上廉價的指環。他覺得他的臂膀給拉了一下，聽到一個聲音說：

「別呆着呀，畢爾！你怎麼啦？」

「你說什麼？」他問。

「哦，沒有什麼，」那膚色微黑的姑娘答道，搖搖她的頭，「我不過提一聲……」

「什麼？」

「唔，我在說知己話呢，那多好，如果你能弄一位男朋友……給她，」（指着她的同伴）「那麼，我們就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吃點冰淇淋蘇打，或者咖啡，或者別的什麼。」

他爲一陣突然而來的精神的厭惡所苦惱了。從露思到這個的轉變，是太突然了。跟他眼前的那少女的大胆無畏的眼睛並排着他看見了露思的澄清的有光彩的眼睛，像一位聖者的一般，從純潔的無底的深淵瞪視着他。他有點兒覺得他內心有一個力量在動。他是比較更優良的。生命之於他，比牠之於這兩位少女有着更大的意義，她們的思想，只不過限於冰淇淋和一位男朋友罷了。他記起了，他常常在他的思想

中過着一種祕密的生活。這些思想，他曾努力去分給別人，但他始終找不到一個能理解它的女人——也找不到一個男人。他曾不時地努力過，但只不過擾亂了他的傾聽者。既然他的思想已超越在他們之外，所以，他現在考慮着，以爲他必須超越於他們之外了。他覺得力量在他身上動着，緊握起了他的拳頭。如果生命於他有着更大的意義，那麼，他就必須向生命要求多一點；然而，他却不能求之於眼前這一種伴侶身上。那一雙大胆的黑眼睛，並沒有一點兒東西可以供獻。他懂得，隱在牠們後面的思想——便是冰淇淋和別的什麼。然而那並排在一起的聖者的眼睛——牠們却提供着一切他所懂得的和他所猜想不到的。牠們提供書與畫，美與安靜，和一切高級生活的華麗。在這雙黑眼睛之後，他懂得每一個思想的過程。這像一時鐘機器。他能察看出每一個齒輪在轉動。牠們的要求是低級的快樂，狹隘有如墳墓，於是屢足了；牠的結局，便是墳墓。但那雙聖者的眼睛的要求是神祕，不可思議的神奇，和永恆的生命。他曾瞥見過牠們裏面的靈魂，也瞥見過他自己的靈魂。

「只是不湊巧得很，」他大聲說：「我有了約會呢。」

少女的眼睛裏閃現出她的失望了。

「我猜，是去看護生病的朋友吧？」她譏諷着。

「不是一個真真實實的約會，跟——」他吞吐起來了。「跟一位姑娘。」

「你不是在惹我吧？」她誠懇地問。

他直瞧着她的眼睛答道：「這是老實話。可是，我們幹嗎不能在別的時候碰頭？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名字呢。你住在哪兒？」

「麗枝，」她答，對他溫柔起來了。她的手捏着他的臂膀，她的身體則靠着他的。「麗枝·康諾利，我住市場街五號。」

在道着再會之前，他還談了幾分鐘的話。他沒有立刻回家去，在那株他在那兒左近守望着的樹下，他仰望着一個窗口，呢喃着：「那是跟你見面的約會，露思。我給你保留着呢。」

(譯註)R. Kipling (一八六五——一九三三)英國作家。

## 第七章

自從那天傍晚，他第一次會見了露思·摩士以來，苦苦攻讀的一個星期是過去了，他還是不敢去拜訪她。三番四次的，他讓自己鼓起勇氣來，要去了，但在那襲擊着他的疑慮之下，他的決心又失掉了。他知道可以去的適當時，也沒有一個可以告訴他的人，他恐怕自己將做出一件無可挽回的錯事。自己已經擺脫開舊日的朋友和舊日的生活方式，但又沒有新的朋友，他剩下來唯一可做的事，便是讀書；他花在讀書上面的悠長的時間，真可以毀壞一打平常的眼睛而有餘。但他的眼睛是強的，牠們還有一個頭等強健的身體做後盾。而且，他的心是未開發的。在他一輩子當中，牠一直是未經開發的，就涉及書本中抽象的思想這方面來說；然而，牠已經到了可以播種的時候了。牠從來不會為研讀疲勞過，牠以銳利的牙齒緊咬着書本上的知識，不讓牠脫走。

到週末，他覺得好像已活了幾個世紀一般，舊的生活和見解，是這麼遼遠的丟了在後面。可是，他也礙於欠缺準備工夫。他試着去讀那些需要許多年載去作初步的專門研究的書本。今天他想讀一本古代哲

學的書，明天却是一本極端現代的，於是乎，他的頭腦，便給觀念的衝突與矛盾弄得天旋地轉了。關於經濟學家也有同樣的情形。在圖書館裏那同一的書樹中，他找到卡爾·馬克斯，李嘉圖，亞丹·斯密和穆勒（譯註一）這一個的難懂的公式既無線索，那一個的見解也就不能運用了。他困惑，但他還是要知道。有一天，他對於經濟、工業和政治感到興趣了。當經過市政廳公園時，他注意到有一大羣人，中間有六個，紅漲着臉，提高着聲音，認真地在作着一個辯論。他加入那些聽衆裏面，從這些人民的哲學家的口中，聽到一種新奇的難懂的語言了。一個是流浪漢，另一個是勞工演講家，第三個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其餘的是饒舌的人。第一次，他聽到了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單一稅，知道了世界上原有著種種在鬥爭的社會哲學。他聽見許多在他是新鮮的術語，屬於思想的領域，而為他的貧乏的閱讀所從未接觸過的。因此，他對於那個辯論便不能一一領會下去，而只能猜測和臆斷那些包涵在這些陌生的辭句裏面的思想。他們中，還有一個黑眼仁的酒店侍者，他是一位通神論者（Theosophist）一個已加入工會的麵包師傅，他是一位不可知論者；一個老頭子，他拿他「存在皆合理」的奇怪的哲學去打岔他們的；而另外，則還有一個無了期地談論着宇宙，和什麼父原子，母原子的老頭子。

幾個鐘頭後，當馬丁·伊登走開的時候，他的頭腦陷於一種混沌的狀態中了。他趕忙到圖書館去，查看成打的少見的詞兒的定義。當他離開圖書館時，他腋下挾着四本書：布拉瓦茨基夫人（譯註二）的「

祕密的學說」、「進步與貧窮」、「社會主義精髓」、「宗教與科學之戰」。不幸的是，他開始就讀「祕密的學說」，每一行都充滿着他所不懂的多音節字。他熬着夜坐在床上，把本字典放在他面前的次數，比那本書還要多。他查看的生字是這麼多，當再見到的時候，他已忘掉了牠們的意義，又不得不進行查去了。他想出了把那些定義寫下在筆記本上的計劃，一頁又一頁的，都寫滿了。然而他還是不能理解。他直讀到翌晨三點鐘，他的頭腦騷亂透了，但書中主要的思想，一處他也沒有把握到。他舉目一看，似乎整個房間正在升高，傾側，下沉，像海上的一條船。於是，他拋開了「祕密的學說」，在房間裏罵了許多粗話，扭熄了煤氣燈，便自己安排好睡覺去。關於其他的三本書，他也沒有較好的運氣。這並不是他的頭腦衰弱不行；如果不是欠缺思考的訓練和藉以思考的思想工具，牠也能思索這些思想的。他想到這一點，有一會兒抱着一個這樣的想頭，就是什麼書也不看，除了字典，直至他精通裏面的每一個字為止。

詩歌無論如何總是他的安慰。他讀了許多，在那些較平易而易於理解的詩人中，尋求到他的最大的快樂。他愛美，而他在那兒找到了美。詩歌，像音樂一樣，深深地感動了他；雖然他沒有懂得，他却正在準備好他的心胸，去迎接即將到來的繁重的工作。他的心是一頁頁的白紙，於是毫不費力，凡是她讀過的，高興的，都一節一節的印在這一頁頁的白紙上了；所以不久，他便能高聲朗誦或低吟他所讀過的，洋溢着音樂與美的詩句，從這上面得到大大的快樂。他偶然碰見蓋萊（譯註三）的「古典的神話」和巴芬奇（譯註

四」的「厲言時代」，並排在圖書館的書櫈裏。這是一個啓發，是他無知的黑暗裏的一個大的光明，他比平時更熱中地讀了。

圖書館裏坐在公事檯前的那個人，看見馬丁常常到來，他很高興了，當馬丁進來時，往往以微笑和點頭向他打招呼。正因為如此，所以馬丁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正當在檯前借到書，而那人在卡片上打着印的時候，馬丁突然說了出來：

「噃，有點兒事情想請問你呢。」

那人微微一笑，便留意聽着。

「當你會到一位小姐，她請你去看她，快的話要等多久才能去？」

由於吃力的出汗，馬丁覺得他的襯衣緊貼着他的肩膀上了。

「那有什麼，我說什麼時候都行，」那人回答道。

「是的，但這可有點兒不同，」馬丁不同意地說，「她……我……唔，你聽我說，是這樣：也許她不在家呢。她念大學的。」

「那麼，再去就是。」

「我說的話，跟我的意思弗對勁兒，」馬丁吞吞吐吐地承認了，同時下了決心，讓自己整個兒聽憑那

個人隨意打。」我不過是一個老粗，從來沒見過什麼大場面。但那位小姐呢，沒有半點兒像我的，我也沒

有半點兒配得上她。你不會覺得我在做着傻瓜吧，會嗎？」他匆促地問。

「不，我担保你一點也不，」另一個不同意地說。「你的問題，不一定在參考部範圍之內。但我還是高興幫助你。」

馬丁不勝讚賞地瞧着他。

「如果我能那樣子扯過去，我就行啦，」他說。

「請問？」

「我意思是說，如果我能那麼不費力的談話，又斯文，又那個。」

「哦！」另一個恍然大悟地說了。

「去看人最好在什麼時候呢？下午——不要太近吃飯的時間還是傍晚還是禮拜天？」

「你聽我說哪，」那個館員說，容光煥發的。「你打電話給她，然後決定好啦。」

「我試試看，」他說，拿起他的書，動身走了，但又回頭問道：「當你對一位小姐說話——比方說麗枝·斯密士小姐吧——你叫她做麗枝小姐呢，還是斯密士小姐呢？」

「叫斯密士小姐，」那位館員十分肯定地說。「通常都叫斯密士小姐的——直到你更熟識她為止。」

就這樣，馬丁·伊登解決了那個問題了。

「隨便什麼時候來吧；我下午都在家，」對於他巴巴結結的詢問什麼時候可以把借讀的書還去，露思在電話裏這樣答覆他。

她親自到門口去迎接他，她的女性的眼睛，馬上便注意到那筆直的褲子，和他的某種輕微的，但也難於說得準的向好的改變。她也爲他的臉孔所驚動，這差不多可以說是粗豪的了，他的這種康健，彷彿從他身上躍出，成爲力波的向她衝擊。她又感到要倚着他取暖的迫切的要求，吃驚於他在身邊對她所生的影響。他呢，當他感到她表示歡迎的那隻手的接觸時，輪到他又一次經驗到橫溢着的幸福的感覺。他們之間所不同的是：她是冷靜的，自持的，而他的臉孔則一直漲紅到髮腳的地方。他還是那個老樣子，撞撞跌跌的跟着她走，他的肩膀，冒險地左一偏右一閃的幌動。

一當他們在起居室裏坐了下來，他便開始不費力地對付下去了——比他所期待的還要容易得多。她使他不感到侷促，而她這樣做的那種好意，使他比平時更加發瘋地愛她了。他們開頭談起那些借去的書，他所崇拜的斯溫朋，和他所不懂的勃朗甯；於是，她把話題一個一個的引開去，一面思量着她能怎樣對他有所幫助的問題。自從他們第一次會面以來，她已常常想到了這個。她要幫他忙。他喚起了她的憐憫和同情，這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的，而這種憐憫在他並不是怎樣的貶抑，在她却是出於母性的爲多。她的

憐憫，不屬於普通的那一種，因為惹起牠的那個人，是那麼雄赳赳的驚起了她的處女的恐懼，使她的心靈和脈搏，都為奇怪的思想與感情而震動。他的頸子的舊誘惑就在眼前，讓她的兩手放在牠上面的想頭，也自甜蜜的味兒。這似乎還是一個放肆的衝動，但她已比較的習以為常了。她做夢也沒有想過，在這樣的外觀之下，新生的愛情會作出自己的縮影來。她也沒有夢想到，他在她身上激發起的那種感情，就是愛！她想，她不過以為他是一個具有各種潛伏的才能的，不平常的人，因而對他感到興味罷了，她甚至覺得這還有着悲天憫人的意味。

她不知道她需要他；但在他那方面却絕對不同。他知道他愛上了她，他需要她，有如他有生以來對什麼都從沒有那麼需要過。他曾經為了美愛好詩歌；但自從他會到了她，直達情詩的廣大的園地的大門是大開了。她給了他的啓示，比巴芬奇和蓋萊還要多。一週之前，這樣的一行詩——「虔誠的戀人願為一吻而死」，他恐怕是不願再去多想一回的；但現在却始終浮在他的心頭。他驚奇於牠的奧妙和真實；當他一瞧到她時，他知道，他是可以為一吻而含笑就死的。他覺得自己便是虔誠的戀人，什麼騎士的尊榮，也不能給他以更大的驕傲。最後，他懂得生命的意義，和他為何而生下來的道理了。

當他瞧着她，留心聽着的時候，他的思想越來越大胆了。他重溫着在門邊她的手緊握着他的手時那種瘋狂的喜悅，渴望着再來一次。他的注視的眼光，常常飄到她的嘴唇上，如飢似渴地熱望吮一吮牠們。這

個熱望沒有一點兒粗鄙或俗氣察看着她吐出她的說話時，嘴唇的每一個動作和表演，給了他異常的快感；然而，這依然不是一般男人和女人所有的普通的嘴唇。牠們的本體不僅是生人的血肉。這是純粹精神的嘴唇，他之需要牠們，似乎跟往日使他去吻別的女人的嘴唇那種需要絕不相同。他可以吻她的嘴唇，安放他自己的血肉做成的嘴唇在牠們上面，但須帶着親吻上帝的袍子時一般崇高與敬畏的熱誠。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了這種評價標準的變動，也不知道當他瞧着她時眼里閃耀着的光輝，正是一切男人感到愛情的需要時閃耀着的那種光輝。他夢想不到他的眼光是多麼熱烈和男性的，也夢想不到牠的溫暖的火焰，正影響着她的精神的煉金術。她的敏銳的處女性，提高了和遮掩了他自己的情感，把他的思想提高至最清高的純潔，而他倘知道他的眼睛發出這種光輝，像熱浪一般，流過她全身並煽動起了同樣的溫熱，他恐怕早就要震驚起來了吧。她給這個弄得十分煩亂，不止一次，她也莫明其妙，牠竟以牠的可喜的侵擾，使她的思想的線索斷裂，迫使她去追尋那部分地已說出了的意思的其餘部分。說話在她一向是容易的事，要不是她斷定這乃由於他是一個不凡的人物所致，這些打岔，也許已使她茫無頭緒了。她對於外來印象是很敏感的，所以一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遊客所造成的這種空氣理應這麼影響了她，就決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藏在她心底的問題，是怎麼幫助他，她便把談話轉到這一方面來；但首先說到本題的，還是馬丁自己。

「我想知道，能不能從你得到一點好的意見，」他開始說，得到一個樂意的默認，使他心跳了。「你還記得，前回我在這兒的時候，曾經說過我不能談書說理，因為我不懂得怎麼談法麼？後來我一直想了許多。我常常到圖書館去，可是我要讀懂的書，大部分都攬得我頭昏腦脹。也許從頭做起，會好一些吧。我從來就半點兒機會也沒有。從小孩時候起，我做着苦工，自從我往圖書館去，以新的眼光瞧着那些書——也瞧着新的書啦！——我便決定，我沒有讀到那種該讀的書。你知道，你在牧場和水手船里找到的書，比方說，跟這兒所有的書就不一樣。那就是我讀慣的一類讀物。可是——弗是我吹牛皮——我跟那些在一起鬼混的人也不同。不是說，我比那些同我一起浪蕩的水手和看牛的勝一點兒——你知道，有一個短時間我也做過看牛的——可是，我總是愛書，碰到什麼便讀什麼……愛，我猜，我的想法跟他們中大多數就不相同。

「現在，說到我要說的話吧。我從來沒進過一幢像這樣的住宅。一個星期前，我來了，看到了這一切，你的母親，你的兄弟，所有的東西——唔，我喜歡牠。我聽到過這些，在一些書本里也讀到過這些，當我在你們的家里遇見一看——喝，書本里說的變成真實的了。可是我要說的是我喜歡牠，我需要過牠，我現在還是需要牠。我要呼吸一下像你在這兒呼吸着的空氣——充滿着晝晝，美麗的東西的空氣，那里，人們談話是低聲細氣的，他們干淨，他們的思想也干淨。我經常呼吸着的空氣呢，混和着苦工，房租，吵架，酗酒，這些也就是他們所談到的。啊，當你在客廳里走過去吻你的母親的時候，我想，這是我從未看過的最漂亮的事情。

呀。我看過各種各樣的生活，比大部分那些跟我一起的人看得還要多一點兒，我喜歡去看，我要再多看一點兒，而且，還要去看出牠的不同。

「可是，我還沒有說到本題上呢。你聽好呀：我需要的，是想法子過你在這兒過着的那種生活。生活中除了喝酒，做苦工，流浪，應該還有點什麼的。現在我怎樣去得到牠呢？我從哪兒去站穩腳跟，去開始呢？我願意工讀下去，你知道，說到做苦工，許多人做不過我，我一開始了，便日日夜夜的做啦。我把這一切跟你商量，也許你會覺得是好笑的事兒吧。我知道，你便是唯一一個我該去請教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別的人可以去請教……除了阿瑟，也許我該去請教他的。如果我……」

他的聲音沈沒下去了，一想到他原該去問阿瑟，而自己已經做了一個大傻瓜，他的堅決地計劃好的企圖，便在這個可怕的可能性的邊緣上停頓了下來。露思並沒有立刻說話。她是太專心致力於把這些不流利的粗野的說話，及牠的思想的純真，和她在牠臉上所看見的表情調和了。她從來不會瞧過表現出更大的力量的眼睛。這兒是一個什麼事都能做的人啊，這便是她從那兒看出的一句話，而牠却這麼不調和的，跟他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思想的貧弱配在一起。爲了這個，她自己的內心是這麼複雜和敏銳，以致她竟沒有心平氣和地去領略牠的真摯。然而對於這個心靈中那種探索的力量，她還留下了一個印象。這像是一個巨人，正在伸屈着，要掙脫那些要把他縛倒的束縛物一般。當她終於說話時，她的臉上充滿着同情。

「你需要什麼，你自己也清楚的，這就是教育。你得回去把小學唸完，然後進中學，進大學去。」

「那是要錢的，」他插口說。

「噢！」她叫道。「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呢。可是，你有親戚——或什麼人，可以幫助你的麼？」

他搖着他的頭。

「我父親母親都死了。我有姊妹一個——一個早結婚了，另外一個，我想也快要結婚了。我有許多兄弟——我是最小的——但他們從來不幫助誰。他們到處流浪去，自顧自的生活。最大的死在印度。兩個現在在南非洲，另外一個在補鯨的海程中，一個跟着馬戲班走江湖——打大鞦韆的。我猜，我也正好像他們。從十一歲起，我便照顧自己生活——那正是我母親死去的一年，我看，我得去自修，我要知道的，就是從哪兒做起。」

「那我就要說，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學習文法。你的文法……」她原想說「糟透了」的，但她又改口說，「並不好。」

他羞得滿面通紅，汗流浹背了。

「我知道，我一定說了一大堆『切口』和你聽不懂的話了。可是，這就是我懂得說的話呢……我心裏也有了些別樣的話——從書本上弄來的——但我却發不出音來，也就沒有去用牠們。」

「這並不如你所說，在乎怎麼樣去說牠。你不會怪我的坦白的，是吧？我並非有意挖苦你。」

「不！」他叫道，同時暗地里感謝她的好意。「說吧。我是必須知道的，再說，我也願意首先從你那裡知道。」

「唔，你說『You Was』這其實應該說『You Were』的。（譯註五）你說『I seen』來代替『I saw』。（譯註六）你用着雙重否定式（譯註七）——」

「什麼叫雙重否定式呢？」他問。跟着又謙遜地補上一句：「你看，我甚至連你的解釋也不懂呵。」「那里，我還沒有解釋呢，」她微笑了。「雙重否定式是……我想一想看……對啦，你說『Never helped noboby』（譯註八）『Never』（從不）是一個否定。『noboby』（沒有誰）是又一個否定。兩個否定做成一個肯定，這是一條規則。『Never helped nobody』意思是說沒有幫助着誰，那他們一定曾經幫助過誰了。」

「那倒有點兒明白了，」他說。「我以前從沒想到過這一點，可是，這也不是說他們一定幫助過誰呵，對不對？我覺得，『Never helped nobody』不過沒有好好地說清楚他們有沒有幫助過什麼人罷了。我以前從沒想到過這個，以後永遠不再說牠好啦。」

她對於他的心思的靈敏和有決斷，是又歡喜又驚訝的。她一找出了線索，便不懂弄得清清楚楚，而

且還糾正了她的錯誤。

「這一切，你會在文法里找到的，」她說了下去。「在你的說話里頭，我還注意到一點。不該說的時候，你也說『don't』？『don't』是一個簡筆字，代替着兩個字的。你懂得哪兩個字嗎？」

他想了好一會兒，然後答道：「do not。」

她點點頭，說：「但你意思是說『does not』的時候，也說『don't』？」（譯註九）

他給這一點迷惑住，沒有那麼敏捷的弄明白了。

「給我舉個例子吧，」他要求着。

「好吧……」當她在思索的時候，眉蹙着，嘴唇撅了起來；他瞧着她，認定她的表情是最可讚美的。」比方說，『It don't do to be nasty.』（譯註十）把『don't』改作『do not』便變成『It do not do to be nasty』了，這是完全不通的。」

他在心里反反復復地思量着。

「你聽來不是很不順耳麼？」她提醒他。

「不見得是不順耳麼（it does）吧，」（譯註十一）他公斷地答。「幹嗎你不說『it do』呢？」她質問了。

「聲音不對呀，」他慢吞吞地說，「其他那一句，我可拿不準。我猜，我的耳朵嚙沒（ain't）（譯註十

（二）你的耳朵受過的那種訓練。」

「『嚙沒』這個字是沒有的，」她當強調地說。

馬丁又臉紅了。

「你還說『ben』去代替『been』，」她繼續說了下去，「『I come』（我來）去代替『I came』（我來了）你那樣的唸漏字尾，也是很不好的。」

「這話怎麼講呢？」他的身體稍向前傾，覺得真該——這麼驚人的一個心魂之前跪下。「我怎麼唸漏呢？」

「你沒有把語尾完全唸出來。『A-n-d』拼作『and』（和），你却唸作『a<sup>·</sup>n<sup>·</sup>d』；『i-n-g』拼作『ing』，有時你念作『ing』，有時你却把那個『g』掉。你又把起頭的字母和雙音（譯註十三）讀漏，便滑了過去。『T-h-e-m』拼作『them』（他們——受事格），唸作——噢，用不着一切都說到啦。你所需要的是文法。我給你找一本來，告訴你怎麼開頭吧。」

當她站起來的時候，他的心頭，突然閃過他從禮節指導書上讀到的什麼東西，便也笨手笨腳地站起來了，一壁心煩着不知是否做得對，又恐怕她誤會，以為是他要走的一個表示。

「『噏，順便問一聲，伊登先生，』她正要離開客廳到外面去，又回頭說道，「什麼叫『黃湯』呢？你說過幾次啦。」

「哦，『黃湯，』」他笑了。「這是土話。就是威士忌和啤酒——總之叫你醉的東西。」

「又有一樁啦，」她也笑了。「凡是你不指定是某人的時候，別用『你』呀。「你」是清清楚楚指定某個人的，你剛才說的『你』字，就沒有用得確當。」

「我並不覺得。」

「嘿，你剛才對我說的，『威士忌和啤酒——總之是叫你醉的東西。』——叫『我』醉了呀，你還不明白？」

「唔，牠會的，不會麼？」

「當然會，」她微笑着。「可是如果不把我拉進去，那就好得多啦。拿『人』字來代替『你』字，看看牠聽來多順耳。」

當她帶了一本文法回來的時候，她拉過一把椅子來——他真想知道是否應該去幫忙她拉椅子——便在他身邊坐下。她翻着那本文法，他們的頭彼此接近起來了。他對於她提出的他必須去實行的用功的大綱，差不多應接不了，因為他對於她的可喜的親近是這麼驚訝。但當她開始指出動詞活用法的重要

的時候他便完全忘掉她了。他從來沒聽見過什麼動詞活用法，一當瞥見一點兒語文的關鍵，也便爲牠所攝引住。他向書葉屈身就近了一點，她的髮髮，觸到了他的面頰了。他一輩子只暈倒過一次，他想，這時他恐怕就要暈倒啦。他差不多已不能呼吸，他的心臟，正把血液壓上他的喉嚨那里去，窒息着他。她似乎從來就沒有過像現在這麼可以親近。這一片刻間，分隔開他們的鴻溝給橋接通了。然而，他對於她的景仰之情，並沒有分毫的減少。她並沒有降格遷就他。這是她，他已經攀上雲端，來到她左右了。那一片刻間他對於她的尊敬，正與宗教的敬畏和虔誠是一個樣子。他覺得，他已闖進了聖殿的內室，慢慢地，當心地，他移動他的頭，離開那使他像觸電般震動的接觸了，這是她沒有察覺到的。

(譯註一) K. Marx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德國大思想家。

D. Ricardo (一七七二——一八二三) 英國經濟學家。

A.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〇) 蘇格蘭經濟學家。

J. Mill (一七七三——一八三六) 蘇格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譯註二) H. P. Blavatsky (一八三一——一八九一) 俄國著作家。一八七五年在美創「通神學學會」。

(譯註三) Gayley 不詳。

(譯註四) Bullfinch 不詳。

(譯註五) 英語「你是」的過去式 was 只適用於第一身單數的「我」和第三身單數的「

他」「她」「牠」馬丁說 you was 是錯了的，故云。

(譯註六) 英語「我看見了」的意思是過去式 seen 是 see (看) 的過去分詞，不能獨立作動詞用。

(譯註七) 英美下層社會通用的加強否定語氣的語法，雖然否定有兩個，但並不含有肯定的意思。馬丁談話間用得頗多，在紳士淑女們聽來，是跟他的「切口」一樣逆耳的，所以常以「粗野」之類形容他的談吐。可惜這一類辭句難於譯出，就「傳神」論是失色不少了。

(譯註八) 英語「從來不幫助誰」的意思，原來該說 Never helped anybody。

(譯註九) 這是英語中做成「不」的意思的助詞（現在式） does not 用於第三身單數如「他」「她」「牠」其餘均用 do not。

(譯註十) 英語「忙急也不中用」的意思，原來該用 does not 的。

(譯註十一)全句是「Can't say that it does」這里的 it does 照應着上文來說，便包括了 jar on the ear 的意思，用 does 是很對的。所以跟着便有露思的反問。

(譯註十二)英美下層社會通用的俚語。含有「不」「沒有」等意思。這里是 hasn't 之訛，姑譯作「無沒」以別於「沒有。」

(譯註十三) diphthong 指聯結兩個母音作一音節發音者，如 ou oi 又指兩個母音而發一音者，如 head 的 ea 此外又指複合母音如 ae。

## 第八章

幾個星期過去了，在這期間，馬丁·伊登研習他的文法，溫習那些談禮節的書，並貪饑地閱讀那些攝引住他的幻想的讀物。屬於他自己的階級的人物，他誰也不見。蓮花俱樂部的姑娘們懷疑他出了什麼岔子，都在糾纏着詹姆，問這問那。利萊館子裏那些鬥拳的傢伙，也有以馬丁不再來而高興的。他在圖書館裏又發現了一個寶藏。正如文法指示了語文的關鍵給他一樣，這本書則告訴他詩歌的關鍵，他便開始去學習韻律，結構，和那在他所喜愛的美的控制下的形式，探求着那種美是爲何發生，和從何而來的。另一本他讀到的現代著作，則把詩歌當作一種裝表的藝術來看——澈頭澈尾地討論牠，從最優良的文學作品舉出豐富的例證。他從沒有過閱讀文藝書而具有這麼深切的興味，像研讀這幾本書時那樣的。他的新銳的心靈，二十年來都沒有什麼負擔，而且爲欲求的成熟所驅迫着的，正以一種爲一般學生所少有的心力，緊握着他所讀到的東西。

現在，當他從他這優越的地位上回頭一望的時候，他所熟識的舊世界——陸地，海洋和船舶，水手和

貪婪的女人的世界——似乎是一個很狹小的世界了，然而牠又跟這個新的世界攪混起來，而且擴張開去。他的心要求統一，而當他第一次開始看見兩個世界之間的一些聯繫時，他不禁吃了一驚。由於從書本上得來的思想和美的崇高，他也變為高貴的了。這使他比從前更為堅決地相信在他之上的社會像露思及她的家人似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這樣思想並生活下來的。在他生活着的地方之下的是那些卑下的東西，他要擺脫淨過去一向浸染着他的那些卑下的東西，走上上層階級所居住的崇高的王國去。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都為一種模糊的不安所煩擾；他從來不知道他要求的是什麼，但他總之是要求着一些東西，而且在遇到露思之前，一直就徒勞無功地追求着牠。現在，他的不安變成辛辣的，苦痛的了，他終於清楚地而且確實地知道，他必須有的是美，知識，和愛情。

在這幾個星期當中，他看過露思六次，每一次都是一個添加的烟土披利純(*inspiration*)。她幫忙他學英文，糾正他的發音，教他開始學算術。但他們的往還，也並非全部用在初步的學習上面的。他看過的生活是太多了，他的心靈是太成熟了，以致不能完全用來裝載分數，立方根，文法分解和剖析了；他們的談話，有時也轉移到別的主題上面——他最近讀過的詩，她最近研究過的詩人之類。當她高聲朗誦她最喜愛的那些詩節時，他是飛昇到快樂的九重天上去。在他聽見過她們開口說話的女人當中，他從來不曾聽見過像她的那樣的聲音。牠最微弱的一點兒音響，對於他的愛情都是一個刺戟，她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

使他感動和心悸。這乃由於牠的品質，那樣的安詳，那樣的抑揚中聽——這是文化與一個溫柔的靈魂的柔和，豐富，和難以名狀的產物。他一睜眼聽着她，同時，耳邊響着記憶中那些生野的女人和醜婦的噴聲的吵鬧，還有比較沒那麼噴濶的，便是那些勞動婦人和他那個階級的姑娘的粗聲粗氣的噪音。跟着，幻象的西洋鏡便開始活動了，她們像列隊檢閱一般走過他心頭，每一個，一加比較，便增加着露思的榮耀。同時，由於知道她的心正悟解她所誦讀的東西，並因領略書中的思想的美麗而顫慄，他的幸福也爲之提高了。她給他誦讀了「公主」（譯註一）篇中的許多詩句，他往往看見她眼裏充滿了淚水，她的愛美的天性是這麼優美地受了激動。這時候，她本人的情緒提高了他，直至他好像就是一位神明；而當他對她注視着，傾聽着的時候，他就彷彿在注視着生命的面目，讀出牠的最深奧的祕密。於是，到了察覺他所獲得的敏銳的感覺性是這麼高，他便決定了這就是愛情，而這種愛情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事物；而一經重溫舊夢，在記憶的走廊中便會閃過往日一切他所熟知的激動與熱中——酒的陶醉，女人的溫存，粗魯的玩笑，和你情我願的比武——但這一切比起他現在享受着的這種崇高的情熱，就好像是卑微而毫不足道了。

這種情形，在露思是不大了了的，她從來沒有過任何心的經歷。這方面她的唯一的經驗，便是這些書本上的東西，那裏，日常生活的事實，早已由幻想轉移到非現實的仙境中去；她也不大知道這個老粗的手正爬進她的心中，而且把一些有一天會燃着並在她身上湧起烈火的波濤的密封的力量，藏進那裏面。

去。她不懂得實際的愛情之火。她的愛情的知識，是純然理論的，她把它看作是發着微光的火焰，輕柔得有如露水之下降或安靜的流水的漣漪，柔和得有如夏夜的天鵝絨般的暗黑。她的愛情的觀念，充其量也無非是一種芬芳而微亮的，在輕盈安謐的氣氛中，溫柔地供奉着那可愛的人兒的安靜的熱情。她做夢也不會想到會有像火山爆發般的愛情的大衝動，牠的酷熱，和只餘灰燼的荒丘。她既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也不懂得世界的力量，生活的深淵，在她只是個幻想的海洋。她的父母的夫婦之愛，構成了她的愛情結合的理想的，她期待着有一天會成爲事實，沒有震驚或挫擊，和可愛的人兒去過這同樣的安靜甜蜜的生活。

◎便是懷着這樣的心情，她把馬丁·伊登當作一種新奇，一個奇異的人物來看待，她也把他對她發生了的影響，同樣看成是新異與離奇。這完全是自自然然的。當她在萬牲園裏瞧着那些猛獸，或者目擊着一場大風暴，或是因一道奪目的電光而發抖的時候，她曾經同樣的經驗過不尋常的感情。在那樣的事物中，是有着宇宙性的東西在的，在他這個人身上，也正有着一些宇宙性的東西。他呼吸着磅礴的大氣和廣大的空間，來到了她身邊。熱帶的太陽的光輝，還留在他的臉上，在他突漲的，有彈力的筋肉中，正有着泰初的生命的精力。他曾給那個盡是粗魯的人與粗魯的事的神祕的世界所傷殘和恐嚇，即使是他這個世界的前哨，也已開始出乎她的視野之外了。他是未經教養的，生野的，而暗地裏，由於事實上他是這麼溫柔地握她的手，她的幻想給輕輕觸動了。同樣的，她也爲一種變生野爲馴良的普通的衝動所打動。這是一個無意識

的衝動；而遠非她的思想所及，她的要求，却是把他整個兒重新捏成一個同她父親一個樣子的人物，這型的人物，她相信便是世界上最優良的。由於她的經驗，她也無從去懂得，她從他身上得到的那種廣大無涯的感覺便是事物中最廣大無涯的東西——愛情，它以同等的力量，把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撮合在一起，使牡鹿在春情發動期互相殘殺，甚至還使那些原素也無可抗拒地結合起來。

他的迅速的進步，是一個驚奇與興味的源泉。她在他身上發現出意想不到的優良的品質，牠好像要發芽了，一天不同一天，恰像花木生長在適宜的土壤上。她給他高聲朗誦勃朗甯，而當他對一些可討論的章節提出新奇的解釋時，她常常為牠所困惑。這在她是難於明白的，從他對於男人，女人，和生活的經驗出發，他的解釋，往往遠比她的為正確。他的概念，她覺得有點兒天真，雖然她也常常為他的識見的大膽的高超所激動；牠的運行軌道，在羣星之間是這麼廣闊，她是不能窮其究竟了，她只有坐在那兒，吃驚於那個意想不到的力量的橫衝直撞。於是，她為他——不再是針對着他了——彈琴，用那種高深到連她自己的鍾線也測量不到的音樂去測探他。他的性情之歡迎音樂，正如花朵之於陽光，而從他的單調嘈雜的音樂，到她所爛熟的古典樂曲的轉變過程，是迅速的。然而，他却洩漏出對於華格納和「坦好賽爾」序曲（譯註二）有一種德謨克拉西的愛好，當她給了他一點兒線索，問他，却不彈旁的什麼了的時候。這，以一種直接的方式，表出他一生做人的性格了。他的整個過去是「維紐斯堡」（譯註三）的題旨，她呢，他以為有點

兒跟「巡禮者合唱曲」（譯註四）的題旨相同，從這種音樂把他高舉在那里的境地，他飛步上前，闖進一個善與惡在永恆鬥爭的，精神探索的隱晦的王國去了。

有時，他發問了，使她心裏對於自己的音樂定義和概念的正確性，也生起了一時的懷疑。但她的歌唱他可毫無疑義。這太過整個兒是她的了，他常常坐在那兒，對着她的最高音（soprano）的美妙的旋律驚歎不已。他不能不拿牠，跟營養不良，未經訓練的工女的低弱的口哨和尖聲尖氣的顫音，及海港城市裏那些給杜松子酒破了嗓子的女人的嘎聲的叫喊相比較。她也以給他彈唱為樂。真的，這是她破題兒第一遭有了一個可以為牠彈唱的心魂，而他這個人的易塑的品質，就搓捏來說却是一個快樂；因為她以為她正在搓捏着牠，她的立心原是好的。再說，跟他在一起也快活。他並不使她厭煩。那第一次的反感，實在是她本人未有經驗的一種害怕，這種害怕早已匿跡銷聲了。雖然她自己不知道，她對他已有了一種所有權之感了。而且，他對她還有一種補養的作用。她在大學裏正辛苦地用着功，而從塵封的書本中脫出，享受他這個給她吹拂着的清新的海風，這好像使她又有了新的氣力了。氣力啊！氣力正是她所需要的，而他大量大量的給了她。陪他進這一客廳或是到門邊去迎接他，都可發得生活的勇氣。當他走後，她便帶着更熱切的興味和新貯藏的精力，又回到她的書本上去了。

她懂得她的勃朗寧，但牠從來沒有使她領會：跟心靈遊戲是一樁討厭的事情。當她對於馬丁的興味

增加了的時候，改造他的生活便成爲她的一個熱望了。

「有一位勃特勒先生啊，」她說，一天下午，當文法、算術、和詩歌，都給擋了下來的時候，開頭，他是比較沒有憑藉的，他父親是一個銀行出納員，但他許多年都沒有升進，因肺病在亞利桑那（譯註五）死掉了，所以，當他已經過世，勃特勒先生——他叫查爾斯·勃特勒——便發覺自己孤單單的一個人活在世上。他父親是從澳大利亞來的，你知道，他在加利福尼亞自然是一個親人也沒有啦。他進了一家印刷廠做工——我聽他說過許多次了——開頭，一個星期只得三塊錢。現在他的收入，一年至少也有三萬元了。他怎麼能這樣呢？只因他人又忠誠，又信實，又勤奮，又節省。大多數男孩子迷上了的享樂，他一樣也不要。他定下一個原則，每星期要節省下若干，不管得碰到多少麻煩，也要節省。當然啦，他不久便不只賺三塊錢一星期了，當他的工錢增加了，他節省下來的也越多了。

「他白天做工，晚上便進夜校去。他使自己的眼睛經常注視着未來。不久，他進夜校的中學部了。當他只有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靠排字賺着優厚的工錢，然而，他却是有野心的。他需要的是一種事業，並不是謀生，他樂於爲了根本的利益作目前的犧牲。於是，他選定了法律，進了父親的事務所做一個聽差——你看，是聽差呀！——一星期只得四塊錢。可是，他已經學會怎樣的節省了，就是這四塊錢，他還是繼續剩了錢。」  
她停下來換換氣，並察看馬丁有着怎樣的反應。由於對勃特勒先生的朝氣的奮鬥，他的臉孔是感奮的，然

而他臉上也還有一種不快的神色。

「我看，他們對一個年青小伙子未免太刻薄了，」他說。「四塊錢一個星期。他怎麼能靠牠過活呢？你可以打賭，他一點兒派頭也沒有的。喝，我現在一星期的房租膳費，就要五塊錢啊，你可以相信，這是一點兒也不足為奇。他得生活得像一頭狗一樣。他吃的東西——」

「他自己做飯的，」她打岔了，「用一個小小的火油爐。」

「他吃的東西，一定比伙食很壞的大海船上水手吃的還要壞，那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了。」

「但想想他現在呀！」她熱中地叫道。「想想他得到的收入呀！他從前的清苦，已經得到一千倍的補

償啦。」

馬丁聚精會神地瞧着她。

「有一樁事兒我可以跟你打賭，」他說，「就是啦，現在在他豐衣足食的日子裏，勃特勒先生也不會興高彩烈的了。這許多年，許多年，他讓自己那個少年人的肚子這麼吃法，我打賭，他的肚子現在要吃也不行啦。」

她的眼睛在他的探索的眼光之前下垂了。

「我敢打賭，他已經得了消化不良病啦！」馬丁挑戰地說。

「是的，他有的，」她承認道，「可是——」

「我打賭，」馬丁搶着說，「爲了那三萬塊錢一年，他現在一定古板嚴厲得像一頭貓頭鷹，一點點兒的遊樂也無心理會啦。我敢打賭，看見別人要樂，他也不會怎麼高興的。對弗對？」

她同意的點點頭，又趕忙去解釋：

「可是他並不是那一型的人，他是生成嚴肅的，古板的。他老是這個樣子。」

「他當然只能這個樣子，」馬丁大模大樣地說。「三塊錢一星期，四塊錢一星期，一個小伙子却用一個火油爐自己做飯，存着錢，整天兒做工，整個晚上唸書——儘做工，却從來沒有玩的，永遠沒有一個快活的時間，也永遠不懂得怎麼去弄一點兒快活——不用說，他那三萬塊是來得太遲了。」

他的同情的想像，正在他的心眼中閃射出那個少年的千般萬種的生活，細節和他的成爲一個年入三萬元的人物的狹隘的精神發展過程。由於那繁多的思想的迅速和廣泛，查爾斯·勃特勒的全部生涯，已收進他的視野中了。

「你知道不，」他又補充道，「我替勃特勒先生難過呢。他太年輕了，不懂得怎麼好；但他已經爲了那全部對他無用的一年三萬塊，犧牲掉自己的生活了。喝三萬塊，一大筆錢，現在用起來也抵不過當年節省下的十個銅板呀，當他還是一個小把戲，他的生活便是糖果和花生米，或是進黑人娛樂場尋尋開心的時

候。」

正是這個觀點的一致，嚇了露思一跳。牠們之於她，不僅是新奇的，跟她的信仰是相反的，而且她還常常覺得牠們里面有著真理的胚子，對於她自己的信念，大有擠開並改變牠之勢。假如她還是十四歲而不是二十四歲，她也許已經為牠們所改變了；但她事實上是二十四，性情和教養都是保守的，而且早已在她所生長和養育大的生活裂縫中定型化了。不錯，他的怪異的判斷，當說出來時是叫她心煩的，但她把牠們全歸之於他這一型人的新奇和生活的特別，牠們不久也便被忘却了。然而，當她不同意牠們的時候，隨牠們以俱來的談吐時的氣力，眼光的閃射，臉上的熱誠，却總是感動她，並拉攏她傾心於他。她絕不會想到，這個來自她的天之外的人，在這時候正拿更博大，更高深的見解，炫耀於她的天地之外。她自己的界限便是她的天地的界限；但陝隘的心靈，是只能認識別人的短見的。所以，她覺得自己的眼界實在廣大得很，而他的跟她的發生衝突的地方，正表示出了他的短見。於是，她便夢想着幫助他，去看見她所看見了的東西，去擴張他的眼界，直至牠跟她的是一個樣子。

「可是，我還沒有講完我的故事呢，」她說。「父親說，他的做工，是從來沒有別的聽差可以比得上的。勃勒特先生經常熱心於工作。他總不遲到，他總是在規定的時刻前幾分鐘到了事務所。然而，他還是節省得下他的時間。每一個空閒的片刻，他都供獻給學習。他學習簿記和打字，他晚上還給一個需要實習的法

庭訪員教授速記課，口授給他實習。他很快便成爲一位書記，使自己成爲前途無可限量的人物了。父親很賞識他，看出他一定會飛黃騰達的。他進了法學院，就是依照父親的提示的。他成爲一個律師了，當父親提拔他作爲年青的助手的時候，他難得回到事務所里來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有好幾次反對過參議院。父親說，他可以或爲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只要有缺而他又想做的話。這麼一個生涯，對於我們是一個靈感。牠告訴我們，一個有志氣的人，便能高高超越在他的環境之上。」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馬丁誠懇地說。

但他也覺得，這個故事里面有點兒什麼，跟他愛美與愛生活的感覺是不調和的。他不能從勃特勒先生過的那種吝嗇貧寒的生活找出一個適當的動機來。假如他這麼做是爲了一個女人的愛，或是爲了美的獲得，馬丁是能理解的。虔誠的戀人，應該爲一吻而不辭赴湯蹈火，但却不是爲了三萬元一年的收入呀。他不滿意勃特勒先生的事業。無論如何，那是有點兒卑鄙的。三萬元一年也不錯，但消化不良病與人間幸福的無力追求，已經把這一筆可觀的收入的一切價值全部勾銷了。

這種思想，大部份他已盡力表白於露思之前，嚇了她一跳，並指明了進一步的改造是必要的。有一種普通的偏狹心靈，使人類相信他們自己的顏色、信仰、和政治，是最優良妥當的，而分居在世界上各處的人們，則不如他們的幸運；她的便是屬於這一種。也是這同樣的一種偏狹的心情，使古代的猶太人因爲生下

是來不一個女人而感謝上帝，使現代人分派傳教士到天涯海角去，也使露思想要把一個出身於別的生活角落的人，改造成與生活在她的特殊的角落里的男人們一模一樣。

(譯註一) 英國詩人丁尼生的有名的詩篇。

(譯註二) R.Wagner (一八一三——一八八三) 德國音樂家。「坦好賽爾」是他的一个歌劇(一八四五)描寫歌人坦好賽爾苦戀少女依麗莎白而終於失意，遂在維紐斯堡縱情聲色。後又悔悟，被罰往羅馬巡禮；教皇說，除非其手杖開花，方能赦免他。伊麗莎白爲了爲他贖罪，入修道院，死掉了。萬念俱灰的坦好賽爾回到維紐斯堡，聞教皇的手杖開花，不勝驚喜，遂死於依麗莎白的墓畔。

(譯註三) 「坦好賽爾」里面的樂曲，參看前註。

(譯註四) 「坦好賽爾」里面的樂曲，參看前註。

(譯註五) Arizona 美國的一州。

## 第九章

帶着一個戀人的熱望向加利福尼亞回航，馬丁·伊登從海上回來了。因為他所有的錢都已用光，他曾在那條去探尋寶藏的帆船上當一名普通水手，航海去了；在八個月的探尋歸於失敗之後，梭羅門羣島（譯註一）成了這一次遠征失敗的見證人。那些船員，在澳洲給遣散了，馬丁便馬上搭上一艘大海船回三藩市去。這八個月，不僅使他賺得了足夠在陸上停留好幾個月的錢，而且還使他能夠做了許多研究和閱讀的工作。

他的心是一顆學生的心，做他的學習能力的後盾的，則是他的性格的頑強和他對於露思的熱愛。他帶在身邊的那本文法，他讀了一遍又一遍，直至他的不知疲倦的頭腦精通了牠。他注意到船伴們所用的糟糕的文法，立了心在心里更正並改造他們的言辭的粗鄙。使他十分快樂的，便是發現了他的耳朵越來越靈敏，他的文法的神經，也發達起來了。雙重否定式在他聽來，已經像一個不和諧的雜音一樣刺耳，雖然由於實習不夠，這種刺耳的說話，還是常常從自己的口中吐露出來。他的舌頭，可不能一天內就學會新鮮

的玩意兒。

當他三番四覆地熟讀了文法之後，他拿出他的字典來，一天增加二十個新字到他的語彙里面。他發覺這並非一樁輕鬆的工作，每當握着舵輪或做着瞭望的時候，他不斷地反復唸着他那表列成行的發音和定義，同時使自己硬是記起去睡覺。「從沒做過什麼，」「假如我是，」「那些事情」便是他低聲反復唸着的，帶有許多變化的短語，爲的是想使他的舌頭習慣於露思所說的那種言語。「*and*」和「*ing*」用力地帶着「*u*」和「*o*」去發音，他不知唸過千萬回了，而叫他驚訝的是，他注意到他已開始說着純粹而正確的英語，比較船長大副們和房艙里那些出錢作這次遠征的冒險的紳士們，都還要純粹和正確。

船長是一個眼睛呆滯的挪威人，他不知怎的偶然得到了一部莎士比亞（譯註二）全集，却從來沒有看過牠馬丁給他洗衣服，報酬是允許去接觸這一部寶貴的書。有一個時候，他是這樣的沈潛於這些戲曲之中，於這些幾於毫不費力，便深印在他腦海里的可愛的章節之中，以至於整個世界，就彷彿把自身形成為伊利莎白時代的悲劇喜劇的形式，而他的思想，則正好表現在無韻詩里面。牠訓練了他的耳朵，給了他以領略精美的英文的大好機會；同時，牠又把許多古代的和已廢用的字，輸入到他的心里。

八個月的光陰，是好好地消磨去了，除了學到了正確地說話和高遠地思想之外，他還對自己有了許多認識，與他的謙虛——因爲他懂得是這麼少——一起，還湧起了對自己的能力的信賴。他感到自己跟

他的船伴們之間有一個顯著的級別，而且還聰慧到至於懂得這種差異固在於已有的成績，但尤在於潛在的能力。他能做的，他們也能做；但他覺得身上正有一個激情在騷動，告訴他他的才幹不僅止於做他已做出的事情。他爲世界上那種完成的美所苦惱着，希望露思也能跟他一起分有它。他決定了，他可以把南海美麗的風光，大大地給牠描寫一番。一經想起，他的創造的精神便燃燒起來，而且驅迫他除了露思，還要爲更多的聽衆去再現這些美景了。於是，又堂皇又光榮地，一個偉大的觀念發生了。他可以寫作呀。他可以成爲整個世界由牠而看的眼睛，由牠而聽的耳朵，由牠而感覺的心。他可以寫作——什麼都行——詩歌和散文，抒述與描寫，還有像莎士比亞一般的戲曲。那便是事業和贏得露思的道路。又學家是世界上的巨  
人，他以爲他遠優於賺三萬元一年的，要的話，便可以做高等法院法官的勃特勒先生們。

這個想頭一經萌芽，牠便左右着他了，回歸三藩市的海程就像是一個夢。他爲意想不到的力量所陶醉，覺得他任何事情都做得了。在那廣大而寂寞的大海中，他學到了透視的能力。清晰地，第一次他看見露思和她的世界了。這在他心中是完全歷歷在目，有如一件具體的東西，牠，他能用兩手拿起來，圓潤的轉動，察看。在那個世界中，還有大部份是暗晦的，一片迷朦的，但他是整個的而非局部的看牠，而且，他還看出了去把握牠的方法。寫作呀！這個想頭在他心中像一團火。他一回家，就可以開始的。第一篇他可以寫的，便是描寫那些寶藏獵客的海程。他可以賣給三藩市的某家報紙。他將一點兒也不告訴給露思知道，那麼，到她

看見他的名字出現在報上的時候，便可以驚喜一番。當他寫東西的時候，他可以繼續用功下去的。一天有二十四個鐘頭呢。他是所向無敵的。他懂得怎麼工作，那些城池便會在他面前陷落。他不會作爲一個水手再航海去了；在這一瞬間，他想到了一隻汽艇。也有別的作家有汽艇的。自然啦，他警惕自己，開頭是會慢慢地進行的，過相當時候，他便可以滿足於靠寫作去弄到足夠的錢，使他能夠繼續他的學業。於是，經過相當時日——一段很難於決定長短的日子——當他有了相當學問，把自己準備好了，便去寫作偉大的東西，而他的名字，也便傳誦於所有的人們的嘴上。可是，比較這還要偉大的——無限地偉大過，並且是一切事物中之最偉大的——便是他將證明自己配得起露思。名譽是無往而不好的，但這爲的是露思，他的美妙的夢想這才產生。他不是一個名譽迷，而不過只是一個虔誠的戀人罷了。

回到奧克蘭，口袋里袋着他的數目頗可觀的工薪摺子，他又租下伯納·歇金博沁家里那個住過的房間，開始工作了。他甚至不讓露思知道他已回來。等到他寫完了關於那些寶藏獵客的東西，他會去看她的。由於在他心里燃燒着的那種創作熱情的高熱，節制着不去看她，也並非十分困難。而且，他在寫着的那篇文章，又正是使她更接近於他的。他不知道他須寫多長的一篇東西，他在「三藩市考察報」的星期日副刊上，計算着一篇佔兩面的文章的字數，便拿牠來作標準。三天的工夫，在白熱的狀態下，完成了他的敍述了；當他以易看的大而拙劣的字體，小心地謄抄好了的時候，他從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修辭學上，懂得

還有分段及引用符號之類的東西。這一切都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他便馬上動手把那篇東西從新寫過，不斷參考着那本修辭學，仕一天之內，學到的作文方面的知識，比一個中人之資的學生一年中學到的還要多。當他第二次謄清那篇東西，細心地把牠捲起來的時候，他又在報上讀到一篇舌入門者的文章，發現其中有一條規則，便是原稿絕不能捲起來，也決不能一紙兩面的寫。在這兩方面，他都破壞了這條規則了。同時，他還從這篇東西知道，第一流的報紙，是每一縱欄最低限度付十元的稿費的。所以，當他第三次謄清了原稿，他便拿十元去乘十個縱欄來安慰自己。結果總是一樣——一百塊錢——於是，他便決定這比航海好得多了，如果不是爲了他的懵懂，他早在三天內便完成了。三天內一百塊錢呀！要賺到一樣多的錢，他在海上就得花上三個月以上的時間，一個人，當他能夠寫作而還航海去，那他便是一個大傻瓜，他這樣下了結論了；雖然金錢本身之於他，也並無多大的意義。牠的價值，就是牠能給他以自由，能給他買來見得人的衣服，而所有這一切，便可以讓他更接近——迅速地接近——於那位細長的，蒼白的，會令他的生活翻轉身來並給他以靈感的姑娘。

他把原稿平裝在信封裏付郵，寄給「三藩市考察報」的編輯了。他有這麼一個妄想，以爲任河稿件一被報館接受，便會馬上發表出來的；他寄出那篇稿子是在星期五，他就盼望牠，隔兩天在星期日便能刊登出來。他心里想着，讓這椿事情來通知露思他已回來，那才漂亮呢。那麼，星期日下午，他便可以去看他，同

時，他心裏也爲另一個想頭所盤據着，這，他以爲是一個特別精明，審慎，和不過份的想頭而自傲。他可以爲小孩子們寫一個冒險的故事，賣給「青年之友」。他到公共閱覽室去，把架上的「青年之友」一本本的通通翻了一回。他發現了，連載小說在這個週刊上是常常發表的，通常分五部份登完，每部份約摸三千字。他還找出有幾篇是分七部份的，便決定了寫這歷長的一篇。

他曾在北冰洋上做過捕鯨的航海——那一次航程，原來預定要繼續三年長的，但因爲沉了船，過了六個月便告結束了。他的想像，是善於幻想的，有時甚至於是狂想的，但同時對於現實，他却有一種根深的愛，驅使他不得不寫自己所熟知的東西。他懂得捕鯨，從他對於實際事物的知識出發，他進而製作出一個虛構的冒險故事，預定拿兩個男孩子做搭檔的主人公。這是輕而易舉的工作，在星期六傍晚，便決定動手了。當天，他寫成了第一部份的三千字——這使詹姆很開心，同時却引起了歇金博沁先生公開的嘲笑，在整個吃飯時間當中，他都對這一位在他們家裏發現的「文」人盡其奚落之能事。

馬丁在心中描畫出禮拜日早上，當他的姑夫看到「考察報」上那篇談述寶藏獵客的文章時的喫驚的神情，以此來安慰自己。那天一大清早，他便溜到前門，激動地連忙把那一份有許多張的報紙翻過一遍。跟着他又十分細心地再翻了一回，於是便把牠疊起，照舊放回原處去。關於這篇東西，他還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這是他引爲喜慰的。繼而一想，他終於又認定他是猜錯文章從寄發到在報上登出所需的速度了。

而且，品評他那篇文章的信息還沒有來，而編輯先生，大抵總會先給他來一信的。

早飯後，他繼續寫他的連續故事。字句從他的筆下滔滔流出，雖然他也屢屢擋下筆來，翻開字典查音定義，或是參考修辭學。在這些中斷的時間中，他往往閱讀或重讀一章書；而他拿來自慰的是，當他未從事寫作自己覺得已胸有成竹的偉大的東西時，無論如何，他總還在學習着作文，訓練自己去形成並表現自己的思想。他直勞作至天黑，那時候，他便外出到閱覽室去，巡閱那些雜誌週刊，直至十點鐘那地方關門為止。這便是他一週間生活的程序。每天他寫出三千字，每天晚上他在那些雜誌中間打圈子，筆記下編輯們以為適於發表的小說、論文和詩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許許多多作家們所寫出的，他也能寫，只要給他一點時間，他還可以寫出他們所寫不出來的東西。他看到「書刊消息」上面談到雜誌作家們所得的稿酬的一段文字，很是高興，這並非因為 R·吉卜林一個字得一塊錢，而只是因為第一流雜誌所付的最低稿費率，是兩分錢一個字。「青年之友」當然是第一流的，依照這個稿費率，他已寫就的那三千字，便會給他弄來六十塊錢——那是在海上兩個月的工錢啊！

星期五夜，他完成那篇連續故事了——兩萬一千字長。照兩分錢一個字來算，他計算着，那便會給他弄來四百二十塊錢——很不錯的一週工作呢。這個數目的錢，比他以前任何一次在一個時間當中所有過的都要多。他不知道他怎麼能花完牠。他已開了一個金鑽哩。從那弄到錢的地方，他將經常可以弄到更

多的錢。他計劃着多買幾套衣服，預定許多雜誌，買幾打參考書，那是他在現在還不得不跑到圖書館去查閱的。然而，那四百二十元還有大部份沒用到呢。這叫他煞費躊躇，直到後來才想起給革特魯德屋一個笑人，給瑪利安買一輛腳踏車。

他把那厚重的原稿郵寄了給「青年之友」，於是在星期六日下午，計劃好了一篇談述採珠的文章之後，他便看露思去了。他先就打過了電話去的，她親自到門口去歡迎他。往日熟悉的那種康健的火焰，從他身上噴發出來，像一陣狂風似的襲擊着她了。這彷彿要躡進她的身體裏面去，像一道熱流流過她的血管，拿牠的散播開來的力量使她發抖。當他捏着她的手，注視着她的藍眼睛的時候，他熱烘烘地臉紅了；可是，八個月來太陽晒成的鮮明的赤褐色，却遮掩住了他的赧顏，雖然保護不了那脖子，使牠不為硬領所軋紅。她開心地看到那條紅線，但一轉眼瞟見他的衣服，這種玩笑的心情很快便消失了。衣服實在是合他的身材的——這是的第一套度身做的衣服——他似乎給裝扮得較細長，較整齊了。而且，他的布製的便帽已為一頂軟呢帽所代替，這要他再戴上，跟着便說些感謝他的光臨之類的話。她記不起什麼時候她會感到過這麼快樂，他的這種改變，是她一手造成的，她以此自傲，並燃起了進一步幫助他的野心。

但一切變化中最厲害的，而且最叫她歡喜的是他的說話的改變。他不僅說得更正確，而且還說更流利，他的語彙里已經有了許多新的字眼。但當他激動或熱中起來的時候，他又回復舊時的滑音和字尾的

念漏了而且，一嘗試用他已經學到的新字，往往便發生一種拙笨的遲疑。另一方面與他表達的流利一起，他還表演出一種使她高興的輕鬆與思想的談話。這是他的幽默和開玩笑的老脾氣，會使他成為自己的階級中的一個寵兒的，但一向因為缺乏字眼和練習，他卻不能在她跟前使用。他正好開始決定自己的方位，和覺得自己並非完全是一個闖入者。但他也很想試試——這麼苛求地——譚露思舉起愉快和幻想的步伐，與她一同前進，但却永不敢越出她的範圍之外去。

他告訴她他在做了些什麼事情，和他靠寫作生活的計劃，並打算繼續讀書。但因得不到她的贊同，他失望了。她是不大以他的計劃為然的。

「你知道，」她坦白地說，「寫作也得是一種行業，像任何工作一樣。當然啦，這方面我是什麼也不懂的。我不過憑普通的判斷來說說罷了。你別想做一個鐵匠，要不花上三個年頭去學這一行——也許還要五年，對麼？現在，作家們賺的錢比鐵匠們多得多，所以一定有許多人願意去寫作……試試去寫作的。」

「可是，我就不會是生成適合於寫作的麼？」他反問了，暗地裏爲了自己所說出的話與奢着，而他的敏捷的想像，則在那張巨大的銀幕上投射出全部的景象伴隨着還有許多過去的生活的情景——一些魯莽的，生野的，粗鄙的，和獸性的情景。

這整個混合的幻象，是由光的飛動而形成的，既不致使談話有片刻的停頓，也沒有打斷他那一連串

安靜的思想在他的想像的銀幕上，他看見自己和這位愛嬌而美麗的姑娘面對面的坐着，以優美的英語談着話，在一個盡是書與畫，音樂與文化，一切都為一道穩定的明光照射生輝的房間裏面；而在銀幕的遙遠的邊緣上連接出現又消逝的，則是一些相反的景象，每一個景象都是一幅畫圖，旁觀者的他，隨意想看什麼便看到什麼。他透過動亂的烟雲和陰沉的濃霧，看見這些景色，在奪目的紅色光箭之前，正融化下去。他看見牧童在酒吧裏，喝着猛烈的威士忌，空氣中充滿着穢亵的，下流的話語聲；他看見自己跟他們在一起，喝着酒，用最粗野的說話咒罵着，或是跟他們坐在桌前，在發煙的火油燈下，同時，破碗碟噼啪作響，人們正在週圍玩着紙牌。他又看見自己，腰以上都裸露着，赤手空拳的，在沙斯格漢拿號的水手艙裏，跟「利勿浦老紅」力鬥着；他也看見在那個企圖暴動的灰色的早晨，約翰·羅格斯號上喋血的甲板，大副在死亡的痛楚中站在主艙口射擊着，這位老頭子手上的手槍在噴着火，冒着烟，那些臉孔為激情所扭歪的像野獸般的人們，正尖聲叫噴出下流的粗話，在他週圍倒了下去——於是，他又回到中央的景色上面來，在那穩定的光輝之下，安謐而又潔淨，在書畫的環繞之中，露思正坐在那兒跟他談着話；他看見那架大鋼琴，她不久就會為他彈奏的；他聽見了自己的精彩而正確的說話的回聲：「可是，我就不會是生成特別適宜於

寫作的麼？」

「可是，不管一個人怎樣生成是適宜於打鐵的，」她笑着，「我可沒有聽說過，有誰不經過開頭的學

徒時期，便可以成爲一個鐵匠。」

「你想怎麼勸告我呢？」他問。「別忘記這個，我感覺到我有這種寫作的能力呀——這個我也說不出；我只懂得我有就是。」

「你得去受完全的教育，」這是回答，「不管你最後是不是成爲一個作家。無論你選擇什麼事業，這個教育都是必需的，牠萬不能是亂來一通的，草率簡略的。你應該進中學去。」

「是的——」他開始說：但她隨後想起一點，便即插口說道：

「不用說，你也可以繼續寫作的。」

「我希望必須能夠才好，」他板起面孔地說。

「爲什麼？」她瞧着他有點兒惶惑，因爲她是不大高興他那種堅持所信的固執的。

「因爲，不寫作就什麼中學也進不了。我得生活，買書，買衣服的，你知道。」

「我忘啦，」她笑了。「幹嗎你不生在有錢人家呢？」

「我寧肯要優良的康健和想像力，」他答，「錢，我能設法賺個夠的。但憑這些東西一定能弄到——

「他幾於要說『你』了，跟着又把他的話改爲「一定能弄到一個人。」

「別說『弄到』『弄到』的，」她含嗔地叫道。「這是土話，怪怕人的。」

他臉紅起來，口吃地說：「不錯，我只望你時常糾正我。」

「我……我願意的，」她接不下去地說。「你具有那麼多優良的稟賦，我是要看見你成功的呵。」  
他馬上成了她手中的粘土了，其熱望為她所捏塑，正如她盼望把他模造成她的理想的男性形象一樣。當她指出一個恰好機會，就是中學入學試將在下星期一開始的時候，他立刻自告奮勇，說他會去參加。

於是，她為他彈奏，歌唱，而他則恨不得一口吞下去似的注視着她，飽餐着她的萬千儀態，同時喫驚於為何沒有上百的求婚者，像他那樣傾聽，追求她似的，在那兒傾聽着，追求着她。

(譯註一) Solomon Islands 在南太平洋，新幾內亞之東。屬英國管治。

(譯註二) W. Shakespeare (一五六四——一六一六) 英國大詩人，戲劇家。

## 第十章

那天傍晚，他留了下來喫飯，而極使露思滿意的，便是給了她父親一個良好的印象。他們把航海當作一種事業來談——這是馬丁瞭如指掌的一個題目，摩士先生後來說，他似乎是一個頭腦很清楚的青年。由於避免用「切口」和找尋恰當的話語來說，馬丁不能不慢慢地說話，這使他能把心裏最優良的思想挖掘出來。他較之約摸一年前第一次喫飯時從容得多了，他的羞人答答和謙恭，甚至推薦了他給摩士太太，她對於他的顯明的進步是滿意的。

「他是第一個惹起露思注意的人呢，」她對她的丈夫說，「涉及男人方面，她一向是這麼反常地落後，真叫我耽了多少心事。」

摩士先生驚奇地瞧着他的太太。

「你的意思是想用這個年青海員去弄醒她麼？」他問道。

「我意思是說，只要我有辦法，她絕不會一輩子是一個老處女的，」這是答覆。「如果這位年輕的伊

登能惹起她對一般人發生興趣，那就是一樁好事情。」

「一樁很好的事情呀，」他提出異議了。「但假如是——我們有時得假定什麼的啊，親愛的——假如他惹起她太過特別對他發生興趣呢？」

「不可能，」摩士太太笑了。「她比他大三歲呢，再說，這是不可能的。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放心交我辦得啦。」

這麼樣，馬丁的任務，便給人爲他安排好了；此時他由於阿瑟和諾爾曼的指引，正思量着一件奢侈的事。他們打算禮拜日早上騎腳踏車遊山去，這在起初並沒有打動了馬丁，直至後來他知道了露思也騎一輛腳踏車去爲止。他是從來不騎車，也沒有車子的，但如果露思也騎的話，那麼，現在便是他該開始去學習的時候，他這樣決定了。當他道過再會之後，在回家途中，他踏進了一家腳踏車店，花了四十元買到一輛腳踏車。這已超過了一個月辛苦賺來的工資，可驚地減少了他的存款了；但當他把他將從「考察報」拿到的一百元，及「青年之友」最低限度能付給他的那四百二十元加起來，他覺得，他不過減少了這筆罕有的錢所引起的麻煩罷了。在學習騎車回家的途中，他弄破了他那一套外衣，他也不計較。當天晚上，他借歇金博沁先生店裏的電話找到了一個裁縫，又定做了一套衣服。他推着車子，走上那道狹窄的，像一道避火梯似的緊貼着房子後牆的扶梯，當他從牆邊移開了他的床之後，他發覺在那窄小的房間裏，就只有僅

足容納他自己和那輛腳踏車的空隙了。

禮拜日，他本來打算專門拿來作中學入學試驗的準備，但那篇採珠的文章把他引誘去了，在要再現那心中燃燒着的美與羅曼斯的白熱狀態中，他消磨了那一天。早上，「考察報」沒有發表他的關於探求寶藏的文章，這一事實並不曾挫折了他的精神。爲了寫作，他是太興奮了，由於聽不見兩次的喚叫，他把那一頓豐富的歇金博沁先生始終拿牠來增光他的食桌的禮拜日飯錯過了。在歇金博沁先生看來，這麼一頓飯便是他經世的成功與發跡的廣告，他發揮着關於美國憲法的庸俗的說教，以增加這一頓飯的光輝，說，憲法是給任何一個刻苦工作的人以上進的機會的——至於他的上進的例子，那是他決不會失漏不提的，這便是從一個雜貨店掌櫃升爲「歇金博沁找換店」的老板。

星期一早上，馬丁瞧着未完成的「採珠」嘆了一口氣，便乘車到奧古蘭的中學去。幾天之後，當他查詢他的應考的結果時，知道自己除了文法一科，什麼都失敗了。

「你的文法是很好的，」教師希爾頓告訴他道，一壁透過厚重的眼鏡玻璃，瞪視着他：「但別的科目，你什麼也不懂，實實在在一點也不，你的美國史是討厭的；再沒有別的相當字眼可代用了——討厭的。我得勸告你……」

希爾頓教師停了下來，瞪視着他，其無情和呆板，就像他自己的一枝試驗管。他是一位中學的物理學

教員，一個大家庭，一點微薄的薪金，和一部份選定的人云亦云的知識的具有者。

「是的，先生，」馬丁謙遜地說，有幾分恨不得當時由坐在公事檯前的那位圖書館館員來代替了希爾頓教師的地位。

「我得勸告你，最低限度回到小學去唸兩年吧。再會。」

馬丁並沒有爲了他的落第深受打擊，雖然當他把希爾頓教師的勸告告訴露思的時候，却吃驚於她的受驚的表情。她的失望是這麼明顯，使得他痛惜自己的失敗了，但主要的還是爲着她的份上。

「你看，我說對啦，」她說。「你比那些進中學的學生懂事得多，然而你却考不進去。這是因爲你所受的教育是零碎的，片斷的原故。你需要學習的訓練，這是只有那些熟練的教師才能給你的。你得澈底地打穩基礎。希爾頓教師是對的，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就進夜校去啦。一年半的工夫，就可以使你能夠跳過那多餘的六個月了。而且，這還可以留下白天給你寫作，或者，如果你不能靠你的筆維持生活的話，你也可以拿白天去做別樣的工作的。」

「可是，如果我的白天拿了去做工，晚上又用去上學，我那有時間來看你呢？」這是馬丁的第一個想頭，雖然他壓制着沒有說出來。代替着這，他說：

「要進夜校，在我似乎年紀太大了。可是，這我也可不管，如果我覺得牠還有用的話。然而，我覺得這是

沒有什麼用場的。我能做我的工夫，比他們教我的還要快得多。這只是花費時間罷了。——他想到她和他要獲得她的慾求了——「我拿不出這些時間來。事實上，我沒有時間好浪費的。」

「要學的東西才多呢。」她溫柔地瞧着他；他覺得，跟她作對，他真是一個沒心肝的人了。「物理學和化學——沒有實驗的研究是學不成功的；代數學和幾何學呢，沒有人指導也差不多是毫無辦法的。你需要那些熟練的教師，精通傳授知識的技術的專家。」

他沉默了片刻，思索着一種最不自負的表達自己的說法。

「請別以爲我在大吹法螺呀，」他開始說。「我沒有一點兒攬這個的意思。可是我總覺得，我是一個可以叫作自然的學生。我可以自己學習。我高興學習，正如鳴子的喜歡水。我怎麼學會文法的，你本人就一清二楚啦。我已經學會了許多別的東西——你也許作夢也想不到有那麼多。我不過才開頭呢。等到我獲得——」他躊躇了起來，到了深信發音沒有弄錯，這才說「動力再看吧。現在我對於事物正第一次具有真實的感覺。我正開始去量度當前的境地——」

「請別說『量度』吧，」她打斷了他。

「去對事情弄出個線索來，」他連忙改正了。

「就正確的英語來說，這是什麼意義也沒有的，」她非難着。

他便竭力想去改用一個新的說法了。

「我想說的是，我正開始去弄清楚那地位。」

由於憐憫，她容忍住了；他便說了下去：

「我覺得，知識就像是一間航海圖室。無論什麼時候，當我一走進圖書館便有着這個印象。教師的任務，乃在於用一種有系統的方法，把這個航海圖室的內容教授給學生知道。教師是往這間航海圖室的帶路人——這就完了。並不是他們頭腦裏有什麼東西。一切都在航海圖室裏，他們懂得進去的路，而他們的工作，就是給那些也許會迷失的陌生人指點門徑。現在，我不輕易迷路的。我明白方位。我經常懂得我所站在的地方——啊，說錯什麼了？」

「別說『我所站在的地方』！」

「對啦，」他感激地說——「我所在的地方。但我站在哪兒呢——我意思是說，我在哪兒呢？哦，對了，在航海圖室裏。唔，有些人們（people）——」

「應該說個人的『人』（person）呀，」她改正道。

「有些人是需要帶路的——大多數人都需要；但我想，我沒有他們也能走去。現在，我在那航海圖室裏已花了許多時間了，我正開始懂得我的前程，我所需要去參考的航海圖，和我所需要去探險的海岸。從

我所定準了的航線，我將單憑自己，便可以更快的探出許多東西來。「隊航船的速率，你知道便是那艘最慢的船的速率；教師們的速率也是一樣的情形。他們不能走得快過他們學界中那一羣落後者，而我自己却能比他們給一班學生定的速度走得更快。」

「『獨行的人，走得最快』罷啦，」她對他引用起成語來了。

「可是，我跟你同行也能一樣的快呀！」這是他想衝口而出的一句話，這時候，他正幻視到一個廣大無邊，充滿陽光與星輝的空漠的世界，在那當中，他跟她在雲遊着，他的臂膀圍環着她，而她的淡黃色的金髮，則輕拂過他的臉上。在同一瞬間，他察覺到說話的可憐的不當了！天啊，如果他能那麼編一番話，使她看到他剛才看見的一切啊！他感到心裏頭的激動，像一種渴望難療的痛楚，想把那不請自來的閃過他的心鏡上的幻景，描繪出來。噢，想通囉！他把握到那祕密的邊緣了。這正是大作家們和大詩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成為巨人的緣故。他們懂得怎樣去表現他們所想到的，所感到的，所看見的。在太陽光下睡覺的狗常常叫，但牠們說不出牠們所看見的使牠們叫和吠的東西。他曾常常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的情形便完全是這種情形，一頭狗睡在太陽光下。他看見了高貴而美麗的幻景，但他只能對着靈思又叫又吠罷啦。然而，他可以不再睡在太陽光下了。他可以站起來，睜開眼睛，他可以奮鬥，勞作，學習，直至到有了明察的眼睛和流利的嘴舌，他能使她分有他的幻想的財富。別人已發現了表現的技術，使言

語成爲聽命的僕人，使辭語的組合，比牠們全部個別的意義還有更多的意義。由於瞥見到這個祕密，他深深地感動了，他又神往於那個陽光與星輝的空漠的世界了……直至他驚覺週遭是這麼沉寂，和看見露思帶着一種好玩的神情，眼睛露着微笑的凝視着他。

「我看見了一個雄偉的幻景哩，」他說，當他親耳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時，他的心嚇了一跳。那些說話從哪兒來的？這已恰當地說明由他的幻想所致的談話的中斷了。牠是一個奇蹟。他從沒這麼崇高地想出過一個崇高的思想。但他也從沒嘗試過把崇高的思想編成語言。懂了。都弄明白了。他從沒嘗試過。斯溫朋嘗試過的，還有丁尼生（譯註）還有吉卜林和其他的詩人。他的心猛然想起他的「採珠」來了，他從來沒有敢去惹那大事物，在他心裏像一團火一般的美的精神。當他寫好了牠，那篇東西可就兩樣了。他給那種當然爲牠所有的美的無邊廣大所驚嚇了，他的心又振奮和勇敢起來了，他詢問自己，爲什麼他就不能像別的大詩人那樣，把這種美歌詠在名貴的詩篇裏面。而且，他對於露思的愛戀，裏面就盡是神祕的喜悅和精神的神奇。爲什麼他就不能像詩人們那樣，也加以歌詠呢？他們曾歌詠過愛情。所以他也可以的。天

老爺——

從他的震驚的耳膜，他聽到他的呼喊還在回響。忘形了，他大聲說出來了。血液湧到他的臉孔上，一陣接着一陣的，紅得連原來的赤褐色也遮掩不住了，直至這種羞紅把自己從硬領邊到髮腳跟的展現了出

來

「我——我——請你原諒，」他口吃地說。「我剛好在想着。」

「聽來倒像你在祈禱着呢，」她鼓起勇氣地說，但她覺得自己內心裏正在心驚胆戰。她聽到自己所認識的男人呼神罵鬼，這還是第一次，她給嚇着了，這不僅是作為一個原則和教養的問題而論，而且還因為她的防護森嚴的處女的花園裏，竟來了這一陣生命的狂風，精神上也受了威嚇了。

但她寬容了，而且吃驚於寬容得這麼容易。一般說來，寬恕他什麼事情都並不困難。他並不如別人有過什麼好機會，他是這麼苦苦地用着功，而且也有着成就。她心裏從不會想到，使她這樣和善地對待他的，這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她是溫來地待他的，但她不知道。她沒有方法懂得這個。二十四年來，沒有一點兒愛情事件的止水般的生活，使她不適宜於具有洞察自己的感情的敏感；她，從沒熱中過於實際的愛情的，並不知道她現在就正在熱中起來。

(譯註) A. Tennyson (一八〇九——一八九二) 英國詩人。

## 第十一章

馬丁又回到他那篇「探珠」上面去了，這篇東西，如果不是屢屢由於他想寫詩的企圖而中斷，恐怕早就寫完了。他寫的詩是情詩，由露思給與靈感的，但却永遠寫不完。他不能一天就學會藉高雅的詩句去歌唱。聲韻，韻律，結構，本身就夠嚴重了，而在牠們之上之外，更有一種難於領會，難以捉摸的東西，這種東西，他能從一切偉大的詩歌上面得到，但却不能把牠捕捉，留置在自己的詩歌里面。他意會到的，追求着的，正是這種難以捉摸的詩歌精神的本身，然而捕捉不得。他覺得這好像是一個焰火，一陣溫熱的氤氳的蒸氣，永遠非他所能接觸得到，雖然有時他也幸得捕捉到一點點，把牠們編織進那些以頻繁的調子迴響於腦際的辭句里面，或者是像一陣看不見的美的輕煙，飄蕩過他的幻想界。這是謎一般的東西。他痛感到那種要表達的要求，但只能平凡乏味地喋喋不休，像普通的人們那樣。他高聲誦讀他的不成章的斷句。韻律藉圓滿的韻脚還過得去，聲韻也和成一種較悠長而近於無疵的律動，可是他內心所感到的那種熱力與高度的激情，却是欠缺的。他不能理解，而經過再三的失望，失敗，沮喪，他便回頭寫他的文章去了。散文當

然是較容易的一種手段。

接着「採珠」之後，他寫了一篇談航海事業的文章，另一篇驟於船捉鱉的，第三篇則談東北貿易風。跟着，作爲一個嘗試，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而在中斷他這種試作之前，他早已完成了六個短篇，把牠們分寄到各個雜誌去了。他多產地，緊張地寫着，從早晨直寫到晚上，寫到深夜，除了擋下了到閱覽室去，到圖書館去借書，或是去看露思，他非常快樂。生活是海闊天空的。他處在一種永不冷卻的狂熱之中。一般人以爲只有神們才具有的那種創造的歡喜，便是他的。他週圍的一切生活，腐敗的蔬菜和肥皂水的氣味，他姊姊的不整潔的身軀，歇金博沁先生那一副嘲笑的嘴臉，都像夢一般渺茫了。真實的世界存在在他的心中，而他所寫出的小說，便是從他心中吐露出來的許多真實的片斷。

日子是太短促了，他需要學習的是那麼多。他把他的睡眠時間減縮爲五小時，覺得這樣也可以支持下去。他嘗試過只睡四個半鐘頭，但總是遺憾地又回復到五小時。他恨不得把所有醒着的時間，都用在他所追求的事物的任何一方面。遺憾的是：他往往要停止寫作去學習，要停止學習到圖書館去，要抽身離開那個智識的航海圖室，或是閨廁室中那些充滿着能賣稿的作家們祕密的雜誌。當他跟露思在一起的時候，往往一站起來便走，像是分斷的心弦，他沿着黑黝黝的街道疾馳着，盡可能不浪費時間的趕回家去讀書。最難受的是掩上那本代數學或物理學，擋下筆記本和鉛筆在一旁，閉上他的疲倦的眼睛去睡覺。他

恨那個停止做活的想頭，即使停止的是這麼短的一段時間；而他的唯一的安慰，便是鬧鐘已安排好五小時後便來叫醒他。他頂多不過損失五個鐘頭罷了，到時那吵鬧的鐘聲，便會一下子使他從昏睡中跳出，他便又有一個包含十九小時的光明的白天在他面前了。

這當中，好幾個星期過去了，他的錢越來越減少，而進款却沒有。在寄出了一個月之後，那些給小孩子們看的連續的冒險故事，已由「青年之友」退了回來給他。那退稿的聲明措詞是那麼圓滑，他對於那位編輯是頗具好感的，但他對於「三藩市考察報」的編輯，可並不那麼好感。整整候了兩個星期之後，馬丁寫信給他了。一個星期後，又寫了信去。到底，他過三藩市去，親自去找那位編輯。但他並沒有會到那位大人物，托那塞伯拉斯，（譯註一）一個年紀輕輕，紅頭髮的小廝的福，他把守着大門口呢。到了第五個星期末，原稿郵寄回來給他了，沒有什麼聲明。沒有退稿的附啓，沒有解釋，什麼都沒有，同樣的，他的別的文章，也爲三藩市幾個大報所拒絕了。當他把牠們收回了，便寄去給東部的雜誌，而牠們從那邊被退回來則還要直接了當，常常是附着一張印就的退稿啓事的。

那些短篇小說，也以同樣的方式給退了回來。他把牠們一讀再讀，對牠們是那麼樣的喜歡，他真弄不清楚他們退稿的理由，直至有一天，他從報上才知道原稿通常都要用打字機打就的。那就說明了一切了。自然啦，編輯先生們是那麼忙，他們找不出時間和精力去閱讀手稿的。馬丁租到了一副打字機，花了一天

的工夫去學習使用這副機器。每天他都在把他寫就的東西打起來，以前的原稿一退回來，便又把牠們打起來。當打字的稿子又開始給退回來的時候，他吃驚起來了。他的腮巴彷彿變得更方正，他下的領更含敵意，他又把那些原稿封起來，寄給新的編輯了。

他想起了，他對於自己的作品並非一個勝任的評判者。他試過讓革特魯德評評看。他給她高聲朗讀他的小說。她的眼睛閃耀着光輝了，她驕傲地瞧着他，一壁說：

「不是很了不起麼，你寫出這些東西來？」

「唔，唔，」他不耐煩地問道，「可是這些故事——你覺得怎樣？」

「真是好極了，」這便是答覆，「真是好極了，也真嚇人。我整個兒給打動啦！」

他看得出，她的內心是不大了了的。惶惑的神色，出現在她和氣的臉龐上了。他便等待着。

「可是，你聽我說哪，馬特，」——停了好一會兒之後——「這怎麼結尾的？那個說話那麼吹牛的小伙子弄到了她麼？」

當他把那個在他以為在藝術上已弄得顯明的結局解釋過之後，她便說：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幹嗎你不照這個樣子，寫在故事裏面呢？」

在給她朗讀了好幾篇小說之後，他認識一樁事情了——就是，她喜歡大團圓的結局。

「那篇故事真是好極了，」她言稱道，從洗衣盆上挺直起腰身，一壁打着欠呵，用那通紅的帶蒸氣的手抹着前額上的汗水。可是牠叫我傷心啦。我想哭，世界上傷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想起快活的事情，也叫我快活哪，如果他能娶了她，話那就……你不怪我多嘴吧，馬特？」她看透了似的詢問了。「我不過偶然這樣想起的，因為我太累了，我看，可是那篇故事，反正一樣是了不起——十分了不起的。你打算賣給哪里呢？」

「那是另一回事了，」他笑了起來。

「可是，如果你真的賣了牠，你看能夠得到多少錢呢？」

「一百塊。照價錢說，那是最少的了。」

「唉唷！我才希望你賣了牠啊！」

「這錢易賺吧，唔？」接着他又驕傲地說：「我寫牠只花了兩天。那就是一天五十塊啦。」

他渴望着唸他的小說給露思聽聽，但又不敢。他決定了，他可以等到發表了一些之後再說，到時她就會懂得他一向在做着什麼啦。這當兒，他在勞作下去，從來沒有過一種冒險精神，比這一種驚人的心的王國的探險更猛烈地誘惑着他。他買到了物理學和化學的教科書，於是跟他的代數學一起，思索着那些問題和例證。他認為實驗的證明是真實可信的，他的強烈的幻想力，使他能指出化學藥品的反應，比普通的

學生在實驗室里看到時還要明白。馬丁在那些厚重的書頁中漫遊下去，爲他正在尋求着的理解物性的線索所顛倒了。他從來只將這個世界當作一個世界來接受，但現在他就瞭解牠的組織、能力和物質的作用及相互作用了。關於舊事物的自發的解釋，正不斷從他的心頭湧起。橫杆和轆轤之類迷惑着他，他的心又轉回到海上的鐵橋、橫杆、滑車，和綫盤鉤索上面去了。使船隻能在一片茫茫的洋面航行而不致迷失方向的航海理論，在他是已經明白了。風雨、潮汐的祕密，也顯露出來了，而貿易風存在的因由，則使他疑慮着他之寫出那篇談東北貿易風的文章是否寫得過早。無論如何，他知道他現在能夠寫得更好一些。一天下午，他跟阿瑟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去了，他屏着呼吸，帶着一種虔誠敬畏的感情，參觀了那些實驗室，看着做實驗，聽着一位物理學教授講授功課。

然而他也沒有忽略掉他的寫作。一連串的短篇小說，從他的筆下湧出來了，他也分心到那些較容易的詩歌形式上面去——他在雜誌上看見的那一種——雖然他沈迷地花了兩個星期去寫一個無韻詩的悲劇，但半打雜誌的迅速的退回，却使得目瞪口呆了。後來他發現了亨利（譯註二）他便拿「病院見聞雜詩」做模特兒，寫了若干首海洋詩。這些詩是單純的詩，寫的是光，色，羅曼斯和冒險奇談。他叫牠們做「海洋抒情曲」並判定這是她寫作以來寫得最好的作品。一共有三十首，一天寫一首，一個月內他便完成了，而且還是在每日照例寫完小說之後寫的，這一天的工作，實等於普通成名的作家的一週的工作。勞

作在他完全不算得一回事。這那里是勞作呢。他在找尋着表現的辭句，許多年來，一直封閉在他的木訥的嘴巴里面的美與神奇，現在像一道浩浩蕩蕩的有力的洪流，傾瀉出來了。

「海洋抒情曲」他沒有給任何一個人看過，甚至是那些編者。他已經對編輯們不大信任了。但也並非這種不信任，使他不把「海洋抒情曲」寄出去。在他看來，牠們是那麼美麗，他不得不保留着牠們，等到他敢於把自己寫就的東西唸給露思聽的時候，在一個光輝，遙遠的日子里，跟露思一同去享受。在未到那個時候之前，他把牠們留在身邊，高聲朗讀着，一讀再讀，直至把牠們熟記在心為止。

他利用醒着的時間的每一片刻做活，他在睡夢中也還活着呢；他的主觀的心靈，在那五個鐘頭的休息當中無時不騷動着，把當天的思想和事實，組成離奇的不可能的奇蹟。事實上，他是從不休息的，倘是一個較脆弱的身體和較不堅強的頭腦，恐怕早就要弄得精疲力盡，整個兒崩潰了罷。現在，下午去看露思的次數比較少了，因為六月已來在眼前，她就要在大學畢業，得到她的學位了。文學士呵！——當他想到了她的學位，便彷彿她離開他飛得更遠，非他所能追求得到了。

一個星期當中，她指定一個下午給他，到得遲了，他往往就留下來吃晚飯，之後便聽音樂。那是他的紅字日子。（譯註三）那住宅里的氛圍，跟他居住的地方的是那麼不同，還有與她的親近，每一回都使他的攀援到高處的決心更加牢固。除了他心目中所見的美，和要創造的迫切的渴望之外，他的奮鬥，乃是爲着

她。他首先而且一直是一個戀人。一切別的事物，他都拿牠從屬於愛情之下。比他在思想的世界中的冒險還要偉大的，是他的愛情的冒險。世界本身並不叫人驚奇，因為原子和分子，是依照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的推動組成牠的；使牠叫人驚奇的，是由於事實上有露思生活在牠裡面。她便是他有生以來所懂得，或所夢想到，臆測到的事物中最驚人的事物。

然而，他也常常爲着她的遙遠渺茫而感受到壓迫。她距離他是那麼遠，他真不知道怎樣去接近她。跟他本階級的少女和婦人接近，他是成功了，但他從來沒愛過她們中的任何一個；而他對於她却是真正愛着，而且，她也不僅是屬於別一階級而已的。他的愛把她提昇在一切階級之上了。她是遠方的一個存在——是那麼遙遠，他竟至於不懂得做一個戀人必須做的份內事情——怎樣去接近她。不錯，當他獲得了知識和口才，他已接近了一點兒，談她的話，發現出共同的觀念和喜悅了；可是，這並沒有滿足了他的作爲戀人的渴望。他的作爲戀人的想像已使她神聖化——太神聖了，太精神化了，以致難於跟他在肉身方面有任何的血緣關係。從他身邊把她拉走，使她好像不能跟他結合的，就是他自己的愛情。愛情本身爲他拒絕了她所要求的唯一的東西。

於是有一天，一點兒戒備也沒有，他們兩人之間的鴻溝有一會兒溝通起來了，這之後，當然鴻溝依然存在，但却已狹窄得多。他們曾經在一起吃櫻桃——大而鮮美的黑櫻桃，有着一種像深紅色葡萄酒的果

點汁的。後來，當她給他高聲朗誦「公主」中的詩句之際，他偶然注意到她的嘴唇上正染有櫻桃汁的點呢。這一片刻間，她的神性給損壞了。她畢竟還是血肉之身——也不過是血肉之身罷了，正如他的肉身或任何人的肉身一樣，她也服從着肉身的一般的規律。她的嘴唇也像他的一樣，櫻桃之染紅了牠們，也正如櫻桃之染紅他的。既然她的嘴唇是這樣，那麼她的一切也是這樣的了。她是女人——澈頭澈尾的女人，正像任何一個女人一樣。這種想頭，是驀地里浮上了他的心頭的。這是打昏了他的一個發見，彷彿他已看見了太陽墮落天邊，或是看見了崇拜的貞潔被褻瀆了一般。

跟着，他察覺到牠的意義，他的心便開始急跳起來，要求他對這個女人做出一個戀人該做的事了，她這時已不是另一個世界的精魂，而只是一個有着櫻桃汁能染紅的嘴唇的女人。他因為這個想頭的大胆而發抖，但他整個靈魂兒正在歌唱，而理性，在勝利的歌聲中，也使他深信他是對的。他這種心情的變化，一定是一點兒傳達到了她那里，因為她已停止她的朗誦，注視着他，微笑起來了。他的視線，離開了她的藍眼睛落到她的嘴唇上，那一個紅斑點引得他發瘋。他的臂膀一下子向她伸出來，抱住她，取着往日過着放蕩不羈的生活時所慣用的手法。她似乎也向他傾過身來，等待着，而他全部的意志力却極力要他縮手。

「你恐怕一句也聽不到呢，」她咑咑嘴說。  
於是，她對着他笑了，樂意於看到他的尷尬相；他呢，注視着她那一雙誠懇的眼睛，知道她並沒有臆想

到他所感覺的東西，羞慚起來了。真的，他思想得未免過份一點兒。在他所認識的女人當中，沒有一個會猜想不到的——除了她。而她沒有猜想過，這就是不同的地方。她是不同的。他給自己的粗魯嚇壞了，給她的純潔的天真攝伏了，他又隔着鴻溝注視着她了。橋已經折斷了。

可是這一件偶然的事，還是把他帶得近了一點。關於牠的記憶始終存在，當他最頹唐的時刻，他便熱切地思量着牠。鴻溝再沒有那麼闊了。他已走過了一個比文學士學位或一打學士學位還要大得多的距離。這是不錯的，她純潔，比他夢想到的純潔還要純潔；但櫻桃也染紅了她的嘴唇了。她正如他一樣，也要無情地屈服於自然的規律的。她得喫東西才能生活，當她的腳弄濕了，她便要受涼。但問題並不在這裡。如果她也會感到飢和渴，熱和冷，那麼她也會感到愛情——對於一個男人的愛戀。唔，他便是一個男人呀。幹嗎他就不能是那個男人呢？「現在是我迎頭趕上的時候啦，」他會狂熱地喃喃着。「我得成爲那個男人，我得使自己成爲那個男人，我得迎頭趕上去。」

(譯註一) Cerberus 據希臘神話，是一條把守冥府大門的三頭的狗。

(譯註二) W.E.Henley (一八四九——一九〇三) 英國詩人。

(譯註三) 日曆上凡節日假日之類，可慶祝的，均印作紅色；紅字日子即快活，幸福的日子。

## 第十二章

一天將近傍晚，正當他努力於把頭腦中追逐得發熱並化氣的美感和思想，交織成一首十四行詩的時候，馬丁給叫去接電話了。

「這是一位太太的聲音——一位漂亮的太太的，」叫喚了他的歇金博沁先生嘲笑地說。

馬丁走到屋角里的電話機前，聽到了露思的聲音，便感覺有一陣熱浪濶過了他的全身。在他要寫成那首十四行詩的搏鬥中，他已經忘掉了她的存在；現在一聽見她的聲音，他對於她的愛情像突爾而來的一陣風，捲颺着他了。是那麼樣的一種聲音呵！——又清脆，又甜蜜，像聽到遠遠的一陣微茫的音樂，或更恰當地說，像一個銀鈴，一種完美的八面玲瓏的音色。沒有一個普通的女人有這樣的聲音。那里面有著屬於天神的東西，牠是從別一個世界來的。他是那麼魂銷魄蕩，他幾於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了，然他控制着臉色的變化，因為他知道，歇金博沁先生的一雙貂鼠眼，正在定定的盯着。

露思要說的話很簡單——不過是晚上諾爾曼原要陪她去聽演講，但他却有點兒頭痛；她是那麼失

裏，而她又有入場券，如果他沒有別的約會的話，不知道他肯不肯去陪她走走？

他肯不肯？他竭力去壓抑他的聲音的興奮。這是驚人的事。在她自己的住宅里，他看她看得多了。他從來不敢請她跟他一起，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完全不自由主地，還是站在電話機前跟她談着話，他感到一種想為她而死的無可抗拒的要求，而英雄的犧牲的幻象，在他旋轉着的頭腦里形成了又分解了。他是那麼厲害，那麼可怕，那麼無望地愛着她。現在，她竟要跟他一起上街去，跟他去聽演講——跟他，馬丁·伊登呀——在這瘋狂般幸福的片刻間，她在他之上飛翔得那麼高，就彷彿除了為她而死之外，他便沒有什麼事情好做。這便是唯一適當的，使他能夠表達出因她而感到的那種驚人的崇高的情緒的方法。這便是所有的戀人都具有的，由真愛而來的崇高的克己。現在，他感到牠了，站在電話機前，在一陣火與光的旋風中間，為她而死，他覺得，也便猶如好好地活着，愛着他。他不過二十一歲，而他以前從來沒有戀愛過。

他把聽筒掛起來時，他的手顫動了，由於激動了他的那種亢進，他衰弱了起來。他的眼睛像天使的一般放光，他的臉孔變形了，清除盡了一切人間的塵俗，又純真又聖潔。

「到外邊吊膀子去，噃？」他的姊夫輕蔑地說。「那好歹，你懂得的，上警察所有你的份兒。」

但馬丁還不能從天上落下來。甚至諷喻的粗鄙，也不能使他回到人間。憤怒與吵架，他是不屑的。他看見了一個偉大的幻象，自己就彷彿是一位天神，對於這一條人蛆，他只感到深深的異常的憐憫，他並不瞧

他，雖然他的視線也掃過他身上，然而却看不到他；像在夢中似的，他離開室內穿衣服去了。直至回到自己房間里，在打着領結的時候，他這才恍然覺得有一個聲音不愉快地留在他耳邊。把這聲音考究起來，他認定這就是伯納·歇金博沁最後的一聲狂吠，牠不知爲什麼當時却沒有透入他的腦里。

當露思的住宅前門在他們身後關上了，他傍着她走下台階去之際，他發見自己非常惶惑不安了。陪她去聽演講，這決非一種純粹的幸福。他不知道他應該怎麼辦好。他在街上看見過，像她那一個階級的人，女人總是挽着男人的臂膀的。但他同時又看見過，他們也有並不挽着的；他急想知道，是不是只在傍晚時，或者只在夫婦之間及親戚之間才挽着臂膀。

正當快要走上人行路的時候，他記起了敏妮。敏妮一向是一個固執傢伙。她跟他逛馬路時，曾經一再挑剔他，因爲他走在裏側，而她却早就給他定下一條規矩，就是當一位體面的男人跟一位體面的女人走路的時候，他總是走在外側的。於是敏妮便做成了一个這樣的習慣，就是每當從馬路這一邊轉到那一邊的時候，她便踢踢他的腳跟，提醒他轉換到外側的位置上。他弄不清楚她從哪里學到這一項禮節，牠是不由上流社會流傳下來，而且確是對的。

試試看大概沒有什麼妨害的，當他們走到人行道上時，他這樣決定了；於是便閃過露思的後面，站到他外側的位置上了。跟着，另一個問題又來了。他應該伸出他的臂膀給她麼？他一輩子也沒有伸過他的臂

膀給任何人。他所認識的姑娘們，從來就不挽男人的臂膀的。開頭幾次，她們是隨意的並排走着，後來便是臂膀摟抱住腰身，到了沒有燈光的街上，頭就靠在男人的肩膀上面。然而這一回可不相同。她並不是那一類的一個姑娘。他一定得做點什麼的。

他把傍着她的那條臂膀屈曲起來了——極輕微地，暗中嘗試地，把袖屈曲起來了，並非有意，而只是出於偶然，好像他就是慣於這樣走路似的。於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他感覺到她的手已挽在他的臂上。已經接觸，一種快感的戰慄便走遍了他的全身，片刻間彷彿他已離開堅實的地面，正跟她飛翔在天上。然而，他很快也就回復過來，為一個新的疑難所煩擾着。他們正在穿過街上走去，這將使他走在單側了。而他却是應該走在外側的。因此，他是否應該掉下她的臂膀，轉換位置呢？如果他這樣做去，他不是一定要再次重複那一個臂膀的演習，而且還要一再重複麼？那是有點兒不對的，於是，他便決定了不必跳來跳去，做大傻瓜。然而他還不滿足於他的決定，當他發覺自己已走在裏側的時候，他便匆促地熱烈地談着話，故意做出由於他在說話而忘形了的樣子，這麼樣，如果萬一他的不變換位置是錯誤的話，他的熱中於談話，看來便像是他的失禮的原因了。

他們經過大馬路時，他直接碰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電燈的輝耀之下，我看見了麗枝·康諾利，跟她的嘻嘻哈哈的朋友。他的躊躇只是霎那間事，接着他的手便舉了起來，他的帽子也脫掉掉了。他不能對他

的同伴不忠誠，而他的帽子之舉了起來，也不僅僅是對麗枝。康諾利而發的。她點點頭，大胆地瞧着他，並非以露思那樣的柔和的眼光，而是以一雙嫵媚而又冷酷的眼睛，牠們從他掃過到露思身上，逐一認清楚她的臉孔衣裝和地位。他察覺到，露思也以一雙像鴿子一般羞怯和柔和，然而看人却敏銳的眼睛，在飛快的一瞥之下，上下打量着那位像當時一般工人階級女子那樣，穿着廉價的藍裝，戴着奇形怪狀的帽子的做工的姑娘。

「多漂亮的一位姑娘，」過了片刻後，露思說。

馬丁恨不得能稱讚她一番，然而他說：

「我不知道。我看，這完全是個人的口味問題，可是，她並沒有使我覺得她特別漂亮。」

「嘿，容貌像她那樣整齊的，一萬個女人中也沒有一個啦。真漂亮。她的顏面，就像一面浮影似的輪廓分明。她的眼睛也美麗。」

「你這樣覺得麼？」馬丁心不在焉地問道，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只有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她就在他身邊，她的手挽着他的臂膀。

「我這樣覺得麼？」伊登先生，如果她有了適當的機會去打扮起來，如果他得人教她怎樣去安排自己，你恐怕就會給她引得眼花撩亂，而所有的男人，也恐怕都會這樣的吧。」

「她應該得人教她怎樣說話才是，」他批評道，「不然的話，大多數男人恐怕都不會懂得她。我相信，如果她順其自然地說話，她所說的連四分之一你也聽不懂的。」

「胡說的！當你要提出你的意見來的時候，你跟阿瑟一樣的蹩腳。」

「你忘記開頭會到我時，我是怎麼說話的了。從那時候起，我已經學到了一種新的語言。在沒有學到之前，我是跟那位姑娘一樣說話的。現在，我能夠叫自己充分明白地用你的語言，去說明你不懂得她的說話。你知道，為什麼她要像現在那樣打發自己嗎？現在我正想着些事情，雖然我一向不大想到牠；我正好開始明白……許多事情。」

「她為什麼要那樣呢？」

「許多年來，她天天在機器傍邊做着長時間的工。年青人的身體是易變的，辛勞的工作，可以隨工作的性質像一團油灰似的搓捏牠。我在街上碰到的許多工人，只要看一眼，我便說得出他們的職業。瞧我，幹嗎我在東搖西擺地走路？因為多年來我就在海上過活。如果我趕那麼多年的牛，當我的身體還是年青易變的時候，我現在就不會搖搖擺擺，却早成爲彎腿的了。那位姑娘也是一樣。你看出了她的眼睛如我所說是冷酷的。她從來沒有人庇護過她。她得自己照顧自己，而一位年輕的姑娘，不能一面自己照顧自己，一面還保持著她的眼光和藹，溫柔像……比方說，像你的那樣的。」

「我看，你是對的，」露思以低沈的聲音說。「太糟糕了，她是一位那麼漂亮的姑娘呢。」

他瞧着她，看到她的眼睛流露出憐憫的光芒。於是，他記起了他是愛着她的，對於那讓他愛她，讓他手挽手地陪她去聽演講的幸運，他驚愕得茫然了。

「你是誰，馬丁·伊登？」當夜，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之後，他對着鏡子詢問自己了。他長久地，好奇地注視着自己。「你是誰！你幹什麼的？你是什麼出身？你的出身，理應只配像麗枝·康諾利一類的姑娘。你只配跟勞苦的人們，跟一切下賤的，粗俗的，不美麗的東西在一起。你只配在臭氣薰天的骯髒環境中，跟公牛和老粗們在一起。現在，那兒就有著發霉的蔬菜。那些便是在爛掉的馬鈴薯。嗅嗅哪，你這混蛋！——嗅嗅牠們哪。然而，你仍然胆敢去打開那些書本，去傾聽那動人的音樂，去學會愛好美麗的繪畫，去說純正的英語，去想非你們那一類人所應有的思想，去讓你自己擺脫開那些公牛和麗枝·康諾利們，而愛上一個離開你十萬八千里，住在星星裏面的蒼白的女神。你是誰？你幹什麼的呀？你這混蛋！你想迎頭趕上去麼？」

他對着鏡中的自己搖着拳頭，然後坐在床邊，眼睛張得大大的，去作了一會兒空想。後來，他便拿出筆記本和代數學來，讓自己沈迷於二次方程式中，而時間却一小時一小時地溜走了，星光已經黯淡，黎明的灰白的曙色，正傾湊進他的窗前。

## 第十三章

每當和暖的下午，便集合在市政廳公園里的那一羣滔滔雄辯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動階級的哲學家們的難題，對於馬丁的發現是有關係的一個月中有一兩回，當騎着腳踏車往圖書館去而經過公園的時候，馬丁便下了車，傾聽着他們的辯論，而且每一回都是勉強走開的。辯論的聲調，比摩士先生餐桌上的要低沈得多。那些人並不肅穆莊嚴。他們很容易發脾氣，彼此罵着而賭咒和穢穢的暗語，則也常常掛在他們的口頭。有一兩次，他看見他們打起架來了。然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的思想的質料上總像有點兒生動的東西在。他們的談鋒之刺戟他的智慧，比摩士先生的保守而沈靜的武斷利害得多了。這些人，他們大大地傷害着英語，像瘋子似的指手劃腳，以一種原始性的憤怒彼此進攻着對方的觀念的，彷彿總比摩士先生和他的好搭擋勃特勒先生有生氣得多。

在公園里，馬丁好幾次聽見過引用赫爾培特·斯賓塞（譯註一）但一天下午，一位斯賓塞的信徒出現了——一個衣衫襤襤的流浪漢，穿着一件骯髒的外套，近咽喉的地方鉗子緊緊扣着，好掩遮着里面

的沒有襯衣。在許多烟卷的烟氣和無數烟草唾液的吐唾之間，真正的戰鬥發動起來了，當中，那個流浪漢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論點，甚至當一個社會主義的工人嘲笑道：「沒有神，只有『不可知』」而斯賓塞便是他的預言家」的時候。馬丁弄不清楚討論的是什麼，當他騎車往圖書館去的時候，他懷着對於斯賓塞的新產生的興趣，而且因為那個流浪漢常常提及「第一原理」，馬丁便把這一本書借出來了。

於是，大的發現開始了。從前他曾一度要試讀斯賓塞，並選着「心理學原理」來開始，但正如讀不通布拉瓦茨基夫人一樣，他也同樣沮喪地失敗了。那本書他並沒有懂得，沒有閱讀便還回去了。然而這一夜，在代數學和物理學及努力寫作一首十四行詩之後，他躺在床上，打開了「第一原理」了。早晨發現他還在讀着。要他睡覺是不可能的。那一天，他也沒有寫作。他躺在床上，直至他的身體倦了，那時他便試那硬地板，仰臥着，讀書高高的懸空拿着，或者交替的側躺着。那一夜他睡覺了，翌晨做了他的寫作工作，跟着那本書又引誘着他，他便躺下來，又讀了整個下午，忘掉了一切，也忘掉了那便是露思定下給他的一個下午。他對於身外的現實世界有了第一個知覺，便是當伯納·歇金博莽撞地推開了門，質問他是否以為他們在開着酒店時的事情。

馬丁伊登一向為一種好奇心所左右着。他想知道一切，正是這一種欲求使他壯遊漏世界。但他現在從斯賓塞才知道：以前並沒有懂得什麼，而且也永遠不能懂得什麼，即使他繼續他的航海與漫遊下去。他

不過掠過了事物的表面，觀察着分離的現象，積蓄着事實的斷片，做着膚淺的小綜合——在幻想與偶然的，易變的，雜亂的世界中全無聯繫的一切。鳥類飛翔的機構，他是觀察過而且理解清楚了的；但作為有機的飛翔機構的鳥類是從哪里發展下來的，要把這麼一個過程弄明白的想頭，却始終沒有闖進過他的頭腦中。他從沒想到過會有這麼一個過程。鳥類之所以為鳥類，是猜想不到的。牠們一直就是鳥類。牠們生成是鳥類就是了。

正如談到鳥類是如此，談到一切也都是這樣。他在哲學上無知的輕率的探求，並沒有結果。康德（譯駐二）的折衷的形而上學，給了他一條對什麼都毫無用場的鑰匙，牠的作用，只不過使他懷疑他自己的智力。同樣的，他對於進化論的探求，也只局限於羅曼尼斯（譯註三）所著的一本毫無用處的技術上的書。他什麼也不懂，他所得到的唯一的觀念，便是進化論即一羣具有多而難懂的字彙的小人物所弄的乾燥無味的理論。而現在，他懂得了進化論並非僅僅是理論，而是可信的進化的過程；科學家們不再反對牠了，他們不同的地方，只在於進化方法的認識上。

而這兒便是斯賓塞那個傢伙，給他把一切知識組織起來，使一切事物都統一起來，探求出最基本的真實，在他嚙驚的注視之下，提出一個那麼具體可見的世界，就像是水手們做好放在玻璃盒里的一個船模兒一般。沒有變化莫測，也沒有偶然。一切都是規律。鳥的飛翔，是服從着規律，而一團孵化的黏性物質扭

轉了，蠕動了，伸出腳和翼來，成爲一隻鳥，也是服從着這同一的規律。

馬丁爬上了知識生活的一個高峯又一個高峯，現在，他正站在一個空前高聳的峯巔。一切隱藏的事物，都將牠們的祕密暴露出來了。他因爲大覺大悟而沈醉了。夜間，睡着了，他在大規模的夢魘中跟神們一起過活；白天醒着的時候，他像一個夢遊病者似的蕩來蕩去，以一種心神恍惚的眼光，注視着他剛好發現了的世界。吃飯時，他聽不見那些瑣屑的閒談，他的熱望的心，在探求着眼前的一切事物的原因與結果。在碟子裝着的肉類上面，他看出那個照耀着的太陽，把牠的能力的本源追溯起來，經過牠的一切的變形，直至萬千里外；或是把牠的能力引伸到那支使他能切肉的臂膀的活動的筋肉上面，引伸到那個指揮筋肉去作切肉動作的頭腦上面，直至在心目中，看見了那同一的太陽輝耀在他的頭腦裏面。他給新的啓示弄得神魂顛倒了，他聽不見詹姆低聲說着的「傻事」，看不見他姊姊臉上的不安，也沒注意到伯納·歇金博沁的手指的閑閑轉動，從這上面，他對於他的內弟的正在轉動着的心機，傳出了一個暗示。

從某一方面說來，最深刻地給了馬丁印象的是智識——一切的智識的相互關係。他曾經由於好奇而想懂得各種事物，他無論獲得什麼，他都一一放進腦子裏面各個分離的記憶室中。這麼樣，關於航海的智識，他有了一個巨大的貯蓄。關於女人的智識，他也有一個頗可觀的貯蓄。然而，這兩方面的智識是各不相關的。在這兩個記憶貯藏室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比方說，在智識的穢物中，一個歇斯迭里的女人，跟

一條在大風中迎風駛去或停泊下來的帆船之間應該有若干關係，這他恐怕早就以為是可笑和不可能的了。然而赫爾培特·斯賓塞已指示了他，不懂這並不可笑，而且也不可能沒有關係。一切事物都與別的一切事物有關，從大空中最遙遠的一顆星，到某人腳底下一粒沙的無數的原子。

這一個斯的概念，對於馬丁是永恆的驚訝，他發覺自己已不斷從事於探索太陽光下的及太陽彼面的萬物之間的關係了。牠表列出了最不相符的事物，直至終於把牠們之間的關係——在愛情，詩歌，地震，火，響尾蛇，虹，寶石，小產，晚霞，獅吼，發光的瓦斯，食人風俗，美，謀殺，橫杆與支點，煙草等之間的關係——全部建立起來了，這才不再苦悶。這麼樣，他把整個宇宙結合了起來，拿起牠，瞧着牠，或是巡迴遍牠的側路，小徑，叢林，並非作爲一個在重重祕密中探求一個未知的目的的喫驚的遊客，而只是觀察着，表記着，和熟悉那兒一切該知道的事物。他懂得越多，他越熱情地讚美宇宙，人生，和這一切當中的他自己的生活。

「你這傻瓜！」他對鏡中的映象叫道。「你要去寫作，你試着寫作了，可是你頭腦中却沒有什麼可寫的。你頭腦里有些什麼呢？——一些幼稚的見解，一點兒半生熟的感情，一堆未經消化的美的印象，一大團漆黑一團的無知，一顆爲愛情而燃漲的心，和一種大如你的愛情，無用如你的無智的野心。可是你却要去寫作！哼，你不適才正好開始去收藏一些供寫作的東西呀。你要去創造美，但當你一點兒也不懂得美的性質的時候，你怎麼能夠呢？你要去寫出人生，但你還毫不懂得人生的本質。你要去寫出這個世界，但這個世

界對於你還是一個中國的謎；就是你能夠寫出來的一切，恐怕也只是寫着你對於存在的梗概所不懂得的地方罷了。可是，振作起來吧，馬丁，好孩子！你將來總歸可以寫作的。你懂得一點點，很少的一點點，然而你現在已經走上將懂得更多的正確的道路。有一天，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你也許會懂得一切可以懂得的東西的，那時候，你寫作吧。」

他把他這個大發現告訴給露思知道，想與她分享這一切的快樂和神奇。但她似乎對這一回事並不知怎樣熱中。她默然聽着，有幾分好像從她自己的研究，已經懂得了這個似的。這並不如激動他那樣，深深地激動了她。如果不是他推斷定牠之於她，並不像牠之於他那麼是新鮮的事，他恐怕早就要驚奇起來的了。阿瑟和諾爾曼，他發現了是相信進化論和讀過斯賓塞的，雖然這好像沒有給了他們什麼生動的印象；而那個戴眼鏡，濃密的頭髮向後梳的青年，威爾·奧爾尼，則討厭地嘲笑着斯賓塞，重複着那一句警句：「沒有上帝，只有『不可知』」而斯賓塞便是他的預言者。」

然而馬丁饒恕了他的嘲笑，因為他早已開始發現，奧爾尼並非愛着露思。後來，當他從種種小事情上，知道奧爾尼不僅不愛露思，而且還對她有着確實的憎惡，他是目瞪口呆了。馬丁可不能了解這個。這是他不能拿來跟宇宙間一切別的現象相關聯的一點現象。但無論如何，他總覺得可憐這個青年，因為他的品性中有一個大缺陷，妨礙着他去賞識露思的嫋雅與美麗。有好幾個禮拜日，他們騎着腳踏車到山上去，馬

丁有了充分的機會，觀察到露思與奧爾尼之間並無挽手的情事。後者跟諾爾曼親密地在一起，拋下阿瑟和馬丁跟露思作伴，爲了這，馬丁當然是感激的。

那些禮拜日在馬丁是了不起的日子——最了不起是因爲跟露思在一起，也因爲他們將他與她那個階級的青年同等看待而了不起。儘管他們受過多年條理整然的教育，他覺得，自己在智力上跟他們是一樣的。而跟他們一起談話的時間，正是他實地應用他那麼苦苦地學習過來的文法的大好機會。他已拋開了那些談禮節的書，又回復讓直接觀察去指示他以合度的舉止了。除了因爲興奮而忘形之外，他經常地當心着，敏銳地留心他們的舉止，學習着他們的小懶懶和行動上的風雅。

斯賓塞不大被閱讀的這一事實，有一個時期是馬丁驚訝的泉源。「赫爾培特·斯賓塞麼——」圖書館里坐在公事幕前的那位館員說：「哦，是的一個偉大的心魂。」但那位館員却似乎毫不懂得那個偉大的心魂的內容。一天傍晚，吃飯了，勃特勒先生也在座，馬丁把話題轉到斯賓塞身上了。摩士先生極力非難那位英國哲學家的不可知論，但也承認未讀過「第一原理」，而勃特勒先生則宣稱，他沒有耐性讀斯賓塞，一行也沒有讀過，而且沒有他也可以好好的過活。疑惑浮起在馬丁的心頭了，要不是他個性是那麼強，他也許已接納一般的意見，而把斯賓塞拋棄了。但事實上，他覺得斯賓塞對於事物的解釋是叫人心折的；正如他對自己說過似的，拋棄斯賓塞，便等於一個航海家把羅盤和經線儀拋下海中一樣。所以，馬丁便

繼續對進化論做着透澈的研究，越來越精通這個問題，由於千百個不偏不倚的作家的證實的報告而信服了。他越研讀得多，他越發現智識分野中還有許多長林未經開發。而對於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的埋怨，便成為他經常的訴苦了。

有一天，因為日子太短了，他決定放棄代數學和幾何學了。三角學他甚至還沒有嘗試過呢。過後，他又從他的課程表上除去了化學，只保留着物理學。

「我不是一個專家，」他對露思辯護道。「我也不想去做成一個專家。專門的領域太多了，一個人一輩子也把握不到牠們的十分之一。我得追求一般的智識。當我需要專家們的工作的時候，我可以參考他們的書。」

「可是，你自己似乎還沒有那種智識呢，」她反駁道。

「用不着有的。我們從專家們的勞作上佔到便宜啦。這便是他們的用處。我進來的時候，我看見打掃烟囱的在工作，他們便是專家。當他們弄好了，你們便享用乾淨的烟囱了，但一點也不懂得烟囱的構造。」

「那未免牽強附會了，我看。」

她好奇地瞧着他，他覺得，在她的注視和態度上有著一種譴責。但他却相信他的立場的正確。  
「所有一般問題上的思想家——事實上，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心魂——是依靠着專家們的。赫爾

培特·斯賓塞就是這樣。他把千千萬萬研究者的發見綜合起來了。達爾文（譯註四）也是的。他利用了種花的和養牲口的所懂得的一切知識。」

「你對的，馬丁，」奧爾尼說。「你知道你要追求的東西，露思却不。她甚至連自己所追求的東西也不知道。」

「……哦，是的，」奧爾尼趕忙說下去，支開了她的回駁，「我知道，你叫這個做一般文化。可是，你研究什麼都沒有關係的，如果你要的是一般文化的話。你可以學法文，可以學德文，或兩樣都丟開，學世界語，你還不是一樣得到文化的氣派。爲了同一的目的，你也可以學希臘文或拉丁文，雖然這對你絕不會有什麼用處。然而，這也還是文化呀。哼，露思還學過撒克遜文，（譯註五）學聰明了呢——兩年前了，現在她記得的，全部就只有『當可愛的，下着陣雨的四月天柔媚宜人時』了——不是這樣唸的麼？」

「可是，這還不是一樣給了你文化的氣派，」他笑了，再度支開了她，「我懂的。我們都是個半斤八兩。」

「可是你說的文化，好像它應該是什麼東西的手段似的，」露思叫道。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她的面頰上現出了兩塊緋紅。「其實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哪。」

「可是，那却不是馬丁所需要的。」

「你怎麼知道？」

「你需要什麼，馬丁？」奧爾尼問，嚴正地轉向着他。

馬丁覺得很不安，懇求地瞧着露思。

「是的，你需要什麼呢？」露思問。「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唔，不用說我需要文化，」馬丁吞吞吐吐的說了。「我愛美，而文化將讓我對美的東西有一個更完美，更親切的領會。」

她點點頭，現出勝利的神氣。

「鬼話，這你是知道的，」這是奧爾尼的批評。「馬丁追求的是事業，不是文化。在他的場合，文化與事業的合一，不過是偶然的事情罷了。如果他想做一個化學家，文化就用不着了。馬丁需要的是寫作，但他不敢這麼說，因為這麼一說便要叫你猜錯啦。」

「幹嗎馬丁要寫作呢？」他說了下去。「因為他並不富錢。幹嗎你充滿一腦子的撒克遜文和一般文化呢？因為你用不着出去謀生。你爸爸照料着你。他買衣服給你，還有其他的一切。我們的教育，你的和我的，阿瑟的和諾爾曼的，有什麼鬼用場？我們一身浸透了一般文化，如果我們的老子今天失敗了，我們明兒就要參加教師的檢定去。你能夠得到的最好的職位，露思呵，便是鄉下的學校，或供膳宿的女塾的音樂教

師。」

「請問，你做什麼呢？」她問。

「也不會是好差事。我可以一天賺塊半錢，做普通的工；我也許入漢萊小學做一名教師——注意，我說的是『也許』，我也許到週末便要因為全部無能給攏出來。」

馬丁密切注意地聽着這一場辯論，他一面深信奧爾尼是對的，一面因為他對露思那種頗驕傲的態度而氣憤。他聽着一個新的愛情的概念在他心上形成了。理性對於愛情並無作用。他所愛的女人道理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愛情是超出理性之上的。如果真有這麼一回事，她並不充分領會他對於事業的需要，那也不會使她短少一絲兒的可愛。她是完全可愛的，她怎麼樣思想，對她的可愛並無影響。

「你說什麼？」對於奧爾尼的打斷了他的思緒的問題，他回答了。

「我說，我希望你別那麼傻，還去拚命攬拉丁文。」

「可是，拉丁文不光是文化呀，」露思插口說。「牠是一種修養。」

「喂，你打算去學牠麼？」奧爾尼堅持着。

馬丁非常為難了。他知道露思正熱切地期待着他的答覆。

「我恐怕我分不出時間來，」他終於說了。「我想學，可是我沒有時間。」

「看哪，馬丁並非追求着文化，」奧爾尼高興得跳起來了。「他正努力要獲得某種地位，要做某種事情。」

「哦，可是牠是一種精神的鍛練，一種心靈的修養呵。牠就是做成有訓練的心靈的東西。」露思有所期待地瞧着馬丁，好像等着他改變他的見解一般。「你知道，足球球員在參加大決戰之前，就得去訓練。拉丁文之於思想家，也有同樣的作用的。牠訓練。」

「昏話！當我們還是小把戲的時候，這便是他們對我們說過的話。可是那時候，他們有一件事情沒告訴過我們。他們讓我們到後來自己發現了牠。」奧爾尼要賣弄關子的歇了一下，然後說道：「他們沒有告訴我們的，就是每一個君子人都要學過拉丁文，可是沒有一個君子人要懂得拉丁文。」

「那麼說是不公平的，」露思嚷道。「我知道，你不過爲了要迴避什麼，便轉移着話題。」

「這是聰明的，」這是他的反駁，「但也公平。唯一懂得拉丁文的人們，便是藥劑師，律師，拉丁文教授。如果馬丁想做成他們中的一個，那我算猜錯了。然而研究斯賓塞究竟所爲何來？馬丁剛好發現了斯賓塞，而他便熱中於他。爲什麼？因爲斯賓塞正帶着他到某個地方去。斯賓塞不能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的，也帶不了你。我們並不需要到什麼地方去。你有一天要結婚的，而我可做的事，便是聽從那些將來料理我父親遺留給我的金錢的律師和代理人。」

奧爾尼站起來走了，但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做了一番臨別的贈言。

「你別干涉馬丁吧，露思。他知道什麼是他最適宜做的事。瞧瞧他完成了的工作哪。他叫我不時感到厭悶——討厭自己，感到自己的丟臉。說起來，他現在比阿瑟，諾爾曼，我，你都更懂得世界，人生，和人們的地位，和一切，儘管我們學過什麼拉丁文法文，撒克遜文和文化。」

「可是露思是我的教師呢，」馬丁講義氣地回答了，「我之學到了這一點點，是她的功勞。」

「胡說！」奧爾尼瞧着露思，他的表情是惡狠狠的。「我看，也許你跟着就要告訴我，你讀斯賓塞也是由她介紹的吧——只是你沒有說出來罷了。她一點兒也不懂得達爾文和進化論，正如我全不懂得所羅門王的財富一樣。前些時候，你向我們提起的斯賓塞的某個詰屈聱牙的定義是怎麼說的？——那不確定的，不連貫的同類性東西呀。向她提起吧，恐怕她一個字也不懂呢。你知道，那並不是文化。哼，得啦，得啦！如果你拚命學拉丁文的話，馬丁，那我可瞧不起你。」

這當中，對這個辯論感到興味的馬丁，已經覺得這裏面同時也有一種厭倦在。這談到的是研究與功課。涉及智識的基礎，而牠的學童般的調子，跟他內心里掀動起的大心事矛盾起來了——跟那種使他的手指像鷹爪似的曲起來的對生活的抓握，跟那種使他痛楚的宇宙性的顫慄，跟那種新近才有的，要支配這一切的意識，矛盾起來了。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詩人，漂流到一處陌生的海岸，充滿着美的力量，踉蹌着，

口吃着，徒然想用這新地方的同胞的粗獷生野的聲調去歌唱。他就是這樣覺得的。他充分感受着痛苦地感受着偉大的森羅萬象。然而，他却不能不在學童的課題之中慢慢地摸索着，辯論着他是否應該學拉丁文。

「拉丁文對這個有什麼鬼用場？」那天晚上，他在鏡前發問了。「我希望死人別再管生人事，幹嗎我跟我心中的美，要受死人管束呢？美是活的，永存的。語文呢，來了，又去了。牠們是死人的屍灰。」

他的第二個想頭，便是他已把他的意見說得清清楚楚；他睡覺去了，猜想着為什麼在露思面前不能照這個方式說話。當他在她跟前的時候，他不過是一個學童，有的是一副學童的嘴舌。

「給我時間吧，」他大聲說道。「只要給我時間就行啦！」

時間！時間！時間！這便是他的無窮盡的呼籲。

(譯註一) Herbert Spencer (一八一〇—一九〇三) 英國哲學家。

(譯註二) I. Kant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 德國哲學家。

(譯註三) G. J. Romanes (一八四八—一八九四) 英國心理學家和動物學家。

(譯註四) C. R.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 英國博物學家。

(釋註五) 原指條頓族北日耳曼人的語言。自英格蘭爲他們征服後，乃成了英語中的一個要素，與拉丁的語源對稱。

## 第十四章

這並非爲了奧爾尼，然而儘管有露思，有他對露思的愛，他終於還是決定不學拉丁文了。他的時間便是金錢。比拉丁文更重要的是那麼多，以有力的聲音喧叫着的學科是那麼多。而且，他也必須寫作。他必須弄到一點錢。他還沒有過主顧呢。近四十篇的原稿，在跑着沒有盡頭的雜誌的圈子。別人是怎麼幹的呢？他在公共閱覽室里花了長長的時間，查看着別人所寫出的東西，熱心地批判地研究着他們的作品，拿牠跟自己的比較着，渴想知道，渴想知道他們發現了的那種使他們能賣出稿子的祕密的戲法。

對着那一大堆了無生氣的印刷品，他驚訝起來了。沒有光，沒有生命，沒有色彩從牠放射出來。那裏面並沒有生命的呼吸，然而，牠賣出了，兩分錢一個字，二十元一千字——報上的補白這麼說過的。他給那無數的短篇小說弄得惶惑起來了，那寫得是輕鬆的，巧妙的，他承認，但却沒有活力和真實性。生活是那麼怪異和神奇，充滿着無數的問題，夢想，英雄的勞動，然而這些小說却儘寫着些生活中平凡的事物。他感到生活緊張，牠的發熱，出汗，和暴動——這實在是值得寫的資料呵！他要表彰那些孤苦卓絕的領袖，狂熱的

戀人和在恐怖與悲劇中拚命戰鬥，使生活由於他們的努力而爆裂作響的巨人們。然而雜誌上的短篇小說，却似乎有意去表彰勃特勒先生之流，卑鄙的錢迷，和平凡的小人物的平凡的小戀愛。這是由於雜誌的編輯們都是凡庸的麼？他詢問了。還是由於他們畏懼着生活呢——這些作者，編者，和讀者們？

可是主要的煩惱，便是他不認識任何一位編者或作家。他不僅不認識任何一位作家，甚至連企圖從事寫作的人，也認不得一個。沒有誰可以告訴他，暗示他，給他一星兒的勸告。他開始懷疑編輯們是不是真實的人了。他們彷彿是一架機器的齒輪。那實在就是——架機器。他把他的靈魂灌輸入他的小說，論文和詩歌裏面，便將她們信托給一架機器處理。他一樣的摺起牠們，把足夠的回件郵票跟原稿一起放入那個長信封裏面，封好了信封，外面又貼上郵票，便把牠丟進郵筒裏。牠在大陸上旅行着，而在相當時間過去之後，郵差又把那裝在另一個長信封裏，外面貼着他原來附上的郵票的原稿，帶回來給他了。那方面並沒有活人做的編輯，而只是一個巧妙的齒輪的排列，牠把原稿從這個信封改裝進另一個信封裏，再把郵票貼上就是。這像是一具有孔的自動機，誰放些個銅子兒進去，由於金屬旋轉機的作用，牠便遞給他一塊橡皮糖或是一包巧格力。他得的是巧格力還是橡皮糖，全看他把銅子放進哪一個孔裏。編輯機器也是一樣的一個孔帶來支票，另一個則帶來退稿回條。而他一向都只找到了後一個孔。

完成那個使牠可怕地與機器相像的過程的，便是退稿回條。這些回條是鉛印的，他已經收過好幾百

張了——他初期的稿子，每一篇都收到了一打以上。如果他在他所有的退稿中，有一次收過一行親筆寫的信，他恐怕早就高興起來了吧。可是沒有一位編者會這樣證明過他的存在。他最後只能這樣認定：那邊是沒有一個活人的——只是一些齒輪，油滑滑的，在機器中好看地旋轉着。

他是一個善戰的戰鬥者，氣魄大，頑強，他也許繼續供奉那副機器幾年也還是樂意的；但他流血也流夠了，不是幾年而只是幾星期，便足以決定這個戰鬥。每一個星期，他的伙食賬單使他越接近了破產的境地，而四十篇原稿的郵費，也差不多同樣苛刻地使他焦頭爛額。他不再買書了，他往小地方上節省着，設法延遲那不可避免的結果；然而他却不懂得怎麼節省，當他給了他的姊姊瑪利安五塊錢去做一件衣服的時候，只一個星期，便越發把那個結局拉近了。

他在黑暗中掙扎着，沒有忠告，沒有鼓勵，反之倒是在喪氣的勸阻之下。甚至革特魯德也開始對他側目了。開始她以一種姊弟的友愛之情認爲那是他的愚蠢而容忍着；但是現在，出於做姊姊的憂慮，她變得不安起來了。在她看來，他的愚蠢正變成了一種瘋狂。馬丁是懂得這一點的，他從這上面受的苦，較之從伯納·歇金博沁的公開的苛刻的蔑視所受的，還要厲害得多。馬丁對自己具有信心，但也只是自己獨自兒具有這信心。甚至露思，也是不相信的。她要他獻身於學習，雖然她沒有公開地反對他的寫作，但她也沒有贊同過。

他從來沒有給她看過他的作品。一種求全的敏感，阻止了他。而且，那時她正在大學裏苦苦地用功，他是不想去剝奪她的時間的。但當她已經得到了她的學位，她親自要求他給她看看他已寫成的東西了。馬丁又得意，又羞怯。這兒便是一位評判者呀。她是一位文學士；她曾在老到的導師們指導之下，研究過文學的。也許那些編者也是勝任的評判者吧。然而，她跟他們會不同的。她不會拿給他一張鉛印的退稿回條，她也不會通知他，對他的作品不加稱讚，並非一定就暗示着他的作品沒有好處。她會像一個有感情的活人，以她的活潑的爽朗的語調說話，而就中最重要的，便是她會警見到一點兒真正的馬丁·伊登在他的作品裏面，她會辨認出他的心魂像個什麼樣子，她會終於理解一點兒——很少的一點兒——他的夢想的內容，和他的能力的強度的。

馬丁集起一部份他的短篇小說的複寫本，遲疑了一會兒之後，又加上了他的「海洋抒情曲」。在六月杪一個下午，他們騎上他們的腳踏車，向山崗地帶踏去了。這是第二回獨自跟她到外面去，當他們正在那因海風的吹蕩而清涼起來的和風陣陣中前進着時，他深深地感印到事實上，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安排得非常好的世界，而去生活，去戀愛，則是一件好事情。他們把車子擋在路邊，便爬到一個裸露的小山的褐色的山頂上去，那裏，給太陽晒焦的野草，正發出了像收穫時那種芳香的滿足的氣味。

「這是寫好了的東西，」馬丁說，這時他們坐下來了，她坐着他的外套，而他則伸開手脚的，就躺在微

溫的地面上。他吸着蒼黃的野草的香氣，這直透進了他的腦子裏，使他的思想，從特殊事物到一般事物的旋轉起來。「牠取得牠的生存的理由了，」他說下去，動情地輕輕拍着那些乾草。「地在去冬可怕的暴雨下，帶着野心蘇醒了，力抗着早春的狂風，開了花，引誘着那些昆蟲和蜜蜂，分播下牠的種子，使自己適應自身的任務和這個世界，而且——」

「幹嗎你常常拿這麼一種可怕的實際眼光，去看事物呢？」她打岔了他。

「我看，爲的是我在研究着進化論。我有了眼光，只是最近的事情，如果說了的是真實情形的話。」

「可是在我看來，由於這麼實際，你是失掉愛美的眼光了，因此，你摧殘着美，正像小孩們捉到蝶兒，把牠們美麗的翼上的絨毛擦掉一樣。」

「美是有意義的，可是，我從來不懂得它的意義。我只把美當作沒有意義的東西，當作沒有韻律或道理，而只是美麗的東西來接受。關於美，我什麼也不懂。可是現在我懂了，或者說，正好開始懂得了。現在，這些草在我看來尤其美麗，因爲我懂得牠之所以爲草，和使牠成爲草的太陽，雨，土地的一切隱藏的化學作用。嘿，每十株草在生命史上都有羅曼斯的——是的，還有驚險的奇談。正是這一個想頭感動着我。當我想到力和物質的作用，及牠的一切驚人的戰鬥，我覺得我簡直可以給野草寫一首史詩。」

「你說得多麼流利！」她心神不在地說，她注意到，她正帶着一種探察的神情瞧着他。

這一剎那間，他完全慌亂失措，血液使他的頸子和額頭都漲紅了。

「我希望我在學會談話，」他吞吞吐吐說。「我覺得，我心裏要說的話是那麼多；但又全是那麼重要。我找不到恰當的話，說出我心裏實在有些什麼。有時我覺得，好像整個世界，人生，一切的事物，都已經棲息在我心中，而且在吵鬧着要我做代言人似的。我感覺到——唉，我真難以說明呀——我感覺到它的偉大，但當我說出來的時候，我却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牙牙學舌。把情感和感覺變形為語言，筆述的或是口談的，而牠又得在讀者或聽者那兒，把自身還原為原來的情感和感覺，這是一樁巨大的工作。這是一樁莊嚴的工作啊。看哪，我把我的臉孔埋在草叢中，我從鼻孔裏吸進的氣息，使我因為生起千般萬般的思想和幻象，顫慄起來了。我呼吸到的是宇宙的氣息，我懂得歌和笑，成功和痛苦，鬥爭和死亡；我看見大抵由於草香，而在我的腦裏生起來的幻象，我很想把牠們告訴你和全世界知道。可是我怎麼能夠呢？我的嘴舌，是給束縛住了的。從剛才說過的那一番話，我已經嘗試過對你形容出草香對我發生的影響。可是我並沒有成功。我只不過在拙笨的言語中暗示了一點兒。我的說話，在我看來是口齒不清的。然而，我還是全身心塞滿了要說的慾望。唉——」他張開他的兩手，做出一個失望的姿勢——「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思議的。這是難以言傳的啊！」

「可是，你說得實在流利呢，」她堅持着。「想一想，在我認識你這個短短的期間當中，你有了怎樣的

進步呵。勃特勒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當競選的時候，他常常給州委會請到外邊去登台演說。然而，前回在午餐席上，你就說得跟他一樣的好。只是他更矜持一點就是了。你太興奮啦；可是實際經驗多了，你會改過來的。嘿，你大可以成爲一位優良的演說家呵。你大可以上進……如果你要的話。你是有指揮能力的。你能領導人們；我相信，正如你學文法已經成功了一樣，無論什麼，只要你着手去做，決沒有不成功的道理的。你大可以成爲一位好的律師。你可以在政治上大顯身手。沒有什麼阻礙你，使你不能像勃特勒先生那樣做出大的成就。而消化不良，却是一個負數，」她補加上了這麼一句，微笑着。

他們談了下去，她以她的溫柔的固執口吻，常常說回到在教育上打好基礎的必要，和作爲任何事業的一部份基礎的拉丁文的好處。她描畫出她的所謂成功者的理想，這大部份是她父親的形象，而再加入勃特勒先生的形象的幾條顯明的線條和幾筆着色的。他豎起耳朵專心地聽，仰臥着，仰看着她說話時嘴唇的每一個動作而引以爲快。但他的腦子，却是並不接納的。在她所描畫的圖畫當中，並沒有什麼引動人的東西。他意識到一種失望的沈悶的痛苦，及愛戀她的更尖銳的痛感。在她全部的說話中，沒有提到過他的寫作，他帶了來給她看的原稿還是棄置在地上了。

終於在沈默的片刻間，他望望太陽，測算牠在地平線上的高度，便拿起那些原稿，暗示出牠們的存在

「我忘記啦，」她連忙說。「我是多麼渴望你讀給我聽聽。」

她給她唸了一篇小說，這是他自誇為最好的作品之一的。他把牠題作「生命的芳醇」，當他寫作時潛進他腦裏的牠的芳醇，現在他一誦讀起，便又偷偷地跑進他的腦裏去了。在那本來的意象中，原是有某種魔力在的，而他又把更多的言辭與筆觸的魔力裝飾了牠。他往日寫作時那種火一般的熱情，又在他心中復活，而他是那麼為牠所左右和顛倒，以致對於牠的缺點，他是完全感覺不到了。但露思却並非如此。她的幹練的耳朵，發覺了那些弱點和過火的地方，這位生手的過份強調的地方，而且每一次，她都立時察覺語句音調的失錯和胡混。她差不多聽不出音調有別種情形，除了當牠寫得太誇張的時候，這時她便不快地感覺到牠的幼稚。作為全篇而論，那便是她的最後的判斷——外行，雖然她沒有這樣告訴過他。反之，當他唸完了時，她只指出了一些微小的缺點，說她中意那一篇小說。

可是他却失望了！她的批評是公正的。他承認那些缺點，但他也覺得他之與她分享他的作品，目的並非想得到教室裏改卷式的改正。小地方是無關大體的。那是自己也檢點得到的。他可以修改牠，他可以學會修改她。他曾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偉大的東西，並努力把它裝進那篇小說裏面。他唸了給她聽的，正是從生活中得來的偉大事物，而並非句子構造和分號(Semicolons)之類。他要她同他一起感覺到那種偉大的事物，這是屬於他的，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見的，用自己的腦子把握住的，用自己的手寫在一頁頁的

紙上的。唔，他失敗了，他這樣暗地裏決定了。那些編輯們也許對的。他感覺到那偉大的事物，但他却傳達不出牠。他隱藏着他的失意，而且那麼安詳地對她談說她的批評，她竟沒有察覺他的心房深處正湧過一道失意的暗流。

「第二篇，我題作『墳子』，」他說，一壁攤開了那篇稿子。「到現在，牠已經被四個或五個雜誌拒絕過了，可是，我還是認為牠是好的。關於牠，事實實我不知道怎麼想好，除了我已經在那兒擋住了一些東西。也許牠不會感動你，像牠感動我那樣吧，這是一篇短的——只有兩千字。」

「多嚇人啊！」當他唸完了時，她叫道。「這是可怕的——說不出那麼可怕啊！」

他帶着一種暗中的滿意，注意到她的蒼白的臉色，她的張得大大的眼睛，她的緊緊交握着的兩手。他已經成功了。他已經把他腦子裏想像的東西和感情，傳達出來了。牠已經達到目的了。不管她喜歡牠不，牠總歸抓住了她，控制了她，使她坐在那兒聽着，忘記了那些細節了。

「這便是生活，」他說，「而生活並非常常是美麗的。然而，也許由於我生性古怪吧，我還是在那兒找出了些美麗的東西。在我看來，美是增加十多倍了，因為牠在那兒——」

「可是，幹嗎那個窮苦的婦人不能——？」她不相連屬地插嘴說。跟着，她讓她的未發表的反感的思想，叫了出來：「喫，這是下流的！這並不文雅！這是骯髒的！」

這一剎那間，他覺得他的心臟彷彿停止跳動了。「骯髒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他並沒有這個意思。整篇速寫，以一個個火紅的字擺在他的眼前，而在這種發光的火焰當中，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骯髒的東西來。於是，他的心臟又開始跳動了。他是無罪的。

「幹嗎你不選擇一個雅緻的題目呢？」她說着。「我們知道，世界上是有骯髒的事物的，可是也沒有理由——」

她以她的厭惡的口吻，繼續說了下去，但他却沒有聽下去了。他竟自微笑着，仰望着她的處女的臉孔，牠是那麼天真，那麼聰慧地天真，以至於牠的純潔彷彿常常透進他的身體裏面，肅清他一切的殘渣廢物，將他沐浴在一種清冷柔和，輕軟得像星光一般的輕盈的光輝中。「我們知道，世界上是有骯髒的事物的！」他拿她所懂得的這一個見解來愛撫着，當作一個愛情的戲謔而為它狂喜起來。接着那一片刻間，在一個無限細緻的發光的幻象中，他看見了那個他懂得了，並在其中航行過的人生的骯髒的海洋。他便原諒她的不了解那篇小說了。她不能了解，乃由於她的清白無瑕。他為她生得和給庇護得這麼天真爛漫而感謝上帝。但他是懂得生活的，牠的醜惡和美好，牠的儘管是帶着泥污的偉大，噢，天呵！他正要把這個對全世界的人們說個痛快呢。天上的聖靈——他們除了美好和純潔之外還能怎樣？用不着讚美他們的。但泥做成的聖靈——呵，那才是千古的神奇！那正是使生活值得珍貴的東西。看看德性的莊嚴偉大出自罪惡

的污水潭中吧；自己站起來，首先透過泥污的眼睛，警視那朦朧而遙遠的美吧；看看從缺點，脆弱，邪惡，和深不可測的獸性中生長起力量，真理，和高尚的精神的稟賦吧——

他從她在說着的話語中，偶然聽到了幾句：

「牠的調子全部是低沈的。但調子高的作品才多呢。譬如『憶念』（譯註一）就是。」

他被迫要去提起「羅克士萊·荷爾」（譯註二）了，而且也許已經提過了，要不是他的幻想又抓牢了他，叫他只好瞪視着她，與他同類的女性，她從混沌初開的時候起，千千萬萬年來一直在沿着那道巨大的人生階梯爬上去的，已經在絕頂的地方出現了，變成一個露思，純真，美好，聖潔，具有一種力量，使他懂得愛情，嚮往於純真，要求去嘗嘗聖潔的味兒——他，馬丁·伊登，也是從落後的人羣中，從泥濘中，從無數沒有靈頭的創造的錯誤與失敗中，以某種驚人的方式爬起來的呀。那便是羅曼斯，那便是神奇和光榮。可供寫作的材料是有的，只要他能找到表現的辭句。天上的聖靈呵！——他們也不過是聖靈罷了，他們是不由自主的。然而他，却是一個人呀，

「你有力量的，」他聽得到她在說着，「可是這是一種未經訓練的力量。」

「像瓷器店里的一頭公牛，」他提示道，贏得了一個微笑。

「你得發展你的辨別力。你得顧慮到風趣，精巧，和聲調。」

「我太大胆了，」他沈吟着。

她做了個同意的微笑，便又準備去聽另一篇小說。

「我不知道，你將怎樣批評這一篇，」他抱歉地說。「這是一樁古怪的事情。我恐怕，我是寫得力不從心了，可是我的用心是好的。別管里面那些瑣屑的特徵。只看看你能不能感覺到里面那偉大的東西吧。牠是偉大的，牠是真實的，雖然我不能寫得明瞭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誦讀了一壁誦讀，一壁留心察看着她。他終於打動她啦。他想。她動也不動的坐在那兒，她的眼睛凝視着他，屏住呼吸。他想，她已不由自主，爲他創作的事物的魔力所操縱着了。他把這一篇小說題作「冒險，——而牠便是冒險的頌歌——但也並非一般冒險小說的所謂冒險，而是一種真正的冒險：野蠻的奴隸總管，懲罰驚人，報酬也驚人，失信而反覆無常，要求的是可怕的忍耐，和苦痛難堪的夜以繼日的苦工，給與的是陽光燦爛般的榮譽，或是飢渴到死的，或是長期爲古怪的狂熱病折磨到死的陰慘的死亡，在血汗咬人的蟲蚤之間，爲卑鄙的契約的長鎖鍊牽引到輝煌的絕頂和莊嚴的成就。

正是這一切或更多的東西，他都寫進他的小說裏面去了，也正是這個，他相信，當她坐在那兒聽着時激動了她。她的眼睛是張大的，紅暈浮在她的蒼白的面頰上，在他還沒有唸完之前，他覺得，她是差不多在喘息了。真的她是被激動了；但她並非被那篇小說而只是被他激動。她不大看重那篇小說；這是馬丁的

力量的強烈，往日領教過的精力的過剩，彷彿從他的身體傾瀉到她的身上去。似非而是的是，正是小說本身裝載着他的力量；那是一條水道，時間一到，他的力量便通過牠向她奔流出來了。她只知那種力量，却不懂這個媒介物，而當她彷彿爲他所寫的東西弄得神魂顛倒的時候，實際上，她是爲一些十分生疏的東西弄得忘形了的——這是一種思想，可怕的，危險的，它不招自來，已經在她的腦中形成了。她不由自主的渴想知道結婚是怎麼一回事，而當意識到這個想頭的放肆和狂熱，便使她害怕了。這是非處女的。這不像她的爲人。她從來沒有爲女人的心事而受苦過，她一向生活在丁尼生式詩歌的夢境里，甚至當那位纖巧的大師，把那闖進美人與騎士的關係中的粗鄙作着纖巧的暗示時，她對於這全部的意義也不了了。她一直在酣睡着，而現在，生活對着她所有的門戶尊嚴地響着雷鳴了。心理上，她是懷着恐懼去探起來，把門門上的；但同時撒野的本能，則迫使她去把她的門戶大大打開，請那生疏得可愛的客人進去。

馬丁懷着滿足的心情，等待着她的評判。這將是些什麼評語，他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却驚愕了，當他聽到她說：

「這是美麗的。」

「這是美麗的，」在稍歇之後，她又用力地重複說道。

這當然是美麗的；但牠裏面還有些不只是美麗而已的東西，一些已使美成爲牠的女僕的，更刺戟人

地輝煌的東西呢。他默默無言地張臥在地，察看着面前一個大疑難的可怕的形相。他失敗了。他是口齒不伶俐的。他看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事物之一，然而他並沒有把牠表現出來。

「你覺得那——」他遲疑了，因為第一回去試用一個陌生的字眼而困惱起來。「那題旨怎樣？」他問道。

「那是混亂的，」她答。「這是我唯一一個大致的批評。我隨着故事聽下去，但拉雜的東西似乎太多了，牠也太囁嚅了。因為引用着那麼多的外來的題材，你把動作妨礙着了。」

「那便是主要的題旨，」他趕忙解釋着，「大的潛在活動的題旨，喜劇的世界性的東西呀。我盡力叫牠與故事本身合拍，那故事，不過是皮相的東西罷了。我的計劃是不錯的，可是我看我是寫差了。我要提示出我在把捉着的東西，却沒有成功。然而我會及時學習的。」

她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她是一位文學士，但他已走出她的視野之外了。這，她並不了解，而把她的不了解諉之於他的不連貫了。

「你是太會說話了，」她說。「可是，有些地方是美麗的。」

他聽見她的聲音像從遠方傳來的一般，因為他正在盤算着，是否可以給她朗誦那些「海洋抒情曲」。他帶着沈重的失意躺在那兒，而她則探究什麼似的察看着他，又做着不招自來的，關於結婚的放肆的

沈思默想。

「你想成名麼？」她突然問道。

「是的，有一點兒，」他承認了。「那是冒險事業的一部分。有價值的不是成名本身，而是這麼斗起來的過程。總之，要成名這一回事，在我不過是達成別的事情的手段。我需要成名起來，爲了這件事情，爲了這個理由。」

「爲了你，」他想這麼補充一句，而且也許早已說了，如果她對於他給她唸過的東西，表明了確是熱心的話。

但她太忙於想她的心事了，正在給他們刻劃出一種至少是可能的事業，思索着他暗示過的根本的事物究竟是什麼。在文學上，他是沒有事業可言的。她相信這一點。從他的外行的和誇張的作品看來，今天他已證實這個了。他能流麗地說話，但他却不能取一種文學的方式表現自己。她拿丁尼生，勃朗甯，及她鍾愛的散文大師來跟他比較一番，以見出他的絕望的不行。然而，她還沒有把全部心事告訴了他。她對於他的那種特別的興趣，叫她遷延下去了。總之，他的寫作的要求是一個微小的弱點，過後他會慢慢擺脫掉牠的。那時候，他便可以獻身於重大的人生事業。而他也會成功的。她懂得這一點。他是那麼堅強，他不會失敗的……只要他放棄了寫作。

「我希望把你所有的作品給我看看，伊登先生。」她說。

他喜歡得面紅耳熱了。她已經感到興味，這一點是拿得穩的。她至少沒有給了他一張退稿回條。她已稱他的作品中某些部份爲美麗，而這便是他破天荒的從別人得到的最初的鼓勵。

「我一定送上，」他熱情地說。「我答應你，摩士小姐，我一定要迎頭趕上的。我已經走了很遠——我知道——可是我還有更遠的路要走，而我一定要走完牠的，即使我要爬着走的話。」他拿起了一大束的手稿。「這是『海洋抒情曲』。你回到家後，我就送給你在有空時讀讀吧。你一定要把你對牠們的意見告訴我。我比什麼都更需要的，你知道，便是批評。真的，請你對我說老實話！」

「我一定全部的坦白，」她答應了，帶着一種不安的內疚，因爲她不曾坦白對他；也起了一個狐疑，就是她是不是下回真能對他十分坦白。

(譯註一)丁尼生的有名的詩篇。

(譯註二)也是丁尼生的名詩。

## 第十五章

「第一場仗，打過了也打完了，」十天後，馬丁對着那面鏡子說。「但還有第二場仗，第三場仗，永無窮盡的戰鬥，除非……」

他沒有說完那一句話，却對這個簡陋的小房間張望起來，讓他的眼光哀愁地停留在那一堆退回的稿件上面，那是依然套在長信封里，擋在角落里的地板上的。他沒有讓牠們繼續旅行的郵票了，不過一個星期之間，牠們便已堆積成一塊。明天，後天，大後天，牠們會有更多退回來的，直至全部都回到老家來。他不能再打發牠們出門了。他已欠了一個月打字機的租錢，這付不出，他的錢，僅僅夠付那到期的一週食宿費和荐頭行的手續費。

他坐下來，沈思地打量着那張檯子。那上面是有着墨水的污痕的，他突然發覺，他是愛上了牠了。

「親愛的老檯子，」他說，「我跟你一起，度過了一些幸福的光陰了，總而言之，你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你從不跟我過不去，從不遞給我一張報酬不當的退稿回條，從不埋怨工作的過度延長。」

他放下臂膀伏在檯上，把他的臉孔埋在牠們之間了。他的喉嚨在作痛，他想哭。這叫他回憶起他的第一場戰鬥來，那時候，他才六歲，他抹掉了沿着面頰流下來的眼淚，而那比他大兩歲的另一個孩子，早已打得他筋疲力盡了。他看見了那一圈的孩子們，像野蠻人一般呐喊着，當他終於打輸了，輾轉於暈悶的痛苦中，血從他的鼻子直淌下來，而眼淚則從他的受傷的眼睛里洩湧而出的時候。

「可憐的小子！」他喃喃着。「你現在也一樣的給揍得好苦。你給搥成肉醬了。你是完蛋了。」

然而第一次打架的情景，却依然留在他的眼前，他一留心察看，他便看到牠分解，而且變形為隨後發生的一連串的打架場面了。六個月後，乳餅臉（就是那個孩子的混名）又揍過他，但那一次他也打黑了乳餅臉的眼睛，那真是好容易呵！他全看見了牠們，打過一場又一場，他自己常常是被揍的，而乳餅臉則佔了他的上風。可是他從不溜開。他覺得，這一方面的回憶使他堅強了起來。他常常是停留下來，拿點藥調治他的創傷。乳餅臉打架時是一個小魔王，對他從來沒有表示過慈悲的。然而他却留着。他停留着忍受這一切。接着，他看見一條窄小的街堂，夾在一些東斜西倒的房屋之間。小街盡頭，為一幢單層的磚屋所阻擋着；從牠傳出來的是印刷所的有節奏的轟轟聲，正印着「考察報」的第一版。他那時十一歲，乳餅臉已十三歲了，他們兩個都在賣「考察報」，所以他們便都在那里，等待着他們的報紙，不用說，乳餅臉又找他的麻煩了，於是，又是一場勝負未分的打架，因為一到三點三刻，印刷所的大門便打開，那一幫小孩子也就聚

攏起來，去摺他們的報紙去了。

「明天看我再揍你，」他聽見乳餅臉的預約了，而他也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氣咻咻的，和因為忍着眼淚而震顫着的，在答應着明天一定到那兒去。

下一天，他到那兒去了，一離開學校便趕到那兒，而且摺着乳餅臉有兩分鐘之久。其他的孩子們都說他打得不錯，給了他勸告，指出作為一個打手的他的缺點，預言他會勝利，如果他實行他們的指示的話。這同樣的幾個孩子，也給了乳餅臉以勸告。他們是怎樣的從那場打架中取樂呵！他爲了羨妒他們那些由他和乳餅臉招惹來的看客，中斷了他的回想有一個相當長的時候。於是，戰鬥又開始了，繼續下去了，回合不分的有三十分鐘之久，直至印刷所的大門打開了爲止。

他瞪視着他自己那個年輕的影子，一天又一天的，從學校趕到「考察報」衙去。他不能走得很快。由於不斷的打架，他是轉動不靈，拐着走路了。他的前臂，從手腕直到肘彎，烏黑起來了，那便是他格開那無數的拳擊的結果，而東一塊西一塊的，那些痛楚的肌肉，又正開始潰爛起來。他的頭，臂，膊，肩膀都作痛，他的腰部也作痛——他全身都作痛了；他的頭腦沉重而且昏暈了。他在學校里並不玩去；他也不唸書。甚至像他那樣終日靜坐在書桌前，也是一樁受罪的事。自從他開始了那一連串每天都必有的打架，彷彿許多個世紀已經過去了，而時間也伸延下去，成爲一個惡夢和天天打架的無限的未來。幹嗎乳餅臉不能被揍一頓？

呢？他常常在想：那將會叫他馬丁，脫離他的不幸的。但停止戰鬥，讓乳餅臉捉他的想頭，却從來沒有走進過他的腦子里。

於是，他便把自己拖到「考察報」衙去，身心交瘁的，但學會長期的忍耐，去迎擊他的永遠的敵人，乳餅臉——他也正像他一樣的身心交瘁，有點兒想拉倒了，要不是爲了有那一幫作壁上觀的，叫你不能不去力爭那痛苦而必需的面子的報童們。一天下午，在二十分鐘拚命要把對方打倒的努力之後，依照現成的規矩，不許踢，不許打下部，當對手倒下了便不許打，乳餅臉喘着氣，搖搖欲倒的，願意就此拉倒了。而馬丁，抱着頭，驚駭於回想中所見的自己的景象了：當許久之前那個下午的時候，他搖搖欲倒，喘着氣，因爲打破的嘴唇的血流進口腔和喉嚨去而打噴着——他搖搖擺擺的向乳餅臉走去了，吐出了一口血這才能夠說話，叫喊着縱使乳餅臉肯讓步的話，他可絕不會罷手的。而乳餅臉沒有讓步，於是戰鬥又繼續下去了。

下一天又下一天，無窮盡的日子，目擊了那場下午的戰鬥。當他每天提起他的臂膀去開始的時候，牠們便劇痛起來，而開頭那幾拳，無論是打過去的還是被打的，就直痛澈他的心底；之後，續漸麻木起來了，他盲目地打下去，彷彿在夢中一般，跳着，動盪着，看着乳餅臉那巨大的顏面和一雙燃燒的野獸般的眼睛。他集中注意在那張臉孔上；他週圍的一切，便是一個天旋地轉的空間。世界上，除了那張臉孔，再沒有別的什麼了，他永遠不知道休息，珍貴的休息，除非他用他在流血的拳頭把那張臉孔打成肉醬，或是除非那屬於

那張臉孔的淌血的拳頭，把他打成了一團肉醬。於是，不知怎麼一來，他可以休息了。但罷手——就他馬丁而論，罷手呵——是不可能的。

當他拖着自己到「考察報」衙去，而那兒並沒有乳餅臉的一天來到了。乳餅臉終於沒有來。孩子們慶賀他，告訴他他已把乳餅臉打垮了。但馬丁並不心滿意足。他並不會打垮了乳餅臉，而乳餅臉也不會打垮了他。問題沒有見分曉，直至他們知道了，原來乳餅臉的父親就是在那一天突然死掉。

馬丁跳過了好幾年的歲月，那一晚，到大戲院里看黑人歌舞去了。他十七歲了，剛從海上回來的一場吵鬧開始了。有人在威嚇着誰，馬丁上前干涉，碰到的却是乳餅臉的一雙金睛火眼。

「散場後看我收拾你，」他舊日的敵人叱罵着。

馬丁點點頭。那位黑人宣傳員正朝爭吵的地方走來了。

「等最後一幕完了，我到外邊會你吧，」馬丁低聲說道，同時他的臉孔表現出正聚精會神於舞台上  
的蹦蹦舞。

宣傳員睜視了一下，便走開了。

「找到了幫口麼？」當那一幕完了時，他問乳餅臉。  
「當然啦。」

「那麼，我也得找的，」馬丁宣稱道。

換幕時，他檢點了一下他的伙伴——三個在洋釘廠認識的工人，一個鐵路火夫，半打布幫的，還有十個八個可怕的十八市場幫。

當戲演完了，兩幫的人馬便各靠着街道的一邊，不惹人注意地一個跟着一個的走去。他們走到了一個僻靜的街口時，他們便集合起來，開了一個作戰會議。

「地點就在八街橋吧，」一個屬於乳餅臉那個幫口的紅髮漢子說。「你們可以在橋中心打在電燈光亮底下，無論警察從哪一邊來，我們都可以從另一邊溜去。」

跟他自己的幫口頭目商量過之後，「這在我是贊成的，」馬丁說。

八街橋，跨過聖安東尼奧河口的一股水道，有三行街屋那麼長，在橋中心和每一頭，都有電燈。警察不會經過燈光輝耀的橋頭來而不被看見的。就那一場復活在馬丁眼前的打架而論，這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他看到了那兩幫人馬，要吃人似的，惡狠狠的，壁壘森嚴地彼此分開，退到了各自的選手的後面；他也看到了自己和乳餅臉在脫衣服。在不遠的距離之外，望風的安置好在那里，他們的工作，是瞭望着燈光下的兩邊橋頭。一個布幫的弟兄拿着馬丁的外衣，襯衫，便帽，準備好警察一來干涉，就帶着牠們跑到安全的地方去。馬丁看到自己走到橋中心，面對着乳餅臉，聽見自己一壁警告地舉起手來。一壁說了：

「這不用握手的。懂得麼？這不過打架就是不許半路乞饑的。這是一場血海深仇的打架，要打到完結爲止的。懂得麼？總有一個要給打垮的。」

乳餅臉想提出反對了——馬丁能看出這一點的——但乳餅臉往日危險的虛榮心，在兩幫人馬之前給觸動了。

「哦，來吧！」他答道。「光囁舌頭有啥用場？我是奉陪到底的。」

於是，他們兩個便打在一起，像小公牛一般，憑年青人所有的榮譽，用一雙赤手空拳，帶着仇恨，帶着要傷害，要弄殘廢，要毀滅的願望。人類在創造的上進中千萬年來所得的痛苦的收獲，完全失掉了。只有電燈，這人類的偉大發明的道路上的里程碑，還存在着。馬丁和乳餅臉是兩個野蠻人，屬於石器時代，野處巢居的時代的。他們越來越下墮於泥濘的深淵，退回到原始生野的無足道的生活上去，盲目地，化合地爭鬥着，像天空中的星羣在爭鬥，像原子在爭鬥，碰撞，避開，又再次並永遠再次地碰撞。

「天！我們是畜牲——殘忍的野獸呵！」馬丁，當他觀看着這場打架的進程的時候，不覺大聲地沉吟了起來。這在他看來，由於他的豐盛的幻想力，就像是看着活動影戲一般。他是旁觀者，同時又是當事人。他年來長時間的文化教養，在這種景象之前震驚了；於是，現在便從他的意識界一筆勾銷了過去的幽靈佔有了他，而他便是馬丁。伊登剛從海上回來，正在八街橋上跟乳餅臉打着架。他熬着苦，吃力地掙扎，淌汗，

流血，而當他赤裸的指關節骨打中了對方要害的時候，便狂喜起來。

他們是兩團仇恨的旋風，可怕地互相包圍着。時間過去了，那兩幫敵對的人馬變得極為沈默了。他們從來不曾目擊過兇殘有如此強烈，他們為牠所驚嚇了。那兩個殿鬥者比他們還要殘忍得多。年青力壯的最初的天鵝絨般的鋒芒磨挫掉了，他們越發注意地，越發用心地打了下去。兩方面都不會佔到了上風。」這才是利害的打架呵，」馬丁聽見誰在這樣說着了。跟着，他窮追不捨地，或左或右的佯攻一陣，被猛烈地抵抗着，而且覺得面頰給打得皮開見骨了。赤手空拳不能打成這樣的。他聽到了吃驚於傷得那麼怕人的怨恨聲，他給自己的血濕透了。但他却也不動聲色。他變得非常當心，因為對於他那一類下流的奸狡和惡毒的卑鄙，他是胸中雪亮的。他留心察看着，等待着，直至詐作猛然一衝，而又中途停下來的時候，因為他已看見那金屬的閃光了。

「住手！」他大聲叫道。「那是銅指套，（譯註一）你用牠打我哪！」

雙方的人馬一湧上前了，咆哮着，斥罵着。一秒鐘之內，就會變成一個萬事皆了的和局，而他也就失掉他的報仇的機會了。他像發了狂一般。

「你們這些人都滾開！」他噴聲地叫嚷道。「懂得麼？聽到你們懂得麼？」

他們迴避開他了。他們都是殘忍者，但他却是殘忍者之王，高出於他們之上而臣服了他們的恐怖的

「這是我的打法，一拳算一拳，決不暗器傷人的。把銅指套交出來！」

乳餅臉，心中有事自家知，有點兒害怕，便把那件暗器交出來了。

「遞給他，你紅頭髮呀，溜過那騙子後面去啊！」馬丁繼續叫道，一壁把那銅指套丟到水里去了。「我看到你的，我一直想知道你在搗什麼鬼。如果你再攬這一套，看我把你除個死去活來，懂得麼！」

他們打了下去，歇歇又打，打打又歇，精疲力竭到萬分，連氣也喘不過來，直至那一羣獸性的人，他們的渴血的慾望饜足了，為他們所見的光景嚇怕了，不舍偏私地請求他們罷手。乳餅臉，早已瀕於倒下來死掉，不然就是站着死掉之境的一個血肉模糊，不復像乳餅臉的恐怖的怪物，已經被打敗了，動搖起來，躊躇起來了；但馬丁却一躍上前，不斷地把他打了又打。

接着，在彷彿過了一個世紀之後，乳餅臉正迅速地衰弱下去，而在密集的拳風中聽到噼啪一聲，馬丁的右臂便垂下來了。這是骨頭的斷折，每一個人都聽到牠而且知道，乳餅臉也知道的，便乘人之危，像一頭老虎似的跳過來，同時拳如雨下。馬丁的幫口湧上前來干涉了。為那一陣緊密的拳擊打昏了的馬丁，却產生野而又熱切的粗話叫他們回去，自己在無可挽救的孤獨與失望中哭泣呻吟了。只用他那隻左手，他撞過去了，而當他頑強地，只是半清醒地撞過去的時候，好像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似的，他聽到幫口里的人們害怕的沈吟聲，其中有一個用着震顫的聲音說：「這不是打架，弟兄們。這是謀殺，我們要把牠停止的。」

然而却也沒有人去中止牠，他是高興的，於是疲憊地，然而却無休止地拿他那一條臂膀撞過去，朝他眼前的那血肉模糊的東西猛擊；那已經不是一張臉孔了，那只是一件恐怖的東西——一件搖擺着的，討厭的，喃喃地說着什麼的無名的東西，牠總是待在他那搖搖不定的眼光之前，不肯走開。於是，他碰撞又碰撞，千千萬萬年的悠長的時間過去了，他那一點點的精力慢慢地消失下去了，直至朦朧驪驪的，他知道那無名的東西正在倒下，慢慢地倒下在那粗糙的橋板上。下一剎那間，他便跨了在牠上面，那兩條震顫的腿東搖西倒的站也站不牢了，憑空亂抓亂摸的想找到什麼靠，同時用他自己也認不出來的聲音說道：

「夠了麼？喂，夠了麼？」

他還是說着，說了又說——問着，懇求着，威嚇着，想知道到底還打不打——直至他覺得他的弟兄們來攏住他，輕輕拍着他的背，拿他的外套蓋着他。跟着來的便是突然一陣發黑和渾忘一切。

那個洋鐵的鬧鐘在檯上滴嗒滴嗒地響着，但馬丁·伊登，頭埋在臂彎里，却沒有聽見牠。他什麼也沒有聽見。他也不思想。所以他一定是重過着那種正如他當年在八街橋上昏暈過去一樣的，昏暈了過去的生活了。有整整一分鐘之久，昏黑和漠然的狀態繼續着。跟着，像一個復蘇的人似的，他直跳了起來，眼睛放

着光芒，汗從臉上直淌下來，大聲嚷道：

「我打垮你啦，乳餅臉！我待了十一年長，但我終於打垮了你！」

他的膝頭在發抖；他覺得發暈，於是便曳行回床邊，坐下了在床沿上。他依然為過去所掌握着。他環顧房內，困惑地，吃驚地，弄不清楚身在何處，直至看見了角落里那一堆原稿為止。於是，記憶之輪從四年長的時間中滑過來了，他這才記起了現在，記起了他翻開看的書，和他從那些篇幅中獲得的那個世界。記起了他的夢想和野心，記起了他對於一位蒼白的女神般的少女的愛戀，她，敏感，純潔，輕盈，只要片刻間目擊着他所過過的生活，他所涉足過的一切生活的糞污的話，她準會嚇得死去活來的。

他站了起來，讓自己面對着那面鏡子了。

「你是從污泥中爬出來的，馬丁·伊登，」他莊嚴地說。「你在大光明中洗乾淨你的眼睛，你插身於上流人之中，做着衆生所做過的事，實行『棄暗投明』（譯註二）還從一切存在的力量奪取到最高的成果哩。」

他更加仔細地瞧着自己，笑了。

「一點兒歇斯迭里和鬧劇，對不對？」他詢問着。「唔，不要緊的。你打倒乳餅臉了，你也將打倒那些編輯的，那怕要兩個十一年才成功。你不能停住在這兒。你得繼續前進。這就是成功之道，你知道的。」

(譯註一) 打架時，戴在指上，便於保護自己的指節，傷害對方的金屬製輪子。

(譯註二) 丁尼生的詩句，直譯為「讓猿虎都死亡吧；」即謂人類進化至於脫離野蠻階段之意。

## 第十六章

鬧鐘響了，使馬丁突然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這在一個體格不那麼堅實的人來說，恐怕早就要叫他頭痛了的。雖然他睡得正酣，他却立刻醒了，像一頭貓；而且他是滿懷熱望地醒過來的，高興於那五個鐘頭的不識不知的狀態已經過去。他憎恨睡眠時的渾忘一切。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過的生活太豐富了。他吝惜着睡眠從他奪去的每一生活的瞬間，在鬧鐘還未鬧完之前，他已經連頭帶耳浸在洗臉盆里，感受着冷水的刺人肌膚了。

然而，他也沒有繼續做他的日常功課。沒有等着他動手去寫的未完成的小說，也沒有新的小說要構思。昨夜，他讀書讀到很晚，現在已差不多是吃早飯的時候了。他試着去讀一章菲斯克（譯註一）的著作，但他的頭腦亂糟糟的，他又把書掩上了。今天目擊着一個新的鬥爭的開始，在那裏面，有一個時期是不會寫作的了。他領略到一種類於一個人離家時的哀愁。他瞧着角落里那堆原稿。就是牠們呀。他正要離開牠們，這些可憐的、不體面的、到處都不受歡迎的孩子。他走過去，開始在牠們中亂翻着，選着他所鍾愛的部份，

這也讀讀，那也讀讀。他很看得起「壞子」，便高聲讀着，正如他看待「冒險」一樣。那篇最近產生，直到昨天方才脫稿，而因為沒有郵票，便扔在角落里的「歡樂」，則贏得了他的最熱烈的賞識。

「我真攬不清楚呵，」他喃喃着。「也許攬不清楚的是編輯們吧。這是什麼壞處也沒有的。他們每月都發表着壞的作品。他們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壞的……總之，差不多每一篇都是。」

早飯後，他把打字機放進原來的箱子里，帶着牠到奧克蘭去了。

「我欠下一個月的租錢，」他告訴了那店里的店員。「你告訴經理一聲吧，說我正在找着工作，一個月內外，我會來付清楚的。」

他坐着渡船過三藩市，朝一間荐頭行走去。「什麼工作都行，掉了生意啦。」他告訴了那位經紀人；但却為一個新來者所打斷了，他是穿着得相當時髦，像那些生性愛漂亮的工人一樣打扮的。那位經紀人無精打采地搖搖頭。

「沒工可做麼，呃？」那一個人說。「唔，俺今兒正要找人呢。」

他轉過身來盯着馬丁，而馬丁也回盯着他，注意到那張腫脹的變了色的臉孔，漂亮，然而却衰弱，知道他是玩過一個通宵來的了。

「找工作麼？」那個人發問了。「你能做什麼？」

「粗工咱水手工作咱，打字咱——速記不行——也能騎馬，什麼事情都願意做，賣力幹。」這是答覆。  
那人點點頭。

「聽來倒合俺的心意。俺叫陶森佐·陶森，俺正要覓一個洗衣工人。」

「我做不來。」馬丁在想像中，瞥見自己熨着娘兒們穿的軟綿綿的白色物事時可笑的情形了。「我只會洗洗衣服。在海上，我做得多了。」

佐·陶森顯然在思索了一會兒。

「喂，咱們一起談談，商量個辦法吧。願意麼？」

馬丁點點頭。

「這是一間小小的洗衣作，在鄉下，附屬雪萊溫泉館的——那是一間旅社，你知道。做工的是兩個人，一個工頭，一個助手。俺就是工頭。你不是幫俺做工，你是在俺手下做工的：想想看，你願意試試麼？」

馬丁停了片刻去思索去了。未來的景象在誘惑着。做幾個月，他自己也可以有時間去讀書的，他能辛勤地做工，辛勤地讀書。

「伙食好，有一個房間給你自己住，」佐說。  
那就解決啦。一個房間給自己住，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涉的開燈開到夜深了。

「但工作是像地獄般的哪，」那人添加着說。

馬丁神氣活現地，撫摩着他那突脹的膊頭筋肉。「那就是從做苦工來的。」

「那麼，咱們就談到本題吧。」佐抬起手來，按着他的頭好一會兒。「啊喲，這倒是一個軸頭鎚（譯註二）呢，少見的。昨夜，俺什麼都想到了一切的事體兒——一切的事體兒。這兒便是想出來的計劃。兩個人的工錢是一百塊，外供膳宿。俺一向拿六十塊，助手四十。但他是內行的。你却是生手。如果俺引你進來，開頭俺就要做許多屬你份上的工。就暫定你開頭三十，做下去加到四十吧。俺是公公道道的。一到你能做你份上的工作，你就拿四十好了。」

「答應你吧，」馬丁宣佈着，伸出他的手來，給那人握着了。「預支點買火車票和雜化——成麼？」

「錢全喝光了。」這是佐的答覆，第二次又按着他的脹痛的頭。「俺有的只是一張回頭車票。」

「我將是一個窮光蛋啦……到付了房租膳費的時候。」

「跳了吧！」佐勸告道。

「不成。欠我姊姊的呢。」

佐吹着一個長長的，雜亂的口哨，爲着想出點兒辦法，絞着腦筋了。

「俺查到了酒的行情呢，」他絕望地說。「來吧，咱們也許能揩點油的。」

馬丁拒絕了。

「是『水車黨』」（譯註三）』

這一回，馬可點着頭了，於是訴苦道：「俺也恨不得是啊！可是不知怎的，俺總不能！」他放輕口氣地說。「在整個星期像下地獄般做着工之後，俺只有灌酒去啦。要不，俺簡直要割斷自己的喉嚨，放火把房子燒掉。可是你是水車黨，俺是高興的。堅持下去吧。」

馬丁懂得，自己跟這個人之間有着一條鴻溝——但他覺得回頭跳過這鴻溝，也並不難。他一輩子都在勞動社會中過活，對於勞動的 Camaraderie（忠誠）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解決了運輸的困難了，這是那個人的脹痛的頭腦所攬不清楚的。他可以利用佐的車票，運送他的行李箱子到雪萊溫泉館去。至於他自己，有他的腳踏車呢。路程是七十哩，他可以在禮拜天騎腳踏車去，星期一早上就開始上工。這之間，他便回家，把東西收拾起來。要去告別的人是沒有的。露思跟她全家的人，正在塔荷湖畔的峻峭的連山間度着這個長夏。

禮拜天晚上，疲乏地，遍身塵土地，他到達雪萊溫泉館了，佐精力橫溢地迎接着他。一條濕手巾綁着腰痛的額頭，他已經做了整天的工了。

「上星期一部份待洗的東西堆積下來了，因為俺去了找你呢，」他解釋道。「你的箱子帶來了，放在

你的房間里。這麼一件東西叫做行李箱，那才見鬼裝的什麼呢？金磚麼？」

佐坐在床邊，馬丁呢，在開行李。那箱子是一口早點裝運箱，歇金博沁先生要了他半塊錢才給了他的。由馬丁釘了上去的那兩條索製的把手，已經巧妙地把牠改成適合於放進行李車去的行李箱了。佐用他那一雙突起的眼睛，瞧着兩件襯衫和幾套換洗的裏衣褲，從箱子里拿了出來，其後便是書，好多的書。

「直到箱底還是書麼？」

馬丁點點頭，便去把那些書疊好在一張廚房用的檯子上面，那檯子，在這個房間里是權充臉盆架用的。

「乖乖！」佐大嚷了一聲；於是，默然等待着推論從他的腦袋中浮起來，而終於牠也來了。「喂，你對女孩子不……不大有興趣吧？」他問道。

「不，」這是答覆。「我慣常都追着一大批的，在我攬上書本子以前，可是後來便沒有時間了。」「這兒也不會有一點兒時間的。你能做的，就是做工和睡覺。」

馬丁想起他只睡五個鐘頭一夜，微笑了。他的房間坐落在洗衣間上面，跟那抽水，發電，開動洗衣機的引擎同在一座建築物內。住在隔壁房間的機器匠走了進來，來見見這個新伙伴，幫助馬丁在一條引長的電線上裝上了一個燈泡，這麼樣，牠便可以沿着那條從檯子上頭引到床這邊來的繩子，移來移去了。

翌晨六時一刻，馬丁被叫起，去吃那六時三刻的早飯。恰巧碰見洗衣房里有一個侍役用的浴盆，他便去洗了一個冷水浴，叫佐像觸電般大吃一驚。

「娘的，你真是一個鐵鎗啊！」佐宣稱道，當他們在旅社廚房的角落里，坐了下來吃早飯的時候。跟他們一道的是機匠，園丁，和園丁助手，還有兩三個馬房里的。他們匆匆地，無精打采地吃着，甚少談話；馬丁一邊吃一邊聽，省悟到自己離開他們那種情形已經多麼的遠。他們的精神的器量，叫他氣短，他急於要擺脫開他們。所以，他便一口一口的直吞嚥着他的早飯，那叫人惡心的骯髒的物事，如他們一般匆促；到他從廚房門口走了出來的時候，他就如釋重負般吐了一口大氣了。

這是一間小規模的，設備完全的小洗衣作，在牠里面，最現代的機器，做了一切凡機器所能做的事情。馬丁，在受了一點兒指點之後，把那一堆髒衣服分類了；佐則開始開動洗衣機準備好新的軟皂，（譯註四）那是混合着腐蝕性的化學藥品的，所以逼得他要用浴巾包住口，鼻，眼睛，直至他好像一個木乃伊一般。分類完畢後，馬丁幫忙去絞乾衣服。這工作，無非是把牠們丟進一個每分鐘旋轉好幾千次的容受器中，由於離心力去去掉那些衣服的水份。於是，馬丁便開始在風乾機與絞搾機之間，來回轉動，時而把那些短襪長襪「張開」來。下午，一個送，一個接着堆起來的，他們不斷地把那些短襪長襪放進輒光機下面，同時在燒熱那些熨斗。接着，是灼熱的熨斗和內衣內褲，直至六點鐘；這時候，佐躊躇地搖搖頭了。

「光景不早了，」他說。「晚飯後再做吧。」

晚飯過後，在那眩目的電燈光下，他們一直工作到十點鐘，直至最後一件內衣也熨好，摺好，放到送貨室里。這是一個酷熱的加利福尼亞之夜，雖然窗戶都大，這有火熱的熨斗爐的室內，簡直就是一個洪爐。馬丁和佐只脫剩了內衣褲，赤着膊的，都淌汗了，喘氣了。

「就像在熱帶上貨呢，」馬丁說，當他們上樓去的時候。

「你要得，」佐答。「你拿熨斗就像一個上手工人一般。如果這樣進步下去，拿三十塊就只有一個月好拿了。第二個月，你就可以拿四十塊啦。可是，別騙俺說，你以前從沒熨過東西呀。俺懂得清清楚楚的。」

「說老實話，在今天以前，一輩子連一塊破布也沒熨過哪，」馬丁抗議着。

當他回到自己的房間里時，忘却事實上已經沒有休息的站着做了十四小時的工，他吃驚於自己的疲勞了。他把鬧鐘撥好了在六點鐘，算回來五個鐘頭，便是一點鐘，他可以讀書讀到那個時候的。脫去鞋，好讓他的發脹的腳舒服舒服，他拿着書在桌前坐下來了。他打開了菲斯克，翻到兩天前唸到的地方，便開始閱讀下去。但第一段他就感到了困難，於是開始第二次去讀牠。後來，由於僵硬的筋肉的痛苦，和開始從窗口吹進來的山風使他覺得寒冷，他醒過來了。他看一看鐘，正是兩點。他已經睡了四個鐘頭啦。他脫去他的衣服，爬到床里去，在床上，頭一着枕，他便睡着了。

星期二，是同樣緊張的苦工的一天。佐做工的迅速，贏得了馬丁的讚賞。佐做起工來就像一個魔鬼。他十分振奮，在那悠長的一天當中，沒有片刻他不為爭取時間而奮鬥，他集中精神在他的工作，和怎樣節省時間上面，指出給馬丁看，他用了五個動作的地方，可以用三個動作便做好，或是用了三個動作的，可以用兩個動作便做好。「浪費動作的消除，」馬丁這樣稱呼牠，當他一壁在注視着，模仿着的時候。他本人就是一個好工人，活潑而靈巧，而這也是他一向拿來自傲的一點，就是沒有一個人替得了他的任何工作，也做不過他。結果，他以同樣的專心集中了精神，貪婪地攫住了他的工件所投擲過來的暗示和指點，他「抹開」那些硬領和硬袖，把那兩層厚硬的亞麻布之間的漿撕開，這樣，當拿牠去熨的時候才不會有泡子；他以一種引起佐的稱讚的速度做着。

沒有工作在手頭待做的空閒，是從來沒有的。佐從不等待什麼，從不伺候着什麼，不斷的做完一件又一件。他們漿了兩百件襯衣，用一個單一的集中的動作拿住那襯衣，於是袖口啦，領口啦，肩夾啦，前胸啦，便都在旋轉着的右手外面張了開來。同一個時間，左手提起了那襯衣的衣身，這樣牠便不會落到漿里去了，右手同時便浸進漿里——漿是這麼熱，為了絞乾牠，他們的手不得不插入，而且不斷地插入一桶冷水裏面。當天晚上，他們工作到十點半，漿着「細軟東西」——太太小姐們一切鑲花邊的輕巧精緻的衣着。

「我，住過熱帶，衣服也不穿呢，」馬丁笑道。

「俺失過業啦，」佐一本正經地回答。「俺什麼都不懂，除了洗衣服。」

「可是你很會呢。」

「俺本該會的呀。開始在康特拉·科士達奧克蘭那邊的，那時俺只有十一歲，做的是張開衣服給軋光機軋去。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俺一向不曾做過一點兒別的事。但這是俺所知道的最兇的工作。至少，總得格外認真對付牠的。咱們明兒晚上做吧。總是星期三晚上開軋光機——軋些硬領，硬袖。」

馬丁撥好了他的鬧鐘，坐到檻邊，把菲斯克打開了。他並沒有讀完第一章。一行行的字模糊起來，走在一堆了，他的頭在磕着。他踱來踱去，野蠻地用自己的拳頭敲着自己的頭，但他還是克服不了瞌睡的麻木。他打開那本書在他面前，用他的手指撐開自己的眼臉，而眼睛張得大大的竟又睡着了。於是，他屈服了，幾於不清楚自己做過什麼的，便脫去他的衣服上床去。他睡了七個鐘頭酣熟的，像牲口般的覺，給鬧鐘叫醒了，覺得他還沒有睡個足夠。

「讀了很多吧？」佐問。

馬丁搖着他的頭。

「不要緊，咱們今晚開軋光機，但星期四咱們六點鐘便收工啦。那會給你一個機會的。」

那天，馬丁洗羊毛衣物了，用手工作，在一個大桶里，裝着濃厚的軟皂，工具是一個貨車車輪的車轂，那

是裝在一根插進水里的木棍末端，而那木棍則與頭上的另一根活動的棍子綁牢着的。

「俺的發明啊，」佐自負地說。「比洗衣板和你的手腕強多了，而且，一個星期至少也省下十五分鐘，而十五分鐘呢，在這他媽的地方決不是可以輕視的呀。」

拿硬領硬袖給軋光機軋去，也是佐的主意。那天晚上，當他們在電燈光下做着工的時候，他解釋着牠了。

「這是洗衣作從來不幹的事兒，除了這一間。如果，俺要星期六下午三點鐘便收工，俺不能添這樣幹唄。但俺懂得怎麼樣幹，這就是不同的地方。要弄好恰好的熱度，用恰好的壓力，把牠們這麼軋三次看哪！」他高高的拿起了一條硬領來。「用手或是放上熨衣機，都不能熨得比這更好。」

星期四，佐大發着脾氣。一束額外的「細軟東西」送來了。

「拉倒算啦，」他宣稱道。「俺受不了這個。俺給他一個不管。俺有什麼好處啊，整個星期像一個奴隸似的做工，還省着時間呢，而他們却把額外的細軟東西儘往俺身上送，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俺得告訴那荷蘭胖子知道，俺把他看成是個什麼東西。俺不會跟他打官話唄。平民化的美國，在俺也儘夠滿意了。把額外的細軟東西堆在人家身上，他配！

「咱們今晚開夜工吧，」轉眼間他又這樣說，取消自己的意見，對命運屈服了。

那一夜，馬丁沒有讀書。他已經整個星期沒有看報了，而且，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竟連去看也不想。他對於新聞絲毫不感興趣，他太累了，乏了，對什麼也不感興趣了。雖然他也計劃好星期六下午就走，如果他們三點鐘便完工的話，就騎腳踏車到奧克蘭去。路程是七十哩，星期日下午回來的同樣的距離，就足以使他除了休息一下，準備第二個星期做工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作爲了。坐火車是比較方便的，但來回一趟便是兩塊半，而他却打算積下一點錢來。

(譯註一) John Fiske (一八四二——一九〇一) 美國歷史家和哲學家。原來姓名是Edmund und Fiske Green。

(譯註二) 卽今之袋錶。但四五十年前的袋錶都是用匙來開動的，改軸頭算是新式的了，在當時並不普遍。

(譯註三) 指不喝酒的人。大抵是俚語，成因未詳。

(譯註四) 通常用苛性鈣製成，一種半流動性的肥皂溶液。

## 第十七章

馬丁學會做許多事情。在第一個星期當中，用一個下午，他和佐開銷了兩百件襯衣了。佐開動那個熨衣機，一種里面有一個灼熱的熨斗鉤在鋼彈簧上的，產生壓力的機器。用這個工具，他熨着肩夾袖口，領口，使後者與襯衣成直角，最後則熨光滑胸部。當他一熨完那些襯衣，他便把牠們掛在那個放在他與馬丁之間的衣架上，於是馬丁便拿來「覆熨」牠們。這工作，包括熨光一件襯衣的所有未燙的部份在內。

這是一件吃力的工作，繼續着，一個鐘頭復一個鐘頭的，維持着最高的速度。在外邊那屬於這旅社的廣闊的洋臺上，紳士淑女們，穿着涼快的白衣服，正在啜吸着冰涼的飲料，使他們的血液循環保持着常態。然而在這洗衣作里，空氣是發着噓噓聲的。那個大火爐，怒噴出赤熾白熱的火焰，而那些熨斗，在濕衣上面推移着，則發出了一陣陣蒸氣的煙雲來。這些熨斗的灼熱，跟家庭主婦們所用的是大不相同的。一個經受得起一隻濕手指去試驗的熨斗，在佐和馬丁來說是太冷了，這麼樣的試驗是毫無用處的。他們全是拿起熨斗靠近他們的臉，憑一種使馬丁稱讚而不能理解的神祕的心理過程，去測定牠們的熱度。當新燒熱

的熨斗顯然是過熱了，他們便把牠們掛在鐵條上，把牠們往冷水里浸浸。這也需要準確而精微的判斷的，在水中浸多了一秒鐘的幾分之幾，適當的熱度的微妙的鋒芒便失掉了；而馬丁也還有着餘裕，驚奇於他學習到的準確性——一種建立在機器般精確的標準之上的，自動的準確性。

然而，讓你去驚奇的餘裕也甚少。馬丁全部的意識，都集中在工作上了。無休止地活動的腦和手，一具知識的機器，使他成為一個人的一切，都致力於提供此種智識。在他的頭腦里，已沒有餘地給宇宙及牠的巨大問題了。他的靈魂的回聲室是一個狹窄的房間，一個圓錐形的塔，牠指揮着他的臂膀與肩膀的筋肉，他的十個靈活的指頭，和那個動作如飛的熨斗——大刀闊斧地沿着牠的發汽的路線推着，就是推這麼幾下，多半下也沒有，每一下就是推這麼遠，推達半吋也不會的，在那無窮盡的袖子，衣邊，衣背，衣尾上推來推去，又把熨好的襯衣，一點兒也沒有皺紋的，拋到那個承受的衣架上。甚至他的忙不過來的靈魂兒在亂紛紛的時候，牠也還是想着要再熨第二件襯衣。工作繼續下去，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的。而外面的世界的一切，則正在加利福尼亞的當頭烈日之下，熱昏過去。然而，在這個沸點以上的過熱的房間里面，所謂熱昏是沒有的。洋臺上風涼的貴客們需要潔淨的麻葛衣裳。

馬丁遍身大汗了。他喝了大量的水，但天氣是熱得這麼厲害，又加上他的吃力的工作，水份流過他的肌肉間的罅隙，全部從毛孔里出來了。在海上時，除了僅有的若干時候，他所做的工作通常是給了他以無

數機會去自己思索的。船長是馬丁的時間的主人；但這裏，旅社老板甚至於成了馬丁的思想的主人了。他別無思想，除了想及這磨折神經，摧殘肉體的苦工。這之外，思想什麼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他愛着露思，她甚至簡直就不存在，因為他那忙亂的靈魂兒沒有時候去記憶起她。只有當他晚上爬到床上，或者早上去吃早飯的時候，她這才在一縱即逝的回想中對他確定自己的存在。

「這是一個地獄，對不對？」佐有一次這樣說。

馬丁點點頭，但却感到刺耳難受。這句話是明顯的，不必說的。他們不談話，當他們工作的時候。談話使他們亂了他們的路數了，例如這一次，就叫馬丁的熨斗不得不不少推一次，而在他再回復他的路數之前，又多做了兩個額外的動作。

星期五早上，洗衣機開動了一個星期有兩次，他們得洗清全旅社的衣服，被單，枕頭套，床布，檯布和餐巾。這些洗好了，他們又去對付「細軟東西」了。這些慢慢做的工夫，要一點兒不馬虎，要仔細的，馬丁還不曾學得那麼到家。而且，他也不能有機會弄錯了是倒霉的。

「看看這個，」佐說，舉起一件輕薄的婦女緊身衣來，那是他一手就可以捏成一小團的。「熨焦牠呢，就扣去你二十塊！」

所以馬丁便沒有去熨焦牠，樂得和緩一下他的筋肉的緊張，雖然神經的緊張却空前的高漲了起來。

他同情地聽着那個人的一頓臭罵，當他一壁在做工，在爲那些漂亮的東西受罪的時候；這是娘兒們穿的，然而她們却用不着自己去洗。「細軟東西」是馬丁的夢魘，牠也是佐的是「細軟東西」掠奪去了他們難以獲得的一點點兒時間。他們爲牠做着整日的工。傍晚七點鐘，他們換手用軋光機去軋旅館的衣物了。十點鐘，旅館的客人已經熟睡了，而這兩個洗衣工人還爲「細軟東西」流汗到中宵，到一點鐘，到兩點鐘，兩點半，他們收了工。

星期六早上，是「細軟東西」和拉拉雜雜剩下來的東西，到下午三點鐘，一週的工作做完了。

「你不是就要騎着牠，跑七十哩路到奧克蘭去麼？」佐問道，當他們坐在梯級上，吸着一口勝利的烟的時候。

「去的，」這是回答。

「爲的什麼呢——一個女孩子？」

「不，省下兩塊半的火車票也好。我要到圖書館去改借一點書。」

「幹嗎你不來去都寄快遞？每一趟，只花二角五分錢罷啦。」

馬丁考慮着這一點了。

「明兒休息一下吧，」那一個慾思着。「你需要休息的。俺知道俺也需要。俺完全做乏啦。」

他的眼光表示出這個來了。不可屈服的，永不休息的，整個星期爭取着一秒一分的時間，計脫了拖延，粉碎了障礙，一個無可抵擋的精力的泉源，一副靈活的人的機器，一個飢渴於工作的惡魔，現在，他已做完了這一週的工作，然而他已陷於一種支離破碎的狀態中了。他疲憊，憔悴，他的漂亮的臉孔已消瘦頹唐。他無精打采地噴着烟，他的聲音特別沉重和單調，所有的活潑和熱心都已離他消逝了。他的完工大吉彷彿是一個可悲的勝利。

「下星期，咱們又得照樣重做一遍了，」他傷心地說。「這一切有什麼好處呢，嘿！有時俺恨不得是一個叫化的。他們不做工，他們可也找到飯吃呢。他娘的！俺真想有這麼一杯啤酒；可是，俺却打不起氣來到那邊村里去找來。你還是留着，由快遞把你的書寄去吧，不然，你就是他媽的一個大傻瓜！」

「可是，禮拜日一整天叫我在這兒怎麼過啊？」馬丁問道。

「休息呀。你不曉得你是多麼累，嚇，俺累到這個樣子，禮拜日，俺連報也不能看哪。俺病過一次——傷寒病。在醫院里兩個半月。那時候，一點兒工也沒有做。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一分鐘之後，他又做夢般重複說了一句。

馬丁洗了一個澡，這之後，他發覺那個洗衣工頭已經不見了。多半是去找一杯啤酒去吧，馬丁這樣決定了；但到村里去看看的話，那半哩路，在他却彷彿是一個悠長的旅程。他脫了鞋子躺在他的床上，正想

決定一個主意。他沒有去找一本書看去。他是太累了連渴睡也不感覺了。他躺著，幾於全不思想，處在一種疲勞的半昏睡的狀態中，直至開晚飯的時候。佐沒有來吃飯，當馬丁聽那園丁說，他多半正在拆毀酒吧的屏風木板呢的時候，他明白了。過後，他便馬上睡覺去了。到了早上，認定他已大大地休息夠了，佐依然不在家，馬丁弄到了一份星期日的報，便在樹陰掩映的地方躺了下來。早晨過去了，他不知道怎麼便過了去。他沒有睡着，沒有人打擾過他，然而那份報他却沒有看完。他下午回頭又看着牠，晚飯後，看呀看的便睡熟了。

星期日這麼樣便過去了；星期一早上，他辛勤地工作，在把衣服分類；佐呢，一條手巾牢縛在他的頭上，呻吟着，罵着粗話，正在開動洗衣機和調着軟毛。

「俺就是忍耐不住，」他解釋道，「當星期六晚上來了，俺就要喝酒啦！」

第二個星期又過去了，一個每夜在電燈光下繼續下去，到星期六下午三點鐘，當佐覩味着他那乏味的勝利的瞬間，跟着便溜到村里去忘却一切的時候，正到達頂點的大戰鬥。馬丁的星期日像以前的一個樣子。他在樹陰下睡覺，無目的地把報紙看了又看，花了悠長的時間在仰臥着，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他太茫然若失了。他不能思想，雖然他也清楚他並不高興他自己這樣。他自嫌自謔，好像他做過了一些下流事情，或本來是卑劣的一般。他身上一切天神般的東西，是一筆勾消了。野心的刺戟物是變弱了；他已沒有感到牠的刺激的活力了。他了無生氣，他的靈魂彷彿死掉了。他是一匹牲口，一匹做工的牲口。他在那從綠

葉縫中射下來的陽光中看不到美，那蔚藍的天空也不像往日似的低聲細語，暗示出宇宙的廣大，和想搖身而出的祕密了。生活是難以忍受地沉悶和乏味，牠的味兒，在他嘴裏是苦澀的。一幅黑色的幕布遮過了他內心幻視的明鏡，幻想躺在一個黑暗的病房中，那兒是沒有光線射進去的。他羨妒佐他溜到村裏，狂暴的，拆破酒吧的屏風木板，腦子裏想入非非，在泥醉的行徑中為易動感情的事情狂喜，幻想地狂歡地醉了，忘掉了星期一早上和要命的苦工的一週又來到了眼前。

第三個星期又過去了，馬丁厭惡他自己，也厭惡生活。他為一種失敗之感所壓迫着，編輯們拒絕他的稿子，是有理由的。現在他能夠看清楚這一點，笑他自己和他所做過的美夢了。露思郵寄回他的「海洋抒情曲」來。他冷漠地讀了她的信。她出盡了她的本領，說她多麼喜愛牠們，說牠們是美麗的。但她却不會說謊，也不能對自己隱瞞真相。她知道，牠們是失敗之作，他從每一行敷衍的，冷淡的語句中，讀出了她的不讚許。而她是對的。當他把這些詩重讀一遍，他是堅決地相信這一點了。美與神奇已離他而去，當着這些他讀詩歌時，他自己就狐疑着當日他寫作牠們的時候，他心裏到底有過些什麼。他的用語的大胆叫他覺得怪誕，他的表現的巧妙是狂妄，一切都是荒謬的，不現實的，不可能的。他也許早就當場把「海洋抒情曲」燒掉了，要是他的意志堅強到去把牠們點着火的話。那兒就是機器房，但用力帶牠們到火爐去，却是不值得的。他所有的氣力，在洗別人的衣服上面用盡了。他並沒有剩下一點兒來做私人的事情。

他決定了，等到星期日來到，他便振作起來，給露思回一個信。可是星期六下午，在工作已經做完，他洗了一個澡之後，要忘却一切的慾望又淹沒了他。「我看，還是去走走，看看佐怎麼樣吧。」他這樣自己決定了；而同時，他也知道他在說謊。如果他有了精力的話，他恐怕早已拒絕去考慮這句謊話，因為他是要忘却的。他動身往村裏去了，慢條斯理地，漠然地，而當他走近了那間酒店的時候，他的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加快起來。

「我以為你還在水車上呢，」這是佐的歡迎辭。

馬丁不願說什麼抱歉話，只叫了威士忌，在他遞過酒瓶去之前，給自己的杯子斟滿到杯邊。

「別整夜喝呀，」他粗聲粗氣地說。

那個人拿着酒瓶延宕着，馬丁不等他了，舉起酒杯一口喝盡，便又斟滿牠。

「現在我可以等你啦，」他板着面孔地說。「可是，還是快點吧。」

佐連忙喝酒，他們兩個喝在一起了。

「是工作迫使這樣的吧，呃？」佐問道。

馬丁拒絕了討論這些事情。

「這簡直是一個地獄，俺知道，」那一個說了下去，「可是，看見你離開了水車，俺倒有點兒發恨，馬特。」

唔，這兒怎樣？

馬丁默默無言地喝了下去，不論次序，不理邀請的喝着，叫酒吧老板也吃驚起來了，那是一個弱質的鄉下青年，有着水汪汪的藍眼睛，頭髮在中間分梳着。

「他們這樣子役使咱們這些窮鬼做工，是一樁丟臉的醜事，」佐說着。「要不是喝上酒，俺準會放肆起來，燒掉那幢鬼房子啦。俺的酗酒就救了他們，俺可以告訴你這個。」

但馬丁却沒有回答。多喝了幾杯，在他的頭腦裏他覺得爛醉的蛆虫開始爬動了。啊！這是生活哪！一在三個星期中，他第一口呼吸到的生活的氣息哪。他的夢想又回到他身邊來了。幻想從那暗室中出來，引誘着他了，那大放光明的物事呀。他的幻視的鏡子是銀般明亮，一張發光的，耀目的，可以重寫的形象牛皮紙呀。神奇與美跟他一道走路，手牽着手，而一切力量都是他的。他想告訴佐這個，可是佐也有他自己的幻象，一些確實的，使他可以逃脫洗衣作奴隸的命運，使他自己成為一所大規模的機器洗衣廠的主人的計劃。

「俺告訴你，馬特，不會有小把戲在俺的洗衣廠做工的——沒有你那樣苦的生活的。不會下午六點鐘以後，還迫人做工的。你聽見俺說麼？有足夠的機器，足夠的人手做哪，只在合適的工作時間裏面做的哪；而馬特呵，上帝保佑！俺派你做全廠的監督——廠房的全部，廠房的一切哪，這就是個計劃呀。俺也加入水

車黨，積蓄兩年錢吧——積，積蓄呀，那麼……」

但馬丁却轉身走開了，讓他把這個告訴酒吧老板去，直至那位寶貝也給叫了去裝酒給兩個走了進來，接受了馬丁的請客的莊稼漢。馬丁豪爽地請着客，請了每一個人，莊稼漢們，一個馬伕，一個旅社的園丁助手，酒吧老板和一個鬼鬼祟祟的浮浪漢——他像一個影子一般溜了進來，又像一個影子似的在賣酒櫃檯的盡頭處徘徊着。

## 第十八章

星期一早上，佐爲了第一車送去洗衣房的衣服埋怨着。

「俺說呢，」他開始說道。

「別對我說呀！」馬丁咆哮着。

「對不起你，佐，」中午時他說，當他們收了工吃中飯的時候。

眼淚在那一個人的眼裏湧出來了。

「沒有什麼，老伙計，」他說。「咱們在地獄裏，咱們自己也沒有辦法。你知道，俺高興你得很。所以這才叫人傷心。一開頭俺就跟你合得來。」

馬丁搖着他的頭。

「讓咱們辭工吧，」佐提議道。「讓咱們丟了牠，流浪去吧。俺從來不曾試過這個，可是，這一定死也得個輕鬆的。而且什麼工也不用做。只要想一想——什麼工也不用做啊！有一次俺病啦——傷寒症——住

在醫院裏，滿舒服的。俺恨不得再病一次哩。

這一個星期挨過去了。旅社住滿了人，額外的「細軟東西」儘往他們身上堆。他們做成了英勇的，驚人的榜樣。他們每晚都在電燈光下做到夜深，吃飯時匆匆忙忙的吞嚥着，甚至在早飯之前加做了半點鐘的工。馬丁不再洗冷水澡了。每一瞬間都在趕，趕，而佐便是「瞬間」的幹練的牧人，仔細地看管着牠們，從不遺漏一個，像一個守財奴計算他的金子似的計算着牠們，在一種瘋狂，做工狂的狀態中工作下去；這是一副狂熱的機器，為另外一副機器能幹地幫助着，那便是想到自己曾經做過某一個馬丁·伊登的東西，一個人。

然而也只有極少的片刻間，馬丁才能思想。思想的房子關了門了，牠的窗戶用板封上了，他便是牠的影子般的看管者。他是一個影子。佐說得對。他們兩個都是影子，而這是一個無期徒刑的苦工監獄。或者，這莫非是一個夢麼？有時，在蒸汽氤氳，噠噠作響的高熱中，當他用沉重的熨斗，在那些潔白的衣服上前後推着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這是一個夢。在一個短促的瞬間，但也許是一千多年之後了吧，他會醒過來，在他那個有着一張有了墨水污痕的檯子的小房間里，接着那昨天擋了筆的地方去續寫他的東西。也許這也是一個夢吧，醒過來便是交班，當他在那起伏着的水手艙里的架床上下來，走到甲板上，在那熱帶的星光之下，把着舵輪，感到涼爽的貿易風吹過他身上的時候。

星期六，帶着牠三點鐘時那毫無價值的勝利一起來到了。

「俺去弄杯啤酒喝吧，」以那種迷糊的，單調的，表明他的週末的累倒的聲音，佐說。  
馬丁彷彿突然醒覺了。他打開了零件袋，把他的腳踏車抹過油，在鍊子上塗上石墨，調整好輪軸托子。佐正走到往酒吧去的半路上，當馬丁經過他身邊，低低地俯身在把手上面，他的兩腿正以有節奏的動作踏轉那九十六齒的齒輪，他的臉孔正迎着那七十哩的路途，斜坡和塵土而去的時候。那晚他在奧克蘭過夜，星期日，他走過那七十哩回來了。到星期一早上，疲乏地，他又開始了新的一週的工作。但他也保持着冷靜。

第五週過去了，又到第六週，這期間當中，他像一副機器似的過活，做工，只是心里頭還有着星星之火，一點兒靈魂的閃光，驅使着他，每當週末的時候，便去奔馳那一百四十哩。可是這並不是安息。這是機器般以上的牠幫忙着，把那作為從前的生活在他身上的全部遺留物的一點靈魂的閃光熄滅了。到第七週週末，並非存心如此，而只因為弱於抗拒，他跟佐一起蕩到村里去了，忘掉了生活而又找到了生活，直到星期一的早晨。

於是，到週末，他又奔馳那一百四十哩，拿更大的消耗精力的麻木，去消除那太大的，消耗精力的麻木。到三個月的末了，他第三次跟佐一起到村里去。他忘却了一下，又生活起來了，而既生活着，他便清清楚楚

的看到了他在把自己弄成一匹野獸——不是由於喝酒，而是由於做工。喝酒是結果，不是原因。牠必然要跟着做工而來，正如夜之繼日而來。他不能由於成爲一匹做苦工的牲口而爬到高處的，這是威士忌對他耳語的一句話。他點頭稱是了。威士忌是聰明的。牠道出了自己的祕密。

他叫人找了紙和鉛筆來，又給大家叫了酒來，當他們舉杯祝他康健的時候，他靠近賣酒的櫃台，潦草寫着。

「一個電報呀，佐，」他說。「唸唸牠吧。」

佐用一種醉眼矇眬裝古作怪的眼色睨視着牠。但他唸到的東西，似乎使他清醒了過來。他譴責地瞧着對方，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湧出，流到他的面頰上了。

「你不回來俺這兒喲嗎，馬特？」他絕望地問了。

馬丁點點頭，叫了一個遊手好閒的傢伙拿電報稿到電報局去。

「且慢！」佐含糊地喃喃着。「讓俺想想看。」

他緊緊抓住那櫃台，他的兩腿儘在下面搖擺着，當他在思索着的時候，馬丁的臂膀扶住了他。

「改寫作兩個洗衣工人好喨，」他莽撞地說。「哪，讓俺結果了牠吧。」

「你辭工幹嗎？」馬丁問道。

「跟你一樣的理由。」

「可是，我是打算到海上去呀。你是不成的。」

「不管牠，」這是回答；「但俺總還可以流浪去。」

馬丁探究地盯着他一會兒，於是叫道：

「好傢伙，我看你是對的一個叫化比一匹做苦工的牲口好。嘿，老兄，你活下去吧！那比你從前的生活好得多了。」

「俺從前住過醫院啦，」佐糾正着。「那是舒服的。傷寒病——俺告訴過你麼？」

在馬丁把那電報稿改爲「兩個洗衣工人」的當兒，他說了下去：

「俺住醫院時，俺從來沒想過要喝酒。好笑的事兒，不是麼？可是，當俺整個星期像奴隸般做着工的時候，俺就要去灌啦。留意到廚房司務拼命的喝！——而麵包師傅也一樣麼？這爲的是做工。他們當然要去喝的。噃，讓俺付一半的電報費吧。」

「爲了這個，咱們拉拉手吧，」馬丁提議道。

「來吧，諸位，喝呀！」佐叫喚着，這時他們正把盤子弄得咯咯作響，把牠們搖出在濕漉漉的櫃台上。

星期一早上，佐懷着期待的放肆起來了。他不理會他的脹痛的頭，對他的工作也不感興趣。整羣的『

瞬間「偷偷溜走了，消失了，而牠們的牧人却儘在瞧着窗外的陽光和樹木。

「只要瞧着這個啊！」他叫着。「這全是俺的呀！這就是自由。俺能躺在那些樹下，睡牠十萬八千年，如果俺要的話。喚來吧，馬特，讓咱們丟開那個吧。等待着下一會兒有什麼好處呢？那兒就是一個什麼工也不用做的地方，俺弄到一張到那兒去的車票啦——那可不是一張來回票，他娘的！」

幾分鐘之後，在把髒衣服裝滿一車，準備去洗的時候，佐探查着旅社經理的襯衣。他知道牠的記號，而帶着一種出乎意料的，自由的意識，他把牠扔到地板上，用腳踩着牠。

「俺恨不得你在那里頭呢，你這豬頭荷蘭佬！」他大聲叫道。「在里頭呢，就在那兒俺弄到了你嘗嘗滋味呀，一下又一下，操你奶奶喂，人呀！來勸勸俺，勸勸俺呀！」

馬丁笑了，拉着他做工去了。星期二晚上，新的洗衣工人們來到了，這個星期剩下來的幾天，都花費在指引他們進入那工作程序里面。佐到處坐坐，解釋着他那一套規矩，但他已不再工作了。

「一點兒也不幹了，」他宣稱着——「一點兒也不啊！他們要的話可以辭退俺，可是，他們要這麼辦的話，那俺就溜之大吉好啦。再沒有工作是俺的了，謝謝你！俺，坐貨車去啦，到樹陰下躺躺去啦。去吧，你們奴隸們對了苦工和血汗！苦工和血汗呀！當你們死了，你們也要爛掉的，像俺一個樣子，你們怎樣過活有啥子兒關係呢？——呃？告訴俺這個——到底有啥子兒關係呢？」

星期六，他們拿到了他們的工錢，分手的時間到了。

「俺要勸你改變心腸，跟俺一道走，也沒有什麼用處了吧？」佐絕望地問了。

馬丁搖搖頭。他正站在他的腳踏車旁邊，準備好動身了。他們握了手，佐捏着他的手好一會兒，一壁說：「俺會再看見你的，馬特，在你跟俺死掉之前。這簡直是洩漏天機；俺是很有把握的。再見了，馬特，好好地過活吧。俺喜歡你喜歡得要命，你知道！」

他，子然一身，正站在路中心，瞭望着，直到馬丁轉了一個彎，看不見了為止。

「他是一個挺好的印第安人，（譯註）那小伙子，」他喃喃着——「一個挺好的印第安人。」

於是，他自己便慢慢地沿路向那個大水槽走去，那里有半打的空車廂停在側線上，等待着上行的貨車。

（譯註）美洲的紅種土人。

## 第十九章

露思與她的家人，又回到家里來了，回到了奧克蘭的馬丁，看過她許多次。已經得到了她的學位，她就不再去鑽研學業；他呢，已經耗盡他全身心的活力，也不再從事寫作了。這給了他們以彼此過從的時間，為他們過去所未有過的；他們的親熱之情，迅速地便成熟了起來。

起初，馬丁除了休息，什麼也不做。他睡得很多，花了悠長的時間在沈思默想上，什麼都沒有做。他好像一個從一次可怕的災難恢復過來的人似的。第一個復蘇的徵象出現，是當他在日報上發覺了還有一點兒趣味的時候。於是，他又開始閱讀了——輕鬆的長篇小說和詩歌——而再過幾天之後，他已全副精神放在拋荒已久的菲斯克上面了。他的強壯的身體與康健，製造出了新的活力，他保有着青春的一切彈力與活潑。

露思坦白地表示出她的失意，當他宣布了他一休養好，便要再到海上去航行一次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再去呢？」她問了。

「錢，」這是答覆。「我要去賺一筆讓我能向編輯們再度進攻的錢。錢就是戰費，就我的場合來說——一錢和忍耐。」

「如果你所需要的只是錢，你為什麼不留在洗衣作里呢？」

「因為那洗衣作在使我成為一匹牲口。那一種工作做得太多，是使人酗酒的。」

她眼中帶着恐怖的神色，瞪視着他。

「你是說……」她顫聲說了。

在他，要支使開這個，原是容易的，但他的自然的衝動却要求誠實，而他也記得他往時的不問情形如何，也要誠實的決心。

「是的，」他答道，「正是那個。幾次了。」

她抖着，避開了他。

「在我所認識的男人中，沒有誰做過這種事的，從沒做過的呀。」

「那麼，這是因為他們從沒在雪萊溫泉館的洗衣房做過工，」他苦笑了。「勞動是一樁好事情；這對於人類的康健，是必要的；說教者全這麼說。天知道，我從來就不會害怕溫勞動呀！可是，像那樣太難以稱為

好事情安勞動，有的是呢，而那兒的洗衣作便是其中的一種。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到海上去遠航一次的理由。

由。這將是我最後的一次了，我看因為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就要打進文壇去了。這一點我是有把握的。

她是沉默的，不表同情的；他有着心事似的注視着她，曉得要她理解他所經歷過的生活是多麼不可能。

「早晚我就把牠寫起來吧——『勞動使人墮落』，『工人階級酗酒的心理學』，或諸如此類的題目。」

自從第一次會面以來，他們從沒有過距離得像那天那樣的遠。他的說得坦白，底子里却有着反抗精神的自白，使她厭惡了。但她為那討厭的物事本身所驚嚇，較之為牠的成因還要多。這給她指示出，她接近他已多麼的近，而一經接納，牠便踏上了那條走向更親熱的道路。憐憫，也給引起來了，還有天真的，理想的改造思想。她可以拯救這個從遠方來的生野的青年。她可以從他早年的環境的咒詛中，把他拯救出來，她可以不管他自己怎樣，從他本身把他拯救起來。這一切，像是一種極高貴的心境似的感動她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藏在牠後面，成為牠的基礎的，是愛情的關切與欲求。

他們在那秋色怡人的天氣中，常常騎着他們的腳踏車外出，他們在山崗上高聲讀詩，時而這一首時而那一首的，朗誦高貴的，崇高的，使人的思想向上的詩歌。克己，犧牲，忍耐，勤懇，高遠的志向，就是她在間接宣傳的主義——這些抽象的觀念，是由於她的父親勃特勒先生，及從一個貧苦的移民小孩子騰達為一

個世界的著作者的安德魯·卡內基（譯註一）的影響，而在她的心里體現了的。

這一切都爲馬丁所賞識和受用了。現在，他理解她的心理過程越加清楚了，她的靈魂，已不再像過去是一個封閉起來的神奇。他跟她在智識上是平等的。然而，意見不同之點，並沒有影響他的愛情。他的愛情比從前更加熱烈，爲的是他之愛她，是愛她的人，甚至她體質上的單薄，在他眼中也是一種添加的魅力。他曾經讀過病弱的伊麗莎白·巴萊特（譯註二）的故事，她許多年來，都是足不履地的，直到那光輝的一天，當她偕同勃朗寧私奔的時候，却筆直的站起來，在大地上，在那空廓的天空之下。勃朗寧爲她所做過的事情，馬丁確定了他也可以爲露思而做。但首先她必須愛他；其餘一切，倒是容易辦的。他可以給她氣力和健壯。他瞥見了他們的生活，在未來的日子里，那兒，以工作，舒適，和一般的優裕生活爲背景，他看見他自己跟露思在誦讀着，討論着詩歌，她坐在地上無數的墊子之間，當她在給他高聲朗誦的時候。這便是進入他們可以過的那種生活中去的一條鑰匙。他常常看見那一幅特別的畫景。有時，當他一手摟扶着她，正在誦讀着的時候，這是她，偎倚着他，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有時，他們一起在瀏覽着那些印了出來的美的篇章。跟着，由於她也喜愛自然，他便憑那巨大的想像力，改變了他們讀書的背景。有時，他們在那些有着峭壁的，叢密的山谷中誦讀，或則在高山的草地上；又或來到灰白的沙丘附近，他們的脚下是一圈滾滾的波濤，或則遠到熱帶的火山島上，那兒，瀑布奔瀉而下，成了一片迷濛的煙霧，像一幅幅隨風擺動的烟雲般的輕紗。

一直下垂到海裏。但經常的在那前景中，作為美的主人，永遠在讀着，分享着的，則有他和露思；而經常的在晦暗的，模糊的自然背景之外的背景中的，則是工作，成功，和賺來的錢，使他們對於全世界和牠的寶藏能夠自由去享受。

「我得勸告我的小女兒當心一點喲，」有一天，她的母親警告着她。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麼。但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

露思臉紅了，但這是處女的臉紅，當她第一次被叫去跟一個有同感的母親討論人生中一樁神聖的事情的時候。

「與你相當的人。」她的母親為她說完了那一句話。

露思點點頭。

「我是不想說出這一點的，但他確實不是。他粗豪，生野，強壯——太強壯了。他沒有……」

她遲疑着，說不下去了。跟她母親談着這麼樣的事情，這是一個新的體驗。於是，她母親又為她完成了她的思想。

「你想說的是，他沒有過着一種潔淨的生活。」

露思又點點頭。一陣羞紅，又掩上她的臉孔了。

「正是這個，」她說。「這不是他的罪過，但他彈過許多……」

「高調？」

「是的，高調。他威嚇着我。有時，我是絕對害怕他的，當他以那種滿不在乎的態度，談着他所做過的事情的時候——好像沒有關係似的。那其實是有關係的，不是麼？」

她們臂膀彼此圍靠着的坐着，在談話少歇的時候，她的母親輕輕拍着她的手，等待她說下去。

「可是，我對他非常感到興趣呢，」她繼續說着。「可以說，他是我的弟子。然而，他還是我第一個男朋友——但嚴格說來又不是朋友；倒是弟子兼朋友吧。有時，當他叫我害怕的時候，就彷彿是我——像一些『女大學生』似的——拿來玩玩的一頭雄狗，他在苦苦地掙扎，他張牙露齒，他正要掙脫了羈勒。」

她的母親又在等待着了。

「他使我感到興趣，我想，就像是一頭雄狗似的。他也有許多好處；可是他身上也有許多我不會喜歡的東西，在……另一方面，你瞧，我是思索過來的呢。他賭咒，他抽煙，他喝酒，他用他的拳頭去打架；他這麼樣告訴過我的，而他高興這個——他這麼說。他的所為全是一個男人所不當為的——一個我願意他作我的」——她的聲音放得很低——「丈夫的男人。再說，他是太強壯了。我的良人必須是高昂的，清秀的，微黑的——一位瀟灑的，動人的良人。不，我愛上馬丁·伊登的危險是沒有的。那將是我所能碰到的最壞的

運命」

「但這並不是我說到了的事情，」她母親語意雙關的說。「你想到過他麼？他在各方面都是這麼不適合，你知道；但假如他愛上你呢？」

「他是要愛上的……已經愛上了啊！」

「這是在意料中的，」摩士太太低聲細氣地說。「如果換過是一個了解你的人，又怎麼樣？」

「奧爾尼恨我呢！」她興奮地叫道。「我也恨奧爾尼。當他在身邊的時候，我總覺得那像是一頭貓。我覺得，我在他看來一定是討厭的；而即使我沒有那麼感覺的話，哼，他在我看來，無論如何也總是可憎的。然而，跟馬丁·伊登在一起，我却快活。從來沒有人愛過我——我意思是說，沒有一個男人，像那個樣子。被人那樣子……愛着，是愉快的。你懂得我說的是什麼意思，親愛的媽呵，感覺到你自己真真正正是一個女人，是愉快的。」她把她的臉孔伏在她母親的膝上，抽咽着。「你覺得我是可怕的，我知道，但我却是誠實的，我怎麼覺得便怎麼告訴你。」

摩士太太出奇地傷心而又快樂了。她的一位文學士的小女兒消失了，代替着她的，已經是一個成人的女兒。那個實驗已經成功，露思的本性中那個出奇的空洞已經填滿，沒有危險，沒有懲罰地便填滿了。這位粗魯的海員成了一件工具，雖然露思不愛他，但他已使她醒覺自己是一個女人。

「他的手抖着呢，」露思告白着她的臉孔爲了怕羞依然伏着。「這是最有趣，最可笑的，可是我也爲他感到難過。當他的手這麼震顫，他的眼睛這麼發亮的時候呢，我便就他的生活，就他現在實行着的，要補救過來的錯誤辦法，開導他一番。然而他是崇拜我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和他的兩手，不會撒謊的。這叫我覺得已經長成了起來，一想到了牠——正是一想到了牠呀。我覺得，我是賦有一些理應屬於我自己的東西的——牠使我像其他的女孩子們……其他的年青的女人們一樣。於是我也懂得我以前是不像她們一樣的了，我早已知道，這叫你耽着心事。你以爲，你沒有讓我曉得你那種可貴的煩惱，但我却曉得，而且我要……『迎頭趕上，』像馬丁·伊登所說一般。」

這在母親和女兒說來是一個神聖的時間，當她們在暮色微茫中說了下去的時候，她們的眼睛，爲淚水所濕透了，露思是全部天真和坦白，她母親則是同情的，接納的，然而也鎮靜地解釋着，指導着。

「他比你年輕四歲呢，」她說。「他在社會上也沒有地位。他既無職業，也沒有薪金。他是不實際的。愛上你了，他憑常識來說，一定要做點給與他以結婚權利的事情，而不再到處賣弄他那些小說和孩子氣的夢想。馬丁·伊登，依我看，恐怕是永遠也不會飛黃騰達起來的吧。他並不負起責任來，去做一個男人的經世的工作，像你父親所做的那樣，或是像我們所有的朋友那樣——例如勃特勒先生便是一個馬丁·伊登，依我看，恐怕永遠不會成爲一個會賺錢的人吧。而這個世界既然安排好是這樣，金錢對於幸福却是必

需的——噢，不並不是指那大堆大堆的錢財，但足夠的錢，却可以讓你有普通的舒適和體面。他……他從來沒說到過麼？」

「他半個字也沒有透露過呢。他不曾企圖過；但即使他企圖了吧，我也不會答應他的，因為你知道，我並不愛他。」

「這是叫我高興。我當然不願看見我的女兒，我唯一的女兒，她是這麼乾淨和純潔的，却去愛一個像他那樣的男人。世界上有的是高貴的男人，他們是潔淨、真誠、和英偉的。等待他們吧。你有一天會找到一個的，你將愛他而又為他所愛，你將幸福的跟他在一起，正如你父親跟我彼此都幸福一樣。有一樁事情，你必須時常記在心裏……」

「是的，母親。」

摩士太太的聲音低沈而悅耳，當她說道：「那就是小孩子們。」

「我……我是想到過他們的，」露思承認着，一面回憶起過去煩擾過她的那些放肆的想頭。由於她得說起這些事情而來的處女的怕羞，她的臉孔又緋紅了。

「使伊登先生失掉資格的，正是這個，正是小孩子們，」摩士太太單刀直入地說了下去。「他們的血統必須潔淨，而他，依我看來，恐怕是不大潔淨的，你父親告訴過我海員們的生活，而……而你是懂得的。」

露思表示同意地緊捏着她母親的手，覺得她確也理解，雖然在她的概念中只是一些模糊的、遙遠的和可怕的、出乎她的思想範圍之外的東西。

「你知道，倘若不告訴你，我是什麼事情也不幹的，」她開始說了。「……只是有時你得詢問我，像這一次似的。我想告訴你，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好。這是一種不對的賢德——我知道，這是不對的——然而你却可以叫我容易說出來。有時，好像這一次，你必須問我——你必須給我一個機會。嘿，媽媽，你也是一個女人啊！」她狂喜地叫道，這時她們已站了起來，她拉着她母親的手，直立着，在暮色微茫中瞧着前面，意識到她們之間有着一種妙不可言的平等。「要是我們沒有這一次談話，我恐怕絕不會這麼樣看你的。我得知道我是一個女人，這才知道你也是一個女人。」

「我們都是女人呢，」她的母親說，拉她到懷裏，吻着她。「我們都是女人呢，」她再說了一遍，同時她們便走出室外去了，她們的臂膀各自摟扶着對方的腰身，她們的心裏，則洋溢着一種新的伴侶的感情。

「我們的小女孩已經長成一個女人啦，」一個鐘頭後，摩士太太驕傲地對她的丈夫說。

「這是說，」在盯視着他的太太好一會兒之後，他說——「這是說，她在談戀愛了。」

「不但她是被愛着了，」這是一個微笑的答覆。「那個實驗已經成功啦。她終於醒覺了喲。」

「那麼，我們就得擺脫他。」摩士先生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口吻，活潑地說。

然而他的太太却搖着頭。「這是不需要的。露思說，幾天之內，他就要到海上去啦。當他回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這兒了。我們將送她到克刺拉姑母家裏去。再說，在東部住上一年，氣候，人物，思想和一切東西，都有了變遷了，這正是她所需要的。」

---

(譯註一) Andrew Carnegie (一八三七——一九一九) 原籍蘇格蘭的美國鋼鐵工業家，頗有著述。

(譯註二) Elizabeth Barret (一八〇六——一八六一) 英國女詩人，大詩人勃朗寧之妻；她原有廢疾，故云。

## 第二十章

寫作的欲求，又在馬丁心裏掀動了。在他的頭腦中小說和詩歌正向着自發的創造之途躍動，馬丁便都把牠們記錄下來，留到將來他可以給牠們以表現的時候用。他並不寫作。這是他的一個小小的假期；他早已決定把牠供奉給休養與愛情，而在兩方面他都一帆風順。他不久便精力洋溢，他每天都看到露思，在見面的那片刻間，她又經驗到他往日那種氣魄與康健的驚人。

「當心啊，」她母親又一次警告了她。「我看，你跟馬丁·伊登見面得恐怕太多了。」

但露思却自負安全，笑了。她對於自己是有把握的，他呢，幾天後便到海上去了。以後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她當已離家遠遊東部。但無論如何，馬丁的氣魄與康健中總是有著一種魔力在的。他，關於她計劃中的東遊也曾經聽說過，他感到了有趕快的必要。然而，他還不知道怎樣去跟一個像露思那樣的女孩子說愛談情。而且，由於他有着與那些跟她絕不相同的女孩子和婦人來往的豐富的經驗，他是受到妨礙了。她們是懂得愛慾、生活、和賣弄風情的，而她對於這些，却一點也不知道。她的無限的天真嚇怕了他，凍結着他嘴。

上的一切言辭的熱烈，不管他自己怎麼樣，總使他深信自己的卑微不配，而且在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妨礙。他自己以前就從未戀愛過。在他那虛浮的過去當中，他是喜歡過女人的，而且為她們中一些所誘惑過，但他不知道這算什麼愛戀她們。他以一種巧妙的、不羈的方式吹一聲口哨，她們便走到了他身邊。她們是娛樂物，附屬品，男人玩的遊戲的一部份，但充其量也只是一小部份而已。現在，開頭第一次，他是一個溫柔，膽怯，和在把棋不定的追求者了。他不懂得愛的方式，也不懂得愛的言辭，只是在他的戀人的潔淨無邪之前心驚胆戰。

在跟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結識的過程中，輪流經歷着牠的永遠在變遷的各種樣相，他已學懂了一條行為的法則，大致是：當一個人玩到一種陌生的玩意兒的時候，他必須讓那一個人先玩一手。這已經有成千次使他佔了有利的地位，同時也訓練他成為一個觀察者。他懂得怎樣去察看那陌生的東西，等待着有一個弱點，有一個入口，暴露牠自己。這像在鬥拳當中找個罅隙去攻擊。當這麼一個罅隙來到了的時候，他，由於長時間的經驗，便懂得去玩牠，而且盡力玩去了。

所以他便對露思等待着，察看着，想吐露他的愛情，但又不敢。他怕驚嚇着她，而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只要他知道了這個，他便循着那正常的道路去追求她了。愛情在清晰的說話之前已來到世界上，在牠自己的幼年，牠已學會了自己永不忘記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與手段。正是依着這個古老的，原始的方法，馬丁向

露思求愛了。開頭，他不知道他在幹着這麼一回事，雖然過後却讚頌牠。他的手跟她的接觸，比他所能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有效得多；他的氣魄撞擊在她的想像上，比成千個世代以來的情人的印刷出來的詩歌，說出來的甜言蜜語，都還要誘人。凡他的舌頭所能表達的，也許已部份的訴之于她的判斷，但手的接觸，那瞬間的接觸，却是直接訴之于她的本能的。她的判斷正如她一樣年輕，但她的本能却像種族一樣老成，而且還要老成些。當愛情是年輕的時候，牠們曾經是年輕的，而牠們比什麼習俗，見解，和一切新產生的東西都要高明。所以，她的判斷就毫無動靜了。沒有誰來請教牠，她也不覺得馬丁時時刻刻在向她的愛情本性伸訴的力量。在另一方面，他之愛她是如白天一樣明白的，她有意的樂于觀看他的愛情的表白——有着溫柔的光芒的發亮的眼睛，顫動的手，永不消褪，鑲在他晒黑的皮膚下暗湧出來的紅中帶黑的赧顏。她甚至更進了一步，以一種羞人答答的態度鼓勵着他，但做得是這麼巧妙，因而他從來就不會猜想到這個，又因做得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所以她差不多也沒有猜疑過自己。她感覺到她這些宣布了她是一個女人的力量，她在折磨他，戲弄他上面，享受着一種夏娃般的快樂。

由于缺乏經驗和熱情過多而衝口結舌，鑑在不知不覺間拙劣地求愛，馬丁繼續着他在接觸方面的進逼。碰到他的手，在她是一個快樂，而且是快樂以上的銷魂蕩魄的事情。馬丁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却知道這在她決非不愉快的。他們並非常常握手，除了見面和分別的時候；可是在推着腳踏車，在把那些帶到山

上去唸的詩集用皮帶縛起來，在並坐着翻閱那些書葉的時候，手碰着手的機會是有的。而且也有這樣的機會，她的頭髮拂着他的面頰，肩頭碰着肩頭，當他們一起俯身去瀏覽書本中的佳句的時候。想起那飛來無方，暗示着她應該揉亂他的頭髮的放浪的衝動，她竟自微笑了；而他則正非常需要，當他們讀倦了的時候，讓他的頭枕在她的膝上，然後閉起眼睛來去夢想那個屬於他們的未來。當過去，在雪爾芒德公園和斯丘特遜園舉行禮拜日辟克匿克（Picnic）的時候，他曾經讓他的頭枕過許多人的膝上，他常常酣熟地自私地睡着了，而那些女孩子則遮掩着那曬到他臉上去的陽光，俯身瞧着他，愛撫他，驚訝于他對於他們的愛情的傲慢的忽視。直到今天為止，讓他的頭枕在一個女孩子的膝上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而現在，他發覺露思的膝上却是咫尺天涯般難以枕到了。然而正是在這兒，在他的沉默中，是他求愛的力量的所在。就因為這種沉默，他才從來不會驚嚇過露思。由於她自己的潔癖和胆怯，她對於他們交際的危險的傾向，是從不曾醒悟到的。巧妙地，不知不覺地，她越發向他，越接近他了；他呢，意會到這日益增加的親近，渴欲去冒一次險，但又害怕。

有一次，他冒險了，這是某一天午後，當他發覺她在昏暗的起居室裏，正患着厲害的頭痛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有一點兒效力哪，」她回答了他的詢問。「而且，我連頭痛藥粉也沒有吃。霍爾大夫

不讓我吃呢。」

「我想，我能夠治好牠，而且是不用藥的，」這是馬丁的答覆。「不用說，我也不一定有把握，可是我想試一試看。這不過是按摩就是。我開始是從日本人學到這玩意兒的。他們是一個產生按摩師的人種，你知道。後來，我又重新學過一次，大同小異的，從夏威夷人。他們叫牠做「羅密——羅密」。牠能治許多用藥能治好的病和一些用藥治不了的病。」

當他的手剛好觸到她的頭上的時候，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多麼靈驗呵，」她說。

半小時後，她又說了一次，同時她問道：「你不累麼？」

這一問是敷衍的，她知道回答將是什麼。跟着，昏沈欲睡地默想着他的使人舒適的鎮痛力量，茫然失了。生命從他的指尖湧出，使痛楚在牠之前退避了，或者，至少在她是這樣覺得的，直至由於痛苦的緩和，她睡熟了，他偷偷地溜了出去。

傍晚，她打了電話去向他道謝。

「我直睡到吃中飯，」她說。「你完全治好我啦，伊登先生，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感謝你。」

當他回答着她的時候，他激動，語無倫次，非常的歡喜。在用電話談話的中間，他心裏一直跳躍着關於勃朗寧和病弱的伊麗莎白·巴萊特的記憶。做過的事情可以再做一遍的，他，馬丁·伊登，能做這樣事情，

願做這樁事情，爲着露思·摩士。他回到他的房間里，去讀那本打開放在床上的斯賓塞的「社會學」了。但他却讀不下去。愛情磨折着他，征服了他的意志，這麼樣，儘管早抱有決心，但他卻發現自己已坐在那張染有墨污的小檯子之前了。那晚上他寫成的那首十四行詩，便是以五十首十四行詩組成的愛情連環曲的第一首，那連環曲是在兩個月內完成了的。他在寫作的當兒，心裏老是記起「葡萄牙人的十四行情詩」（譯註）他是在一種適宜於創作偉大作品的最優良的情況之下，也就是正碰到一個生活上的重大關頭，在自己甜蜜的狂戀的痛楚之中寫作的。

沒有跟露思在一起的那許多時間，他用於寫「愛情連環曲」在家讀書，到公共閱覽室去，在那兒，他跟當時的雜誌，及牠們的方針和內容的性質弄得更加接近了。他與露思在一起消磨去的時間，則爲了那些預期和毫不確定的東西想得發瘋。這是他治好她的頭痛一個星期後的事，到梅麗特湖作一次月夜航行的提議，由諾爾曼提出，並爲阿瑟和奧爾尼所贊成了。馬丁是唯一一個能駕駛一條船的人，他便被迫着去幹這份工作。露思靠近他坐在船尾，那三個年青人則在中艙聊天，正爲一些「學府的」事情滔滔不絕地吵得不亦樂乎。

月亮還未上升，露思注視着星光燦爛的天空，跟馬丁也沒有交談什麼的，經驗到一種突爾而來的寂寞之感了。她瞟了他一眼，清風陣陣，使船傾側在一邊，直至船面也濕了水；他，一手把定舵柄，一手拉着帆底。

主索，正使船稍微有點逆風的前駛，同時向前窺望着，想辨認出已在不遠的北岸。他沒有察覺到她的注視，她正有心的打量着他，胡思亂想地思量着那條古怪的靈魂的繩索怎樣牽引着他，使一個具有顯著的才能的青年，去把他的時間消磨於寫作那些早已命定是平平無奇和歸於失敗的小說和詩歌。

她的眼光，流連在那條在星光下有點朦朧的強壯的頸子上，溜到那個挺得威武有力的頭顱上，往日想放她的手在他的頸子上的欲望，又回到了她身上來。她所厭惡的氣力吸引住她，她的寂寞之感越來越顯明，她感到倦怠了。她在那傾側的船上的座位，叫她心煩，她記起了爲他所治好的頭痛，和他身上所有的那種使人安適的力量。他坐在她旁邊，近得幾乎貼着她，而船却似乎要把它傾側到他身上來。於是在她心裏湧起了一個要偎倚着他，要讓自己靠他的力量安息一下的衝動——一個模糊的，半形成的衝動，這即使她在詳加考慮，也還是左右着她，使她朝他靠了過去了。或者，這是由於船的傾側吧？她不知道——她永遠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正靠着她，而舒服與安適是極其愜意的事情。也許這是船的罪過，然而她並沒有設法去恢復原狀。她輕輕地斜靠着他的肩頭；她斜靠着，而且繼續靠下去，當他移動了位置，使她靠得舒服一點的時候。

這是瘋狂，但她拒絕去考慮這種瘋狂。她不再是她自己了，只是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女人的迫切的需要；而且，雖然她靠得是這麼輕輕地，這種需要也彷彿滿足了。她不再倦怠了。馬丁沒有說話。倘說了，那種魔

她恐怕早就破滅了吧。然而他的含情脈脈延長了她。他昏昏暈暈的。他不能理解發生着的事情。這太神奇了，只能算是一種精神狂亂。他克服了一個要拋開帆索和舵柄，去把她抱在自己懷中的瘋狂的欲望。他的直覺告訴了他，這是不該做的事情；而帆索和舵柄使他的手不得空，抗拒開那個誘惑，他是高興的。然而他駛船已不那麼巧妙了，他厚顏地讓風從帆邊漏過去，這樣去延宕那駛向北岸的航程。湖岸將使他不得不移動，於是身體的接觸便會分開。他技巧地駛着，延阻船的進行而毫不惹起那些吵鬧者的注意，心裏寬恕着他從前那些艱苦的航行了，因為牠們是使這驚人的一夜成為可能的，牠們給了他以控制海洋、船和風的本領，因此，他才能身邊伴着一個她在夜航，還有那可愛的體重靠在他的肩上。

當上升的月亮的第一道光芒射到帆上，以真珠般的光輝照耀着全船的時候，露思離開了他了。甚至當她在移動之際，她覺得他也在離開。避免被人發覺的衝動是雙方一樣的。這是在默默無言中，暗地里親密的一個插曲。她離開他坐着，兩頰熱辣辣的發燒，而全部矜持的力量，便又回到了她身上來。她做了一件不願意為她的兄弟們或奧爾尼看見的錯事。幹嗎她做出這種事情來呢？她一輩子從沒做過一點兒像這樣的事情，而且，她以前還跟年青的男人們月夜航行過呢。她從來沒想過要做這樣的事體兒。她不勝羞恥，為自己春花怒放般的女人的心事所左右着。她偷瞟了馬丁一眼，他正忙於讓船駛上另一條航線呢；她恨不得恨他，爲了他使她做出了一件踰閑蕩檢的丟人的事情。他，所有的男人中就是他一個呀！也許她母

親是對的，她是看他看得太多了。她決定，這再也不會發生了，她將來可以少看他一點。她抱着一個狂妄的想頭，打算到他們第一次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便向他解釋一番，對他撒一個謊，說在月亮上升之前，她會偶然為一陣暈眩所襲擊。接着，她又詫異了在月亮上升之前，他們怎樣的各自離開，她知道他會曉得這是一句謊話。

在連接飛奔而來的日子裏，她不再是她自己了，只是一個難解的、難以解釋的造物，在自我分析的裁判和責難上是頑強的，拒絕去窺望未來，或去想到她自己和她正向哪兒奔去。她處在一種屬於刺戟的神祕的狂熱狀態中，輪流地又驚又喜，墮入了永恆的迷惑裏面。但她無論如何也早有了一個立得穩固的觀念，保證了她的安全的。她不會讓馬丁說出他的愛情。在她這樣做法的期間內，一切都將不成問題。而且，就算他說了吧，一切也是毫無問題的。這沒有關係，因為她並不愛他。自然，這在他將有半小時的痛苦，在她則有半小時的不安，因為這將是她第一回接受到的求婚。她想到這一點，便又驚又喜起來。有着一個男人向她求婚，她真真正正是一個女人了呢。這對於一個構成她的性別的基本的東西是一個誘惑。她的生命的燈蛾，她甚至於想像到馬丁的求婚，自己替他設身處地的說話；她預演了她的拒絕，措辭婉轉的忠告他要注意真正的和高貴的人格。特別是，他必須停止抽煙卷兒。她會提出來說的。然而，不，她根本就不能讓他

說出來呀。她能阻止他，她已經對她母親說過她能的。整個兒面紅耳熱的，她遺憾地打發走這個求婚的場面了。她第一回的接受求婚，原該延擱到一個較適當的時機，等待一個更有資格的求婚者到來。

(譯註)伊麗莎白·巴萊特(勃朗甯夫人)的詩集。

## 第二十一章

一個佳麗的秋日，一個加利福尼亞的「小春天氣」（譯註）來到了，暖和而又蕭索，由於那變動着的季候的靜止還在心神不定，有的是一輪迷濛的太陽，和一陣並不攪動那懶洋洋的氣氛的蕩漾的微風。矇矓的紫色的霧，那並非一片煙雲而是一幅用顏色交織成的織物，正掩蔽在深山窮谷之間。三藩市像一片煙雲似的高踞在那兒。穿插進來的海灣，發着一片溶化的金屬物的暗光，在牠上面航船靜靜地躺着，或是隨着那懶洋洋的潮水在蕩漾。遙遠的塔馬培斯，在銀色的霧靄中還隱約可見，龐然大物般靠在金門的旁邊；後者在西下的太陽的照耀之下，簡直就是一條淡金黃色的小徑。外邊，茫茫一片，廣大無邊的太平洋，正捲起天邊的向陸地掃過來的滾滾的雲堆，預示出第一口冬天的氣息。

夏天的消逝是近在眼前了。然而夏天還流連着，奄奄一息的殘留在她的山間，加深了她的山谷的青紫，以式微的力量和饜足的狂喜織成一幅煙霧的輕紗，帶着已經好好的活過來了的安詳的滿足歸去。在山間，在他們鍾愛的饅頭山上，馬丁和露思正並排坐着，他們的頭俯向那同一的書葉，他，正高聲誦讀那個

愛戀勃朗甯的女人所寫的情詩，好像只會為少數人所喜愛一般。

但那朗誦也消沉了下去。他們週遭的奔來眼底的美景，是太動人了。黃金般的歲月已經度過，正在消逝了，恍如一個風流瀟灑的不肯回頭的浪子，而回憶中的快樂與滿足，則濃重地散播在空氣之中。牠也浸透到他們身上了，做夢般懶洋洋的，削減着決斷的精力。拿一層紫色的煙霧，掩蓋過那德性的或判斷的顏面。馬丁覺得軟綿綿的正要融化下去，不時地，有一團熱火滾過他的全身。他的頭很接近她的，當那飄忽的微風吹動她的頭髮的時候，於是，牠拂到他臉上了，那些印着字的書葉，也就在他眼前旋轉了起來。

「我不相信，你懂得你讀着的東西裏面的一個字，」她這麼說過，當他心神恍惚的時候。

他以燃燒般的眼光瞧着她，正瀕於狼狽之境，同時一個駁覆，却來到了他的唇邊。

「我也不相信你能懂得。最後一首十四行詩說的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她坦白地笑了。「我已經忘掉啦。我們不必再讀了吧。天天氣太美麗了。」

「在相當的時期內，這將是我們最後的一次山遊了，」他一本正經地宣稱道。「海那邊，正醞釀着一場大風雨呢。」

書從他手裏溜到地上了，他們懶散地默然坐着，用那做夢般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眺望着那邊渺茫如夢的海灣。露思斜瞟了他的頸子一眼。她沒有向他靠過去。然而她為她身外的某種力量所牽引着，那比

地心吸力還要強些，強得有如命運。要靠過去只有一吋的距離，她那方面，毫無選擇地便靠了過去了。她的肩膀觸着他的，輕得有如蝶兒之觸着花朵，而反應過來的擠壓，則也正一樣的輕柔。她覺得他的肩膀緊貼着她的，一陣戰慄正走過他的全身。於是，便到了她要回過身來的時候。但她已變成一副自動機器。她的動作已脫離她的意志力的控制了——在那征服了她的快意的瘋狂裏面，她永遠就想不到什麼控制或意志力。

他的臂膀，開始偷偷地溜過她身後，圍抱着她。她在一種焦灼的快樂中，等待着牠的緩慢的發展。她等待着，她不知道爲的什麼，喘着氣，帶着乾燥的，燃燒着的脈搏，和她全部血液中那種期待的狂熱。那條彎曲的臂膀移上了一些，並且把她向他身邊拉過去，慢慢地溫存地拉過去了。她不能再等待了。吐了一聲倦怠的嘆息，以一個全部出於她自己的衝動的動作，出乎意外地，痙攣地，她讓她的頭偎貼在他的懷中了。他的頭迅速地俯了下來，於是，當他的嘴唇灑過去的時候，她的便飛一般的去迎合上牠。

這一定是愛情吧，她想，在這一個賜給了她的合理的瞬間。如果這不是愛情，那就未免太丟人了。這除了愛情不能是別的東西。她愛這個用他的臂膀圍抱着她，他的嘴唇壓在她的嘴唇上的男人。她的身子做了一個偎倚的動作，她貼得他更緊了，片刻之後，半離開他的擁抱，突然地而且喜極欲狂地，她伸起她的兩手，而且放下在馬丁的曬黑的頸子上了。愛情的痛苦是這麼厲害，而欲望又滿足了，於是，她竟吐出了一陣

模糊莫辨的低語，放鬆了她的兩手，半昏暈地躺下了在他的懷中。

半句話也不會說過，而且有許久的半句話也沒有說。他兩次俯下身來吻她，每一回她的嘴唇都嬌羞地湊了上去，她的身子做了牠的快活的，偎倚的動作。她緊貼着他，放開不了自己；他坐着，半支持着她在他懷裏，一壁用那雙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注視着那邊的那個一片迷濛的大城市。這一回，他的頭腦中沒有什麼幻象了。只有色光，熱在那兒跳動，溫熱得有如白日，溫熱得有如他的愛情。他向她俯下身來了。她在說話呢。

「什麼時候你愛上了我呢？」她耳語着。

「從開頭起，從最初的開頭——我第一眼看到你的那一瞬間。那時候，我愛你愛到發狂啦，以後，我一直是越來越瘋狂。現在我是最瘋狂不過了，親愛的。我差不多是一個瘋子啦，我的頭腦是快樂得這麼昏暈。」

「我很高興自己是一個女人，馬丁……親愛的，」她說，在吐了一口大氣之後。

他一再緊緊抱着她在自己的懷中，然後問道：

「你呢——你什麼時候第一次曉得了呢？」

「噢，我一直就曉得的，差不多從最初的時候起。」

「我是像蝙蝠一般盲目的哪！」他叫着，他的聲音中有着一種苦惱的聲調。「我做夢也絕對想不到這個，一直到現在，到我……到我吻着你的時候。」

「我意思不是說那個，」她自己掙脫開來一點兒，瞧着他。「我意思是說，我曉得你從開頭起就愛了我。」

「你自己呢？」

「這在我是突然來到的，」她極端慢吞吞地說着，她的眼睛是熱情的，在閃動，在融化，她的面頰上有著一層並不消褪的緋紅。「我從不知道，一直到現在，到……你用你的臂膀抱着我的時候。我也從不曾期待過跟你結婚，馬丁呵，一直到剛才為止。你怎麼樣叫我愛上你的呢？」

「我不知道，」他笑了，「除非就是因為我愛着你；我愛你是愛得這麼辛苦，那是儘可以消溶一顆石頭做的心的，像你那樣一個活生生的女人的心，更不必說了。」

「這跟我想像中的愛情的樣子是這麼不同呀！」她不相干地說。

「你以為牠會像什麼樣子呢？」

「我沒有想到牠會像這樣的。」此時她正直接瞧着他的眼睛，但她的先垂下來了，當她繼續說：「你看，我就不知道這像個什麼。」

他又把她拉向自己的懷里去，但也只是那條彎曲的臂膀的一個試驗的筋肉動作而已，因為他是害怕自己也許過於貪婪的。於是，他覺得她的身子將就着，又一次，她緊貼在他的懷中，嘴唇緊壓着嘴唇了。

「我的家人會怎樣說呢？」在一次間歇當中，她突然想起的問道。

「我不知道。若是我們這麼耽心，我們隨時都可以很容易打聽明白的。」

「可是，如果媽媽反對呢？我真怕告訴她去。」

「讓我告訴她好了，」他自告奮勇地說。「我看，你母親是不高興我的，但我早晚可以爭取到她。一個人能夠爭取到你，什麼也爭取得到啦。如果我們不……」

「唔？」

「嗨，我們倆還可以相依爲命呀。可是，爭取不到你母親贊同我們結婚的危險，是沒有的。她是這麼樣疼愛你。」

「我不願傷她的心，」露思沉思地說。

他想向她保證，母親們的心不是這麼容易傷的，但他却轉而說道：「愛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你知道麼，馬丁，你有時就嚇怕了我。現在，當我想起你和你的過去的時候，我還在害怕呢。你得十分，十分好的對我。無論如何要記得，我不過是一個小孩罷啦。我從來不曾戀愛過。」

「我也沒有。我們兩個都是小孩呀。我們再幸運也沒有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彼此都是第一次戀愛。」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啊！」她叫着，以一個迅速而激動的動作，使自己離開他的懷抱了。「在你那方面是不可能的。你做過海員，而海員，我聽說過，是……是……」

她的聲音吞吐起來，並且消沉下去了。

「是慣於在每一個海港都有一個女人的，」他提示着。「你意思是說這個麼？」

「是的，」她以低沉的聲音答道。

「可是，那並不是愛情。」他有確信地說了。「我到過許多海港，可是直到第一晚我看到你的時候為止，我從來不懂得有過片刻間的愛情的感覺。你知道，當我道着晚安離去的時候，我已經成了俘虜了麼？」

「成了俘虜！」

「是的。警察以為我喝醉啦；我其實也醉了……陶醉於對你的愛情。」

「可是，你說我們是小孩，而我說這在你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離題說開去了。」

「我說，我從沒愛過任何一個人，除了你，」他答。「你是我初戀，第一次初戀的人兒。」

「然而你也做過海員啊，」她回駁着。

「可是那並不妨礙我是初次愛你。」

「還有些女人……別的女人——喚！」

使馬丁·伊登極度吃驚的是，她突然眼淚縱橫的哭起來了，用了一次以上的親吻和許多的愛撫，這才打發了過去。這之間，他的腦里老是轉動着吉卜林的句子：「上校夫人和裘迭·奧格拉第在肉體上是一雙姊妹。」這是不錯的，他確定了，雖然他讀過的長篇小說却叫他相信另一方面。他那個要由那些長篇小說來負責的觀念，曾經以爲堂皇合禮的求婚乞愛，只有在上層階級之間這才通行。在他所自來的地方來說，少男少女的彼此交好，是很隨便的；但就上流社會的高貴人物而論，以這同樣的方式去談情說愛，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然而那些長篇小說也說錯了。這兒就是一個證據。那些沒有伴着甜言蜜語的擁抱和愛撫，對於勞動階級的女孩子們是有效的，同樣地，對於勞動階級之上的女孩子們也奏效了。無論如何，她們有的全是同樣的肉體——在她們的肉體上全都是姊妹；如果他記得起他的斯賓塞的話，他自己恐怕早就明白了吧。當他一壁抱着露思在懷里，安慰着她時，他一壁想到上校夫人和裘迭·奧格拉第在她們的肉體上正頗相像，便大爲喜慰。這使露思更接近他，使她成爲可能獲得的了。她的可愛的肉體正如任何一個人的肉體一樣——正如他的肉體一樣。在他們的結婚上頭，是沒有什麼障礙物的。階級的不同是唯一的不同了，而階級是次要的。這可以消除掉。他曾經讀過一個奴隸騰達了成爲羅馬的元首。既然如

此；那麼他也能夠高攀遠思的。在她的純真，聖潔，教養和靈魂的精神美之下，她在體質上根本是人類，是正如麗枝・康諾利和一切麗枝・康諾利們一樣的。一切事情在她們是可能的，在她也可能，她會愛和憎，也許還有歇斯迭里，而她也一定會嫉妒，就像現在正在嫉妒在他懷里吐出她最後的抽咽一樣。

「再說，我比你大呢，」她突然說道，張大着她的眼睛，仰視着他——「大了四歲呢。」

「噓！你只是一個小孩罷啦，在經驗上，我比你還大了四十年呢，」這是他的回答。

真的，他們都是小孩子，就愛情方面而論；在他們的愛情的表現上，他們正天真得幼稚得有如一對小孩，儘管事實上她飽受了大學教育，而他的頭腦中則充滿了科學的哲學和生活的艱苦事實。

他們在匆匆如駛的流光中坐了下去，像戀人們耽於談話一樣懇談着，驚異於愛情的神奇和把他們這麼奇怪地投擲在一起的命運，獨斷地相信他們的相愛，已到了以前的戀人們所未曾有過的程度了。他們固執地，一次又一次的，述說起他們彼此之間的最初印象，妄想精確地分析彼此對於對方的思想和牠的多少。

西方天際的雲團迎接着那一輪落日，半邊天空都轉成玫瑰紅了，同時，天頂也用那同一的鮮明的彩色，在放射出光輝。那玫瑰紅的光線直射着他們，照遍了他們，這時候，她正在唱着「再會吧，可愛的一天。」她柔情似水般歌唱着，靠在他那搖籃般的臂膀上，她的手握在他的手里，他們的心則在心心相印。

(譯註)美國北部一帶的無風多霧而和暖的晚秋天氣。

## 第二十二章

當她回到家里的時候，摩士太太用不着一個母親的直覺，就已經看出露思臉上的表情了。不肯離開面頰上的緋紅，告訴了那個簡單的故事，大而明亮的，反映着一種分明的内心喜悅的眼睛，則更為雄辯地述說了出來。

「怎麼一回事啦？」摩士太太問道。把時間直延攔到露思已經上床睡覺的時候。

「你曉得了？」露思用顫動的嘴唇詢問了。

作為回答，她母親的臂膀伸過來圍抱住她，一隻手正溫柔地愛撫着她的頭髮。

「他沒有說到那個，」她衝口而出的說了。「我想不到這會發生的，我從來不讓他有說出來的機會……只是他簡直就不說嘛。」

「可是，如果他沒有說出來的話，那麼，什麼也就不會發生了，對不對？」

「天曉得，孩子，你在瞎說些什麼啊？」摩士太太莫明其妙了。「我是壓根兒就不曉得發生過什麼的。發生過什麼呢？」

露思愕然的瞧着她的母親。

「我以為你知道了呢。呃，我們訂了婚啦，馬丁跟我。」

摩士太太帶着懷疑的懊惱笑了。

「不，他沒有說過什麼，」露思解釋着。「總之，他愛上了我就是我。是跟你一樣愕然的。他半個字也不提。他只是伸過他的臂膀來抱住我。後來……後來我便不由自主啦。後來他吻了我，我也吻了他。我沒有辦法哪。我只能這樣。後來，我曉得我也愛着他啦。」

她歇了一下，期待着她母親的親吻的祝福，但摩士太太却冷冰冰地沉默着。

「這是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情，我知道，」露思以一種沮喪的聲音，重新開始了。「我不知道你能否寬恕我。但我也沒有辦法。直到那時候為止，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愛着他。你得替我告訴父親去。」

「不給你父親說不是更好麼？讓我去看一看馬丁·伊登，跟他談談，解釋一下吧。他會明白過來，跟你解除婚約的。」

「不，不！」露思嚷着，直跳了起來。「我不要解除婚約。我愛他，愛情是很甜蜜的。我將和他結婚——自

然啦，如果你答應我們的話。」

「我們給你另有計劃，露思，親愛的，你父親和我——噢，不，不！並不是給你選定了什麼人，或者屬於這一類的事情。我們的計劃，不外是想你跟一個門當戶對的人，一個善良的，體面的君子人結婚，這自然是要你愛他，由你自己去選擇的。」

「可是，我已經愛着馬丁哪，」這是個淒涼的抗議。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想干涉你的選擇；然而，你是我們的女兒，我們不能白看着你繕結像這樣的一頭婚事。他只有魯莽和粗鄙好給你，交換你那全部優美的，嫋雅的東西。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配不起你。他不能供養你。我們對於錢財並沒有貪念，然而舒適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的女兒，至少也要嫁一個能給她以這個的男人，而不是一個不名一錢的撞騙者，一個水手，一個牧童，一個私橐，和天曉得別的什麼鬼東西——他，這一切之外還有一樁，就是輕浮和不負責任。」

露思沉默了。每一句話她都承認是真實的。

「他花費他的時間在他的寫作上，想做成功天才們和少數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所間或能做成功的。事情。一個想結婚的男人，應該做結婚的準備。然而他却沒有！像我所說過的，我知道你也同意我，他是不負責任的。為什麼他要沒有準備呢？這就是水手們的作風。他從來不懂得省儉和節制。那些揮霍的歲月，已經

表現出他的爲人了。這不是他的罪過，不用說，然而這麼說也不能改變他的性質。你可想過，他必然是過過的那種放蕩的生活麼？你想過這個沒有女兒？你是知道結婚的意義是什麼的？」

露思抖着，緊靠着她的母親了。

「我想過的。」露思等了一個長的時間，讓思想自己形成起來。「這是可怕的。一想到牠就叫我惡心。我告訴過你，我的愛他，是一樁怕人的意外事情；可是我禁不住自己。你能禁得住不愛父親麼？那麼，這跟我是一樣的情形。有些東西在我的心里，在他的心里——但直到今天爲止，我從不知道；然而，牠是存在的，這便我愛上他。我從沒想過去愛他，可是，你看哪，我却愛上了。」她結末說，她的聲音里有着某種模糊的勝利。

她們談了許久，却沒有結果，結論是同意束手觀望的等待一個相當的時候。

是晚過後不久，當摩士太太對她的丈夫承認了她的計劃的失策之後，在她跟她的丈夫之間，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了。

「這差不多也只能這樣，」這是摩士先生的判斷。「這個水手，是她接觸到的唯一的男人。或遲或早，她總是要醒覺的；而她事實上是醒覺了，看哪！這兒有的是這個水手，眼前唯一一個可接近的男人，自然，她馬上就愛上了他，或者以爲她已愛上了啦——那結果還不是一樣。」

摩士太太自己坦承了去慢慢兒間接影響露思，而不跟她爭執。要做工夫還有大多的時間呢，因為馬丁還沒有結婚的資格。

「讓她明白，她對於他的全部的要求吧！」這是摩士先生的意見。「我敢打賭，她越清楚他，她便越不愛他的。而且要給她充分的對照。計劃一下，邀請一些年青朋友到屋裡來吧，年青的女人和年青的男人——各種各樣的青年，聰明伶俐的青年，做出了些事業或正努力於事業的年青人，屬於她自己的階級的年青人——那些君子人。她可以從他們來量度他的。他們將顯現出他的本來面目。而且，他畢竟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小伙子罷。」露思不再是一個小孩了。他們倆個只是小孩子的戀愛，他們會拉倒的。」

所以，事情便擋下來了。在家庭之內，是承認露思和馬丁訂了婚的，但卻沒有正式的宣佈。家里並不以為這是必要的事情。而且，這也心照不宣的，認定將是一個長期的訂婚了。他們並沒有叫馬丁去工作或停止寫作。他們也無意於鼓勵他去彌縫自己。他在他們的不友好的計劃上幫助並教唆了他們，因為去工作這一回事，離開他的思想還有十萬八千里哩。

「我想知道，你會不會高興我這樣幹？」幾天之後，他對露思說。「我已經認定，在我姊姊那里搭食寄宿是太花錢了，我將自己燒飯去。我已經在北奧克蘭外邊租到一個房間——左鄰右舍都是很僻靜的。你知道——我也買了一個燒飯的火油爐。」

露思驚喜不勝了。火油爐特別叫她高興了起來。

「這就是勃特勒先生開始他的事業的辦法，」她說。

聽見舉出這位寶貝紳士來，馬丁噌地里皺着眉頭了，也便說了下去：

「我所有的稿子，我都貼上郵票，又把牠們寄給編輯們去了。那麼，我今天搬進去，明天便可以開始工作啦。」

「一個職位麼！」她叫了起來了，全身洩露出她的驚喜，更緊貼的偎倚着他，緊捏着他的手，微微笑着。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呀！究竟是什麼事？」

他搖着頭。

「我是說，我得去做我寫作上的工作。」她的臉兒沉下去了，他連忙說下去：「別誤解我。這一回，我並不存什麼美麗的想頭去着手。這將是一個冷靜的，平凡的，實事求是的計劃。這比再到海上去要好得多的，我賺到的錢，將比奧克蘭任何一個職位所能給與一個非熟練工人的還要多一些。

「你，我過了的這一個假期，已經叫我看清楚一切啦。我沒有用我的體力做過工，我沒有寫作過一至少，不是爲了發表的。我全部做的事情，就是去愛你和去思索。我也讀過一些書，但那只是我的思索的一部分；我讀過了一些重要的雜誌。我概括的想透了我自己，這個世界，我在牠當中的地位，和我的將贏得

一個配得起你的地位的機會。而且，我也讀過斯賓塞的「風格的哲學」，找出了許多跟我——或者倒是跟我的寫作有關的東西；說到這一方面，跟大多數每月在雜誌上發表出來的文章也有關係的。

「然而這一切——我的思索，閱讀，和戀愛——的結果，就是我就要搬到格羅布街（譯註一）去。我將擋下了傑作在一旁，去寫賣錢的東西——笑談啦，補白啦，特寫啦，打油詩啦，和社會詩啦——一切似乎是這麼需要的鬼東西。報紙的供應社，（譯註二）報章小說供應社，和供給星期副刊稿件的供應社，有的是呢。我可以出人頭地，想出他們所需要的材料，從這上面賺到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有些「遊擊記者」（譯註三）你知道，他們一個月就賺到四五百塊錢。我並無意要變成他們一個樣子；可是，我也將掙得一份愜意的生活，而且自己還有很多時間，非任何一個職位所能給我的。

「那麼，我就有我的空閑時間，去研究和寫作嚴正的作品了。在工作的間歇當中，我將動手去試寫一些傑作，我也得學習，讓自己準備好去從事傑作的寫作。嘿，我已經跑了這麼遠的路，想起來我也吃驚啊！當我開頭試去寫作的時候，我是沒有什麼好寫的，除了一些我既不理解，也不賞識的瑣碎的經驗。然而，我却沒有思想——我的確沒有。我甚至連藉以思索的言語也沒有。我的經驗，只是許多毫無意義的畫景。可是，當我開始增加我的智識，增加我的語彙的時候，我從我的經驗中看出了除掉那點兒畫景之外，還有一些東西了。我保留着那些畫景，却找出了牠們的解釋。這就是當我開始去寫些好作品時的事情，當我寫

出了「冒險」、「快樂」、「壞子」、「生命的芳醇」、「擁擠的街」、「愛情連環曲」和「海洋抒情曲」時的事情。我將寫出更多像牠們似的東西，而且要更好；可是，我將在我有空閒時才寫牠。現在我是腳踏實地了。首先是文丐的工作和收入，其後才是傑作。就要給你看看的啦，昨晚我給那些趣味主義的週刊寫了半打的笑話；而當我正要去睡覺的時候，我又起了寫一首八行詩（譯註四）——一首幽默的八行詩——的想頭，於是，在一個鐘頭之內，我寫成了四首，牠們應該每一首值一塊錢的，臨睡之前的一點胡思亂想，就是四塊錢啦。

「不用說，那是毫無價值的——無非是一種沉悶而下賤的營生；可是，比起一個月六十塊錢的，把無窮盡的一行行毫無意義的數字加上去，直弄到一個人死了為止的記帳，總不會更為沉悶和下賤吧。何況，賣文弄墨的工作還使我接近於文學，給我試寫較有份量的東西的時間呢。」

「可是，這些有份量的東西，這些傑作，又有什麼好處呢？」露思問道。「你賣不出牠們。」

「呃，我能的，」他開始說；但她把他打斷了。

「所有你舉了出來，自己說是好的作品——一篇你也沒有賣出過，我們不能靠賣不出的傑作來結婚的。」

「那麼，我們總可以靠賣得出的八行詩來結婚的啊，」他倔強地斷言道，伸出他的臂膊抱着她，把這

一個並不情投意合的戀人拉向自己的懷中去了。

「聽聽這一首哪，」在強作快活中，他說了下去。「這不是藝術，但牠是一塊錢：

他走進屋裏

當我不在家。

想借點銅鈿

所以他走進屋裏

但走時無所得；

於是到了我走進屋裏，

他却不在家。」

他放進那些疊韻里去的輕快的節奏，跟他唸完時出現在臉上的憂鬱，是不和諧的，他引不起露思的微笑。她正帶着一種焦灼而煩惱的神情，瞪視着他。

「這也許就是一塊錢吧，」她說。「但這是一個打譁插科者的一塊錢，一個小丑的酒錢。你看不出麼，

馬丁，這全部是下流的。我要我所愛，所敬重的人兒，比一個說笑話和做歪詩的要高雅一些。」

「你要他像……比方說，像勃特勒先生麼？」他提示着。

「我知道你不高興勃特勒先生——」她開始說。

「勃特勒先生也不錯，」他打岔着。「只是他的消化不良我不贊成。對不起，我真看不出在寫寫笑話或打油詩，跟打打打字機，做做速記或記記賬之間有什麼不同。這全是達到一個目的的一種手段。你給我的那一套辦法，就是爲了成爲一個成功的律師或事業家，就開始去弄弄文書，記記賬。我的呢，則是從粗濫的作品開始，發展爲一個能幹的作家。」

「那是有分別的，」她堅持着。

「分別在哪兒？」

「嘿，你的好作品——你自稱是好的的作品——你却賣不出去。你試過賣稿喎——那味兒你是懂得的——可是編輯們却不肯買牠。」

「給我點時間吧，親愛的，」他請求着。「賣錢的東西不過是權宜之計，我並不認真地看待牠們。給我兩年工夫吧。我到那時候將成功啦。編輯們就會樂於買我的好作品啦。我在說着的話，我是認賬的；我對於自己抱有信心。我懂得我賦有的東西；我懂得現在所謂文學是什麼東西；我懂得由那一幫小人物粗製濫

造出來的，千篇一律的鬼東西；我也懂得兩年之後，我得走上成功的康莊大道。說到辦差事，在那上頭，我是永遠不會成功的了。我跟牠氣味並不相投。牠叫我感到牠是沉悶的，無聊的，貪污的，奸宄的。總之，我跟牠不合適就是。如果幹了，我只有永遠呆在一個書記的職位上，而靠一份書記的微少的收入，你跟我怎能幸福度日呢？爲了你，我需要全世界最好的東西，如果還有一個時候我不想要牠了，那就是當我有着更好的東西的時候。我正要獲得牠，全部獲得牠呢。一個成功的作家，特叫勃特勒先生失色的一位「紅作家」，哪裏賺不到五萬十萬——有時多點，有時少點，但一般說來，總跟這個數目差不了多少。」

她依然沉默着；她的失望是明顯的。

「唔？」他問道。

「我所希望，所計劃的是兩樣的。我曾經以爲，而且現在還是以爲你最好去學會速記——打字，你是早就懂得的了——就進父親的事務所去。你有一個聰明的頭腦，我相信你會作爲一位律師成名的。」

(譯註一)十七世紀倫敦的一條街名，即今之米爾頓街。當時爲窮作家聚居之地，故云。

(譯註二)Syndicate 原指一種分產合館的企業組織；在這裏說，即什麼供應社之類。

(譯註三)指那些不專屬於某一報社的新聞記者。

(譯註四) *triole* 詩體之一種，通常是八句；韻脚，第一句與第四句第七句疊韻，第二句與第八

句疊韻。

## 第二十三章

露思對於他的作為一個作家的能力無大信心，這在馬丁眼中並沒有改變了她，也沒有減損她分毫。在他度過了的那個短期的休假中，他花了許多時間在自我分析上面，因此對自己也懂得了許多。他發現了他愛美更甚於愛名，他的求名，大部份是爲着露思。正是爲了這個理由，他的求名的慾望是強烈的。他要成爲世人眼中的偉人——如他所云云，就是「迎頭趕上」——乃是爲了要他所愛戀的女人必須以他爲驕傲，認爲他是有價值的。

至於他自己，他是熱烈地愛美的，爲她服務的快樂，在他便是充分的報酬。而比美的事物爲甚，他更愛露思。他認爲愛情是世界上最高貴的事物。曾經使他起了變革，把他從一個粗魯的水手改變爲一個學生和藝術家的，是愛情；因此，在他看來，愛情便是三者中最高貴，最偉大的，比智識和藝術還要偉大。他早已發現，他的頭腦已經超過露思的，正如牠已經超過她的兄弟們的頭腦，或是她的父親的頭腦一樣。不管大學教育的各種好處，也不管她的文學士的學位，他的智力却掩蓋了她的，他的自習和修養的歲月，給了他通

達世情、藝術、與人生的能力，那是她連希望獲得也不成的。

這一切他都明白，但這並不影響他對於她的愛情，也不影響她對於他的愛情。愛情是太精美，太高貴了，他是太忠誠的一個愛人了，他不能拿疵議去玷污愛情。愛情跟露思對於藝術，道德，法國革命，或是平等選舉權的分歧的意見有什麼關係呢？牠們是一些心理的過程，但愛情却是超理性；牠是超越是非的。他不能小看愛情。他崇拜牠。愛情坐落在山巔，高出乎理性的盆地之上。牠是生命是的昇華狀態，是生活的最高峯，牠不輕易光臨的。感謝他所尊重的科學的哲學學派，他懂得了愛情的生物學的意義；可是，由於這同一的科學推理的一個提鍊的過程，他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人類的有機體在愛情中獲得了牠的最高的效用，愛情是不容置疑的，而必須作為生命的最高的報酬來接受。這麼樣，他便以為戀人比一切衆生更為幸福，他便樂於想到「虔誠的戀人」高出乎世間一切事物之上，高出乎財富與判斷，輿論與衆譽之上——高出乎生命本身之上，並「願為一吻而死。」

這許多事情，馬丁早已思索得一清二楚，其中有一些是稍後才想明白的。這之間，他工作着，除了去看露思之外別無娛樂，生活得像一個斯巴達人。他從那位葡萄牙的女房東租來的小房間，他每月付兩元半的租金；女房東名叫馬利亞·西爾華，一個潑刺的寡婦，她工作辛勤，脾氣粗暴，東瀕西補的養活着一大羣孩子，間或拿十五個銅子，到街口的雜貨店里買一加侖淡薄的酸酒，把她的哀愁和疲乏埋沒在牠里面。開

始討厭她和她的難聽的說話的馬丁，當他一注意到她所從事的勇敢的奮鬥，便逐漸稱讚她起來了。這幢小房子只有四個房間——除掉馬丁的那間不算，就是三間。其中之一的客廳，是嚴格地只限於會客用的。悅目的是——一條生染的地氈，但掛着她無數夭殤的嬰孩中的一個的報喪帖子和遺照，又顯得黯澹淒涼；百葉窗經常的放下，她那一羣赤腳的兒女，除了偶然有事，是決不許可走進那聖地裏面去的。她燒飯及大家吃飯，都在廚房裏面，一個星期當中除了禮拜日，其餘六天，她都在那兒洗濯和燙熨衣服；因為她的收入大部份是靠給那些光景稍好的鄰人洗衣服賺來的。剩下來的一間是寢室，像馬丁租的那間一樣窄小，她跟她那七個小把戲，都是擠進牠裏面睡覺了的。這怎麼住得下，在馬丁看來是一個永遠的奇蹟，從薄壁的那一邊，他每晚都聽到上床睡去的每一個小動作——叫喊和爭吵，唧噥的細語，和像鳥兒般的渴睡的哎哎喳喳的喧聲。馬利亞另一收入的來源，是她的兩頭母牛，她早晚都給牠們搾奶；牠們是靠偷偷地在人行路邊的空地上吃草過活的，看牛的常常是她的衣衫襯裡的兒子中的一個或幾個，他們守望的職務，主要是注意有沒有拘禁無主牲口的巡查走來。

馬丁生活，睡覺，讀書，寫作，燒飯，都在他自己的小房間里。在那望出去是窄小的前門門廊的窗前，是一張廚房用的櫈子，牠又兼作了書桌，書櫥，和打字臺。床，貼着後壁，佔了房內三分之二的空間。在櫈子的一旁，是那礙眼的，並非爲着應用，而是爲了謀利製造出來的衣櫥，牠外層的油漆是一天天的剝落了。這衣櫥放

在角落里，在對面的角落，那櫈子的另一邊，便是廚房——火油爐放在一個衣料盒上，盒子里是碟子和廚房用的什物，靠牆是一個食物櫥，還有一桶水放在地板上。馬丁不得不從廚房的水槽倒水，因為他的房間里是沒有水管的。在那些由於他的燒飯，弄得太多蒸氣的日子里，衣櫥外層的油漆的收穫是特別豐富了。床頂，掛在天花板的一個滑車上的，是他的腳踏車。開頭，他曾嘗試過放在地下室里，但那西爾華的一夥子不是弄鬆了輪軸，便是刺穿了車胎，使他作罷了。後來，他又嘗試過那窄小的前門門廊，直至一場咆哮的東南風，把那腳踏車淋打了一整夜為止；於是，便把牠撤退到他的房中，高高的掛了起來。

一個小衣櫥裝着他的衣服和他累積下來的書籍，為了那些書，櫈上和櫈底早已沒有了空隙。與讀書一同，他已經養成了做筆記的習慣，而他做得是這麼多，要不是他裝好了幾條橫過室內的掛衣服的索子，把筆記本掛在牠們上面，那麼，在那地方有限的住室之內，他恐怕早已插身無地了。甚至於這麼辦，他也給擠得連在房內「航行」也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倘不先關上櫥門，他就不能把房門打開，反之亦然。無論在那里，他要是想取一直線走過房中，是不可能的。從門口走到床頭是一條「之」字形的路，在黑夜里，他從來未能好好的走完牠而不碰撞到什麼的。解決了那些門的衝突的困難之後，他又不能不機警地駛向右邊，去避開那廚房。接着，他便轉向左邊，迴避那床腳；這一轉，倘太大了的話，那就要叫他碰到那櫈角的。於是，來了一個突然的煞住和傾側，他完結了這一轉然後偏右的沿着一條運河駛去，運河的一岸是床，另一

岸便是橋子。當房里那把唯一的椅子照常放在橋邊的時候，這條運河便不通航了。當那張椅子用不着的時候，牠是安放在床頭那邊的，雖然有時在燒飯時他也坐在椅上，一壁拿一本書讀着，一壁燒開水，甚至熟練到在煎着肉片的當兒，讀完一段書。而且，那做成廚房的角落是這麼窄小，他也就能夠坐下來，要什麼東西就伸手拿到。事實上，坐着燒飯是方便的；他照他自己的習慣站得太多了。

與他的什麼都消化得了的健全的胃腸連着，他對於各種滋養的同時又便宜的食物，是具有知識的。豌豆湯在他的菜式中是常見的一種，還有馬鈴薯和大豆，後者是大顆的，黃褐色的，用墨西哥燒法燒了起来。米，那是美國的主婦們從沒燒過，而且永遠不會去學會燒牠的，一天至少有一次出現在馬丁的食桌上。乾果比新鮮的便宜些，他經常有一罐，燒好隨時待用，因為牠們是代替了塗麵包吃的牛油的。間中，他也拿一塊炸牛排，或一碗骨頭湯來增光他的食桌。沒有奶油或牛奶的咖啡，他一天喝兩回，晚上就拿來代替了茶；但咖啡和茶都一樣燒得好。

他有節省的必要。他的休假，差不多已把他在洗衣作里賺來的錢全部花光，而他距離他的賣稿市場是那麼遠，在他能希望他的文丐工作得到報酬之前，一定還有好幾個星期好過。除了他去看露思，或是偶然過訪他的姊姊革特魯德的時間之外，他過着一個隱士的生活，每一天至少做完一個普通人做三天的工作。他睡限定了的五小時的覺，像馬丁那樣，一天復一天的做着連續十九小時的工作，恐怕只有一個有

着鐵的體格的人才能支持得下去吧。他從不浪費一剎那的時間。別在鏡子上的是些定義，發音表；當他刮着鬍子，或是穿着衣服，或是梳着頭髮的時候，他便反覆記憶着牠們。同樣的表，也別在火油爐對過的牆上，牠們也同樣地被記憶着。當他正在燒飯或洗着碗碟的時候，新的表不斷地代替了舊的。當他讀書時碰到的每一個陌生的或部分認識的字，都馬上給記錄下來，稍後，等到已積聚到數目可觀的時候，便用打字機打出來，別到鏡子或牆壁上面去。他甚至把牠們放在口袋里帶着，在路上有空時，或者在肉店或雜貨店里等着購物的時候，便溫習牠們。

讀着那些已經成名的人們的作品，他注意着他們所獲得的每一種成就，發現了他們所藉以成功的巧妙——敘述，說明，風格，觀點，對照，警句等的巧妙；這一切，他都列成一個一個的表來研究。他並不模仿。他探求着原則。他給有力量的，迷人的風格列起表來，直至從這麼多選自許多作家的風格中，他能得出關於風格的一般原理，這樣樣配備好了，便去探求那屬於他自己的新的獨創的風格，去權衡，量度，正確地鑑定牠們。以同樣的方式，他收集着力強的語句，活的語言的表現法，像酸素似的侵蝕，像火焰似的灼人的語言，或是那些在日常言語的沙漠中間發光，並且是成熟的，甘芳的語言。他經常探求着隱藏在背後和底下的原理。他要知道，那些東西是怎麼製作出來的；之後，他就能自己來製作牠。他不滿足於美的好看的一面。他在那個以擠擁的小寢室做成的實驗室中分析着美，那是輪流充滿着燒飯的氣味，和外面西爾華一

夥子的喧聲的；於是，研究過，學習過美的解剖學之後，自己便差不多也能夠去創造美了。

他生成是只有理解清楚，才能工作的。他不能在黑暗中盲目地工作——不懂得他在生產着什麼，只信賴着機會和他的天才的運氣的結果必然是對的和好的。他沒有耐心等待偶然的效果。他要知道「為什麼」和「怎麼樣」。他的一種人爲的創造天才，在他開始寫一篇故事或詩歌之前，那東西本身早已在他的頭腦中活着，結局是看得分明的，實現這個結局的手段，也早在他的思想之中。否則，那努力就命定要歸於失敗。另一方面，他從那些輕輕地，容易地溜進他心里頭，後來經受了一切美和力的試鍊，生發出驚人的，難以言傳的涵義的辭句中，領略到了偶然的效果。在牠們之前，他低頭並驚奇叫絕，知道牠們超越過了任何人的深思熟慮的創作。不管他多麼致力於分析美，去尋求那做成美的基礎並使美成爲可能的原理，他也常常察覺到美的神祕，那是他所不了解，而且從來就沒有人能了解的。他由於他的斯賓塞，十分清楚的懂得人永遠不能對某一事物有最後的理解，而美的神祕也正無異於人生的神祕——不僅如此，美和人生的纖維是交織着的，他自己不過是這同一的，由日光，星輝，與神奇交織成的不可理解的織物中的一根線。

事實上，正是在他充滿着這些思想的時候，他寫出了他的顯作「星星」的論文，在那裏，他盡其嘲罵之能事，但不是對於批評的理論，而只是針對着那些重要的批評家。牠是漂亮的，深刻的，哲理的，輕鬆地，

引人發笑的牠也馬上爲各個雜誌所拒絕正如他常常得如此一樣。而在把心里關於這一方面的雜念  
清除去之後，他又安靜地過下去了。這是他養成了一個習慣——他的思想在一個題目上醞釀成熟了，  
跟着便帶着牠跑到打字機那里去。刊登不出，在他是一件無關大體的事情。把牠寫作出來，是一個悠長的  
心理過程——散亂的思緒的集合，就他心里所負載着一切根據作出的最後的綜合——的登峯造極的  
動作。寫出這麼一篇論文，是一個有意識的努力，由於牠，他解放了他的心靈，使牠又爲新的材料與問題準  
備着了。這大抵有類於男人們和女人們的一個普通的習慣，就是當他們爲真實的或想像中的憂愁所煩  
擾着的時候，便時而滔滔地打破了他們長期苦惱的沉默，「吐露了他們的衷曲」，直至最後一句話都說  
盡爲止。

## 第二十四章

好幾個星期過去了。馬丁把錢用光了，而出版家的支票，還是一樣的渺茫得很。他所有重要的稿子都退了回來，而且又寄了出去；他的文丐工作，光景也不見得較好。他那個小廚房再沒有形形色色的食物來增光了。因追到只有半袋米和幾磅乾杏，一連五天，他的菜單便是一天三頓的白飯和乾杏。跟着，他便開始去實行賒賬。那個葡萄牙雜貨商，他對他以前一直是付現錢的，在馬丁的賬單全數已可觀的達到三元八角五分錢的時候，便聲明停止再賒了。

「因為，你瞧哪，」那個雜貨商說，「你不找我的工做，我損失的錢。」

馬丁無言可答。沒有辦法解釋的。讓一個身體壯健，却偷懶不做工的勞動階級的小伙子賒賬，這不是做生意的規矩。

「你找的工作，我讓你多賒的吃的東西，」雜貨商對馬丁保證着。「無工作，無吃的。這的就是做買賣。」接着，要表示出這純然是做生意的遠見，並無成見的，便說：「到店里來喝一杯吧——好朋友還是的好。

朋友嘛。——

於是，馬丁便喝了，在乎的，表示他跟這店子是好朋友；後來，晚飯也沒有吃的便睡覺去了。

馬丁往日去買蔬菜的水果店，是一個美國人開的，他的生意經比較差，他讓馬丁在停止賒購之前欠了五塊錢的賬。麵包商賒到兩塊錢便停止了，肉商則賒至四塊。馬丁增加着他的債務，發覺他一起已欠了十四元八角五分的賬了。他的打字機租金也到了期，但他估計，他大抵可以欠兩個月的，那就是八塊錢。到這也欠了的時候，那他就把一切可能賒欠的都賒欠盡了。

跟水果店最後的一次交易，是一袋子馬鈴薯；有一個星期之久，他吃着馬鈴薯，馬鈴薯之外什麼也沒有一天三頓。偶爾在露思處吃一頓中飯，幫助了他保持他的體力，雖然當他看到這麼多的食物擺在眼前，他的食慾在勃發了，而又不好去多吃幾次的時候，覺得那真也惱煞人。不時地，雖然感到内心羞愧的苦惱，他却在吃飯的時間走進他姊姊的家中，他盡他的胆量去吃——比在摩士家里的食桌上放胆得多。

一天一天的他工作下去，一天一天的郵差遞給他退回的稿件。他沒有錢買郵票了，所以，稿子便在檯底下積成了一堆。四十小時中沒有嘗過任何的食物，這樣的一天也來到了。他不能希望到露思家里去吃一頓，因為她已到了聖·拉斐爾去作兩週的旅行；而爲了羞愧的關係，他也不能到他姊姊家里去。添加了不幸的是郵差在他下午那一班里，給他帶來了五封退稿。於是，馬丁便穿上他的大衣到奧克蘭去回來時，

大衣不見了，只有五塊錢在他口袋里鏗鏘作響。他給那四位商人每人付了一塊錢的賬，便在他的廚房旁里煎着葱油肉排，煮咖啡，並紅燒了一大罐梅乾。吃了之後，他坐到桌前，在中宵之前完成了一篇題作「高利貸的威風」的論文。用打字機打了出來，他又把牠拋到檯底下去，因為那五塊錢已沒有餘錢好買郵票了。

後來，他當了他的錢，再遲些是他的腳踏車，為了要把郵票貼在所有的稿件上寄發出去，又減少了購食物用的款子。他對於他的賣文吃飯的工作失望了。沒有誰要買牠。他拿牠跟他在報紙、週刊和廉價的雜誌上所見到的比較一下，認定了他的比一般的好些，好得多；然而，牠還是賣不出去。後來，他發現了大多數的報紙都登着許多叫做「湊版的」東西，他把那個發稿機關的通信地址找到了。但他寄去的東西又退了回來，附有一張鉛印的字條，通知他該社是供應人家需要重抄分發的稿件的。

在一個大型的青年刊物上，他注意到有整欄登着奇談故事的。這是一個機會呢。但他的作品又退回來了，雖然他一再嘗試着，却從來沒有一篇打得進去。後來，當他不再關心牠的時候，他知道了那些副編輯和助理編輯們是採用他們自己的東西，藉此來增加他們的收入的。那些低級趣味的週刊，也退回了他的笑話和幽默詩，他給那些大雜誌寫的輕鬆的社會詩，也找不到立足的地位。其後，又是報紙上的「掌篇小說」。他知道，他能寫出一些比刊登出來的那些還要好的。設法找到了兩家報紙供應社的地址，他給了牠們大批的「掌篇小說」。當他已經寫出了二十篇的時候，一篇也登不出來，他停止了。然而，一天復一天的，

他在那些日報上和週刊上讀着「掌篇小說」——沒有一篇比得上他的。在沮喪中，他最後認定了他什麼判斷力也沒有，他給他所寫的東西催眠了，他是一個自欺的騙子。

那副非人的編輯機器，照常靈活地轉動着。他把郵票跟他的稿子一起封進去，把牠投進郵筒里，過了三個星期到一個月之後，郵差又走上台階來，把稿子遞回給他了。真的，那方面確實沒有活人做的編輯，那全是些輪子，齒輪，和油缸——一副由自動器開動的靈活的機器。他到達了連是否真有編輯也表示懷疑的失望的階段了。他從沒得到過表示一個編輯存在的徵象，由於拒絕他所有的作品的判斷沒有存在，這真像編輯們都是神話中的人物，由聽差們，排字工人們，和印刷工人們製造出來並維持下去的了。

跟露思在一起度過的時間，是他所有的唯一幸福的時間，而牠們也不是完全幸福的。他常為一種磨折人的不安所苦，比他往日未佔有她的愛情之前，還要叫人惱煞，因為現在他是佔有她的愛情了，但距離佔有她呢，却還是從前一樣的遙遠。他曾經請求等兩年；時間在飛馳着，而他却一無成就。而且，他也經常意識到這一事實，就是她並不贊成他所做的事。她並沒有直接這麼說，然而間接地，她却讓他懂得了，正如她真的說了出來似的一般清楚和確定。她沒有憎恨，只是不贊同，雖然在她不過是失望的地方，一個性情不那麼好的女人也許早已經憎恨。她的失望，是在於這個她要拿來模造的人拒絕被模造。在某種程度內，她已發現了他的品質是易塑的，但後來便頑強起來了，不肯被塑造成像她父親或勃特勒先生的那種模

樣。

他身上偉大而堅強的東西，她看落了，或是說，更糟糕的，誤解了。這個人，他的品質是這麼易塑，大抵可以生活在人類生活的鵠巢中任何一小格子里的了，但在她却以爲剛愎並頑強絕頂，因爲她不能模造他，使他生活在她那一小格子里面，而這便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格。她不能追從他的心靈的飛躍；當他的頭腦已超越過她的時候，她認定了他是錯誤的。從來沒有誰的頭腦超越過她的頭腦。她經常地能了解她的父親和母親，她的兄弟們和奧爾尼；因此，當她不能了解馬丁的時候，她相信錯誤是在他那一方面。這是一個想以芸芸衆生的良師自居的，孤島野人的舊悲劇。

「你在既成事理的王座之前頂禮，」有一次，在他們就柏拉普斯（譯註一）及梵德華脫（譯註二）所作的討論中，他告訴了她。「我承認，作爲引用的經典而論，他們是絕頂卓越的——美國兩位先進的文藝批評家。國內每一個教師都把梵德華脫尊作美國批評界的領袖。我也讀過他的東西，但在我看來，却是一些空洞東西的巧妙的表現的極致。呃，謝謝柯列特·布澤斯（譯註三）！他不過是一塊討厭的溴化物罷啦。柏拉普斯也不見得會強些。他的「赫姆洛克·摩塞斯」比方說，是寫得漂亮的。一個逗點也沒有錯放；而那種聲調——啊！——是高超的，那麼的高超。他是美國稿酬最豐的批評家；雖然——天曉得！——他壓根兒就不是一個批評家。倒是英國的批評界高明一些。

「可是，關鍵是在於他們唱着趨時的調子，而且他們唱得是那麼動聽，那麼滿意。他們的評論，叫我想起一份英國的星期日報。他們是時髦的傳聲筒，他們幫助着你的英文教授們，而你的英文教授們也幫助着他們。在他們任何一個的頭腦中，都沒有半點兒獨創的觀念。他們只知道既成的事理——事實上，他們就是既成的事物。他們是心智薄弱的，既成事物之印記在他們身上，其容易正如酒名之印在啤酒瓶上面。他們的作用，就是抓到一切唸着大學的年青人，把他們心里任何一點偶爾有之的閃閃發亮的獨創性逐出，然後在牠們上面打上既成事物的記號。」

「我想，我是比你更接近於真理的，」她答，「當我站在既成事理的一旁的時候，而你却像一個破壞偶像的南海土人似的衝來撞去。」

「破壞偶像的是傳教士，」他笑了。「而不幸的是，所有的傳教士都派出到野蠻人中去了，所以，一個也沒有留下在國內，去破壞梵德華脫先生和柏拉普斯先生這些舊的偶像。」

「和那些大學教授，」她添加說。

「他用力地搖着他的頭。」不那些教科學的教授是應該生存的。他們是真正偉大的。可是，把十分之九的英文教授們的腦袋打碎，那將是一件好事——那些眼光如豆的小鸚鵡們！」

這一番話對教授們而言，是相當嚴正的，但在露思聽來却是褻瀆神聖，她只能拿教授們——整潔，有

學者風，穿着合身裁的衣服，用調節得宜的聲音說話，吐露出文化與高雅的氣息的——跟這個幾於難以形容的年青人比較着，他總算是她所愛着的了，他的衣服從來不會合他的身裁，他的粗大的筋肉說明了辛苦的勞動，他一說話便激動起來，拿罵代替着冷靜的敘述，熱切的言辭代替着平靜的自重。至少，他們是賺着可觀的新金，而且是——是的，她逼着自己去直面着這一點——是君子人；他呢，只能賺一個便士，而且，他也不像他們一個樣子。

她並不權衡馬丁的說話的輕重，也不從牠們去判斷他的論點。她認為他的論點是錯誤的結論，由於一個外表的比較，已經——不知不覺地，這也是實在的——得到了。他們教授們，在他們的文學的論斷上是對的，因為他們是成功的人物。馬丁的文學的論斷是錯的，因為他賣不出他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趕得上，而他却趕不上。再說，他竟是對的，也彷彿是不合理的事情——他，不久之前，就曾站過在這同一的起居室里，臉紅惶惑，接受着他的介紹，害怕地環顧着他的左搖右擺的肩膀就會打碎的那些骨董，詢問着斯溫朋死去多久了，而且吹牛地宣稱他曾讀過「高級的」和「生命頌」呀。

不知不覺間，露思自己證實了他以為她是崇拜既成事理的論斷。馬丁追隨着她的思想的過程，但忍禁着不再走遠一點。他之愛她，並非為了她對於柏拉普斯、梵德華脫和教授們的想頭，他正以一種日益增強的確信，開始察覺他具有着絕非她所能領會或知道其存在的頭腦和知識的領域。

在音樂方面，她以為他是不合理的，至於說到歌劇，則不僅不合理，而且是故意曲解了。

「你喜歡牠麼？」有一夜，在看完歌劇回家的途中，她問他了。

「這是他靠了一個月的嚴格節食所得，請了她去看戲的一夜，在空等了一場，而他還沒有談起牠來之後，她自己依然為她所看過，所聽過的東西在激動着，她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了。」

「我喜歡那個序幕，」是他的回答。「這是壯麗的。」

「是的，可是歌劇的本身呢？」

「那也是壯麗的——這是說，管弦樂是壯麗的，雖然我也許要更受用牠，如果那些蹦蹦跳的傢伙放安靜點，或者離開了舞台的話。」

露思怔住了。

「你不是指帖特拉蘭尼（譯註四）或巴利羅（譯註五）吧？」她問。

「他們全體——那整班傢伙呀！」

「可是，他們是大藝術家呢，」她抗議着。

「他們還不是一樣的拿他們古怪的，非現實的姿態，糟蹋了音樂。」

「你不喜歡巴利羅的聲音麼？」露思問道。「他是僅次於卡魯梭（譯註六）的，他們說。」

「我當然喜歡他，然而我更喜歡帖特拉蘭尼。她的聲音是美妙的——或者，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可是，可是——」露思口吃起來了。「我就是不懂你是什麼意思。你讚賞他們的聲音，然而你又說他們糟蹋了音樂。」

「正是這個。我很高興聽他們在音樂會上歌唱，但我更高興聽不到他們，當管弦樂奏了起來的時候。我想，我大抵是一個絕對的現實主義者。偉大的歌者，並非就是偉大的演員。聽着巴利羅用一個天使的聲音唱一節愛情的歌曲，聽着帖特拉蘭尼像另一個天使似的答唱着，聽着這一切為一陣足狂歡的，光彩輝煌的音樂伴奏着，是銷魂蕩魄的——絕頂銷魂蕩魄的。我不只承認牠，而且還肯定牠。可是，全部的效果却給糟蹋了，當我瞧着他們的時候——瞧着帖特拉蘭尼，用她那穿上長筒絲襪的兩腳站着足有五呎十吋高，體重是一百九十磅；瞧着巴利羅，高不過五呎四吋，肥頭大耳，有的是一個肥矮的身裁，不夠格的打鐵匠的胸脯；瞧着他們倆裝腔作勢的，胸貼胸地抱着，他們的臂膀在空中揚起，就像瘋人院裏那些發狂的傢伙一般——當我期待着把這一切，當作一位長身玉立的美麗的郡主，跟一位英俊風流的青年王子之間的求愛場面的忠實的幻象來接受的時候——哼，一句話，我可不能接受牠！牠是胡鬧的！牠是荒謬的！牠是不真實的！簡直不知道牠是怎麼一回事。牠是不真實的。別對我說，世界上竟有人這樣的求愛吧。嘿，如果我用這麼一個方式向你求愛的話，你恐怕早已打了我耳光啦！」

「可是你誤解了，」露思反駁着。「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牠的限制的。」（她正在忙於回想起她在大學裏曾經聽過的，關於藝術風習的演講。）「在繪畫上，就畫布說只有兩種尺寸——長度和闊度，然而你却承認某種幻想，以為有三種由於畫家的藝術，使他能放到畫布上去的尺寸——長度，闊度，和厚度。在寫作上，又以為作者必須是萬能的。你認為作者寫到女主人公的隱祕的思想，是完全合理的，而你一直就知道：當女主人公想着這些想頭的時候只有她一個人，既不是作者，也並非任何人所能聽到的。說到舞台，影劇，歌劇，一切的藝術形式，也莫不如此。某種不相容的事物是必須予以承認的。」

「是的，我理解這一點，」馬丁回答道。「一切的藝術都有牠們的風習的。」（聽到他用着這個字眼，露思吃驚了。這就像是他自己曾在大學里唸過書，而不是偶然從圖書館的書籍中吞嚥到什麼，遂致知識貧乏似的。）「但就是風習吧，也必須真實才是。樹木繪在扁平的厚紙板上，然後豎立在舞台的每一邊，我們便看作是森林。這是一個很夠真實的習慣。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不會把一幅海景當成是一個森林，我們不能這麼辦的。這違背著我們的感覺。你也不會——或者說，你也不應該——把今晚這兩個瘋子的胡說自道，扭身曲手，和皺眉歪嘴的苦相，當作是一幅叫人信服的愛情的畫景吧。」

「可是你不是自居於一切音樂的判斷之上了麼？」她抗議着。

「不，不，一點也不。我不過保持我作為一個個人的權利罷了。我剛好把我所想的告訴了你，想說明一

下爲什麼帖特拉蘭尼夫人的笨重的跳躍在我看來是糟蹋音樂。世人關於音樂的判斷，也許全部是對的。可是我是我，我不會讓我的口味去服從人類的一致的判斷。如果我不喜歡一樣東西，我不喜歡牠就是；一定要我詐作喜歡牠，只因爲我的同類的大多數也喜歡牠或僞作他們喜歡牠，這樣的理由是絕對沒有的。在我所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上頭，我可不能學時髦！」

「但音樂呢，你知道，是一樁有關訓練的事情，」露思爭辯着。「而歌劇則更是一樁有關訓練的事情。這不會是——」

「我在歌劇方面沒有受過訓練麼？」他趕忙說。  
她點點頭。

「就是了。」他同意道。「我以爲當我年輕時未曾被牠迷上，是幸運的。如果我給迷上了，我今晚就會流着傷感的眼淚，而那一對滑稽的寶貝小丑，就會增加他們的歌聲的魅力，和那伴奏的管弦樂的魅力了吧。你是對的。這多半是一樁有關訓練的事情。現在我是年紀太大了。我必須要求真實的東西，否則就完全不要。不能使人信服的幻景是一個顯然的撒謊，這就是當短小的巴利羅發一陣神經病，抱着肥大的帖特拉蘭尼在他的懷裏（也是在一陣兒瘋勁裏），告訴她他多麼熱烈地讚美她的時候，我對於大歌劇的看法。」

又一次露思從外表的比較，並由於她對於既成事物的信念去權衡他的思想了。他是什麼人，竟能該是他對，而整個有教養的世界却錯了呢？他的說話和思想，對她都沒有印象。她是太強固地陷在既成事物的濠溝裏了，以致對於革命的觀念不能有任何的同情。她一向就聽慣音樂，她從做小孩的時候起便欣賞着歌劇，而她那個世界的人們也欣賞了的。那麼，憑什麼權利，馬丁·伊登，正如他最近就突然出現過的從他的滑稽小調和勞動階級歌曲中突然出現，對世界的音樂提出評判呢？她生他的氣了，當她傍着他走路的時候，她有着一種模糊的暴怒之感。頂多，在她的最仁慈的心境之下，她把他的意見的陳述認爲是一種任性，一種謬誤的亂來一通的惡作劇。但當他以那種溫柔的戀人的方式，在門口擁抱着她，並吻她來告別的時候，在她自己對他的愛情的衝擊之下，她忘掉一切了。後來，倚在不眠的枕上，正如她常常胡思亂想到深夜似的，她在胡思亂想着她愛上一個這麼陌生的男人，而且不管家人的反對去愛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翌日，馬丁拋開專爲賣錢而寫的文章在一旁，在一種白熱的狀態中，努力寫出了一篇論文，並給了牠這樣的一個題目：「幻象的哲學。」一枚郵票，打發牠動身旅行去了。但牠也命定了要貼上許多郵票，在相繼而來的歲月中去動身作許多次的旅行的。

(譯註一) Praps 不詳。

(譯註二) Vanderwater 不詳。這兩位恐怕都是時人，所以不便說出真名字來。

(譯註三) Colett Burgess 不詳。或即是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 Gellett Burgess。

(譯註四) Tetralani 疑即暗指意大利著名女歌手 L. Tetrazzini。她生於一八七一年，於九〇八年渡美巡演，頗獲成功。

(譯註五) Barillo 不詳。大抵也是有所影射的。

(譯註六) E. Caruso (一八七四——一九二一) 著名的意大利次中音歌手。

## 第二十五章

馬利亞·西爾華是貧窮的，一切貧窮的生活樣相，她都清楚。貧窮，在露思看來，不過是一個表示不佳的生活狀況的字眼。她知道馬丁是貧窮的，他的情況，她在心裏把他與亞伯拉罕·林肯（譯註一）的，勃特勒先生的，及別的成功了的人們的童年時代相提並論。而且，正當明白貧窮是愜意的事情的時候，她起了一種生活舒服的中等階級的感情，以爲貧窮是有益的，牠是驅使一切不甘落後的勞苦者向成功之途邁進的犀利的刺戟物。所以，當她知道了馬丁是這麼窮，竟連錶和大衣也當了去，也沒有叫她心煩。她甚至以爲這是事態的有希望的一面，相信遲早會使他奮起，逼着他放棄他的寫作的。

露思從不會在馬丁的臉上看出過飢餓，這臉孔，已經消瘦，並加大了面頰上微小的凹陷。事實上，她是滿意地注意着他臉上的變化的。這彷彿使他瀟洒起來，去掉了許多她一壁厭惡，一壁又爲牠所引誘的肉體的粗獷，與太像野獸的精力。有時，當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她注意到他眼中有一種不尋常的光亮，她讚美牠，因爲牠使他更像一位詩人和學者——這是她恨不得做成，而她也恨不得他能做成的。但馬利亞。

西爾華，却從他的下陷的面頰和發光的眼睛裏讀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她注意到牠們那裏一天不一樣的變化，從牠們領會到他經濟上的起落。她看到他拿着他的大衣離開家裏，回來時却沒有了牠，雖然那天是寒冷的；馬上，她看到他的面頰豐滿了一點兒，那種飢火也離開了他的眼裏。同樣的，她看見他的腳踏車和錢沒有了，每一回，她都看見他的精力又恢復過來。

同樣的，她注視着他的苦苦的做工，知道他點到半夜的燈油的分量。做工呀！她懂得她做不過他，雖然他的工作是屬於不同的一類。看到他東西吃得這麼少，做工做得這麼勤，她吃驚了。間中，由於偶然的機會，當她以為飢餓逼人太兇的時候，她會送他一塊新出爐的麵包，說笑的聲稱這是再也烤不到那麼好的，以此來掩飾這一善舉。她也會叫她的幼兒中的一個送一大壺熱烘烘的羹湯進來，同時內心交戰着：從他自己的骨肉的口中奪去牠，是不是正當的。而馬丁也不是不知感激的，他事實上懂得窮人的生活，以為如果世界上還有仁慈的話，那便是牠。

有一天，當她家中所有剩餘的食物餵飽她那一窩子小孩子了，馬利亞便拿她最後的十五個銅子，投資在一加侖的劣酒上。馬丁正來到她的廚房裏拿水，被邀請坐下來喝酒了。他舉杯祝了她的康健，回頭她又舉杯祝過他的。跟着，她舉杯祝他的事業興隆，他也就舉杯祝她，希望詹姆士·格蘭特會露面，付清他的洗衣費。詹姆士·格蘭特是一個散工木匠，他並不是常常能付賬的，已經欠了馬利亞三塊錢了。

馬利亞和馬丁，兩人都是空肚子喝那酸的新酒，而牠迅速地便跑到他們的頭上了。他們是絕不相同的兩個人，他們都在他們的不幸中孤獨無助，雖然這不幸是盡在不言中，沒有提起，但牠却是把他們拉在一起的紐帶。馬利亞聽到他曾經到過亞速爾羣島（譯註二），便驚訝起來，在那兒，她是一直住到十一歲的。她更加倍驚訝於他的到過夏威夷羣島，她同她的家人離開了亞速爾羣島，就是移居到那裏去的。但當他告訴了她，他曾經到過毛伊（譯註三），那個她在那兒發育成熟，並結了婚的特別的小島上時，她的驚訝簡直超越了一切的限度了。加胡魯，她在那兒第一次會到他的丈夫的——他，馬丁，曾經到過兩次！對啦，她記起那些運糖的汽船來了，他就曾經生活在牠們上面——唔，這簡直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啊！還有威魯庫！那塊地方也是的！他可認識那個墾殖區的頭目麼？對了，於是跟他一連喝了兩杯。

這麼樣，他們回想着，把他們的飢餓淹沒在那辛烈的酸酒裏面。在馬丁，未來並不像是那麼黯澹。成功正動盪在他的眼前。他正瀕於可以把握住牠的境地。於是，他打量着他面前這個爲苦工所磨折的婦人的，皺紋深刻的臉孔，記起了她的羹湯和新出爐的麵包，覺得胸中湧出了最熱烈的感激和敬愛了。

「馬利亞，」他突然嚷道，「你想要些什麼呢？」

她莫明其妙地瞧着他。

「你現在想要些什麼呢，就是眼前呀，如果你可以要的話！」

「鞋子，給所又（有）的孩子盟（們）的——七雙鞋子。」

「那就給你吧，」他宣稱道，而她則認真地點着她的頭。「可是，我意思是指一個大的願望，你所需要的最好的東西。」

她的眼睛善良地閃耀着。他在選定她來開玩笑啦——她，馬利亞，這些年來是沒有誰跟她說笑過的。

「認真想一想吧，」他警告着，那時她恰巧張開口要說話。

「好吧，」她答道。「我認真相（想）的囉。我喜歡的房子，迭（這）個房子——完全我的。不用付的房錢，一個月七塊！」

「那就給你吧，」他答應着。「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現在，想那大的願望吧。相信我就是上帝，我對你說，你要什麼就有什麼。那麼，你就想望那樣的東西吧。好了，我聽着你說。」

「你不拍（怕）？」她帶着警告的意味問。

「不，不，」他笑了。「我不怕，說吧。」

「頂很大的，」她又警告着。

「好啦。直說就是！」

「唔，那末……」她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吸了一口大氣，當她說出她對於生活的最高的要求的時候。

「我相（想）有一個牛奶農場——好的牛奶農場。多多的母牛，多多的地，多多的草。我相（想）近着聖里安（德羅）我姊姊住的那兒。我在奧克蘭賣的牛奶。我賺的多多的錢。佐和尼克不用趕牛了。他們進的學堂。賓比做好工程師，做的鐵路的工。對啦，我喜歡的牛奶農場。」

她停了片刻，拿一雙閃眨着眼睛盯着馬丁。

「那就給你吧，」他即時答道。

她點點頭，她的嘴唇溫文有禮地碰一碰酒盃，便舉向那個她知道永遠不會給她以那種禮物的禮物給與者。他的心事是好的，在她自己的心里，她感領他的好意，正如禮物已經一起送來一般。

「不，馬利亞，」他說了下去，「尼克和佐不用去擰牛奶了。孩子們都可以進學校，終年有鞋子穿了。這將是一個頭等的牛奶農場——什麼都完備的。那兒有一幢住的房子，一間馬房，自然還有牛欄。那兒養有小鷄，豬，種有蔬菜，果樹，和所有這一類的物事；有着用得着一個或兩個工人的母牛。那麼，除了管理小孩子們，你就什麼事兒也不用做啦。說到這一方面，如果你找得着一個好的男人，你可以結婚的，當他來管理農場的時候，你就輕鬆啦。」

這些由他的前程來打發的贈品，倒別說了，馬丁倒是又拿了那一套最好的衣服到當店里去。由於他做了這一件事，他的處境悲慘極了，因為這已把他從露思分割開來。他沒有第二套可以見人的好衣服，雖

然他能到肉店和麵包店去，甚至有時到他姊姊家里去，但無論如何大胆，是做夢也不敢穿着得如此丟人地走進摩士家里去的。

他勞作下去，悲慘地而且幾於是絕望地。這已開始在他的眼前顯現出這第二場仗是打敗了，他恐怕只能做工去。這麼一來，他會滿足了每一個人——雜貨商，他的姊姊，露思，甚至馬利亞——他已經欠了她一個月的房錢。他的打字機，則已欠了兩個月的租金，公司里正在吵着要付清，否則就把打字機收回去了。在絕望中，唯一的一着就只有準備投降，對命運掛起免戰牌，直至他能再作一次新的開始為止；於是，他報名參加了鐵路郵運部的招考。使他驚奇的是，他第一次就考取了。職業已有了保證，雖然指定他的工作的派令什麼時候才發下來，則誰也不知道。

正當這個時候，這最低潮的時候，那副運行順利的編輯機器出了岔子了。一定是有個齒輪已經脫節，或者是一個油缸已經燒乾，因為在某一天早上，郵差竟給他帶來了一封短而輕薄的信。馬丁一瞥那信封的左上角，讀到了「橫斷大陸月刊」的名稱及地址了。他的心猛跳了一下，他突然覺得發昏，伴着衰頹的感覺的，就是膝部的出奇的顫動。他曳行到他的房間里，坐下在床邊，那封信依然未拆開，那一片刻間，他開始明白為什麼人們接到非常意外的喜訊時會突然跌下來死去。

這當然是一個喜訊。在那薄薄的信封里並無原稿，可見這是一個接受的通知。他知道，在「橫斷大陸

「手上的 是哪一篇小說。這是『鐘聲』」他的恐怖小說中的一篇，而且甚至還長至五千字。既然第一流的雜誌經常都是一接受稿子就付錢的，那裏面是有着一張支票的了。兩分錢一個字——二十塊錢一千；那張支票一定是一百塊錢。一百塊錢哪！當他拆開信封的時候，所有他的債務，都一項一項的浮現在他的心頭——欠雜貨店三元八角五分；肉店，四元整；麵包店，二元；水果店，五元；合計共一十四元八角五分。跟着是房租，二元五角；預付一個月，二元五角；兩個月的打字機租錢，八元；預付一個月，四元；合計共三十一元八角五分。最後要加上去的，便是他當了給當店的東西帶利息——錶，五元五角；大衣，五元五角；腳踏車，七元七角五分；衣服一套，五元五角（利息百分之六十；但這有什麼關係呢？）——總數合計共五十六元一角。他看見那個總數，彷彿以一個個發光的數字，分明可見的在他前面的空間；減去之後，還剩下了四十三元九角。而且，在這上面，他已預付了打字機和房子各一個月的租金了。

這時候，他已拿出了那單張的，用打字機打出的信，把牠攤開了。並沒有支票。他探視信封里面，拿牠向光處一照，但是還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便急得發抖的把信封拆了開來。還是沒有支票。他讀着信，一行一行的溜過去，跳過了編者對他的小說的讚辭，且先看那信肉——為什麼未附支票來的聲明。然而，他找不到這麼樣的聲明，發覺了的只是牠使他突然衰弱了起來。信從他手里溜下來了。他的眼睛失掉了光彩，他倒躺在枕頭上，拿毯子把自己直蓋到下巴的地方。

五塊錢賣掉了「鐘聲」——五塊錢五千字呀！代替了兩分錢一個字，却是十個字一分錢呀！而且，編者還稱讚牠呢。而且，還要小說刊登了時，他才可以收到支票呢。那麼，這全是引人入彀的東西，什麼最低稿費率兩分錢一個字，一接受就付錢！這是撒謊，牠已帶他走上了歧路。如果他早知如此，他是永遠不會去嘗試寫作的，他恐怕早已做工去——爲露思做工去。他回溯到最初企圖去寫作的那一天，吃驚於時間的巨大浪費了——結果，不過是十個字一分錢！他讀到的關於別的作家們的高的報酬，也一定是謠語。他間接得來的關於作家生活的觀念，是謬誤的，因爲這兒就是一個證據。「橫斷大陸月刊」賣二角五分一本，牠的堂皇而藝術的封面，已宣布牠是在第一流雜誌之列的。牠是一個穩重的，可尊敬的雜誌，在他出世之前，就一直發行到現在了。看哪，在外封面上，每一個月都印着一位世界的大作家的說話，一位文學界的泰斗宣布「橫斷大陸」的感召作用的說話呢，他們的最初的閃耀，就是出現在這同一的封面下面的篇幅里。而這個崇高的，宣示天啓般的「橫斷大陸月刊」却付五塊錢五千字！那個大作家最近死在外國了——由於可怕的貧窮，馬丁這麼記憶起來了；想到了作家們所接受的冠冕堂皇的酬報，這倒是不足爲奇的。

唔，他上了釣啦，報紙上說着關於作家們及他們的稿酬的謠話，他已經爲牠浪費去兩個年頭。然而，他現在可以把餌吐出來了。他不會再寫半行的文章了。他得做露思要他去做的事——每一個人都要他去

做的事——找一份職業。要去做工的想頭叫他想起了佐——在無爲之國流浪着的佐。馬丁嘆了一口羨  
嫉的大氣。許久以來，每天做着十九小時的工，牠的反動在他身上是強烈的。佐並非在戀愛中，他沒有半點  
兒的戀愛負擔，大可以在無爲之國閒蕩。可是他，馬丁，有看爲牠而工作的對象，那他就會做上去。明天早上，  
他得清早就出去找一個職業，他也得讓露思知道他已經改弦易轍，願意進她父親的事務所里去了。

五塊錢五千字，十個字一分錢，這文藝的市價啊！關於牠的失望，關於牠的謊言，醜惡，便是他的思緒中  
最先想到的東西；在他緊閉的眼瞼之下，以熾紅的數字，燃燒着他欠雜貨店的三元八角五分錢。他抖着，覺  
得骨頭里一陣酸痛。他的腰部尤其酸痛。他的頭作痛——頭頂痛，後腦痛，裏面的腦子也痛，彷彿正在膨脹，  
同時他的前額則更痛不可忍。前額下面，豎立在他的眼瞼之下，便是那殘酷的「3.85元」。他睜開他的眼  
睛去避開牠，但房內雪亮的光線，似乎要烙着眼珠，使他不能不又把眼睛閉上，同時，那「3.85元」便又橫  
在他的眼前了。

五塊錢五千字，十個字一分錢——這一個特別的想頭已棲息在他的腦中，他是再也不能避開牠的  
了，正如他不能避開他眼瞼下那「3.85元」一樣。一個變化起自後者上面，他好奇地察看着，直至「2.00  
元」燃燒在牠的位置上。啊，他想，這是那麵包商跟着現出來的數目，是「2.50元」。這叫他疑惑起來了，他  
便好像生死就看牠的解決而定似的，思量着牠。他欠人家二元五角，這是確定的了，但他是誰呢？把他找到，

這便是專橫惡毒的宇宙指定給他的任務，於是，他巡邏遍他心里頭的無窮盡的走廊，打開着所有各式各樣的，貯藏着記憶和智識的斷片的雜物房和臥室，當他徒勞地在尋求一個答覆的時候，過了好幾個世紀之後，他想起來了，容易地，毫不費力地，這是馬利亞。心頭除下了一塊大石一般，他讓他的心魂轉到眼前磨折人的影象上了。他已經解決了那個問題；現在，他可以休息休息啦。可是，不，那個「8.00元」消失了，在牠的地位上燃燒着的是「8.00元」？那是誰呢？他又得隨着他的心作那怕人的旋轉，把牠找尋出來。

他爲這一個探求走了多遠，他不知道，但在一個似乎頗大的時間跳躍之後，由於一陣拍門聲和馬利亞問他是否生了病的詢問，他又回復知覺了。他用一種自己也不認得的低壓的聲音回答，說他不過小睡了一下。當他注意到室內黑暗的夜色的時候，他吃了一驚。他收到那封信是在下午兩點鐘；他知道他是生病了。

於是，那「8.00元」又開始在他的眼臉上冒着烟，他又讓自己回到那苦工上面去。但他也學乖了些。他是沒有在他心里漫遊的必要的。他做了傻瓜。他拖着一條橫杆，使他的心圍繞着他旋轉，一個賭運道的出奇的輪盤，一個記憶的木馬迴旋機，一個在旋轉的智慧的星球。牠越轉越快，直至牠的漩渦吸了他進去，而他在那漆黑一團中被拋得團團打轉。

十分自然地，他發覺自己在開動軋光機，正遞送着漿過的硬袖給牠軋去。但當他在遞送着的時候，他

注意到硬袖上是印有數字的。這是作記號的一個新的方法，他想直至就近些去看，在一隻硬袖上看見了「10.85元」。於是，他想起了這是雜貨店的賬目，這些沿着軋光機的圓筒飛動的，都是他的賬單。一個巧妙的想頭來到了他的心上。他可以把這些賬單扔在地，那就不用付賬啦。想到就做，當他一壁把那些硬袖，扔在非常骯髒的地板上的時候，一壁便悻悻地把牠們搓做一團。牠們是越堆越高了，雖然每一張賬單都倍加了一千次，他發現只有一張是二元五角的，他就是他欠馬利亞的數目。這是說，馬利亞並沒有逼他付賬，他便寬宏大量地決定，這得是他願意清付的唯一的一筆賬；於是，他開始從那扔掉的一堆中找尋她那一張了。他絕望地找尋了好幾個世代，而還是在找尋着，當旅社的老板，那個荷蘭胖子，走了進來的時候。他臉上充滿怒容，他以回聲直瀰漫着整個空間的高音大叫道：「我得扣除你的工錢，來賠償這些硬袖的損失！」那一堆硬袖積成一座山頭了，馬丁知道，爲了賠償牠們，他是命定了要做一千年苦工的了。好啦，剩下來可做的事，就是殺死那個老闆，把洗衣作燒爲平地。但那大塊頭的荷蘭佬却阻撓了他，抓住他的頸背，把他上上下下的頓着。他把他在熨臺上，在烘爐上，在軋光機上頓着，在洗衣房里的絞乾機和洗衣機上頓着。馬丁給頓得牙齒打戰，頭昏腦脹，他對於那個荷蘭佬的如此大力，不禁驚嘆起來了。

跟着，他又發覺自己在軋光機前，這一回是接下軋過的硬袖；一個雜誌的編者正在那一頭遞送着。每一口硬袖都是一張支票，馬丁在一種期待的狂熱中心急地檢視着牠們，但牠們全是空白的。他站在那

兒，收着那些空白支票約摸有一百年之久，永遠不讓一張漏過去，因為恐怕牠也許就是填下了數目的。他終於也找到牠了。以震顫的手指，他拿着牠向光處一照。這是五塊錢的。「哈哈！」那個編輯在軋光機的那一頭笑了。「唔，那麼我就宰了你，」馬丁說。他外出到洗衣房里找斧頭去，却發現佐在繫着原稿。他極力要他停止，便對他掄起了那把斧頭。但那件武器却懸空停在半空中，因為馬丁又發現自己已回到熨衣房里，正在一場大風雪當中了。不落着的並非是雪，而是大數額的支票，最少的也少不過一千元。他開始去收集牠們，把牠們依類分成一百包，每一包都萬無一失地用細麻繩綑起來。

他做着他的工作時抬頭一望，看見了佐站在他面前，耍着熨斗的戲法，繫着襯衣，原稿。他一再舉起手來，把一束支票投進那飛過屋頂，化為一個巨大的環便看不見了的在飛翔着的雜物里去。馬丁打他，但他却抓住那把斧頭，又把牠投進那個飛環里去。接着，他又拖着馬丁，並投他進去了。馬丁飛過了屋頂，抓住那些原稿，於是到他下來了的時候，他便有了一大把。然而，一落下來又即騰起，第二次，第三次，無數次的，他繞着那個環在飛。從遙遠的地方，他聽到一個孩子般的最高音在唱：「再為我跳個圓舞吧，威利啊，跳吧，跳吧，跳吧。」

他在那道支票，繫過的襯衣，和原稿的銀河中間再獲得了那把斧頭，準備好，當他下來了的時候，就砍死佐。但他却沒有下來。倒是在天亮前兩點鐘的時候，馬利亞，隔着那道薄板壁聽見了他的呻吟，走進他的

房里來了，拿熱的熨斗按摩着他的身體，濕淋淋的布敷着他的作痛的眼睛。

(譯註一) A. Lincoln (一八〇九——一八六五)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以解放黑奴著名。

(譯註二) Azores 在南大西洋，屬葡萄牙。

(譯註三) 夏威夷羣島中之次大者。下面說到的加胡魯和威魯庫，大抵也是其中的小島。

第二十六章

「你想吃的？」她問道。

早上，馬丁·伊登沒有出門找工作去。在他從他的狂熱病中脫出，用一雙眼睂的眼睛張望着室內之前，已經是向晚的時分了。瑪麗·西爾華族的一員，八歲大，充當守望的，一看見他知覺回復，便叫了起來。馬利亞連忙從廚房里趕到室內來了。她用她的因做工而生繭的手，放在他燙熱的前額上，並按按他的脈搏。

他搖搖頭。吃這一回事，跟他的慾望還離開得很遠，他覺得奇怪：他一輩子當中竟曾經挨飢忍餓過。

「我病啦，馬利亞，」他有氣無力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麼？」

「是流行感冒（冒。）」她答。「兩三天內，就會好的啦。最好現在別吃。寶比多多能吃的。明天能吃，也

許吧。」

馬丁是不慣生病的，當馬利亞和她的小女孩走了，他便想起床並穿好衣服。由於一種最高的意志力，帶着暈眩的頭腦和痛得不能睜開的眼睛，他設法起了床，但也只是憑他的意志，才靠着檯子坐下。半小時

後，他又設法回到了床上，在那兒，他滿足於閉起眼睛躺着，仔細思量着他的各種各樣的痛苦和衰弱了。馬利亞進來了幾次，給他換那額頭上的罨布，不然也讓他安安靜靜的，聰明地沒拿閒話去煩擾他。這使他很感激，他自己沈吟道：「馬利亞，你準有一個牛奶奶場的，對啦，對啦。」

於是，他記起了昨天——深埋了許久的過去。這彷彿是一輩子啦，自從他收到了「橫斷大陸」寄來的那封信以來——一輩子啦，自從這一切已成過去，又翻開了新的一頁以來。他已經射出了他的箭，而且射得那麼用力，現在他是仰臥下來了。如果他不是讓自己挨了餓，他恐怕不會給*la grippe*（流行性感冒）抓住了的。他是弄得這麼精疲力竭，他已沒有氣力去趕走那已侵進他的身體里去的病菌。結果，這是這麼一回事。

「一個人寫出整個圖書館的書，却失掉他自己的生命，有什麼好處呢？」他高聲發問了。「這不是我的去處。我是再也不談文藝的了。在我，只合進賬房管賬，領月薪，跟露思弄個小家庭。」

兩天後，吃過了一隻鷄蛋，兩小片烤麵包，喝過了一杯茶，他要求看他的信件了，可是覺得他的眼睛依然太難受，不允許他看去。

「你給我唸唸，馬利亞，」他說。「別管那些大封的長信。把牠們扔到檯下好了。給我唸那些短小的。」「沒能，」這是回答。「特雷莎，她進學校，她能。」

於是特雷莎，九歲大的，便拆開了他的信，給他唸了。他心不在焉地聽着打字機公司討賬的長信，他心裏正忙於盤算着找尋職業的方法。突然地，他給驚醒了過來。

「『我們願出四十元，購買您的小說的全部版權，』」特雷莎慢條斯理地唸了出來。「『條件是允許我們做若干擬定的改削。』」

「那是什麼雜誌？」馬丁嚷道。「喂，拿給我。」

現在他能夠看了，他已不覺得活動的痛苦了。願給他四十塊錢的是「白鼠雜誌」，那篇小說便是「漩渦」——他早期的恐怖小說中的另一篇。他把那封信讀了又讀。那位編者坦白地告訴他：他沒有恰當地把握住那意匠，但他們購買的也就是那意匠，因為牠是獨創的。如果他們能把那篇小說刪去三分一，他們是可以用牠的，一得到他的覆信，便寄給他四十塊錢。

他叫人拿了筆和墨水來，告訴了那編者，說如果他需要，而又馬上寄四十塊錢來的話，他把那篇小說刪掉三分之三也可以的。

那封信，由特雷莎投進郵筒去寄出了。馬丁躺了下來，思索着。這畢竟不是說謊。「白鼠雜誌」就是一接受就付錢的，「漩渦」有三千字，刪去三分之一，那就是二千丁。拿四十元算，便是兩分錢一個字。一接受就付錢，兩分錢一個字——報紙正說了真話。而他還曾經以為「白鼠雜誌」是一個三等貨色呢！這很明白，

他並不清楚那些雜誌。他曾經認定「橫斷大陸月刊」是頭等貨色，而牠却十個字付一分錢。他曾經把「白鼠雜誌」歸入於無足輕重的一類，而牠付的却比「橫斷大陸月刊」多二十倍，而且還一經接受，立即付款。

唔，有一樁事情是無疑的了：到他病好，他可不會出門找工作去了。在他的腦子裏面，還有更多像「漩渦」一樣好的小說，一篇四十元，他可以得到比任何工作或職位所得的還要多的錢。正當他以為這一場仗打敗了的時候，牠却打勝了。他已證明了宜於從事他的事業。這條道路是分明的。從「白鼠雜誌」開始，他將一個雜誌又一個雜誌的，把牠們增加到他的遞增的主顧表里。粗製濫造的東西可以擋下了。爲了這，已經浪費了不少時間，因爲牠一文錢也沒有給他弄到過。他將獻身於工作——優秀的作品——他將把自己所有的最好的東西，傾瀉出來。他恨不得露思在場分享他的快樂。當他翻閱着其餘擋在床上的信件的時候，他發現一封她的來信了。這是滿含憐愛地譴責着的，驚奇着有什麼事情，使得他懦了一個長得這麼可怕的時間沒有去。他溺愛地重讀了那封信，留心着她的手迹，喜愛着她筆下的每一筆，末了，便吻着她的簽名。

當他作答的時候，他毫無拘束地告訴了她：他沒有去看她，乃由於他那套最好的衣服已經押在當店里。他告訴她，他病過，但差不多已經痊愈了，在十天或兩個星期（即一封信可以寄到紐約而又得到回信

的時間）內，他便可以贖回他的衣服，跟她在一起的。

但露思並無意於等候十天或兩個星期。何況她的愛人還在病着呢。翌日下午，由阿瑟陪伴着，使西爾華氏一夥子和街上全體的頑童有着無限的歡喜，使馬利亞起着驚慌，她坐着摩士家的馬車來到了。馬利亞打了那些在窄小的前門門廊上，前擠後擁着客人的孩子們的耳光，用着比平時更糟得一塌糊塗的英語，試去說些有辱她的光臨的抱歉話。兩袖從滿是胰子泡沫的臂膀上高高捲起，一件濕漉漉的粗布圍裙圍着她的腰身，這說明了她正在從事的工作。她給那兩位來找她的房客的年青貴客弄得這麼狼狽，她竟忘記請他們到那小客廳里坐坐了。走進馬丁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們經過了那個由於剛在大洗衣服，弄得熱悶，潮濕和蒸氣氤氳的廚房。馬利亞在興奮中，把寢室和寢室耳房的門都掩上了，五分鐘內，從那半開着的門，發着肥皂水和髒衣服的氣味的一陣陣的蒸汽，便傾注入病人的房間里來。

露思由右而左，跟着又轉向右邊的走着，跑過檯子與床之間那窄小的過道，去到了馬丁的身邊；但阿瑟却轉得太闊，碰得水壺菜鍋碰作響，在馬丁燒飯的角落里停下來了。阿瑟沒有耽擱多久。露思坐了那唯一的椅子了；完成了他的任務，他便走到外邊，站在門口，成了那七個驚奇不置的西爾華氏的中心，他們瞧着他，正如他們瞧着街邊要把戲的什麼新奇的玩意兒一樣。圍繞着馬車，聚集了近一打人家的小孩子，熱心期待着發生一些淒涼可怕的收場戲。馬車在他們的街上給看到，只有在結婚和出殯的時候，現在既

沒有結婚，也沒有死亡，因此這當是一些經驗以外的事情，值得等待一下的。

馬丁一看到露思是發狂了。他的主要是一種多情的性格，他所具有的對於同情的需要，比一個普通的人要多得多。他正飢渴於同情，這在他說來，指的便是聰敏的理解；然而他也已經懂得，露思的同情大部分是感情用事的，靈機一動的，牠的發生是由於性格的多情善感者多，而由於理解她所同情的對象者少。所以，正當馬丁握住她的手，高興地談說着的時候，她對於他的愛情，便激發她去回頭握住他的手，而一看到了他的可憐無助和苦難已經在他臉上印下來的記號，她的眼睛便潮濕起來，淚光熒然了。

可是，當他告訴她投稿已有兩處接受，告訴她收到「橫斷大陸月刊」的信時他的失望，和由於收到「白鼠雜誌」的信而來的相當的歡喜的時候，她並不理會他，她聽到他說出來的話，懂得牠們的真實的含義，但她却沒有與他休戚相關。她不能擺脫開自己的成見。她對於賣稿給雜誌，是毫不感覺興趣的。對她重要的事情，是結婚。然而，她並沒有察覺這一點，她只曉得她要馬丁找個職位的需要，乃是母性的本能的未雨綢繆的衝動。如果有人以坦白的，確切的說話這麼告訴她，她準會臉紅，跟着也許要憤怒起來，斷言她唯一的關心，是放在她所愛的這個男人身上，和她要他自己做成一個最優秀的人物的願望上面的。所以，正當馬丁向她披肝瀝胆，和因自己在人世間選定的工作得到了第一次的成功而洋洋得意的時候，她注意的僅僅是他的說話，一再四面打量着室內，因她所看見的情景吃了一驚。

第一次，露思暗視着貧窮的寒儉的面貌。挨飢忍餓的戀人，在她看來一向彷彿是羅曼蒂克的，但挨飢忍餓的戀人怎樣生活，她却從沒有過一點兒印象。她做夢也永遠想不到牠竟是這樣的。她從房間望到了他身上，又從他身上望回到房間。跟她一起從廚房里傳入來的，髒衣服的蒸發的氣味，是叫人作嘔的。露思認定，馬丁一定要給牠浸透的了，如果那個可怕的的女人常常洗衣服的話那是下流的傳染物。當她瞧着馬丁，她便好像看見他的環境留下在他身上的污點。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不蘊鬍子的他。三天來，他臉上的鬍鬚的生長，在她是覺得難看的。這不僅使他有着西爾華家裏外的那同一的陰沈的樣相，而且牠還好像在加強了她所厭惡的，他身上那種野獸般的氣力。而這兒便是他，正由於他那麼驕傲的告訴她的那兩次投稿的成功，而確定了他的瘋狂。稍微遲一點，他恐怕已經投降，而且已經去工作啦。現在，他將在這幢可怕的房子里繼續下去，再寫作和多挨幾個月的飢餓了。

「那是什麼氣味？」她突然問道。

「大抵是馬利亞洗衣服的一點兒氣味吧，我想，」這是回答。

「不，不是那個，這是別的什麼——陳腐的，叫人作嘔的味兒。」

在回答之前，馬丁試嗅了一下空氣。

「我嗅不出有什麼別的，除了陳了的烟草的氣味。」

「正是了。這是怕人的幹嗎你抽那麼多的烟呢，馬丁？」

「我不知道，我只是當寂寞的時候，便抽得比平時多一點。再說，這還是這麼長遠的一個習慣呢。我是從我還是一個毛頭小子的時候起，就學會了的。」

「這不是一個良好的習慣，你知道，」她譴責着。「這氣味，天上也嗅到啦。」

「那是烟草不好。我只能買那種最便宜的。可是，等到我拿到我那四十塊錢的支票再說吧。我得抽那種連安琪兒也不討厭的牌子的。這還不算壞，是麼——三天內有兩處用了那四十塊錢，將替我把債全清還啦。」

「這就是兩年工作的代價麼？」她質問着。

「不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工夫。請你把那邊檯角上那本簿子遞給我——那本灰色封面的記事冊。」他打開了牠，開始迅速地一頁頁翻着。「是的，我說的對。『鐘聲』花了四天，『旋渦』花了兩天。那就是四十五塊錢工作一週，一百八十塊錢一個月。這比我能夠獲得的任何一筆薪水，都要更勝一籌的。再說，我不過正好開頭啦。要給你買盡我以為你需要有的東西，一千塊錢一個月也不為多。五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是太少了。四百五十塊錢不過是一個開頭。等到我大展宏圖的時候吧。那時候，瞧瞧我的烟（譯註一）好啦。」

露思誤會了他的「切口」，又回想到紙烟上面去了。

「事實上，你吸煙是吸得過度啦，什麼牌子是沒有關係的。不好的是吸煙本身，不管那牌子是什麼。你是一個煙肉，一個活火山，一個巡迴的烟突，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丟臉者啊，馬丁親愛的——你知道你是的。」

她倚靠着他，她的眼睛現出祈求的神色，而當他瞧着她的標緻的臉孔，瞧進她那純潔的澄清的眼睛裏去的時候，像舊時一樣，他又突然想起他自己的不配了。

「我希望你不再吸煙，」她耳語着。「請你看在……我的臉上。」

「好吧，我不抽就是，」他大聲說道。「你要怎樣我就怎樣，親愛的寶貝——無論怎麼樣——你知道這個的。」

一個大的誘惑襲擊着她，由於不斷的接觸，她已窺見他的性情上那大器量和好說話的一面了，她覺得很有把握，如果她要求他停止寫作的努力的話，他準會滿足她的願望的。在那轉眼即逝的片刻間，說話已在她的嘴唇邊顫動着了。但她沒有讓牠們吐露出來。她還未夠勇敢；她不敢去冒險。反之，她倒向他靠過去迎合他，在他的懷中喃喃着：

「你知道，這並非真的爲着我，馬丁，而是爲着你自己。我深信吸煙傷害着你；再說，做什麼東西——至

少做一種無用的東西——的奴隸，總是不好的。

「我得經常做你的奴隸，」他微笑着。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我就要開始發命令啦。」

她惡作劇地瞧着他，雖然她已經深深地悔恨着她沒有提出她的最大的要求。

「我唯一的事情就是從命，陛下。」

「唔，那麼，我的第一個命令是汝毋忘記每日薙鬚。瞧瞧你怎樣的磨擦着我的面頰啊。」

於是，結局便是愛撫和愛情的笑謔。但她已辦到一件事情了，她不能期待着在一個時間當中，辦到一件以上。她感到了一個女人的驕傲，由於牠，她已經使他停止吸煙了。下一次，她會說服他找一個職位的，因為，他不是說過她要怎樣他便怎樣麼？

她離開了他在房內探索着，檢查着頭上掛筆記本的衣索，懂得天花板下用來掛腳踏車的滑車的祕密，給檯底下一堆原稿弄得憂愁起來了，那在她看來，正表示出那麼多的浪費了的時間。火油爐獲得了她的讚美，但當檢查到那食物櫥的時候，她發現牠們是空空洞洞的。

「什麼，你吃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呢，你這可憐虫！」她說，充滿着憐惜之情。「你一定在挨着餓啊！」

「我把我的食物藏在馬利亞的冰箱和食物櫥裏，」他撒謊了。「那裏收藏得好一點。我挨餓的危險

是沒有的。瞧瞧這個！」

她回到了他身邊，她看見他從肘部彎起他的臂膀來，那兩頭筋便在襯衣袖子下面蠕動着，漲成一團筋肉的塊結，又粗又硬。這景象叫她嫌惡。在感情上，她是厭惡牠的。但她的脈搏，她的血液，她的每一根纖維，却喜愛牠，渴望牠，而且，以往日那種難於解釋的意向，她偎倚着他，跟他緊緊貼着了。後來，當他緊緊抱住她在他的懷中的時候，她的頭腦，只記得生活的外表方面的，正在抗議着，而她的心，作為女人的她，只想到生活本身的，則凱旋地興高彩烈了起來。在像這樣的時刻之間，她感到她對於馬丁的愛情的偉大的極致，因為，感覺到他的強有力的臂膀抱着她，緊緊地擁抱着她，用牠們的熱烈的擠壓弄得她透不過氣來，這在她差不多就是一個銷魂的快樂。在這樣的時候，她發現了她背叛她的行為的準則，摧毀她的高超的理想，而尤其重要的，默默地反抗她的母親和父親的確當了。他們並不想讓她嫁這一個男人。而她竟愛着他，這是叫他們震驚的。這有時也叫她震驚，當她離開了他，是一個冷靜的，有理性的造物的時候。跟他在一起，她愛他——真的，有時是一種叫人心煩意亂的愛情，但牠畢竟是愛情——一種比她還要強過的愛情。

「這種grippe（流行性感冒）簡直不算什麼，」他說着。「牠傷人就是這一點點，只叫人有點難受的頭痛，但牠可不能與那種換胎脫骨的熱病相比較。」

「你也患過那個病麼？」她心不在焉地問，心神貫注在她從他懷抱中發現的那個天賜的辯護上面。

這麼樣，用着一些心不在焉的詢問，她讓他說了下去，直至他的說話突然嚇了她一跳為止。

他曾經在夏威夷羣島某一個島上的，一個有着三十個大瘋癲病者的祕密的居留地中，患過那種熱病。

「可是，你幹嗎到那兒去呢？」她問。

對於身體這樣大意隨便，似乎是一樁罪過。

「因為我事前並不知道，」他答。「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那些大瘋癲患者。當我棄了那艘帆船，在海灘上登陸的時候，我直向內地前進，想找個藏身的地方。有三天之久，我只靠些番石榴，奧海阿蘋果和香蕉過活，這一切都是野生在叢莽中的。第四天，我發現了路了——只是一條人行的小徑。牠直伸向內地去，而且是向上行的。這是我要走的路，牠還現出最近有人走過的痕跡呢。有一段，牠就沿着那刀鋒一般峻峭的山脊尖端走去。小徑在山脊頂上還不到三呎闊，山脊的每一邊，伸下去便是一千幾百呎深的峭壁。一個人，有著充足的彈藥大可以據守着牠去抵禦十萬人。

「這是唯一一條通到那隱居地方去的道路。在我發現了那條小徑的三個鐘頭之後，我走到那兒了，在一個小山谷中，在火山石的羣山的中央袋形地裏。整塊兒的地方，已經填平了種山芋去；那兒也生長着果樹，還有八間到十間的草屋。可是，當我看見那些居民，我就知道我碰到了什麼了。只要看見他們一眼，

就已經很夠。」

「你怎麼辦呢？」露思屏息地問。

「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他們的頭子是一個和善的老人，相當老邁，但還像一個帝王似的統治着。他曾經發現了那個小山谷，並建立起那個居留地來——這一切，全是犯法的。可是他有鎗械，充足的彈藥，而那些堪納加人（譯註二）訓練好去獵取野獸野豬的，都是百發百中的射手。不，馬丁·伊登是再也跑不掉的了。他停留下來——住了三個月。」

「你怎麼逃脫的呢？」

「他恐怕還住在那兒吧，如果不是那一位姑娘在那兒的話——一個一半是中國人，四分一是白種人，四分一是夏威夷人的姑娘。她是一個美人，可憐的傢伙，而且還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的母親，在檀香山，是一個百萬的富豪之類。唔，這位姑娘終於讓我逃掉啦。她的母親供給這個居留地的費用，所以你知道，她不怕因為放走我而受罰的。可是她也叫我發誓，第一，永遠不揭發那個隱居的地方，而我從來確也不會說出過，提起牠，這還是第一次呢。那位姑娘，不過才開始有癲瘋的病徵。她右手的手指有點兒彎曲了，她的臂膀上有些小斑點。別的什麼也沒有了。我看，她現在恐怕已經死掉了吧。」

「你不害怕麼？你離開那兒却沒有傳染到那可怕的病症，你不歡喜麼？」

「唔，」他承認了。「開頭，我有點兒發抖啦，但後來也習慣了。然而，我也常常爲那一位姑娘難過。這叫我忘記了害怕。她是那麼樣的一個美人，在精神上也正如在容貌上一樣美麗；她不過只染到一點點，然而，她已經命定了要蟄伏在那兒，過着一個原始野蠻人的生活，慢慢地腐爛掉。大瘋瘋比你所想像的可怕得多了。」

「可憐的東西！」露思輕聲喃喃着。「她讓你跑掉真是一件奇事。」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馬丁無意識地問道。

「因爲她一定是愛上了你的，」露思說，依然是低聲細氣的。「現在，坦白地說，她難道沒有麼？」

馬丁的晒黑的顏面，由於在洗衣作裏做工和他在過着的戶內生活，已經變白了，飢餓和疾病，那就甚至使他的臉孔蒼白了起來——而現在，橫過這蒼白，則正慢慢地升漲起一陣潮紅。他正張開嘴要說話，但露思使他閉口無言了。

「不要緊，別回答好了。這是不需要的，」她笑了。

但在他看來，她的笑聲中彷彿有着某種金屬般的聲音，而她的眼睛裏的光芒，則是冷冰冰的。立時之間，這使他想起了他曾經在北太平洋經歷過的一場風暴，同時，風暴的幻景，出現在他的眼前了——那是夜間的一場風暴，晴空萬里，在一輪滿月之下，巨大的波濤正閃現着銀光。跟着，他看到那個在瘋瘋村里的

姑娘，記起了這是爲了對他的愛情，她這才讓他逃走了的。

「她是崇高的，」他簡單地說。「她給了我生命。」

那一次奇遇就是這麼一回事，但他却聽見露思忍着喉間的嗚咽，而且注意到她轉過臉去凝視着窗外了。當她又轉過臉來向着他時候，她已是泰然自若的了，她的眼睛裏也沒有起過風波的痕跡。

「我是這麼樣的一個傻瓜，」她淒涼地說。「可是我沒有辦法。我是這麼愛你，馬丁——真的，真的。將來我會變得大量起來的，可是現在，我總不能不妒忌那些過去的幽靈，你知道，你的過去是充滿了幽靈的。」「那一定是的，」——她壓下了他的辯正——「不會是別一種情形。哦，可憐的阿瑟正在那兒招手叫我走呢。他等得厭煩了。現在再會吧，親愛的。」

「有一種由藥劑師調製好的藥，是幫助人戒煙的，」她從門口回過頭來說。「我打算送你一點兒。」門掩上了，但又打開了。

「我一定送來，我一定送來，」她放低聲音向他說，而這一回，她真的走了。

馬利亞用着那一雙相當銳利，至於注意到露思的服裝的樣式和牠們的剪裁（一種爲她所不懂，卻產生了一種神祕的美麗效果的剪裁）的崇拜的眼睛，看着她向馬車走去。那一羣失望的頑童，注視着直至馬車看不見了爲止，於是又將他們的注視轉向着馬利亞，她一下子便成了街上最重要的人物了。但由

於宣布那些貴客是來探訪她的房客，因而有損了馬利亞的聲名的，却是他的兒女當中的一個。之後，馬利亞便又回歸到她往日那種無聲無色的狀態裏了，而馬丁，則開始注意到左隣右里那些小人物對於他的恭敬的態度。至於馬利亞，馬丁在她的眼中已提高了整整百分之一百；如果那個葡萄牙雜貨商目擊了下午那一場馬車訪問的話，他恐怕早已讓馬丁再賒一筆三元八角五分的賬了吧。

(譯註一) 大抵有我們俗話所謂抖起來的意思。但語意相關，所以有下面露思的一詞。

(譯註二) 南海的島民。

## 第二十七章

馬丁的幸運的太陽升起來了。露思來訪之翌日，他收到紐約一個低級趣味的週刊的一張三塊錢的支票，那是三首八行詩的稿酬，兩天後，一家在芝加哥刊行的報紙，接受了他的「寶藏獵取者」，答應發表時付十元的稿費。那價錢是不足道的；但這是他所寫的第一篇論文——他要把他的思想表現在書報上的最初的嘗試。這一切之外，還加上那些給孩子們閱讀的連載冒險故事，他的第二個嘗試，也在週末之前為一個自名「青年與時代」的青年讀物月刊所接受了。不錯，那篇連載故事有二萬一千字，而他們答應發表時給他十六塊錢，這大抵是七角五分錢一千字的樣子，然而，這也是真的，就是牠是他嘗試寫作的第一個結果，他本人也完全明白牠的笨拙的劣點的。

然而，甚至他的最初的努力，也沒有留下庸碌的，拙劣的記號。成為牠們的特徵的，是氣力過大的笨拙——是一個生手，當他用攻城機打蝴蝶時，當他用一根軍棍描畫細緻的花紋時顯露出來的笨拙。所以，馬丁便喜歡把他初期的努力，售與詩歌。他懂得牠們是怎麼一回事，這也費不了他多少時間，去獲得這種知

識。他寄與了他的信心的，是他稍後的工作。他曾經力求做成一個不僅單純爲雜誌寫寫小說的作家。他曾設法用藝術的工具，去裝備自己。另一方面，他並沒有犧牲了氣力：他的有意識的目的，便是從避免精力的濫用而增加他的精力。他也不會離開過他對於現實的愛着。他的工作，便是現實主義，雖然他曾努力拿想像的幻象與美，跟他融合在一起。他追求的是熱情的現實主義，貫注着人性的靈感和信心的。他要求的是如實的人生，保留其全部精神的探索和靈魂的欲求的人生。

在他的閱讀過程中，他發見了兩種文藝流派。一派把人當作神，忽略了他的人間的本源；另一派把人當作泥巴，忽略了他的天賦的夢想和神聖的資質。在馬丁看來，主神說與主泥巴說兩派都錯誤了，錯在眼光與鵠的太過單一上面。有一種折衷的觀點，是接近了真理的，雖然牠並不諛揚主神的一派，同時又向泥巴說的殘忍的野蠻挑戰。他那篇曾給露思細讀過的小說，「冒險」，馬丁相信已成功地表現出他對於文藝的真實的理想；而在他的論文「上帝與泥巴」裏面，他已表達出他在整個的一般問題上的見解了。

但「冒險」及所有他認定是最優良的作品，依然是來來去去，求乞於編輯們之間。他的初期的作品，在他的眼中看來，除了換到一點錢之外，簡直不算什麼東西；他的恐怖的小說，其中有兩篇他已賣掉了，他也沒有以爲是高級的東西或他的最佳之作。在他看來，牠們顯然是想像的和幻想的，雖然給賦予了一切真實的魔力，而牠們的力量，也就存在在這裏。給怪異的、難能的事物穿上了現實的衣裳，這，他看作是一種

變戲法——一種最巧妙的變戲法，偉大的文學是不能居留在這樣的一個領域中的。牠們的藝術手法是高明的，但一經與人性分離，他便否定了這種藝術手法的價值。那種技巧，曾經把一副人性的假面具安放在他的藝術手法的面上，在他出現在「冒險」、「快樂」、「鏟子」和「生命的芳醇」的高峯上之前，他就是這麼辦的，寫出了半打上下掛起恐怖的招牌的小說。

他收到的由八行詩換來的那三塊錢，他用來補助那一份要支持到「白鼠雜誌」的支票來到的，岌岌可危的生活。他拿了這第一張支票，跟那個狐疑的葡萄牙雜貨商換錢，付一塊錢的賬，其餘的兩塊錢，則瓜分給麵包店和水果店。馬丁還未有錢到足以吃肉；當「白鼠雜誌」的支票到了的時候，也只能吃一點點。他在支票的兌換上頭，是三心兩意的。他一輩子從沒走進過銀行，尤其未因事進過銀行；他有着一個天真的，孩子氣的欲求，想走入奧克蘭一家大銀行里，扔下他那張簽了字的支票去要四十塊錢。另一方面，實事求是的常識却指導着他應該拿牠向他的雜貨商換錢，從而做成一個印象，結果過後便可以讓他多賒一點兒賬。勉強地，馬丁順從向雜貨商兌換的要求了，全部付清了欠他的賬目，收下找下來的，滿口袋叮噹作響的零錢。他也全部付清了別的店子的賬，贖回了他的衣服和腳踏車，付了一個月打字機的租錢，還付了馬利亞一個月欠下的和一個月預付的租金。這使他的口袋里剩下來的餘額，便是以備不時之需的約三塊錢。

就牠本身而論，這一個小數目似乎也是一筆財產。一贖回他的衣服，他馬上看露思去了，在路上，他總忍不住把口袋里那一小把銀幣，弄得叮噹作響。他沒有錢已這麼長久，於是，恰像一個得救的飢民不肯讓未吃的食糧離開他的眼前一樣，馬丁也不能讓他的手離開那些銀幣。他不是卑鄙的，也不是貪婪的，但那點錢意義實在在許多元許多分之上。牠代表著成功，印在那些銀幣上面的鷹，在他便是無數有翼的勝利女神像。

不知不覺間，他想起了這是一個好的世界。牠一定在他眼前顯現得更加美麗了。許多個星期以來，這是一個很陰沈的，很鬱悶的世界；可是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債都還清了，他的口袋里還有三塊錢在叮噹作響，他的頭腦中有着一種成功的意識，太陽也光明的和暖的照耀着了，甚至一場濕透了無備的行人的風雨，在他也彷彿是一個愉快的事件。當他挨餓的時候，他的思想，常常想到全世界千千萬萬在餓着肚子的人們；然而現在，他吃得飽飽的，千百萬人挨着餓這一事實已不再包含在他的頭腦中了。他忘掉了他們，由於在戀愛中，便記起了世界上無數的戀人們。並非有意想起牠，但戀歌的題旨已開始激動了他的腦子。爲創造的衝動所顛倒，在他街口兩排房屋外的地方，毫不着意的，他讓電車跑掉了。

他在摩士家里發見了好一些人。露思的兩個未婚的表姊妹，從聖·拉斐爾來探訪她了。摩士太太，在招待她們的藉口之下，正遂行着用年青人包圍露思的計劃。正當馬丁被迫不能到場的時候，這個運動已

經開始了，而且早已到了蓬蓬勃勃的全盛期。她正計劃着在屋里招待一些做着事的男人。因此，除了表姊妹桃樂思和佛羅蘭斯之外，馬丁還碰見兩位大學教授，一位敎拉丁文的，一位敎英文的；一位剛從菲律賓回來的青年軍官，有一個時候曾是露思的同學；一個叫做麥爾維勒的青年，三藩市信托公司總經理約瑟夫·倍金斯的私人祕書；最後，在那些男人當中，有一個活潑的銀行司理，查爾斯·哈普葛德，一個三十五歲的年青人，斯丹福特大學畢業生，奈爾俱樂部和統一俱樂部的會員，共和黨競選時保守派的演講者——一句話，一個在各方面都露了頭角的青年。在那些女人當中，一位是畫肖像畫的，另一位是一個職業的音樂家；再一位是領有社會學博士的學位，由於她在三藩市貧民區做的住區社會化的工作，在本地聲名卓著的人。可是那些女人，在摩士太太的計劃中是無關大體的。最多，她們不過是必需的附屬品。那些做着事情的人，則無論如何也要引進屋裏來。

「談話的時候可別激動呀，」露思在那介紹的大難開始之前，告誡着馬丁。

開頭，他自己有點兒拘束，因為他自己的笨拙而感到壓迫，尤其是爲了他的臂膀，這又弄起往日那種險些要碰倒傢俱和飾物的玩意兒來了。而且，他也爲那一羣客人弄得有了自覺。他以前從沒跟這樣的上流人物接觸過，更沒有接觸過如此之多。麥爾維勒，和那銀行司理，吸引住了他，他決定了抓住第一個機會去觀察他們。因爲在馬丁的畏怯之下，正潛伏着他的固執的自我，他感到急需用這些男男女女去權衡

自己，去找出他們從書本與生活中學到，而爲他所沒有學到的東西。

露思的眼睛屢屢瞟到他身上，看看他怎樣應付下去，而由於他與她的表姊妹們應酬的從容不迫，她驚訝並快活起來了。他的確沒有弄得坐立不安，而一經坐下，也就擺脫了爲肩膀耽心的煩亂。露思知道她們是聰明的姑娘，外表上是漂亮的，她差不多不能了解是晚就寢時她們對他的稱讚。但是他在另一方面——本階級的一個才子，跳舞或舉行禮拜日辟克匿克時一個快活的說笑者——就從這一個環境，也已足以找到說笑和吐露俏皮話的機會。在這一個晚上，成功站立在他的背後，輕拍着他的肩頭，告訴他他已經迎頭趕上，所以他也就能夠談笑自若，始終沒有羞怯的樣子了。

後來，露思的耽心得到了證實。在一個衆目睽睽的角落里，馬丁跟卡德威爾教授交談了起來，雖然馬丁不再用他的兩手揮動着空氣，但在露思的嚴格的眼光看來，他讓他的眼睛閃爍得太頻繁了，談話談得太匆促和太熱中了，人變得太緊張了，而且，太過讓他激動的血液弄紅他的面頰了。他欠缺禮儀與自制，跟那個與他對談着的年青的英文教授正是一個明確的對照。

但馬丁是不管外表的。他已經迅速地注意到對方有修養的心靈，而且賞識他對於知識的把握。而卡德威爾教授就沒有曉得馬丁對於一個普通的英文教授的想頭。馬丁要他談他內行的事情，而且，雖然他開頭似乎不大願意，却終於叫他說了，因爲馬丁看不出爲什麼一個人不應該談點專門的事情。

「這是荒謬的，不公正的，」幾個星期前，他曾經告訴過露思。「這種反對談專門事情的說法。如果人們碰頭在一起而不是爲了交換他們最好的東西，那麼，到底爲的什麼呢？他們最優良的東西也就是他們感到興趣的東西——他們藉以維持他們的生活的東西，他們已經把牠專門化，日夜不忘，甚至做夢也夢到的東西。試想像一下，勃特勒先生履行着處世的禮貌，發表他對於保羅·魏侖（譯註一）或者是德國的戲曲，或者是鄧南遮（譯註二）的小說的意見吧。我們準要厭煩死啦。拿我來說，如果我一定要聽勃特勒先生談話的話，就寧肯聽他談談他的法律。這是他最拿手的好戲，而生命是這麼短促，所以，我需要的是，我所碰到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的最擅長的東西。」

「可是，」露思反對着，「也有大家都感興趣的一般的話題哪。」

「你看錯了，」他趕忙說道。「社會上所有的人，社會上所有的派別——或者說，差不多是所有的人和派別——都模仿他們的優勝者。現在，誰是最優的優勝者呢？懶人們——有錢的懶人們。一般而論，他們不懂得那些爲世界上做着事情的人所懂得的東西。去聽關於這些東西的談話，便等於去找麻煩，所以，懶人們便派定這些東西是專門的事情，一定不要談到才好。同樣的，他們派定了某些東西不是專門的事情，牠們是可以談到的，這些東西便是最時新的歌劇，最時新的小說，紙牌，彈子戲，鷄尾酒，汽車，馬戲，捕鱒魚，捕鮪魚，大規模的遊獵，駛快艇等等——你記好哪，這些便是懶人們懂得的事情。一點也不錯，牠們構成了懶

人們的專門的話題。而這裏頭最可笑的地方，便是許多的聰明人，和所有準聰明的人們，都讓懶人們這麼欺騙他們。就我來說，我是需要一個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的，叫牠做專門東西也好，庸俗也好，或是什麼東西都好，隨你的便。」

露思並沒有懂得他這一個對於既成事理的攻擊，在她看來，不過是固執已見罷了。

於是馬丁便用他自己的熱誠，感染了卡德威爾教授，挑逗他去說出他的胸懷來了。當露思在他們旁邊停下片刻的時候，她聽見馬丁在說着：

「你一定不會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里，宣布這樣的異端吧？」

卡德威爾教授聳聳他的肩頭。「那些老實的納稅人和政治家，你知道的。薩克拉曼圖（譯註三）給了我們自己的財產，因此，我們便向薩克拉曼圖磕頭，向大學評議會，向某黨的報紙或者兩黨的報紙磕頭噏。」

「是的，這是清清楚楚的；可是，關於你又怎麼樣呢？」馬丁追問着。「你一定是一條失水的魚了。」

「我想，沒有幾個人高興我的，在那大學水池里。有時，我頗肯定我是一條失水的魚，我只合生活在巴黎，在格羅布街，在隱士的窯洞里，或者在一羣生野得可悲的波希米亞人當中，喝着紅葡萄酒——在三藩市，他們叫牠做『地果（譯註四）紅』——在拉丁區（譯註五）的下等酒館里吃飯，對一切衆生，大聲

疾呼地發表『急進派』的見解。真的，我幾乎常常肯定着，我是被擠成做一個『急進派』的。可是，當前又有着這許多爲我所把握不牢的問題。當我面對面的碰見我的人性的脆弱時，我變得胆怯起來了，牠使我不能把握住任何一個問題的因素——那些人類的重大問題，你知道。」

他一壁說了下去，馬丁漸漸覺得「貿易風之歌」已經來到了他自己的嘴邊：

我當正午時最強大，

但在月亮之下

我却吹漲那風帆。

他差不多哼出這些話來了，這叫他省悟到，對方使他想起了貿易風，始終如一的涼爽的，強大的東北貿易風。他是穩重的，他是可信賴的，同時，關於他又有着某種困惑。馬丁覺得，他從來沒有吐露過他整個的抱負；正如他過去常常覺得，貿易風從來沒有吹颺過最強烈的，只是經常保持着永不用到的力量。馬丁的幻想的遊戲法，是永遠活躍的。他的腦子，是一個保存記憶中的事實與幻想的最易進去的貯藏室，牠的內容，似乎永遠是條理井然，準備好他去檢查的。在眼前的現在，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馬丁的心靈，馬上便提

供出有關的反對物或類似物，牠們通常是在幻象中給他表現出來的。這全然是自動的，他的幻想是當現實的一個永不落空的伴侶。正如露思的臉孔有一剎那間的妒意，曾經使他眼前出現了一場忘却了的月夜的風暴一樣，卡德威爾教授，則使他再看見那在紫藍的大海上，捲起滔滔白浪的東北貿易風；於是不斷地，並非擾亂的而倒是整齊的，有序的，新的記憶的幻想，在他面前出現了，在他的眼臉下展開了，是投在他的意識界的銀幕上了。這些幻象，是從過去的行動與感覺，從昨天的與上週的事件及書本生出來的一羣數不盡的，無論清醒或睡着，都擠擁在他的心中的幻影。

所以，當他聽着卡德威爾教授的滔滔如流水的言辭——一個聰明的，有教養的人物的談話——的時候，馬丁一直在觀看着他自己的整個的過去。他看見正十足是一個流氓時代的自己，戴着一頂「硬邊」的史特遜式（譯註六）帽子，穿着一件剪裁闊大的兩排鈕扣的對襟外衣，肩膀做着某種傲慢的大搖大擺，抱着要無賴到僅免於違犯警章的程度的理想。在他一生當中，有一個時期，他就是一個普通的流氓，一個麻煩警察，恐嚇老實的做工人家的幫口的頭目。然而，他的理想已經改變了。他瞟了一眼他週圍的教養良好，穿着漂亮的男男女女，把文化與高雅的氣氛吸進他的肺腑去，同時，他少年時代的幽靈，戴着硬邊帽子，穿着寬闊的外衣，做出一副傲慢與無賴相，大模大樣地走過室內了。他看見這個街頭路角的流氓的形象，變成他自己了，正在跟一位貨真價實的大學教授坐談着。

因為，無論怎麼樣，他從來就沒有發見過他的永久不變的居留地。他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都合得來；由於他在做工和遊樂時都有他自己的一手，由於他為自己的權利去奮鬥和爭取尊敬的意志與本領，他一向是一個隨時隨地都受歡迎的人物，但他却永不生根下來。他曾經充分適合於滿足他的同伴們，却並非滿足了他自己。他曾經經常地為一種不安的感覺所煩擾，經常地聽到遠方有些東西在呼喚，曾經經歷遍人生，追尋着牠，直至他找到了書籍，藝術，和愛情。現在，在這一切之中，他便是所有曾與他一起去冒險，而且也許可以使自己有了走進摩士家里去的資格的同伴們中唯一的一個。

但這些思想和幻象，却沒有妨礙他去密切地了解卡德威爾教授。當他留心聽着的時候，領會地和批判地，他注意到對方那個完整的知識的領域。就他自己而論，這個談話，就不斷地對他顯示出罅隙與伸張，為他所不熟悉的整個的論題。但是，感謝他的斯賓塞，他也看出了他具有那個知識領域的輪廓。有一天，他總會充實這個輪廓的，這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那麼，守望着啊，他想——每一個人，提防擋淺啊！他覺得好像崇拜的，專心的，坐在教授的腳邊一般；但是，當他傾聽着的時候，他開始辨別出對方的判斷上有着一個弱點——這個弱點是這麼偶然和難以捉摸，要不是牠曾經一再呈現出來，他恐怕是不會把捉住牠的吧。而當他一經把捉住牠，他馬上便跳到了平等的地位。

露思第二次來到了他們的身邊，正好是馬丁開始說話的時候。

「我告訴你你錯在什麼地方，或者是什麼弄弱了你的判斷吧，」他說。「你欠缺的是生物學。牠在你事物分類表上，是沒有地位的哦，我說的是真正解釋的生物學，是從基本的東西，從實驗，試驗管，和賦與了生命的無機物而來的，是直引伸到最博大的美學和社會學的法則的。」

露思怔住了。她曾經修過兩個在卡德威爾教授指導下的科目，而且，是把他當作一個一切知識的活的收藏所敬仰着的。

「我差不多不了解你，」他遲遲疑疑地說。

馬丁並不十分拿得穩他了解了他的什麼。

「那麼，我就試來說一下吧，」他說。「我記得讀埃及史時讀到過一點東西，大致是說：沒有首先去研究土地問題，對於埃及藝術的理解是不能有的。」

「一點也不錯，」教授點着頭。

「在我看來，」馬丁繼續了下去，「對於土地問題的知識，說下去，對於一切問題的知識，因此也是不能有的，如果沒有先行的關於人生的素質及構造的知識的話。不懂得創造牠們的人的性質，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懂得人所自來的材料的性質，我們怎麼能懂得法律和風俗，宗教和習慣呢？難道文學比埃及的建築與雕刻要少些人性麼？難道在我們懂得的宇宙中，有一樣不從屬於進化法則的東西麼？哦，我知道，各種形

成了的藝術，是有着一個千辛萬苦的進化過程的。可是在我看來，却未免過於機械了。人的本身給忽略掉啦。工具的進化，豎琴，音樂，詩歌，跳舞的進化，都滿意地慘澹經營到了；可是，人的本身的進化，在他未造出第一件工具，或未哼出第一聲歌唱之前，便已存在在他身上的基本的固有的部份的發展，又怎麼樣呢？這便是你沒有注意到，而我叫牠做生物學的東西。這是最廣義的生物學。

「我知道，我是說得不連貫的，但我已盡力去找出那個意思來。這是當你談着話的時候，才想了起來的，可見我並不是預先準備好要說牠。你自己說過人性的脆弱，牠妨礙着一個人去考慮到一切的因素，而你，這一回又——或者是我覺得如此吧——忽略掉生物學的因素，那織出一切藝術的錦綉的材料，一切人類的行動與成就的經緯。」

叫露思驚訝的是，馬丁並沒有馬上被駁倒，而教授回答時的神情，便她覺得好像是容忍着馬丁的少年氣盛。卡德威爾教授默然坐了整一分鐘之久，用手指翻弄着他的錶鍊。

「你知道麼？」他終於說了，「以前我就受過這同樣的批評啦——從一位很偉大的人物，一位科學家和進化論者，約瑟夫·勒·康特（譯註七）可是，他已經死了。我以為只能不明不白的隨牠下去了；而現在，你來了，又暴露了我。認真地說來，然而——這是山東之言——我以為你的論點中是有點兒道理的——事實上是有許多的。我是太古典的了，不能在科學的解釋學派上講時髦了，我只能謙過於我所受的

教育的落後，和阻礙我從事工作的生性的疏懶，我看你恐怕要相信我從沒進過一間理化的實驗室吧？但無論如何，這却是真的。勒·康特是對的，你也對，伊登先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但多少我可不知道。」

露思用着一個藉口，拉着馬丁跟她一道走開了，當她已把他拖到一旁的時候，便低聲說道：

「你不該那樣子獨佔了卡德威爾教授。也許有別的人要跟他談話的。」

「是我的不對，」馬丁悔悟地承認着。「可是，我已經使他激動啦，他是這麼有趣，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你知道麼，他是我接談過的人物中最聰明，最智慧的一個。我得告訴你另外一些事情。我曾經以為每一個進大學的，每一個在社會上佔着高的地位的人，都恰像他一樣聰明敏捷的呢。」

「他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人物，」她答。

「我也應當這樣說。現在，你要我跟誰談去呢？噢，對了，帶我去會會那位司理吧！」

馬丁跟他談了十五分鐘，在她的戀人方面，露思再也不能希望有更好的舉止了。他的眼睛一次也沒有閃爍過，他的面頰一次也沒有紅過，而他的安詳及他談話時那種姿勢，則使她驚訝了起來。但在馬丁的評價上，銀行司理之流，已降下了百分之幾百，那個晚上其餘的時間，他想來想去都存着這個印象，就是那銀行司理與無聊閒話家是一個同義語。那位軍官，他覺得好脾氣而且單純，是一個康健健全的年青人，滿

足於佔有門第與幸運到了他進去的那個生活的地位的。聽到他曾在大學里讀完了兩年，馬丁不明白他把學問藏到哪兒去了。但無論如何，馬丁總喜歡他過於那個庸俗的銀行司理。

「我確實不反對平凡，」後來他告訴了露思，「可是叫我生氣的是他們談吐中那種目中無人，沾沾自喜的矯飾的確信，和說話時所浪費的時間。哼，拿他告訴我工聯黨與民主黨合併了時所費的時間，我把宗教改革史講完給那個傢伙聽也行啊。你可知道，他吝嗇他的說話，就像一個內行的玩紙牌的吝嗇那打出給他的紙牌一樣。遲些我將叫你明白我這話的意思。」

「你不喜歡他，我覺得遺憾，」這是她的回答。「他是勃特勒先生最看得起的人物呢。勃特勒先生說，他是可靠的，誠實的——喚他做羅克（譯註八）彼得說，靠着他，任何銀行都可以好好的開下去的。」

「我不懷疑這一點——就我看到他的那一點兒，和我聽到他的那更少的一點兒來說；可是，我一向就不把銀行看得那麼了不起。你不會討厭我這樣子說出我的衷曲吧，親愛的？」

「不，不，這是很有趣的。」

「是的，」馬丁熱中地說了下去，「我不再是一個第一次得到文明的印象的野蠻人了。這些印象，對於文明人一定可以成為一部有趣味的小說。」

「你覺得我的表姊妹們怎樣？」

「我對她們比對別的女客喜歡得多，她們有的是許多的笑談，却沒有什麼裝腔作勢。」

「那麼，你也喜歡別的女客了？」

他搖搖頭。

「那個做社會化住區運動的女人，不過是一隻社會學的鸚鵡罷了。我發誓，如果你把她籤起在空中，像湯靈遜那樣，（譯註九）那麼，在她腦里準找不出半點兒獨創的思想來。至於那位肖像畫家，她是一個絕對討人厭的傢伙。她可以給那位銀行司理作一位好太太的。說到那位女音樂家啊！我不管她的手指是如何靈活，她的技巧如何完成，她的表情如何驚人——事實上，她却一點兒也不懂得音樂。」

「她演奏得很動人呢，」露思抗議着。

「不錯，她在音樂的外形上無疑是熟練的，可是音樂的內在精神，在她便不可思議了。我問過她，音樂在她看來有什麼意義——你知道，我經常是渴想知道那特殊的東西的——而她却不懂得牠對她有何意義，除了她崇拜牠，以為這是藝術中最偉大的，在她看來，比生命還要重要。」

「你總是叫他們談專門的東西，」露思責備他了。

「我承認這一點，如果他們是無所畏的，試想想我的痛苦哪，要是他們高談闊論起別的問題來了的話哩，我還常常想着，在這兒，一切文化的優點都可以受用得到的這兒……」他停了一會兒，注視着他。

自己少年時代的影子，戴着硬邊帽子，穿着寬闊的外衣，走進門來，高視闊步的跨過室內了。正如我剛才在說，在這兒，我以為一切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才華煥發的。可是現在，從我看到他們的那一點兒來說，他們使我覺得無非是一班蠢才，他們中大多數都是，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便是討厭鬼。只有卡德威爾教授——他是不同的。他是一個，他的每一時肌肉，他的腦筋的每一顆原子，全都是的。」

露思的臉上容光煥發了。

「告訴我關於他的意見吧，」她催促着。「不是廣博，聰慧的一面——我是懂得這些品質的——而是你覺得相反的東西。我是十二分急於要知道呢。」

「也許我要把自己弄進一壞醋裏的。」馬丁幽默地爭持了一會兒。「比方說，你先告訴我好不好？或者，你從他身上找到的只有最好的東西呢？」

「我聽過他主講的兩個講座，我已經認識他兩個年頭啦；所以我急於要你的第一個印象。」

「你是說，壞的印象麼。唔，這兒就是我看，他全有着你以為他具有的那種優良的品質——至少，他是我所會到過的知識份子中最優秀的標本。然而，他却是一個有着不可告人的隱私的人。」

「噢，不，」他趕忙嚷道。「並不是什麼卑劣或庸俗的東西。我想說的是：他使我覺得是一個已經考究到事物的根柢的人，但他是這麼害怕他所看見的東西，於是，便自己詐作從來沒有看過牠。也許，要說

明這一點，這還不是最清楚的說法。這兒是另外一種：一個已經發現走到那隱藏着的神殿去的道路的人，但他却沒有走去；他也許已經瞥見了那神殿，但其後却努力使自己相信，那只是一叢綠葉的幻影。此外還有另一種說法：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人，但他對於工作却毫不重視，而經常的在私心里悔恨着他沒有做好牠們；他私自竊笑那工作的報酬，然而比這更要隱祕地，他又渴望着工作的報酬和快樂。」

「我並不這樣去看他，」她說。「而因此，我也沒有看出你所說的東西。」

「這只是我這方面的一個模糊的感覺，」馬丁緩和着。「我沒有為她思索過。這只是一個感覺罷啦，而且多半是錯誤的。你當然比我更理解他。」

由於在露思家里過的那個晚上，馬丁帶着一種出奇的煩亂和矛盾的感情走了。他對於他的目標，對於他已爬上去和他們相處的那些人物失望了。另一方面，他又為他的成功鼓勵着。這個高攀，比他所預期的容易得多。他已無需繁心於高攀，而且（他並沒有拘泥於謬誤的小節，而自己隱瞞起來）也已超越過他已爬上去而置身其中的那些人物了——自然，除了卡德威爾教授是一個例外。關於生活與書本，他懂得比他們多，他們到底把他們所受的教育扔到了哪一角落，哪一罅隙里，他是莫明其妙的。他不知道，他自己具有着異常的腦力；他也不知道，生來探索奧蘊澈底思想的人物，是不會在摩士們那個世界的客廳中找到的；他更夢想不到這樣的人物，就只像寂寞的鷹鷺一般，遠離開大地和擾攘的人寰，在蒼空中作孤獨

(譯註一) Paul Verlaine (一八四四——一八九六) 法國象徵主義派詩人。

(譯註二) G.D'Annunzio (一八六四——一九三八) 意大利作家。

(譯註三) Sacramento 加利福尼亞州的首府。

(譯註四) 按原指美國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人。

(譯註五) 巴黎一地區，多咖啡店，爲文人學士們常到的地方。

(譯註六) 世界大戰時，澳洲軍隊所戴的一種垂邊帽，因製造者而得名。

(譯註七) Joseph le Conte (一八二三——一九〇一) 美國地質學家。

(譯註八) 卽直布羅陀之別名，大概有穩固可靠之意，如我們所謂「中流砥柱」相彷彿。

(譯註九) Tomlinson 不詳。英國有一位同名的小說家，不知是否出自他所寫的故事。

## 第二十八章

但「成功」已失掉了馬丁的住址，她的使者不再進他的大門了。有二十五天之久，禮拜日休假日也工作的，他寫着「太陽的恥辱」——一篇約有三萬字的長論文。這是對於梅特林（譯註一）派的神祕主義的一個用力的攻擊——一個從真確的科學的衛城向那些神奇的夢想者的攻擊，但也是一個保留着許多與確知的事物相符合的美與神奇的攻擊。稍後，他又以兩篇短文，「神奇的夢想者」和「自我的碼尺」來繼續這個攻擊了。爲了這些論文，長的和短的，他開始從這個雜誌轉到那個雜誌的付着牠們旅行的費用。

在這爲「太陽的恥辱」而花費掉的二十五天中，他賣去了的粗製濫造的東西，大約得到六元五角之譜。一則笑話收入了五角錢，另一則，賣給一個高級的趣味主義的週刊的，弄到了一塊錢。其次，兩首幽默詩，分別賺到了兩塊錢和三塊錢。結果，向那些商人賒賬已再無可賒，（雖然他欠雜貨商的賬已增加到五塊錢。）他的腳踏車和那套衣服又回到當店去了。打字機公司又嚷着要錢，堅稱依照着合同，租錢是絕對

要依期預付的。

爲他那幾次小買賣所鼓勵着，馬丁又回到文丐的工作上面去了。也許，謀生之道畢竟是在這裏吧。收藏在櫈底的，是從報章小說供應社退了回來的二十篇「掌篇小說」。爲了要找出寫報章「掌篇小說」的避忌，他重讀了他們一遍，這麼一來，便推究出那個完全的公式了。他發現了報章「掌篇小說」絕不能是悲劇的，絕不可有悲慘的收場，也絕不可充滿着言語的美麗，思想的精微，或情操的真正的優美。牠必須充滿着情趣——許多，而且純粹和高尚——是在他的幼年時代，在「黑人遊樂場」里獲得了他的喝彩的那一種——即「爲了上帝祖國與沙皇」和「我儘管窮但我誠實」那一種牌子的情趣。

懂得了這些避忌之後，馬丁便斟酌一番「伯爵夫人」的風格，依照公式去進行組合起來。公式是由三個部份合成的：（1）一對戀人鬧翻了；（2）由於某種行爲或事件，他們破鏡重圓了；（3）婚禮的鐘聲。第三部份是一個不變的定量，但第一和第二部份，却可以無限制地千變萬化的。因此，那一對戀人的鬧翻，可以由於誤會的動機，由於命運的偶然，由於妒忌的情敵，由於暴怒的雙親，由於狡猾的保護人，由於弄玄虛的親戚，等等，等等；他們的破鏡重圓，也可以由於男方的英勇行動，由於女方同樣的行動，由於這個或那個戀人的心意改變，由於狡猾的保護人，弄玄虛的親戚，或妒忌的情敵的被迫的懺悔，由於他們的自動的懺悔，由於某種意想不到的祕密的發現，由於情郎強襲着女孩子的心，由於愛人作長期而高貴的自

我犧牲，等等，數也數不盡的。使那女孩子在破鏡重圓中發動，是很引人入勝的，馬了也一點兒一點兒的發現了別的斷然有趣和迷人的計策。然而結束時的婚禮鐘聲，却是他不能隨意處理的一件事情；雖然天像一筒捲軸似的捲了起來，星在墜落，婚禮的鐘聲也還是一定要照樣響下去的。在份量上，這個公式預定了最小量是一千二百字，最大量是一千五百字。

當他在「掌篇小說」藝術上造詣還未甚深之前，馬丁想出了半打常用的格式，當製造「掌篇小說」時常常拿來酌用。這些格式好像數學家所用的百巧圖，這可以從上下，左右進去；入口是由許多條線和許多縱行做成的，從牠，用不着猜想，便可引出成千個各不相同的結果，而且全是無可爭辯地精確和真實的。因此，在半小時之內，用着他的格式，馬丁便能夠計劃好約摸一打的「掌篇小說」，這他又擋下在一旁，隨他什麼時候方便，便填寫起來。他覺得，他能在一天認真的工作之後，睡覺之前，填寫好一篇。如他後來對露思所告白的，他差不多在睡夢中也能把牠寫起來。真正的工夫乃在於構成骨格，而那純然是機械的。

他一點也沒有懷疑過他的格式的效用，因為當時他已經懂得編者的心意，他便斷然對自己說，他寄去的頭兩篇是可以博得支票的了。而牠也真的帶來了支票，每篇四塊錢，在二十天後。

在這時期當中，關於雜誌方面他又作了新的驚人的發現。雖然「橫斷大陸月刊」刊出了「鐘聲」

了，却沒有支票寄來。馬丁是需要牠的，並爲牠寫了信去。一個措辭含糊的答覆，和一個希望多寄他的作品的請求，便是他全部收到的東西。在等待回信當中，他已經挨了兩天的餓，於是，他只好又把他的腳踏車放回當店裏去。爲了那五塊錢，他經常地每星期寫兩次信給「橫斷大陸月刊」，雖然只有半偶然地，這才收回了一封覆信。他不知道，「橫斷大陸月刊」朝不保夕地拖下來已有許多年，牠只是一個四等貨色或十等貨色，沒有地位的，牠的瘋狂的發行，半靠着小規模的敲竹槓，半靠着義氣的呼籲，而那些廣告，差不多就等於慈善的施捨。他也不知道，「橫斷大陸月刊」是編者與經理的唯一的謀生之道，只有靠着搬家以避交房租，靠着能夠躲避便永不付賬，他們這才能夠從牠榨出他們的生活費。他更沒有猜想到，那屬於他的五塊錢，已爲經理挪用了去粉刷他在亞拉美達的房子，那一次粉刷，他是在某一個週日（譯註二）的下午，親自動手的，因爲他付不出工會工錢，也因爲他第一次雇用的那個未入工會的散工，曾經從梯子上掉了下來，帶着斷了的鎖骨給送進了醫院去。

馬丁賣了「寶藏獵取者」給一份支加哥的報紙，因而應有的那十塊錢，却始終沒有到手。文章是刊登出來了的，因爲他已經從中央閱覽室的雜誌架上確實知道，但從編者那兒却得不到片紙隻字。他的信被置之不理，爲了使自己相信牠們確被收到，他掛號寄去了好幾封。這簡直就是搶劫，他下着結論了——一種涼血的盜竊。當他正在挨着餓的時候，他還被偷去他的商品，他的靠着賣去牠們始找得到麵包吃的。

貨物。

「青年與時代」是一個週刊，牠已發表了他那篇二萬一千字的連載小說的三分之二，當牠因事停刊了的時候。想得到他那十六塊錢的全部希望，是一直還放在牠身上的。

使情形更加惡劣的是「蠅子」——他認為這是他所寫的最佳作品之一——的落了空。在失意中，狂亂地在雜誌堆中找尋着，他曾將牠寄去了給「洪濤」，三藩市的一個每週出版的會刊。牠把牠交給那個刊物的主要理由，便是以為從奧克蘭去只需旅行過海灣，因此可以得到一個迅速的決定。兩星期後，從書報攤上最近出的那一期，他喜不自勝的看見了他的小說完整的刊印出來了，有了插圖，而且刊在顯著的地位上。他帶著急跳的脈搏回了家，猜想着爲了他所寫的最佳作品之一，他們將付給他多少錢。而且，牠被接受並刊登出來的迅速，在他也是個快樂的想頭。編者沒有通知他接受的消息，則更使這個喜訊驚人十足。在等待了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又半個星期之後，絕望戰勝了狐疑了，他去了信給「洪濤」的編者，暗示着也許由於經理的大意，他的一點兒稿費是被忽略掉了。

「即使只有五塊錢吧，」馬丁自思自想着，「這也可以換到充分的大豆和豌豆湯，使我能夠寫出半打像這篇似的，而且可能一樣好的東西。」

回來的是編者的一封平淡的信，但這至少是引起了馬丁的稱讚的。

「我們很感謝您，」牠這樣寫着，「爲了您的出色的投稿。本社全體同人都無限賞識牠，而如您所知道，牠馬上便被刊登出來，而且給放在榮譽的地位上。我們誠懇地希望您喜歡那些插圖。

「重讀來信，我們覺得您正在一種誤會之下操心，以爲我們對非特約的稿件也發酬的。這不是我們的習慣，而不用說，尊稿是並非特約的。當我們收到您的小說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我們假定了您是明白這種情形的。我們只有爲這個不幸的誤會深深抱歉，對您鄭重申明我們不渝的敬意。茲再向您的幫忙道謝，並希望最近的將來，接到更多的惠稿……」

還有一個附言，大意謂雖然「洪濤」是不贈閱的，但牠也非常高興贈送他來年的全年一份。

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馬丁便在他所有的原稿的第一頁上端，用打字機打下這樣的字樣：「請照一般稿費率發酬。」

「有一天，」他安慰着自己，「他們將要照我的一般稿費率發酬的。」

在這一個期間當中，他發現了自己有一種求全的熱望，在牠的控制之下，他改寫並潤飾了「擠擁的街，」「生命的芳醇，」「快樂，」「海洋抒情曲」和他別的早期的作品。照舊時一樣，一天十九個鐘頭的勞動，要滿足他是未免太少了。他大量地寫他也大量地讀，在勞作中忘記了由戒烟而生的痛苦。露思送的包裝華美的戒煙藥，他藏進了他的衣櫃中最不易到的角落里。尤其是在他繼續挨餓的日子里，他感受到

了沒有烟草的痛苦。不管他怎樣常常控制住那個慾望，牠在他身上還是照常的堅強。他把這個當作是他從來獲得的習慣中最大的一個露思的觀點，則要他只做對的事情。她送了戒煙藥給他，那是她用私房錢買來的，在幾天之內，也就忘記盡這一切了。

他的機製的「掌篇小說」，雖然他憎恨牠們和嘲笑牠們，却是成功的。由於牠們，他贖回了他所有的質物，付清了他的眼目的大部分，並給他的腳踏車買了一副新的車胎。「掌篇小說」至少讓鍋子有東西可煮，並給了他時間去從事野心的工作；而支持着他的，一樣東西，便是他從「白鼠雜誌」得來的那四十塊錢。他寄托下他的信心在牠上面，深信那些真正是第一流的雜誌，至少也會照一般的稿費率付給一個無名的作者的，即使不是照較優的稿費率的話。但問題是在於怎麼能打進第一流的雜誌里面去。他的最佳的小說，論文，和詩歌，一直在牠們中間乞求着。然而每一個月，他却在牠們一切形形色色的封面之下，讀到了許多沉悶的，枯燥無味的，非藝術的東西。「只要有一位編者，」他有時想着，「肯從他的光榮的高位上屈尊惠下一行鼓勵的字句啊！即使我的作品是不平常，即使牠是不合用的，但爲了亦可備一格的原故，爲了牠們的篇幅，牠里面什麼地方總也一定有一點兒才氣——一點點兒——激發起牠們作某種的賞識的吧！」因此，他便會拿出他的這一簣或那一篇原稿來，如「冒險」之類，一讀再讀，徒然努力去爲編輯們的緘默作着辯解。

隨着明媚的加利福尼亞之春的加深，他的充裕的時期也告了個結束。有幾個星期之久，他爲了報章「掌篇小說」供應社方面出奇的沉默而耽心着。於是有一天，他那十篇無疵的機製的「掌篇小說」，給郵寄回來了。附在他們一起的是一封短信，大意是說供應社存貨過多，在牠再度出現於文藝市場之前，恐怕總要等過幾個月的。馬丁甚至在那十篇「掌篇小說」上也白花了氣力了。直到最近爲止，供應社是每篇付他五塊錢，而且是寄一篇用一篇的。所以，他以爲那十篇東西也一樣好銷售的，他便拿那還在銀行里的五十塊錢做後盾，照常過活着。因此，他是一下子就進入窘迫的時期中了，在這當中，他繼續把他早期的勞績，賣給那些不肯付錢的刊物，而把他近來的作品投寄給那些不肯買受的雜誌。而且，他又重新恢復往奧克蘭的當店去的旅行了。賣了給紐約的週刊的幾篇笑話，幾首幽默小詩，使他的生活僅能勉強維持着。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寫了詢問的信給幾個重要的月刊和季刊評論，並從覆信當中，知道了他們差不多毫不考慮非特約的文章，他們的內容，大部份是預約了那些在他們各自的領域成了權威的著名專家撰述的。

(譯註一) M. Maeterlinck (一八六二——一九四九年) 比利時象徵主義的作家。  
(譯註二) 指一週中除星期日外其餘任何的一天。

## 第二十九章

這在馬丁是一個艱苦的夏天。原稿審閱者和編輯們都休假避暑去了，通常在三週內便有個決定答覆的刊物，現在却延擋他的稿子到三個月以上。他從牠得到的安慰，便是由於這個停頓而來的郵資的節省。只有那些強盜雜誌似乎還在積極活動，馬丁便把他早期的全部成績，如「採珠」、「作為一種事業的海洋」、「捉鱉」和「東北貿易風」等，都投寄給牠們去了。從這些稿子，他從沒得到過一個錢。不錯，在半年的通信之後，他弄出了一個協定來，根據牠，他從「捉鱉」得到一把安全剃刀，而「衛城雜誌」爲了那篇「東北貿易風」，則答應給他五塊錢現金和五年的贈閱，算是填滿了那協定的下半部。

拿他那首詠史蒂文生（譯註一）的十四行詩，他設法從一位波士頓的編者榨出兩塊錢來，那編輯，正編印着一份有着馬太·安諾德（譯註二）的口味，和一個緊得驚人的錢袋的雜誌。「仙女與真珠」，一首新從他的腦子里出來，剛完成了的二百行的巧妙的諷刺詩，贏得了三藩市一個靠一條大鐵路津貼的雜誌的編者的歡心。當那編者寫了信來，提出拿車票來代替付他稿費的時候，馬丁便回信去詢問車票

是否可以轉讓，然而這是不行的，所以，由於不能去賣出牠的關係，他要求退回那首詩了。牠回來了，附帶着編者的道歉，於是馬丁便把牠寄到三藩市去，這一回是給「大黃蜂」，這是一個大吹法螺的月刊，曾由那位創辦牠的名記者捧進了第一流的刊物中去的。但「大黃蜂」的光芒，在馬丁出世之前許久就早已開始黯澹，那位編者答應了馬丁這首詩付十五塊錢，可是當牠一經發表出來，便彷彿忘記這一回事了。他的幾次去信，都給置若罔聞。後來馬丁寫了一封動火的信去，這才弄到了一個答覆。這是一位新任編者寫的，他冷淡地通知了馬丁，說他拒絕為舊任編者的錯過負責，還說，總之他並不怎麼看重「仙女與真珠」。

但「地球」支加哥的一個雜誌，却給了馬丁以最殘酷的待遇。他曾遏制着不把他的「海洋抒情曲」發表，直至飢來驅他去為止。在給成打的雜誌拒絕之後，牠們來到「地球」的編輯部憩下來了。這集子共有三十首詩，他可以每一首收到一塊錢。第一個月刊登了四首，他馬上接到了一張四塊錢的支票；但當他查看到那期雜誌的時候，他給那種大屠殺嚇倒了。有好幾篇，題目已經給改換過，比方「卷終」給改成「結局」，「外礁之歌」成了「珊瑚礁之歌」。有一篇，則換上了一個絕不相同的——一個誤用的題目，代替着他原來的「美杜莎（譯註三）的眼睛」。編者已把牠改印成「歸航」了。然而詩的本身的屠殺，這才怕人。馬丁在呻吟，發汗，把他的兩手投向空中。詞句，詩節，給割裂了，給互相交換，改變成最不可思議的樣子了。有時，不是他自己的詩句和詩節，也拿來代替了他的。他不能相信，一個精神健全的編者竟能犯這

麼一種虐待的罪過，他的最善良的假定，便是他的詩一定給那聽差或速記生改竄過來了。馬丁立刻寫了信去，請求那編者停止刊登他的詩，把牠們退還給他。他寫了一封又一封，請求着呼籲着，威嚇着，但他的信總被置之不理。一個月又一個月的，這個大屠殺繼續了下去，直至三十首詩都刊印了出來為止，而一個月又一個月的，他也收到一張數目與該期登出的詩數相當的支票。

儘管有着這些形形色色的災難，但關於「白鼠雜誌」那四十元支票的記憶，總還支持着他，雖然他已被迫得越發多寫爲錢濫作的作品。他從一些農業週刊和商業雜誌上發現了一個麵包與牛油的地盤，雖然在宗教的週刊方面，他却發覺了他只能從容餓死在他的最低潮中，當他那套黑外衣已經當去了的時候，他在懸賞徵文方面試了一次「打十柱」（譯註四）——或者至少在他是這樣覺得——那是由共和黨的縣委會主持規劃的。競賽共分三類，他全參加了，當自己正被逼進了這麼一個窘境中的時候，他只好對着自己苦笑。他的詩得了十塊錢的首獎，他的競選歌得了五塊錢的二等獎，他的論共和黨主義的論文，則獲得二十五塊錢的首獎；這使他很滿意，一直到他要去領款的時候。但縣委會出了什麼岔子了，雖然一位有錢的銀行家和一位參議員都是牠的一份子，錢可總是見不到面。正當這事體兒耽擱下來的時候，他證明了他也了解民主黨的主義，因為在同樣的徵文競賽中，他的論文又獲得了首名。而且，他還領到了錢呢，二十五塊。但在第一次競賽時獲獎的四十元，他却永遠沒有收到過。

由於要去看露思而不得不設法，而又認定從北奧克蘭到她家又轉回來的那一個長途步行是花費太多時間，他讓他那套黑外衣代替他的腳踏車留在當店里了。後者使他有個運動機會，給他節省了工作時間，而一樣的使他能看到露思。一條帆布短褲和一件毛織汗衫，給他做成了<sup>冬</sup>一套見得人的騎車服裝，因此，他也可以跟露思一起，下午去騎車兜風去了。再說，在她的家里，他已不再有機會多看她了，摩士太太在家里正澈底地實行她的娛賓運動。他在那兒會到，而不久之前，他還對他們敬仰的那些上流人物，現在叫他討厭了。他們不再是上流的了。他是興奮的和激動的，他的艱難時代，失意，對工作的密切的專心，和這樣的人們談話，正激怒了他。他並非過分地利己主義的。他用他讀過的書本中那些思想家的心胸，來量度出他們的心胸的窄小。在露思家里，他從沒會到過一個廣大的心魂，除了卡德威爾教授是一個例外，而卡德威爾教授，他在那兒只會見過一次。至於其餘的人，他們是笨伯，傻瓜，膚淺的，武斷的，和無知的。是他們的無知嚇了他一跳。他們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拿他們所受的教育做過些什麼呢？他們跟他一樣接觸那些書本，而他們怎麼會從牠們得不到一點兒東西？

他知道偉大的心魂，深湛的，合理的思想家，是存在的。他從書本上獲得了他的論據——那些曾經教育他，使他超過摩士那個水準的書本。他也知道，比摩士那個圈子的人們更高的知識者，是可以在世間找到的。他閱讀英國的社會小說，從那裏面，他瞥見了在談論政治和哲學的男男女女們。他也讀到了在大城

市里，甚至還是在美國的沙龍（譯註五）那藝術與智識交換的地方。在過去，他懵懵懂懂地曾經以為所有在勞動階級之上的教養良好的人們，都是具有智力和美感的人。文化與圈套一起來到了他身邊，他曾被欺騙，竟至相信大學教育和博學是一件事情。

唔，他就力求上進，走到更高的地方去吧。而且，他就帶着露思一起去吧。她，他珍重地愛着他，深信她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都會放一異彩的。而正如他明白他曾為他早年的環境所妨礙一樣，他也看出她是同樣地給妨礙着。她沒有過一個開展的機會。她父親的書櫥里的書，掛在牆上的圖畫，鋼琴上彈出的音樂——全部只是粉飾的誇耀。對於真正的文學，真正的繪畫，真正的音樂，摩十們和他們那一類人是麻木的。而比這些東西更偉大的，是生活，對於牠，他們是蠢笨地，絕望地無知的。不管他們一神論的傾向和保守派的心胸寬大的僞裝，他們總比解釋的科學落後了兩個世代：他們的心理過程是中世紀的，他們對於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宇宙的思索，使他覺得也是那同樣的形而上的方法，其幼稚有如最落後的人種，其古老有如穴居人，而且還要古老——簡直就是使洪積期（譯註六）的第一個猿人害怕黑暗，使第一個魯莽的希伯來野人將亞當的脊骨化爲夏娃，使笛卡兒（譯註七）從他自己孱弱的自身的投影建立起一個觀念主義的宇宙論體系，使英國那個著名的教士這麼苛刻地用諷刺去非難進化論，以至獲得立時的喝彩，却讓他的名字劣跡昭彰的留下在歷史的一頁上的那同一的東西。

馬丁這樣思索，而且思索得更遠了，直至他豁然大悟。在他會見過的這些律師、官吏、商人、銀行司理與他所熟識的勞動階級的人們之間的不同，正等於他們所吃的食糧，他們所穿的衣服，及他們所居住的環境的不同。毫無疑問，他們全缺少他在自己身上和書本中找到的某種額外的東西。摩士們已將他們的社會地位所能產生的最好的東西給他看過了，而他並未為他所迷惑。他本人，一個窮人，一個放債者的奴隸，他却懂得自己優越過他在摩士家會到的那些人；而且，當他那一套還過得去的衣服從當店贖了出來的時候，他像一個生活的才人似的在他們之間活動，為一種有類於一個王子被判定要與牧羊人一起生活時所受的委屈的感覺侵襲着了。

「你痛恨並且害怕那些社會主義者，」一天傍晚，馬丁在席上對摩士先生說：「可是，為的什麼呢？你不懂得他們，也不懂得他們的主義。」

談話是由摩士太太轉移到這方面來的，她曾惹人嫌厭地大讚了哈普葛德先生一番。那位銀行司理是馬丁最討厭的人，一提到這位庸俗的聊天家，他的性子便有一點兒動火的。

「是的，」他曾說道：「查利·哈普葛德是他們所謂如日方昇的年青人——有人給我這麼說過。其實也是的。他今生會坐上州長的交椅子的，而——誰知道呢？——也許是美國的參議員。」「什麼使得你這樣去想呢？」摩士太太曾經這樣發問過。

「我聽過他作一次競選的講演。牠是蠢笨得平凡得這麼聰明，而且又這麼說得頭頭是道，那些領袖們便只好把他當作是穩當可靠的了，而他的老生常談呢，又是這麼類似平庸的選舉人的老生常談，所以——噢，對啦，你知道，當你奉承一個人時，便靠着替他把他自己的思想整理起來，然後遞過去給他。」

「我真的要以為你在妒忌着哈普葛德先生啦，」露思曾經附和過。

「這真是天曉得啊！」

馬丁臉上的可怕的神色，激惹起摩士太太去參戰了。

「你難道真的要說哈普葛德先生是蠢笨的麼？」她冷冰冰地質問了。

「絕不會勝過一個平庸的共和黨，」這是反駁，「或者一個平庸的民主黨。他們全是蠢笨的，因為他們並不聰敏，他們中很少有聰敏的。唯一聰明的共和黨，是那些百萬富翁，和他們的有心效力的心腹。他們懂得他們的麵包哪一面是塗上奶油的，（譯註八）他們也懂得為的是什麼。」

「我就是一個共和黨，」摩士先生輕巧地插口說。「請問，你怎麼把我分類呢？」

「哦，你是一個不自覺的心腹。」

「心腹？」

「當然啦。你辦的是法人的事務。你手下並無勞動階級，你也沒有做什麼惡事。你並不倚靠流氓和扒

手去維持你的收入。你是從社會上那些大亨們獲得你的生活費的，誰供養着某人，誰就是某人的主人啦。是的，你是一個心腹。你注意的是增進你所服務的資本的全部利益。」

摩士先生的臉有點兒漲紅了。

「我得說，先生，」他說，「你談話就像一個無賴的社會主義者。」

於是，馬丁才說出了如下的一番話：

「你痛恨並且害怕那些社會主義者；可是，爲的什麼呢？你不懂得他們，也不懂得他們的主義。」

「你的理論聽來確實像是社會主義一般，」摩士先生答道；露思在不安地從這一個注視到那一個摩士太太呢，眼看着這個激起了他的夫君的反對的機會，正快活地微笑了起來。

「爲了我說那些共和黨是愚蠢的，主張自由，平等，友愛無非都是破滅了的氣泡，是並不會使我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馬丁微笑地說，「爲了我懷疑哲斐遜（譯註九）和那個啓發了他的心靈的法國人，是並不會使我成爲社會主義者的呵。相信我，摩士先生，你比我牠的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於社會主義更要接近得多。」

「現在，你想裝作說笑啦，」這是其他那一個人所能說的話。

「一點也不。我是正正經經地說的。你還相信平等，然而你却在辦着法人的事務，而法人們都是天天

在忙於埋沒平等的。你因為我否定平等，因為我確認你在身體力行的東西，便叫我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共和黨是平等的敵人，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正用平等這個字作口頭禪去作反平等的鬥爭。憑平等的名義，他們在毀滅平等。所以我說他們是愚蠢的。至於我自己，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我相信競走是快的贏，而打仗則是強的贏。這就是我從生物學得來的教訓——或是說，至少覺得是得來了。如我所說，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而個人主義却是社會主義的世代相傳的永遠的敵人。」

「可是，你常常參加社會主義者的集會呢，」摩士先生挑戰了。

「一點不錯，正如間諜常常潛入敵方的陣營一樣。此外，你還能怎樣去認識敵人呢？再說，我在他們的集會中也自有樂趣。他們都是善戰的戰鬥者，而且，好歹他們總是讀過書來的。他們中每一個人，比起那平庸的實業界巨子都更懂得社會學和所有別的什麼學。是的，我參加過他們的集會有六七次，可是，這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正如聽着查利·哈普葛德講演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共和黨一樣。」

「我沒有辦法說啦，」摩士先生乏力地說；「可是，我還是相信你傾向那方面。」

「天啊！」馬丁自思自想着；「他並不懂得我在說些什麼呀。他連一個字也沒有了解。他到底拿他所受的教育怎麼啦？」

這樣，在他的發展當中，馬丁發覺了自己正直面着經濟的道德，或階級的道德；不久，牠對於他，已成爲

一個猘痏可怕的怪物了。就個人而論，他是一個主智的道德論者，在他看來，比庸俗的矜誇更可惡的，便是他週圍的人們的倫理道德，那是經濟的，形而上的，感情用事的，和模仿的東西的一個奇怪的雜拌兒。

這種奇怪的一團糟的混合物，他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碰到了。他的姊姊瑪利安，一向跟一個勤奮的青年機器匠相好，他是德國人，當透澈地學會那一門行業之後，早在一間腳踏車修理店里開始了工作。而且，在成爲一種劣等式的腳踏車的代理人之後，他發達起來了。瑪利安在宣布她的訂婚之前不久，曾到馬丁家里去看過他，在那一次來探訪的時候，她曾打趣地察看馬丁的掌紋並談說着他的命運。當她第二次來訪時，她帶了赫爾曼·封·史密德一道來。馬丁殷懃招待着，而且用着這麼輕鬆而得體的說話祝賀了他們倆，竟使他的姊姊的愛人的那顆農民的心感到不快了。這個不好的印象，由於馬丁高聲朗誦他拿來紀念瑪利安上次來訪的那六節詩，更加深了起來。這是一首小詩，輕快而精巧，他把牠題作「看掌紋者」。他驚訝了起來，當他唸完了牠，却看到他姊姊的臉上並無愉快的時候。倒是她的眼睛在不安地盯着她未婚夫馬丁，跟隨着她的注視，看見了在那個怪人的不端正的顏面上只有陰森沈默的不以爲然。這椿意外事情過去了。他們提早離開了，馬丁也就忘記掉這一切，雖然當時他已疑惑着任何一個女人，甚至是勞動階級的吧，也決不可拿寫到她的詩歌去奉承和愉悅她的。

幾晚之後，瑪利安又來探看他了，這回是獨自一個人。她沒有浪費什麼時間便落到本題上，傷心地責

備他做了這樣的事情。

「怎麼啦，瑪利安，」馬丁責難道，「你說話就好像你的親人給你丟了臉似的。」

「就是，就是，」她衝口而出的說了。

馬丁看見她眼里的委屈的眼淚，給弄得惶惑不安了。這心境，無論牠怎麼樣，總是真誠的。

「可是，瑪利安啊，幹嗎你的赫爾曼要因為我做詩歌詠我自家的姊姊，就妒忌我呢？」

「他並非妒忌，」她抽咽着，「他說，這是不正經的，淫……淫蕩的。」

馬丁哼出了一個悠長而低聲的，表示懷疑的口哨，於是，又開始重新去讀那份複寫成的「看掌紋者」了。

「我看不出這一點，」他最後說，遞送那原稿給她，「你自己唸唸吧，告訴我任何你覺得是淫蕩的地方——說的是這個字眼，不是麼？」

「他這麼說，他應該懂得的，」這是回答，一壁推開那篇稿子，帶着一種厭惡的神情。「他說，你得撕掉牠。他說，他不能讓他的太太給寫在這樣的東西上面，那是誰都能讀到的。他說這是一件丟人的事，他可忍受不了。」

「哪，你聽我說啊，瑪利安，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馬丁開始說，但跟着又突然變了主意了。

他看見他面前是一個不快活的姑娘，知道企圖說服她的丈夫或她的無用，於是，雖然整個兒情形是可笑的和荒謬的，他也決定屈服了。

「好啦，」他宣布了，把那篇稿子撕成六塊，扔到字紙簍里去了。

他用以自慰的是：就算撕了吧，而來用打字機打出的稿子，却休息在紐約的一家雜誌社里。瑪利安和她的丈夫永遠不會知道的，他自己，他們，和全世界也不會絲毫有損的，即使那首小巧的無害的詩竟刊登了出來的話。

瑪利安正開始伸手到字紙簍中，但還忍耐着。

「我可以嗎？」她乞求着。

他點點頭，沈思地凝視着她，當她收拾起那些破稿，並把牠們塞進她的短褂的口袋里去的時候——

那便是她的任務成功的一個有目共睹的證據。她叫他想起了麗枝·康諾利，雖然在她身上，較之那個他曾兩度碰見的勞動階級的姑娘，是少些熱情和燦爛的炫耀的生命。然而她們是相當的，她們一對兒，在服裝上和舉止上；他帶着內心的愉快，對於自己的幻想的荒誕微笑起來了，這竟想到了她們倆的出現在摩士太太的客廳里。愉快消失了，他感覺到一個大大的寂寞。他這位姊姊和摩士太太的客廳，是他走過了的

那條路上的里程碑。他已經讓他們落在後面了。他深情地向自己週圍的那幾本書瞟了一眼。牠們便是給他留下來的全部的同伴。

「喂，你說什麼？」他吃了一驚似的問。

瑪利安再說了一遍她的詢問了。

「幹嗎我不去做工麼？」他突然發笑了，那是有一半出於勉強的。「是你那個赫爾曼對你說的哪。」她搖着她的頭。

「別撒謊，」他命令道；她的點頭證實了他的指摘了。

「唔，你告訴你那個赫爾曼，叫他只管他自己的事情好啦。當我拿他相好的姑娘來寫詩的時候，那是他的事情；可是這之外，他就得閉嘴，明白麼？」

「那末，你以為我作爲一個作家是不會成功的麼，呢？」他說了下去。「你以為我不長進————以為我已經墮落，對於家庭是一個恥辱麼？」

「我以為，如果你找到了一個職業的話，就會好得多的，」她堅決地說，他看出了她是真誠的。「赫爾曼說————」

「管他媽的赫爾曼！」他開心地叫道。「我想知道的，就是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而且，打探一下你的

赫爾曼，肯不肯讓你接受我送你一份結婚的禮物吧。」

當她走了之後，他默想了一回這件意外的事情，有一兩次苦笑起來，當他看着他姊姊跟她的未婚夫，所有屬於勞動階級的人們和屬於露思那個階級的人們，依着窄小的公式在過着他們窄小的生活的時候——這些苦惱的生靈，正擠在一起，依從彼此的意見在模造着他們的生活，因為那些束縛住他們的幼稚的公式而不能成爲獨立的個人，而不能真真正正的去過生活。他召喚他們，使成爲一個幻影的行列的來在他的眼前了：伯納·歇金博沁與勃特勒先生手挽着手，赫爾曼·封·史密德跟查利·哈普葛德臉貼着臉，他一個一個的而且一對一對的判斷他們，遣退他們——用他從書本上得來的智力和德性的標準判斷了他們。他徒然問着偉大的心魂，偉大的男人和女人在哪兒呢？他在那粗疏的，愚蠢的，應了幻想之召到他的斗室中來的人們的智識程度中找不到他們。他對這些人感到了一種厭惡，正像騷活（譯註十）一定要對她的猪猡所感覺到的一樣。當他把最後的一個也打發走了，獨個兒在自思自想的時候，一個意外的，不請自來的遲到者走進來了。馬丁打量着他，看見了那硬邊帽子，闊大的衣裝，兩排鉚扣的對襟的外套，和曾經一度是他的那個年輕流氓的傲慢地大搖大擺的肩膀了。

「你是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樣的，小伙子，」馬丁嗤之以鼻了。「你的道德和你的智識，正跟他們的是一个樣子。你並沒有聽從自己去思想和行動；你的行動是隨衆人的好尚形成的。是你那個幫口的頭目，

只因為別人稱讚你是有種的傢伙。你打架，統治着那個幫口，並非因為你願意——你知道，你其實是鄙棄牠的——而只因為別人拍拍你的肩頭。你打壞了乳餅臉，是由於你不肯屈服，而你的不肯屈服，一部份是因為你是非常的粗人，另一半則因為你相信那些爲你左右的每一個人所相信的，認定測量大丈夫的尺寸，便是傷害同類的肢體時所顯示出來的食肉的殘忍。哼，你這小雜種！你甚至搶走了別人的姑娘，也並非爲了你需要那女孩子，而只不過因爲在那些在你週圍的人們，那些決定了你的德性的人們的骨髓中，便是生野的種馬和雄海豹的本能。唔，歲月已經過去了，現在，你對牠又怎麼想法呢？

就像是回答一般，那個幻象起了一次迅速的變形。硬邊帽子和闊大衣裝消逝了，爲合度的衣服所代替；臉上的流氓氣消失了，眼里的兇光也消失了；純潔而文雅的臉孔，正放射出浸淫於美與知識的內在的生活的光輝。這個幻影很像他現在的自身，當他凝視着牠時，他注意到映照着牠的那支小燈，和他在瀏覽着的那本書了。他瞟了一眼那書名，唸着「科學的美學」。於是，他與那幻影合而爲一了，扭亮了那支小燈，自己便拿那本「科學的美學」繼續讀了下去。

(譯註一) R.L. Stevenson (一八五〇——一八九四) 蘇格蘭的散文家及詩人。

(譯註二) Mathew Arnold (一八二二——一八七八) 英國詩人及散文家。

(譯註三) Medusa 據希臘神話，是三個蛇髮的女人之一，她們的容貌，使見者立變為石頭。

(譯註四) 一彈中的，連得十柱的一種遊戲。

(譯註五) 指歐洲尤其是法國的客廳，為文人學士聚會之所。

(譯註六) Pleistocene 屬第四紀，或稱冰河世。

(譯註七) Rene Descartes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 法國哲學家。

(譯註八) 意譯即「利益所在的地方。」

(譯註九) Jefferson 大抵指曾任美國第三屆總統的 Thomas Jefferson (一七四三——一八二六。) 他任總統前曾做過駐法公使。

(譯註十) Circe 希臘神話中一魔女。

## 第三十章

在一個美麗的秋日，一個好像去年目擊過他們的定情的那天似的，所謂「小春天氣」的秋日，馬丁讀了他的「愛情連環曲」給露思聽了。這是下午的事情，像以前一樣，他們騎着車到了他們鍾愛的饅頭山上去。她時而拿快樂的叫喚打斷了他的誦讀，而現在，他終於把最後的一張原稿跟牠的同伴們放了下來，等待着她的審定了。

她先且不說話，終於，她也吞吞吐吐地說了，不知道怎樣把她思想里的嚴峻的想頭編成說話。

「我看牠們是美麗的——美麗得很；可是你却賣不掉牠們，不是麼？你明白我的意思是說什麼的？」她說，差不多就是抗辯了。「你這些作品，是不實際的。有一個困難——也許就是市場吧——牠妨礙着你，使你不能靠牠過活。請你，親愛的，別誤會我吧。我給誇獎，我給引為驕傲，諸如此類——不然的話，我就不算一個名副其實的女人啦——所以，你就要寫了這些詩來獻給我。然而，牠們却沒有使我們的結婚成為可能。你還看不出來麼，馬丁？別以為我是勢利的。這是愛情，這是為了我們的未來着想，我是耽心着牠的。自從

我們知道了我們相愛，整一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我們舉行婚禮的日子，並沒有近了一點。別以爲我這麼說到我們的結婚，便是不識廉恥，因爲我實在是提心吊胆，甘冒不諱的。幹嗎你不設法，在報館方面找點兒事呢，如果你是這麼離不開你的寫作的話？幹嗎不做個記者……至少做一些時候？」

「那是要破壞我的風格的，」這是他的回答，用的是低沈的，單調的聲音。「你想像不到，我爲了風格曾經怎樣工作過來。」

「可是那些『掌篇小說』呢，」她反駁道。「你就叫牠們做文丐的工作。你寫了許多。牠沒有破壞了你的風格麼？」

「沒有；這情形是不同的。『掌篇小說』是整天專心致力於風格之後，精疲力竭了時產生出來的。然而一個記者的工作，却是從朝到晚的文丐工作，是生活的主體。這是一種旋風般的生活——只管眼前的生，活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當然除了通訊式的風格之外再也想不到任何的風格，而這個，當然也不是文學。現在，當我的風格正在形成，結晶的時候，要去變成一個記者就等於去實行文學的自殺。事實上，每一篇『掌篇小說』，每一篇『掌篇小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我本人，我的自尊，和我對於美的尊敬的一個損害。我告訴你吧，這是叫人作嘔的。我是有罪的。當賣不掉的時候，我便私自高興，即使是我的衣服進了當店去也罷。可是，寫作『愛情連環曲』時的快樂啊！寫出牠的最壯麗的形式時創造的快樂啊！那就是一切的抵

價了。」

馬了並不知，露思對於創作的快樂是沒有同感的。她運用那詞兒——他首先就曾經從她的嘴上聽見過。她曾經閱讀牠，研究牠，當她在大學里追求她的文學士學位的時期當中；但她却不是獨創的，有創造性的；一切文化的表現，在她那方面不過是複述別人的複述。

「那位編者改削你的『海洋抒情曲』，難道不會是對的嗎？」她問。「記好，一位編輯，一定證明了是有資格的，否則他就不會是一位編輯了。」

「那是與既成事物的頑固相一致的，」他答辯着，他對於編輯人的氣憤，越加撩動起來了。「存在的事物，不僅合理，而且是可能的最優者。任何事物的存在，便是牠的適於存在的充份的證明——存在，你聽好呀，正如一個平庸的人不知不覺間便相信的，不僅在當前的環境中，而且在一切的環境中。不用說，這是他們的無知，使他們相信這樣的昏話——他們的無知，那不多不少，恰好正是威甯格（譯註一）所描寫的殺人的心靈過程。他們以為他們在思想，而這些沒有思想的寶貝，便是那些實在在思想的少數人的生活裁斷者。」

他停了片刻，不禁想到，他是說着非露思的頭腦所能了解的話了。

「我確實不知道威甯格是誰，」她回答道：「你的話是這麼空泛得可怕，我簡直聽不懂你呀。我剛才

說到的是編輯的資格——

「我告訴你吧，」他打斷了她。「所有的編輯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主要的資格，便是失敗。他們作爲作家是失敗了的。<sup>了</sup>別以爲他們願意拋棄寫作的快樂，看上辦公檯上的苦工，和做他們的發行及經理的奴隸。他們嘗試過寫作，他們已經失敗了。這兒就有着牠的可詛咒的矛盾。每一道到文學的成功去的大門，都給這些守門狗，文學上的失敗者所把守着。編輯們，副編輯們，助理編輯們中的大多數，原稿審閱者們和書刊出版者們中的大多數——差不多是他們的全體——都是想寫作而失敗了的人物。然而他們，人世間芸芸衆生中的最不適者，却正是決定什麼可以和什麼不可以刊印出來的人物——他們，已經證實了他們自己沒有獨創性，已經顯示出他們是欠缺靈秀的才華的，却坐在那兒裁斷着獨創性與天才。他們之後還來了評論家們，這也不外是多了幾個失敗者罷啦。別對我說，他們不曾夢想過夢想，不曾嘗試過寫作詩歌或小說，因爲他們是夢想過，嘗試過的，而他們已經失敗了。唉，平庸的評論，比魚肝油還要叫人作嘔哪。可是你知道，我的意見，是對那些評論和據經引典的批評家而發的。也有偉大的批評家，然而，他們可像彗星一樣的少見。要是我做不成功一個作家的話，我得證明了是適宜於做編輯的行業的。無論如何，那兒總有麵包，牛油和果醬。」

露思的心靈是聰敏的，她對於她的戀人的見解的不贊同，由於她在他的論點中所找到的矛盾，得到

支持了。

「可是，馬丁啊，如果是這麼樣，如果一切的大門都關閉了，如你這麼確定地申說過的，那麼，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到底怎麼能夠來了啊？」

「他們是由於做成功不可能的事情而來到的，」他回答着。「他們做出了這麼光芒四射的工作，把那些阻撓他們的人物都燒成灰燼了。他們是由於一聯的奇蹟，由於贏得了一個對他們提出的一千對一千的打賭，才來到了。他們來了，因為他們是加萊爾（譯註二）所謂裹創而戰的巨人，他們是不會給壓倒的。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我必須做成功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失敗了呢？你一定要同時想到我，馬丁。」

「如果我失敗了麼？」他打量着她好一會兒，好像她說了出來的想頭，是不可思議的似的。於是，聰慧照亮了他的眼睛了。「如果我失敗了的話，我得做一個編輯，而你便將是一位編輯太太。」

她爲了他的說笑顰蹙起來了——一個輕微的，可愛的顰蹙，使得他伸出他的手臂去抱住她，把牠吻走了。

「唔唔，夠了喲，」她迫切地說，由於一個意志的努力，讓自己從他的力量的誘惑中掙脫出來。「我跟父親和母親談過喲。我從來沒有過這樣堅持自己去反抗他們。我要求他們聽從我的話。我是很忘恩負義

的呀。他們是反對你的，你知道，可是我一再向他們保證我對於你的永久不渝的愛情，終於父親同意了；如果你想的話，你可以馬上就開始進他的事務所去。後來，出於他自己的本意，他說，他可以一開頭就給你足夠的薪水，這麼樣，我們就可以結婚，找個地方組織起一個小家庭來。我覺得這是他的好意——你不覺得麼？」

心中有着失望的，沈重的痛苦，便伸手去找煙草和捲煙紙（這些，他早已沒有攜帶着了），想捲一支烟卷的馬丁，口齒不清的在喃喃着什麼話；於是，露思便說了下去：

「坦白地說吧。總之——不要叫你爲難才好。我告訴你是想讓你確實知道，你與他一致到怎樣的程度——他不喜歡你的急進派的見解，他以爲你是懶惰的。當然啦，我知道你不是的。我知道你在刻苦地工作。」

怎樣刻苦，甚至她也不知道的吧？這是馬丁心里的想法。

「好啦，」他說，「我的見解怎麼樣呢？你以爲牠們是急進的麼？」

他注視着她的眼睛，等待個答覆。

「我覺得牠們——唔，很亂人意，」她答。

問題是給他答覆了。他是這麼樣爲生活的陰沈所壓迫，他竟忘記了她向他提了出來的那個試去工

作的提議了。她呢，已經盡她的胆量說得這麼遠，也願意等待個答覆，直至她應該又把問題提起的時候。

她沒有好久可等。馬丁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問題向她提出了。他要確知她對於他的信賴的程度。在這一個星期之內，每一個問題都得到答覆了。馬丁由於唸他的「太陽的恥辱」給他聽，更加促進了牠。

「幹嗎你不做一個記者呢？」當他唸完了時，她問道。「你是這麼樣愛好寫作，我相信你會成功的。你可以在新聞界發展，給你自己博得個聲名的。偉大的特約通訊員，有的是呢。他們的薪水很多，他們的地盤便是這個世界。他們給派出到各處去——派到非洲的腹地，像史丹萊去，或是訪問教皇，或是到不爲人知的西藏去探險。」

「那麼，你不喜歡我的論文麼？」他答覆道。「你相信，我在新聞界還有點表現，在文學上便絲毫沒什麼？」

「不，不，我是高興牠的。牠讀來是流麗的。但我恐怕牠非一般讀者的頭腦所能理解——至少，牠就非我的頭腦所能理解。牠唸來是動聽的，可是我不理解牠。你的科學的專門術語，我就不懂。你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你知道，親愛的人啊，在你是可以明瞭的東西，在我們這些人就不一定可以明瞭哪。」

「我想，是那些哲學的專門術語麻煩了你，」他所能說的，就是這一句話了。

由於重新閱讀他已表露出來的最成熟的思想，他正在興高彩烈，而她的評判，却使他目瞪口呆起來

了。

「不管牠寫得多麼蹩腳，」他堅持着，「你看不出牠里面——我意思是說，在牠的思想里面——有點兒什麼？」

「不，牠跟我讀過的任何東西都是這麼不同呀。我讀過梅特林，我懂得他——」

「他的神祕思想——你懂得牠麼？」馬丁衝口而出的說了。

「是的；但你這一種看來是對他的一個攻擊吧，我可不懂。不用說，如果獨創性也算數——」

他用一個不耐煩的姿勢去中止她，跟着却並無說話。他驀地里省悟到，她在說着話，而且她已說了有好一些時候了。

「總之，你的寫作，在你已經成了一件玩具了，」她在說着。「你實在也跟牠玩得夠長久了。這是認真去對付生活的時候啦——我們的生活呀，馬丁。這之前，你過的完全是自己的生活呢。」

「你要我去工作麼？」他問。

「是的。父親已經答應過——」

「我懂得這一切，」他插口說道，「可是，我要知道的是：你是否已經對我失掉了信心呢？」

她默然捏着他的手，她的眼睛是黯晦的。

「在你的寫作上，親愛的，」她半耳語般承認了。

「你讀過了我的許多作品，」他粗魯地說了下去。「你覺得牠是怎麼樣呢？牠是全無希望的麼？跟別人的作品比較起來，又怎麼樣呢？」

「可是，他們賣得去他們的，而你……却不能。」

「這並沒有回答了我的問題。你以為，文學根本就不是我的天職麼？」

「那麼，我就回答吧。」她讓自己堅決起來去這麼幹了。「我以為，你是不適宜於寫作的。原諒我，親愛的是你逼着我說出這話來；你知道，我比你更懂得文學呢。」

「是的，你是一位文學士，」他沉思地說，「你應該懂得的。」

「可是，還有話要說呢，」他繼續說了下去，在兩人都覺得痛苦的片刻停頓之後。「我懂得我有的是什麼東西。沒有誰懂得像我這樣的清楚。我知這，我將成功。我決不會給人家壓下來。我心中燃燒着一些我得吐露在詩歌、小說和論文上的東西。雖然呀，我並不要求你信任牠。我並不要你信我，或信任我的寫作。我所要求於你的是愛我，和對愛情有信心。」

「一年前，我請求過等待兩年。而兩年中有一年還未度過呢。我堅決相信，憑我的名譽和我的靈魂說話，在這一年度過之前，我早已經成功啦。你當記得許久之前你對我說過的話，說我一定要挨過我寫作上

的學徒時期的。唔，我已經挨過了來啦。我已經充實牠，把握住牠啦。有你在那終點上等待我，我從來不會偷懶過。你可知道，我已經忘記安然睡去是怎麼一回事了？幾百年之前，我懂得睡個足夠，和從極充足的睡眠中自自然然醒過來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我經常是給鬧鐘叫醒的。如果我睡得早一點或遲一點，我總按照時刻，撥好我的鬧鐘；而這一件工作和把燈熄掉，便是我最後的有意識的動作。

「當我開始覺得昏昏欲睡的時候，我把正在讀着的厚重的書，換成一本輕鬆的。而當我對着牠打瞌睡的時候，爲了把瞌睡趕走，我用我的拳頭敲我的頭。在什麼書上，我讀到過有一個害怕睡覺的人。這個故事是吉卜林寫的。這個人安排好一件刺激物，這麼樣，一當昏睡的狀態來到的時候，他的赤裸的身體便壓在那些鐵齒上了。唔，我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啦。我瞧着時鐘，我決定非到中宵，或者說非到一點鐘，或兩點鐘，或三點鐘，那刺激物就決不拿開。牠同樣的一到指定的時刻，便刺醒了我。兩三年來，那件刺激物已成了我的同睡者。我是變得這麼決絕了，以致五個半鐘頭的睡眠，也是一件奢侈的事。現在我只睡四個鐘頭。我在飢渴於睡眠，有時，當我因睡眠不足而頭昏腦亂的時候——死亡，帶着牠的安息與沉睡，在我竟是一個絕對的誘惑；而我也沉迷於朗弗羅的詩句：

牠懷抱中的一切都在酣睡；

只一舉步，便萬事皆休，

一跳，一個水泡兒，什麼也沒有了。

「不用說，這完全是廢話。這是由於神經衰弱，由於一顆過勞的心想出來的。然而，問題是在於爲什麼我要這樣幹呢？爲了你要縮短我的藝徒時期，強迫成功早一點到來。我的藝徒時期，現在還在度着。我懂得我的素養的。我發誓，我每一個月學習的，比一個平常的大學生學習一年的還要多。我知道這個，我告訴你。然而，要是我需要你的理解不那麼厲害的話，我一定不會告訴你的。這不是自誇。我從書本來衡量那結果。你的兄弟們，今天比起我來，比起我在他們睡覺的時間當中從書本絞榨出來的知識，已經是無知的野人了。許久之前，我要求成名。現在我可不管什麼聲名了。我要的只是你；我渴想你比渴想食物，或衣服，或地位更要厲害。我曾經夢想過，讓我的頭擋在你的胸脯上，睡牠十萬八千年，而在這第二個年頭過盡之前，這夢想是要成爲現實的。」

他的力量撞擊着她，一波接着一波的，在他的意志反對她的最劇烈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最強烈地向往於他。過去一向從他向她傾注的那種力量，現在正在他熱情的聲音里，在他發亮的眼睛里，在那在他身

上激湧着的生命的元氣和智力里開花。在這一剎那間，而且也只有一剎那間，她察覺到顯現在她的確信上的一個裂縫——從牠，她看見那個真正的馬丁·伊登，才華煥發，不可征服的；而正如野獸馴服者有他們的遲疑的時刻一樣，她在這一片刻間，彷彿對於她馴服這一個人的野性的能力，懷疑起來了。

「而另外一樁事情，」他順口說了下去，「是你愛我。可是，幹嗎你愛我呢？在我身上的那驅使着我去寫作的東西，就正好是那吸引着你的愛情的東西。你愛我，是因為我與你所認識並可能愛上的那些男人有點兒不同。我不是生來做公事檯和賬房里的工作的，做法律上瑣瑣碎碎的爭辯工夫的。要我做這些事情——要我像那些人似的，做他們所做的工作，呼吸他們所呼吸的空氣，發揮他們所發揮的觀點，那你就毀滅了那種不同，毀滅了我，毀滅了你愛着的東西。我的寫作慾，是我身上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我是一個鄉巴佬的話，那我就不會要求寫作，而你也就不會要我來做你的丈夫了吧。」

「可是，你忘掉啦，」她打岔了他，她的聰敏的心靈，正警見到一個比方。「有些古怪的發明家，當他們把那些幻想當作永久的運動去追求着的時候，他們的家人正餓着肚子。無疑地，他們的太太是愛他們的，跟他們一起，並為他們而受苦的，但並不是為了他們的沉迷於永久的運動，而只是為了無可如何罷了。」  
「不錯，」這是回答，「可是也有些發明家，他們是並不古怪的，他們餓着肚子，當他們力求發明那些實際的事物的時候；而有時，這是有記載的，他們成功了。實在的，我並非追求着任何不可能的東西……」

「你說過，這是『做成功不可能的事情』哪，」她插口說道。

「我是打譬喻說的。我極力要去做的是人們在我之前已經做過了的事情——去寫作，靠我的寫作生活。」

她的沉默，刺激他說下去了。

「在你看來，我的目的，正好像作為永久的運動的幻想麼？」他問道。

從她的手加在他的上面的緊握——一個憐憫的母親加於受了委屈的兒子的手，他看出她的回答了。在她看來，當時他正是那個受了委屈的兒子，那個極力要做成功不可能的事情的，沉迷不悟的人。

臨到他們的談話快要收場的時候，她再度拿她的父母的反對去提醒他。

「可是，你愛我麼？」他問。

「愛的！愛的！」她嚷道。

「我愛的是你，並非他們，他們無論怎麼樣也不能傷害我。」勝利在他的聲音中歌唱了。「因為我信任你的愛情，不怕他們的憎恨。在這個世界中，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走錯路的，但愛情却不會走錯路，除非牠是一個軟弱者，在旅途中發暈，跌倒。」

(譯註一) O. Weininger (一八八〇——一九〇三) 奧國思想家。

(譯註二) T. Carlyle (一七九五——一八八一) ——蘇格蘭歷史家及散文家。

## 第三十一章

在大馬路，馬丁偶然碰到了他的姊姊革特魯德——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最幸運而又叫人心煩的偶然機會。在街口等着車的她，首先看見了他，而且看出了他臉上焦灼的、飢餓的面容，和他眼睛裏面絕望的、煩惱的神情。事實上，他也是絕望的，煩惱的。他剛好跟那位當店老板做了一次無結果的談判回來，他曾經企圖憑他的腳踏車，從那老板榨出一點兒額外的貸款。陰沉的秋天天氣來到了，馬丁以前已經當了他的腳踏車，却保留着他那套黑色的外衣。

「還有那套黑衣服呀，」懂得他的每一宗財產的當店老板，曾經這樣回答。「你用不着對我說，你已經去過那個猶太人李普加那裏，而且當了牠。因為，如果你『經——』

那人作出了威脅的神氣，於是馬丁連忙叫道：

「不，不；我還保留着牠。可是我得穿牠，爲了事務上的需要。」

「好喲，」那位鎮靜的放債人回答道。「在我沒有多給你一點錢之前，爲了事務上的必要，我也得要

牠。你以為，我在這兒是白坐找麻煩的麼！」

「可是，這是一輛價值四十塊錢的車子呢，機件都是好好的，」馬丁申辯着。「而你憑牠只給我七塊錢，不，甚至還不夠七塊呀！——六塊二毛五。你先把利息扣除啦。」

「如果你想多拿點錢的話，拿衣服來，」這是答覆，使馬丁離開那不通風的小屋子了，心里是這麼絕望，以致反映出在他的臉上，而且惹起了他姊姊的憐憫。

他們差不多還未碰見當電訊路的車來到，並停下來載上那一大堆下午上街購物者的時候。歇金博士太太，從他扶她上車時給她臂上的緊握，察覺他是不會跟她一道走的了。她在扶梯上回過頭來，俯望着他，他的憔悴的臉容，又一次直透心底的感動了她。

「你弗一道走麼？」她問。

下一剎那間，她已經「來站在他的身邊了。

「我打算走路——運動呀，你知道，」他解釋着。

「那麼，我也一道走幾段路吧，」她宣稱道。「這也許對我有點兒好處的。這些日子，我一直都覺得太弗輕快。」

馬丁瞟了她一眼，從她通常的襤襯的外表，病態的虛胖，下軒的肩膀，有着鬆弛的皺紋的倦怠的顏面，

和她的沒有彈力的步履的沉重——對於屬於一個活潑的愉快的身體的步履，這正是一幅諷畫——確實了她的話了。

「你還是在這兒停下的好，」他說，因為到達第一個街口，她已經舉步不前了，「趁下一班車吧。」

「天啊！——要不是我早就弄得筋疲力盡了啊！」她喘氣了。「可是，我剛才還跟你那雙穿着破鞋的腳一樣能走呢。牠們是那麼單薄，在你走到北奧克蘭之前，怕就要裂開一條長縫的吧。」

「我家裏有一雙好的，」便是回答。

「明兒來吃一頓中飯，怎樣？」她忽而邀請起來了。「歇金博沁先生到時不會在家的。他有事兒要到聖·利安特羅去。」

馬丁搖搖他的頭，但他已忍不住露出了貪婪的餓相，那是一聽到吃飯的邀請，便躍進了他的眼睛裏面去的。

「你一個銅子兒也沒有，馬特，所以你這才走路的好一個運動呀！」她想要來譏笑一下，但終於只成爲倒抽一口大氣了。「哪，我來想想辦法看！」

於是，在她的小皮包里探索着，她拿了一個五元的金幣塞進他手里。「我猜，我忘記了你今年的生日啦，馬特，」她搪塞地喃喃着。

馬丁的手，本能地捏緊那枚金幣了，在這同一的一剎那間，他知道他不應該接受，發覺自己正在遲疑莫決的痛苦中掙扎着了。這一枚金幣便等於食物，生活，他身心上的光明，和繼續寫作的氣力，而——誰知道呢？——也許就寫出一點可以賺回許多枚金幣的文章來的。在他的視野上，顯然正輝耀着兩篇他剛好完成的論文的原稿。他看見了他們在檯下那一堆退回來的稿件上面，因為他已沒有郵票寄出牠們；同時，他也看見牠們的題目，正如他用打字機把牠們打出來時一般清楚——「神祕的高僧」和「美的搖籃」。他從沒把牠們投到什麼地方去過。牠們寫得正如他在這方面所寫出過的東西一樣的好。只要他有郵票去寄出牠們啊！於是，他的最後成功的確信，一個飢餓的有力的盟友，便在他心頭浮了起來；於是，用着一個敏捷的動作，他讓那枚金幣溜進他的口袋里面去了。

「我將來還你的，革特魯德，拿一百倍還你，」他打嗆了，他的喉嚨痛苦地抽搐着了，在他的眼里馬上有了淚水的模樣。「記住我的說話吧！」他叫道，用着斷然的，肯定的口氣。「在今年過完之前，我將拿一百個這樣黃澄澄的小寶貝放在你手里。我不想要求你相信我。你只須等着瞧就是。」

她沒有相信。她的懷疑使她很不安，於是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她便說道：

「我知道你在挨着餓，馬特。這在你身上正全部透露出來啦。隨時來吃飯吧。當歇金博沁先生不在家的時候，我就打發個孩子去通知你。而馬特……」

他等待着，雖然他心中私自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話，她的思想過程，在他是看得很清楚的。

「你不覺得，這已經是你去找點事情幹幹的時候麼？」

「你不覺得，我就將打個勝仗麼？」

她搖搖頭。

「沒有誰信任我，革特魯德，除了我自己。」他的聲音是熱烈地有着反抗性的。「我已經寫出了好的作品，而且有許多，遲早牠總會賣出的。」

「你怎麼知道牠是好的呢？」

「因為……」他支吾起來了，因為整個廣大的文學分野和文學歷史，正在他胸中鼓動，指出了要把他信任的原由傳達給她是無用的。「唔，因為牠比起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的百分之九十九，都要好些。」

「我希望你聽從理性的指示，」她乏力地回答了，但對於自己對他所患的毛病的診斷的正確，却有着毫不動搖的信任——「我希望你聽從理性的指示，」她重複說了一句，「明兒來吃飯吧。」

馬丁在扶了她上車之後，連忙趕到郵局去，從那五塊錢中拿出三塊錢買了郵票；後來，在他往摩士家去的途中，他又踱進郵局去，買了許多長長的大信封，把所有的郵票，除了三枚二分的，都貼了在牠們上面。

這在馬丁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晚上，因為在吃過飯之後，他會到羅士·布里森敦了。他怎麼湊巧來到

那兒，他是誰的朋友，和什麼關係引了他來，馬丁都不知道。他也沒有好奇心去向露思打聽他的事情。一句話，布里森敦使馬丁覺得是一個貧血的，傻頭傻腦的人，而且馬上便從他的心意中消失了。一小時之後，他認定了布里森敦還是一個鄉巴佬，爲了他那麼樣從這個廳房到那個廳房的逡巡着，暗視着那些畫片，或是把他的鼻子觸到他從檯上或書櫥里抽出來的書誌上。雖然在這個家庭中是一位生客，他最後竟讓自己在人們中孤立起來，靠在一張摩理斯式的大椅里，專心地讀着那本從自己的口袋裏拿出來的薄薄的書了。他一壁讀着，一壁心不在焉地用他的手指，做出一個撫愛的動作，來回梳理着他的頭髮。除了有一次，看見他顯然很成功的跟幾位很年青的女人打趣說笑之外，這一晚，馬丁再也看不到他的什麼了。

湊巧當馬丁離去的時候，他在那條通到街上去的通道的半路上，追上了布里森敦。

「喂！是你麼？」馬丁說。

那人用着一種不高興的粗厲的聲音回答他，却也閃了一旁。馬丁沒有再作談話的企圖了，走了幾排街屋之久，在他們之間，只有沒人打破的沉默。

「吹牛的老笨虫！」

這一叫的突兀和惡毒，叫馬丁吃了一驚。他覺得有趣，同時却覺得對那人有着加深的厭惡了。

「爲什麼你到這麼樣的一個地方去？」是沉默地又走過一排街屋之後，突然向他投擲過來的一句

話。

「你又爲的什麼呢？」馬丁反問着。

「上帝保佑，我是莫名其妙的去了呀！」回敬過來了。「至少，這是我第一次的失策。每一天都有二十四個鐘頭，我總得設法消磨去牠們的。大家去喝一杯吧。」

「好的，」馬丁答道。

下一剎那間，他因爲他的答應的輕率，狼狽起來了。在家里，有幾個鐘頭的文丐工作等着他在睡覺之前去做，而上床睡覺之後，也還有一卷魏斯曼（譯註）等着他去讀，更別說那本在他看來，就如一本動人的小說似的充滿着羅曼斯的斯賓塞的「自傳」了。幹嗎他要跟這個他並不喜歡的人去浪費時間呢？然而，這也不是與那種宴會相關聯的人物或喝酒——明亮的燈光，鏡子與杯子的眩目的光輝，發熱而漲紅的臉孔，人們談笑的交響的嗡嗡聲。這是——人們的聲音，樂觀的人們顯示成功，豪爽地用他們的錢去買一醉的人們。他是寂寞的，這是他的情形；所以他就好像鰐魚咬住鉤上白色的肉屑一般，緊緊抓住了那個邀請。自從在雪萊溫泉館跟佐在一起以來，除了跟那個葡萄牙雜貨商喝過一杯之外，馬丁沒有在酒吧間里喝過一次酒。心力的過勞，並不像體力的過勞那樣產生一個喝酒的渴望，他覺得不需要牠。但現在，他卻感到喝酒的需要了——或是說，需要那個賣酒喝酒的地方的那種氛圍了。這麼一個所在便是葛羅圖館，

在那兒，布里森敦和他正斜倚在寬大的皮椅上，喝着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

他們談着話。他們談到了許多事情，時而馬丁，時而布里森敦的輪流叫着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馬丁，他是極端強項的，却驚奇於那人的酒量，而且時常停下來去激賞那人的談話了。不久，他便相信布里森敦懂得一切的事情，認定這是她所碰到的第二個智者。但他也看出了布里森敦有着卡德威爾教授所欠缺的東西——即熱情光芒四射的識見與悟性，天才的奔放不羈。生動的言辭，從他汹湧而出了他的薄薄的嘴唇，像機器的打模似的，打出了斬釘截鐵一般的語句，或是說，當牠們愛撫地掀了起來，逐個吐出那新創的聲音時，那薄薄的嘴唇正形成了柔軟的天鵝絨般的事物，即有着魅人的美，反射出生命的神祕與不可思議的情熱與榮光的圓潤的語句；也可以說，那薄薄的嘴唇正像一個號角，從牠響出了宇宙的鬥爭的巨大響與喧聲，響得像銀一般清潔，璀璨得有如星空的語句，牠們概括了科學的定論，然而也還多說了一些別的東西——詩人的語言，卓絕的真理，那是難以捉摸，沒有說話可以表達，但也常在普通語言的精巧的，然而却全然難於理解的涵義中找得到表現的。他由於某種幻想的神奇，直看到了經驗論的最遙遠的咱崗之外，那是沒有語言可以敍述的，然而由於言語的卓越的奇蹟，却給了已知的語句以未知的意義；他灌輸到馬丁的心里的，正是一些爲普通的心靈所不能領會的啓示。

馬丁忘記了他最初憎惡的印象了。這兒便是他可以景

仰的一個智者，一個活人。「我跪下在你腳邊的污泥里，」馬丁一再對自己說了又說了。

「你研究過生物學的，」馬丁當作重要的提示，高聲說道。

叫他驚訝的是，布里森敦在搖着他的頭。

「可是，你在述說着只有由生物學才證實了的真理呢，」馬丁堅持着，得到了的却是一個白眼。『你的結論，跟你一定讀過的那些書是一致的。』

「聽到這個，我是高興的，」這是回答。『我在智識上的一知半解，竟使我能縮短我到達真理的道路，這是最叫人安心的事情。就我而論，我從不費力去找出我是對的還是不對。總之，這是全然沒有價值的人永遠不能懂得最後的真實。』

「你是斯賓塞的一個弟子啊！」馬丁勝利地嚷着了。

「自從成年以來，我就沒有讀過他啦，那時候，我讀的也只是他的『教育論』而已。』

「我恨不得能隨意所之地收集知識呢，」半小時後馬丁叫道，他已經精密地分析過布里森敦的心靈的素養了。『你是一個純粹的獨斷者，所以使得牠這麼可驚。你獨斷地述說着一些最近的事實，那是科學只有從一個歸納的推理才能建立起來的。你達到正確的結論了。你真的是大量縮短了。你用看光的速度，由於某種合理以上的過程，摸索着那條到達真理的道路。』

「是的；那是常常叫約瑟夫神父和達頓師兄麻煩的事情，」布里森敦答道。「啊，不是，」他添加說：「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這是命運的一個幸運的戲弄，牠送了我到加特力敦神道學院受教育去了。你懂得的東西又從哪里得來呢？」

當馬丁告訴他的時候，他一壁觀察着布里森敦，從他長而瘦削的，高貴的臉孔，他的下顎的肩膀，瀏覽到擋在附近那張椅子上的大衣，牠的因為袋着許多書而下墜的，鼓漲的口袋。布里森敦的臉孔和長而纖細的手，給太陽晒成褐色了——深褐色了，馬丁這樣想。這種晒黑的顏色煩擾着馬丁。這是顯明的事，布里森敦不是一個過戶外生活的人。那麼，他是怎樣給太陽肆虐的呢？跟這晒黑的顏色有關的，是生病之類有點來歷的事情，馬丁這樣想了，當他又回頭去觀察那張臉孔的時候，那是窄窄的，有着高高的額骨和陷落的面頰，並被賦予了一個精美得為馬丁所罕見的鷹嘴鼻子的。至於眼睛的型式，却一點兒特色也沒有。牠們既不大也不小，牠們的顏色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褐色；然而，在牠們里面也隱藏着熱情——或者甯是潛伏着一個雙重的，矛盾得出奇的表現。傲慢，頑強，甚至過於苛刻，牠們同時却也引起憐憫。馬丁覺得自己正在憐憫着他，他不知道為的什麼，雖然他不久也就曉得了。

「喚，我是一個肺病者哪，」不久之後，布里森敦匆匆宣布着，至於他是從亞利桑那來的，則是早就說過的了。「我在那兒住了兩個年頭，靠那兒的氣候過活。」

「你不怕貿然在這種氣候中過活麼？」

「怕？」

在他重複馬丁的用語當中，並沒有特別着力的地方。但馬丁從這一張禁慾的顏面上，却也看出了牠一無所懼的告白。眼睛已經收窄起來，直至成了鷹眼一般了；馬丁幾於感覺到他的呼吸了，同時他在注視着那個鷹嘴，有着牠的張大的鼻孔，傲慢的，堅信的，盛氣凌人的。好莊嚴啊！這是他對自己提出的評語，一看到了這，他的血液便激動了起來。他高聲背誦着：

「在命運的一陣悶棍之下

我（的頭）淌血了，却絕不低頭。」

「你喜歡亨利哪，」布里森敦說，他的表情，很快便變得極其懇切和溫柔了。「自然啦，這之外，我還能希望你怎樣啊，亨利呀！一個勇敢的靈魂。他站在現代那些押韻專家——爲雜誌寫作的押韻專家——中，就像一位劍俠站出在一班宦官中間一樣。」

「你不喜欢那些雜誌呢，」馬丁輕輕責備道。

「你喜歡麼？」是這麼生野得叫他吃驚的，對他回刺了一下。

「我——我寫作——或是說試寫寫看——投給那些雜誌，」馬丁口吃起來了。

「那還好，」是一個緩和了的答應。「你嘗試去寫作，可是你却沒有成功。我尊重並讚美你的失敗。我懂得你寫的什麼，我隨便看一眼就看得出來，牠裡面有一種元素，那是使得牠被摒棄於那些雜誌的大門之外的。牠是有內容的東西，那些雜誌拿到這特別的貨色也沒有用。牠們需要的是胡謅的廢話，而天曉得呵！牠們也得到了；只是不是從你那里罷了。」

「我並非超脫在文丐工作之上的呀，」馬丁申辯着。

「正相反，」——布里森敦停了一會兒，用一種傲慢的眼光上下打量着馬丁的事實具在的窮相，從那破舊的領帶和領邊磨成鋸齒般的硬領，看到那件外套的油光的兩袖，乃至一隻硬袖的一點破損，而終於停留在馬丁的晒黑的面頰上了——「正相反，文丐工作是高居在你之上的，高到你絕對休想爬到牠上面去的地步。哼，老兄，我可不可以冒昧地請你叫點東西吃吃！」

馬丁感覺到不由自主的熱血在他臉上燃燒了，布里森敦勝利地笑了起來。

「一個身心充實的人，不會給這麼一個邀請冒犯的，」他下着結論了。

「你是一個魔鬼！」馬丁生氣地嚷着。

「總之，我並沒有正式請過你。」

「你不敢。」

「噢，這個我可不知道！現在我邀請你喎！」

布里森敦一壁說，一壁從他的坐椅上半站了起來，好像立心要馬上離開這家酒館似的。

馬丁的拳頭緊緊地捏着，他的血液，在他的顫顫上咚咚地跳了。

「頂呱呱！牠生生吃掉牠們！生生吃掉牠們！」布里森敦叫着，模仿着當地一個有名的吞蛇者的口吻。  
「我可真的能生吞了你，」馬丁說，這回輪到他用着傲慢的眼睛，朝那人的爲病痛所摧殘的身體上上下下打轉了。

「只是我還不配呢。」

「正相反，」馬丁考慮着，「因爲這點小事情不值得罷啦。」他突然爆發出一陣由衷的，康健的大笑了。「我承認，你作弄了我，布里森敦。我餓着，你懂得了這只是平常的現象，並沒有什麼丟臉的。你瞧，我還笑着那些俗人的保守的小道德呢；你偶然走過，說出一句聰明的，真實的話，我馬上便成了那同一的小道德的俘虜啦。」

「你給冒犯了，」布里森敦斷言道。

「片刻之前，我確實是的。那是少年人的偏見，你知道。那時候我學到了這種脾氣，牠把我後來學到的東西打了折扣了。牠是我的特別貯藏室裏的殘骸。」

「可是，現在你已經關了大門，把牠禁閉起來沒有呢？」

「我真的已經啦。」

「真的？」

「真的。」

「那麼，我們去找點東西吃吃吧。」

「答應你就是，」馬丁答道，爭着拿他那兩塊錢的最後的找頭，去付眼前這些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的賬，但又眼看着那個給布里森敦威嚇住的侍者，把那點零錢放回檯上。

馬丁做着一個鬼臉，把牠袋起來了，有一會兒感覺到布里森敦的手放在他肩頭上的親切的重量。

## 第三十一章

突然之間，在第二天的下午，馬利亞為馬丁的第二位客人所驚動了。然而，她這一次可沒有失掉了主意，因為她已安置布里森敦在她招待嘉賓的體面的客廳中坐了下來。

「希望不至於怪我的來訪吧？」布里森敦開始說了。

「不，一點兒也不，」馬丁答道，握着手，揮手指示他坐那把唯一的椅子，他自己則坐到床沿上去。「你怎麼曉得我住在哪兒呢？」

「打過電話到摩士家。摩士小姐在電話裏面回答了。於是，我便來到這兒啦。」他用力在他的外套的口袋里搜索着，把一本薄薄的書擲到檯上了。「有一本一位詩人寫的書。唸唸牠，把牠收起來吧。」跟着，回答着馬丁的反對：「我拿書有什麼用呢？今早我又吐了一次血。有威士忌麼？不，當然沒有。等一等吧。」

他跑掉了。馬丁注視着他的高高的個子走下外面的台階，而回過身來關上大門的時候，他的肩膀顯然有着一種痛楚，這肩膀，從前曾經是寬闊的，現在却為那胸腔的陷落的耗損，委縮起來了。馬丁找到了兩

隻沒脚的酒盃，便去讀那本詩集，這是亨利·服漢·馬羅最近的作品。

「沒有蘇格蘭威士忌啦，」布里森敦回來時這樣宣布了。「那叫化子，除了美國的威士忌以外，什麼也沒有賣啦。這兒是一夸脫。（譯註一）」

「我叫一個小把戲去買點檳榔露來吧，我們弄點甜酒（譯註二）喝好啦，」馬丁提議道。「我很想知道，像這樣的一本書，馬羅可以從牠得到多少錢呢？」他說了下去，舉起談到的那本書來。

「大概有五十塊錢吧，」來了這麼一個答覆，「雖然呀，甚至他的拿牠出來，而又能引誘到一個出版者冒險去印牠，已經是他的幸運。」

「那麼，一個人是不能靠詩生活的了？」

馬丁的聲氣和顏面，似乎都顯示出他的沮喪來了。

「當然不能。那一個傻瓜會期望這個呢？寫點押韻的東西，是可以的。布魯斯啦，佛吉尼亞·斯普靈啦，和綏德維克啦，都是他們寫得很精巧。然而詩呢——你知道服漢·馬羅是怎麼維持他的生活的麼？在賓夕法尼亞（譯註三）那邊一間小學里教書，在一切悲慘的境地中，這麼一個去處算是個盡頭啦。就算他還有五十年的壽命好活吧，我也不肯跟他易地而處的。然而，他的作品放在現代那些填詩家的產品中，就像一顆紅寶石擋在紅頭髮上一樣。看他得到的批評啊！滾他媽的蛋，他們全是些小侏儒啊！」

「不會寫作的人寫到會寫作的人的文章，實在寫得太多了，」馬丁同意着。「瞞看見寫到史蒂文生及他的作品的那許多廢話，我就給嚇怕啦。」

「那些惡魔和怪物啊！」布里森敦咬牙切齒地怒罵了。「是的，我知道那些鬼東西——得意洋洋地爲了他的給達眠神父（譯註四）的信在找他的錯，在分析他，衡量他——」

「用他們自己那個糟糕時代的碼尺去量度他，」馬丁插口說。

「對了，正是這個——好一句話——把真，美，善大吹大擂一番，最後便拍拍他的肩背，說『一頭好狗，斐多。』呸！」那一羣喊喊喳喳的小人物，」理查·李爾夫臨死的那一晚，就是這樣稱呼他們的。」

「在向那些泰斗吹毛求疵呢，」馬丁熱中地連貫起這話題來了。「對着那些巨匠的流星般劃過長空找錯處呢。我曾經寫過一篇諷刺的文章罵他們——那些批評家或評論家。」

「我來看看吧，」布里森敦熱中地懇求着。

於是，馬丁便發掘出一份複寫的「星星」來了，在閱讀當中，布里森敦含着笑，摩擦着手，忘記去啜吸他的甜酒了。

「這叫我覺得你自己就是那星羣中的一顆，投進了一羣盲目的，戴着僧帽的小侏儒的世界里，」這便是讀完了牠時的批評。「不用說，這馬上就給那第一流的雜誌怒斥了吧？」

馬丁翻着他那本稿件登記冊了。

「牠已經給二十七個雜誌拒絕過了。」

布里森敦竭力作了一個悠長的，快活的大笑，但在一陣咳嗽中間打斷了。

「喂，你也別瞞我，說你不會努力過寫詩了，」他喘着氣。「讓我拜讀一點兒吧。」

「現在別唸牠，」馬丁請求着。「我要跟你談談話呢。我將把牠們紮成一束，你可以帶回家去的。」

布里森敦帶着「愛情連環曲」和「仙女與真珠」走了，第二天轉回來時，便向馬丁祝賀說：

「我還要多看一點。」

不僅他對馬丁斷言了他是一位詩人，而且，馬丁也曉得了布里森敦亦是一位。他給他的作品掃蕩得站不穩腳，而且看到他竟無拿去出版的企圖，驚訝起來了。

「他們每一家全是該死的呀！」這是布里森敦對於馬丁自告奮勇要為他賣稿的答覆。「為美的本身而愛美吧，」這是他的忠告，「別管那些雜誌好了。回到你的船上，你的海上去——這就是我給你的勸告，馬丁。伊登，你何所求於這些令人作嘔的，混賬的人們的城市呢？你在那兒浪費着日子，極力為雜誌界的需要使美去賣淫，你就是等於在割斷自己的喉嚨。昨天你給我引用的那句話是什麼啦？哦，對了，『人，最後的蜉蝣，』唔，那麼你，最後的蜉蝣，要聲名做什麼呢？如果你得到牠的話，牠會成為你的毒藥的。你太單

純了，太生野了，太合理了，憑我的信心說話，是不會靠這麼樣的一點養料發榮滋長的！我希望你永遠別賣一行詩給那些雜誌，美是唯一一個值得去服侍的主人。服侍她，讓那些俗人滾他媽的好了！成功！成功有鬼用場，如果她不是在你那首賽過亨利的『幻影』的歌詠史蒂文生的十四行詩里，在那『愛情連環曲』里，在那些歌詠海洋的詩里的話？你得到快樂，並不是在於你做成功了，而是在於做的本身。你不會告訴我的。我懂這個。你也懂得牠。美害了你了。這在你是一個永恆的痛苦，一個不會癒合的創傷，一把傷害成名的小刀。幹嗎你要跟那些雜誌作無謂的爭持呢？讓美成為你的目的吧！幹嗎你要把美鑄造成金幣呢？無論如何，你是辦不到的；所以，我為這個着急也就沒有用。你可以讀一千年的雜誌，而你却會找不到濟慈（譯註五）的一行詩的價值。把名譽和金錢丟開，明天跟一條船簽個合同，回到你的海上去吧。」

「爲的不是名譽，却是愛情呀，」馬丁笑了。「愛情在你的天地中似乎並無地位；在我的裏面呢，美就是愛情的隨身女僕。」

布里森敦可憐地而又羨慕地瞧着他，「你是這麼年輕，馬丁，好孩子呵，是這麼年輕。你將高高地飛翔，可是，你的兩翼是用最精細的輕紗做成的，是洒上了最漂亮的顏色的。別燒焦牠們呀。然而不用說，你已經讓牠們燒焦了啦。這原該有一位儀態萬方的女性去交代那『愛情連環曲』的，而現在，那可是牠的耻辱呀。」

「牠讚頌女性之外，也讚頌愛情，」馬丁笑了。

「瘋狂的哲學哪，」這是個反駁。「當我在麻醉的迷夢中漫遊着的時候，我曾這麼樣對自己確說過。可是富心哪。這些布爾喬亞的城市要傷害你的。瞧瞧我在那兒會到你的那個市儈的洞窟吧。朽木還不是牠合用的名字呢。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個人決不能保持他的清明的神智的。這是墮落。他們男的和女的中間，不墮落，有着爲各種派別的高等的智識與藝術的衝動所指引的活躍的胃口的，一個也沒有……」

他突然中斷了下來，注視着馬丁。於是，由於預兆的閃現，他看出當前的處境了。他臉上的表情，轉變成驚疑的恐怖了。

「而你却寫了那驚人的『愛情連環曲』給她——那個蒼白的，萎靡的女人！」

跟着那一霎眼間，馬丁的右手已向他的咽喉發出了一個使人窒息的緊扼，他給搖着，直至他的牙齒咯咯地打戰。但馬丁，直瞧進他的眼睛裏面，可看不到那兒有什麼害怕——什麼也沒有，除了一個希奇的，在嘲笑着的魔鬼。馬丁記起了自己，便揪着頸子把他扔到床邊，同時放開了他的緊扼。

布里森敦痛苦地喘息了一會兒，於是開始竊笑了。

「你幾乎叫我永遠成了你的負恩者啊，如果你把我搖斷了氣的話，」他說。

「這幾天，我的脾氣正處在一種一觸即發的狀態中呢，」他道着歉。「但願沒有傷害着你好哩，我來

再弄點甜酒喝喝吧。」

「啊，你這小滑頭！」布里森敦說了下去。「我倒想知道，你是否以你這身體爲驕傲呢？你是鬼那麼強健。你是一匹小豹子，一匹小獅子。唔，你一定要爲了這體力得到報應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馬丁好奇地問，遞給他一杯甜酒。「哪，喝完這會好過的。」

「爲的是……」布里森敦啜着他的甜酒，爲了受用牠而微笑起來了。「爲的是娘兒們。她們將煩擾着你，直到你死了爲止，正如她們已經煩擾過你一樣，不然，我便是一個剛出娘胎的小娃娃。現在，你阻止我也沒有用；我要說我的話。這一回無疑是你的初戀，可是，爲了美的份上，下一次表現出好一點的口味來吧。你要一個布爾喬亞的女兒有什麼鬼好處？丟開他們吧。去找個對生活歡笑，對死亡嘲弄，當她願意時便去愛一個人的，有着博大不羈的熱情的女人吧。這麼樣的女人是有的，她們將很容易便愛上你，正如布爾喬亞庇護的生活的任何卑怯的造物一樣。」

「卑怯的？」馬丁抗議着。

「正是——卑怯的——把那些靠閒談聽來的小道德，又從閒談中吐出來，而且害怕着過生活。她們全愛你的，馬丁，可是她們却更愛她們的小道德。你需要的是生活的輝煌的豐富，偉大自由的靈魂，放射光芒的蝴蝶，而不是灰色的小燈蛾。喚，你也要厭倦於她們，所有的娘兒們的，如果你不幸竟活下去的話。然而，

你是不會活下去的。你是不會回到你的航船和海上去的了，因此，你將在這些城市的瘟地方閒蕩下去，直至你的骨頭腐朽了，於是，你也就死掉了。」

「你可以教訓我，可是你是不能叫我說回頭的，」馬丁說，「總之，你是拿出了你那種氣質的智慧來了，而我這種氣質的智慧，却正如你的那樣，是說服不了的。」

關於愛情，關於那些雜誌和許多事情，他們都不一致，然而他們却彼此敬愛，而在馬丁那方面來說，這簡直就是一種深湛的敬愛。日復一日的，他們都在一起，那怕只就布里森敦在馬丁那麼塞的房間里消磨去的時間來說。布里森敦從來沒有不帶一夸脫的威士忌來的，而當他們在市內一起吃飯的時候，他便在吃飯中間喝着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他總是付兩個人的賬，由於他，馬丁曉得食物的精美，第一次喝他的香檳，而且結識上萊茵酒了。

然而，布里森敦經常是一個謎，有着一個禁慾的顏面，他，雖然氣血衰弱，却是一個坦白的縱慾者。他不怕死，悲傷並嫉憤於一切的人情世態，然而，快要死了，他却仍然愛着生活，直至牠的最後的一個原子。他賦有一種要活，要刺激的狂熱，如他自己曾經稱呼過，便是「在我所自來的宇宙的廣漠中，去爬行過我的小小的空間。」他曾經嘗試過麻醉藥，爲了要求新的刺激，新的感覺，而做過許多希奇的事情。如他告訴過馬丁的，他曾經不喝水的過了三天，是那麼自願地做了的，爲的是去體驗這麼一種和緩了的乾渴的快感。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馬丁永遠不曉得。他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人，他的未來是來在眼前的墳墓，而他的現在則是一種要生活的厲害的狂。

(譯註一) 英美容量名稱，爲一加侖的四分之一。

(譯註二) 一種用酒精與糖水混和而成的飲料。

(譯註三) Pennsylvania 美國東北部的一州。

(譯註四) Farther Darmien 大抵指在夏威夷的麻瘋病人居留地摩羅該島上服務的比利時神父 Darmien de Veuster (一八四〇—一八八九) 後卒因受到傳染死掉。

(譯註五) John Keats (一七九五——一八二一) 英國詩人。

### 第三十三章

馬丁硬是打着敗仗，雖然他會節省，可是賣文所得，却不敷開銷。「感恩節」（譯註一）的時候，發覺他那套黑色的外衣還在當店里，不能接受摩士家吃飯的邀請了。露思因為他那不到的理由弄得不快活，因此，結果在他也引起了一種失望之感。他告訴她，無論如何，他總會到的；他會過三藩市去，到「橫斷大陸」社索取那欠他的五塊錢，就用這些錢贖回他那套衣服。

早上，他向馬利亞借到了一角錢。他原想向布里森敦借的，但那浪蕩的傢伙早就失蹤不見了。自從馬丁上次會過了他，兩個星期已經過去了，他徒然想壞了腦子，也想不出什麼開罪他的原由。那一角錢，讓他過了渡到三藩市去，當他在市場街上走着的時候，他考慮到要是拿不到錢時他的窘境。那末，他就沒有辦法回奧克蘭去了，在三藩市，他認不得一個會再借給他一角錢的人。

「橫斷大陸」社的門半開着，馬丁當正要動手去推開牠的時候，不能不突然停下來了，因為里面有人大聲叫道：

「那不是問題所在，福特先生，」（福特，馬丁從通信里知道，就是那編者的姓氏。）「問題是你準備付賬嗎？我意思是說，付現，付現錢。關於『橫斷大陸』的前途，關於你希望明年把~~也~~弄得怎樣，我沒有興趣。我所要求的，只是我做了的工作，就要付錢。現在索性告訴你吧，除非我拿了錢到手，聖誕節號的『橫斷大陸』休想付印了。請了，你們拿到了錢，就來看我吧。」

門驀地打開了，那人帶着滿面怒容，從馬丁身旁閃過，低聲咒罵着，緊捏着他的拳頭沿走廊走去了。馬丁決定不必立刻進去，在過道上待了一刻鐘，後來，才推開門邁步走進去。這是一個新的經驗，他第一次在一間編輯室裏面了。名片在那雜誌社顯然是不需要的，因為那個聽差就只傳話進裏面的房間，說有客人要會見福特先生。回頭，那聽差從半路上便招呼馬丁，帶了他到那私人的編輯室去。馬丁的第一個印象，便是房間里亂七八糟的混亂，其次，他看到一個留着鬍子，容貌年青的人坐在一張辦公檯前，納罕地打量着他。馬丁吃驚於他臉上的那種沉靜的安詳了。這是顯然的，跟印刷所老板的吵鬧，並沒有影響了他的沉靜。

「我……我是馬丁·伊登，」馬丁開始說話了。（「我要拿我那五塊錢，」他原來想說的其實是這一句。）

可是，這是他所相與的第一位編輯呢，而在當時的局面之下，他也不想太過魯莽地驚嚇了他。叫他吃驚的是，福特先生却叫一聲「這話可是真的！」便凌空跳了起來，接着那一瞬間，一雙手一齊抓着馬丁的

手，便感情橫溢地搖着。

「說不出見到您是多麼高興呢，伊登先生。常常亂想着，您是像怎麼樣子的一個人哪。」

於是，他拉開馬丁有相當的距離，他那一雙發光的眼睛，在馬丁那一身次好的衣服上面滾動着——那同時也是他最壞的一套衣服，破舊到補不勝補了，雖然那條褲子却顯出馬丁用馬利亞的熨斗留心熨出來的摺痕。

「我承認，呃，我思想中的您，是一個年紀還要老得多的人。您的小說，您知道，表現出氣魄如此其廣博，思想如此其成熟深刻。那小說，一篇傑作啊！當我拜讀了開頭的五六行，我就知道啦。讓我告訴您，我第一次怎樣讀牠吧。可是不。首先還是讓我介紹您給同事們去。」

一壁談着話，福特先生引他到總辦公室去，在那里，他介紹他給副編輯蓋特先生，一個瘦長羸弱的小個子，他的手似乎異常地冷，好像他在忍着寒戰似的。他的鬍子稀疏而軟滑。

「而這一位是恩斯先生，伊登先生。恩斯先生是我們的經理，您知道。」

馬丁發覺自己在給一個時常霎眼，光禿頭頂的漢子握手，他的臉孔，從能夠看見的那一點兒看來還很年青，因為大部份給雪白的鬍鬚遮蓋着了。鬍鬚是加意地收拾好了的——他的太太在星期日給理好的，同時，她也給他蘸乾淨領子的後面。

那三條大漢圍住了馬丁，同時一齊娓娓動聽地說着話，直至使人覺得他們好像在賭賽着誰說得最長久似的。

「我們常常以您不駕臨為怪呢，」蓋特先生說。

「我沒有車錢，而我却住在灣的那一邊，」馬丁粗魯地回答了，意思是表示給他們知道，他迫切的需要錢。

「不用說，」他自思自想。「我那好看的破衣的本身，就是我需要錢的動人廣告呵！」一次又一次，當機會一來了，他就暗示出他來訪問的目的。可是，他的讚美者們的耳朵是聾了的。他們唱着對他的頌歌，告訴他，他們第一眼看到他的小說時先作何感想，後來又作何感想；他們的太太及家人又作何感想；然而，他們却半點兒也沒吐露出有打算付稿費給他的暗示。

「我告訴過您，我第一次如何拜讀了您的大作嗎？」福特先生說道：「自然，我是沒有的。那時候，我正從紐約西來，而當火車停下來在奧格登的時候，這條新線上的侍者把當時剛出版的『橫斷大陸』帶到車上來了。」

「我的天！」馬丁想道，「你可以坐着普爾門（譯註二）去旅行，而我，却爲了你欠我的那可憐的五塊錢在餓肚子！」一陣憤怒的波濤滾來掩過他了。「橫斷大陸」社之對不起他，顯現得非同小可了，因爲

重重地壓着他的，是所有徒然渴想的，挨餓忍窮的歲月，而他目前的餓餓又醒覺了，啃咬着他，使他想起昨天到現在他還沒有吃過一點兒東西，而當時吃得也不夠得很。此時他動火了。這些傢伙，甚至不僅是強盜；他們是偷偷摸摸的竊賊呵。由於說謊和失約，他們已經串騙掉他的小說。唔，他會給顏色他們看看的。結果，一個巨大的決定溜進他的意志中了：他不會離開雜誌社的，除非他拿到了他的錢。他記起來，如果他拿不到牠，他就沒有辦法回到奧克蘭去了。他努力控制着自己，先不叫他臉孔上的那副兇相威嚇和驚動了他們。

他們越來越口若懸河了，福特先生重新開始告訴他，他第一次如何讀了那篇「鐘聲」，而恩斯先生同時也爭着複述他的姪女兒對於「鐘聲」的激賞，說姪女兒是亞拉美達的一個教員。

「我告訴你們我爲啥事來的吧，」馬丁終於說了。「就是要拿你們都那麼高興的那篇小說的稿費。五塊錢，我記得，就是你們答應過發表時就會付款的。」

福特先生在他善變的顏面上做了一個爽快而樂意的默認的表情，開始伸手進口袋里去，接着，又突然轉向恩斯先生，說他把他的錢遺留在家里了。恩斯先生憎恨這個是顯然的，馬丁看到了他的手臂突然放下，好像要保護他的褲袋似的。馬丁知道錢是在那里了。

「對不起，」恩斯先生說，「我付了錢給印刷所老板還不到一個鐘頭哩，他把我手頭所有的零錢都

拿去了。弄到這麼拮据，原是我的注意不到所致，但那期票還未到期，而印刷所老板之要求通融馬上墊付，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兩人都有所期求地瞧着蓋特先生，但那位先生却笑笑，聳聳他的肩膀。無論如何，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來「橫斷大陸」社學習編輯雜誌，但反之，他主要的却學習了財政學。「橫斷大陸」社欠了他四個月的薪金了，他知道了印刷所老板在副編輯的面前必須和解的。

「這倒是有幾分可笑的，伊登先生，竟碰到我們弄到這個樣子，」福特先生空空洞洞地起了一個冒頭。「完全是大意，說老實話。但我要告訴你我們要做的事情。明晨我們第一件事，就是給您寄一張支票去。你有伊登先生的地址，是吧，恩斯先生？」

不錯，恩斯先生是有那地址的，明晨第一件事，就是支票的寄出。馬丁的關於銀行支票之類的知識是模模糊糊的，但他可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他們爲啥今天不給他一張支票，偏要等到明天。

「那麼，這就說清楚了，伊登先生，我們明天就給您寄支票去，」福特先生說道。

「我今天就需要錢，」馬丁呆笨地說。

「不幸的事體兒——假如您是別一天光臨的話，」福特先生開始溫文爾雅地說，但却給恩斯先生打斷了，他的一雙時常霎着的眼睛本身，就證實了他的缺乏耐性。

「福特先生已經把我們的情形解釋過了，」他粗聲粗氣地說，「而我也解釋過了。支票就會寄出的——」

「我也解釋過了，」馬丁插口說。「我已經解釋過，我今天就需要錢。」

對於那經理的魯莽，他早就感到有些氣忿了，他向他機警地瞧着，因為從這位先生的褲袋中，他已預見到「橫斷大陸」社的現款是暴露着了。

「太糟糕了——」福特先生開始說。

但在這時候，做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恩斯先生轉了身，好像要離開室內的樣子。就在這同一瞬間，馬丁向他撲了過去，一隻手是這麼樣緊的握着他的咽喉，竟使恩斯先生的雪白的鬍鬚，一直保持着無瑕的整潔的，這時候却以一個四十五度角直指着天花板了。叫蓋特先生和福特先生大吃一驚，他們眼看着他們的經理像一塊阿斯特拉罕的氈子似的在抖着。

「掏出來，你這阻撓新進的寶貝喪氣鬼！」馬丁教訓着。「掏出來，要不，我就給你搖到牠出來，就算全  
是鎳幣也好。」接着，對那兩位受驚了的旁觀者說：「站開，要是你們插手進來，就要遭殃啦。」

恩斯先生打着哈，一直等到他的咽喉的緊握輕鬆了一點，這才能夠表示去進行掏錢的默認。全數一起，在一再掏過之後，他的褲袋共弄出四元又一角五分錢來。

「把他從裏面反倒過來看，」馬丁命令着。

額外的一角錢跌下來了。爲求確實起見，馬丁把他強索得來的收獲又數了第二次。

「輪到你啦！」他向福特先生嚷道：「我還要七角五分錢。」

福特先生毫不遲疑，但搜遍他的幾個口袋，結果只得六角錢。

「真的全數在此麼？」馬丁威脅地詰問道，把錢接了過來。「背心的口袋裏裝着些什麼？」

表示着他的忠實，福特先生把他的兩個口袋都從裏面反了過來。一塊長形的硬紙片，從一個口袋里掉下來了。他拾起了牠，正要把牠放回去的時候，馬丁叫道：

「這是什麼？渡船票子麼？好，拿來給我，這值一角錢。這算你拿牠抵賬了。現在我一共收到四元九角五分，連票子在內。還欠我五分錢哪。」

他狠狠地瞧着蓋特先生，發覺這個脆弱的傢伙正拿着一個鎳幣給他。

「謝謝你，」馬丁說道，向他們一起地打個招呼：「請了。」

「強盜！」恩斯先生當着他的背後大罵道。

「偷偷摸摸的竊賊！」馬丁回敬了一句，出去時，把門砰地猛撞着。

馬丁洋洋得意——是這麼的高興，當他想起「大黃蜂」還欠他「仙女與眞珠」的稿費十五塊

錢的時候，他便決定馬上前去收取牠。可是辦「大黃蜂」的那一夥兒，却是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壯武魁梧的小伙子，肆無忌憚的海盜，他們對任何東西和任何人都劫掠的，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無例外。在打壞了一些辦公室的傢俬之後，那位編輯先生（一位從前的學校體育健將）在那位經理，一位廣告代理人，和那個門房的有效助力之下，終於把馬丁弄出了辦公室，而且由於先前的推擁，更加迅速的把他推落了第一道樓梯。

「再見，伊登先生。什麼時候都歡迎你來，」他們在樓梯上頭向下取笑他。

馬丁咬牙切齒了一面爬了起來。

「呸！」他喃喃地回答，「『橫斷大陸』社那一夥是母山羊，但你們這一夥却是門拳專家。」迎着這，是又一陣的呵呵大笑。

「我得說，伊登先生，」「大黃蜂」的編輯向下說道，「當作一個詩人，你自己是可以有點兒作為的。你在哪兒學到那種要得的騙術呀，請問？」

「你在哪兒學到了那『半手納爾遜』（譯註三）的？」馬丁回答道。「總之，你是就要弄到頭破眼腫的啦。」

「我希望你的額子沒有碰得僵硬起來，」編輯先生焦灼地說好話了。「爲了這，我們大家外出喝一

杯怎樣不是爲了賴，那自然，而只是爲了剛才室內的一點小吵鬧。

「要是輸了，就答應你吧，」馬丁同意了。

劫掠者與被劫掠者喝在一塊了，和和氣氣地同意，打仗是強者贏的，而「仙女與真珠」的稿費十五元，則依理歸屬於「大黃蜂」的編輯部。

(譯註一) 在美國，通常是十一月裏面最後的那個星期四日。

(譯註二) 一種通常可於晚上改作臥車用的火車車廂，因設計者 G · M · 諾爾門而得名。

(譯註三) 門拳的一種抓握法。

## 第三十四章

阿瑟留在大門口，當露思走上馬利亞前門的台階的時候，她聽到打字機迅速的滴嗒聲，而當馬丁招呼了她進去的時候，發現他正寫着一篇稿子的最後的一頁。她是為了要確知他是否能赴他們的感恩節日宴會而來的；但在她還沒有談到本題之前，馬丁便埋頭於那篇他引為滿意的東西上面去了。

「喂，讓我給你唸唸這個！」他叫道，正把那些複寫的稿紙拆開，跟着又將原稿一頁頁的疊齊成一帖。「這是我最近的作品，跟我寫過的任何一篇都不同的。牠是這麼整個兒的不同，我差不多害怕着他啦；然而我還是私自覺得牠是優秀的。你來做評判者吧。這是一篇夏威夷的故事。我把牠題做『威基·威基』。」

他臉上輝耀着創造的熱情，雖然她在這寒冷的房間中發着抖，而且已為他歡迎她來的那雙手的冰冷所驚嚇。當他唸着時她留心聽着，而雖然他已一再看見她臉上已表示着不贊同了，他臨末還是問道：

「說老實話，你覺得牠怎樣呢？」

「我——我不知道，」她答。「牠會——你以為牠會賣得去麼？」

「我看恐怕不成吧，」是個坦白的承認。「牠太强了，不合那些雜誌的口味的。然而，牠却是真實的！依我的話說却是真實的！」

「既然你知道牠們是賣不去的，幹嗎你硬要寫作這樣的東西呢？」她鐵石心腸般說了下去。「你寫作的理由是爲了謀生，不是麼？」

「是的，說得對；可是那可憐的故事却追隨着我呢。我不能不寫牠。牠要求着把牠寫出來。」

「可是那個人物，那個威基·威基，幹嗎你叫他這麼粗魯地說話呢？牠當然要觸怒你的讀者啦，這當然也就是編輯們拒絕你的作品所以是對的理由。」

「因爲，真實的威基·威基會這麼樣說話。」

「然而，這却不是優美的風格。」

「這是生活，」他笨拙地回答着。「牠是實在的。牠是真實的。我一定要如我所見的把生活寫出來。」

「她沒有作答，在難堪的沉默中，他們坐了好一會兒。這爲的是她愛着她，所以他不十分了解她；而她不能了解他，則由於他是這麼龐大，竟大到出乎她的小天地之外。」

「哦，我已經收了『橫斷大陸』的稿費啦，」他說，極力要把談話轉移到一個較舒服的話題上面去。

那個「鬍子三部合奏」的情景，正如他最近看見過，並從牠們剝奪到四元九角和一張渡船票子時一般清楚，使他莞爾而笑了。

「那麼，你就來呀！」她快活地叫道。「這正是我要來問個清楚的。」

「來？」他心神不在似的喃喃着。「……到什麼地方？」

「嗨，明兒吃飯去呀！你知道，你就說過如果拿到錢的話，便可以把你的衣服贖回來的。」

「我忘記掉這一切了，」他謙遜地說。「你瞧，今天早上，那個牲畜巡查把馬利亞的兩頭母牛和那頭小犢拉去啦，而……對了，碰巧馬利亞一個錢也沒有，所以，我就得替她去贖回她的母牛。那便是『橫斷大陸』那五塊錢去了的地方——『鐘聲』跑進那個牲畜巡查的口袋里去了。」

「那麼，你是不會來的了？」

他低頭瞧着他的衣服了。

「我不能去。」

失望與怨懟的淚，在她的藍眼睛里閃耀着，但她一句話也沒有說。

「下一次感恩節，我和你在戴爾蒙尼珂大飯店吃飯吧，」他愉快地說。「或者在倫敦，或者在巴黎，或者在你所希望的任何一個地方。我知道這個的啊！」

「幾天前我在報上看到了呢，」她突然宣布着，「鐵路郵運部在本地考取了幾個人。你考到第一名了，不是麼？」

他不得不承認給他的派令已經來過，但他却放棄了牠了。「對於我自己——我是這麼有把握呀，」他結末說。「一年之後，我將比鐵路郵運部的一打職員賺得更多。你等着瞧吧。」

「噢！」她說的就是這麼一聲，當他說完了的時候。她站了起來，在穿上她的手套了。「我得走了，馬丁。阿瑟等着我呢。」

他把她抱在懷里，吻着她，但她顯然是一個冷漠的情人。她的身體沒有緊張，她的兩臂沒有抱住他，而她的嘴唇迎接着他的，也沒有慣常的那種壓力。

她生他的氣啦，當他從大門口回來時，他這樣認定了。然而，爲的什麼呢？不幸的是那個牲畜巡查拘拿了馬利亞的母牛。然而，這不過是禍從天上来罷了。誰也不能爲這個任過的。他也從不曾想起過：除了他已經做了的那樣，他還可能有別的做法。唔，對了，他是有點兒該罵的——這是他的第二個想頭——因爲拒絕了鐵路郵運部派的差事。而她也並不喜歡「威基·威基」呢。

他在台階最高處回過身來，去迎接那個派着下午一班信件的郵差。那種永遠間歇發作的期待的狂熱，襲擊着馬丁了，當他接到那一束長信封的郵件的時候。然而，其中也有一封不是長的。牠短而薄，外面印

着「紐約展望」的社址。他在拆開那封信的動作中間歇了一會兒。這不會是接受稿子的通知書的。他沒有給這個雜誌投過稿，也許——一想起這個放肆的想頭，他的心臟差不多停止跳動了——也許他們在約他寫一篇文章吧；但下一瞬間，他又認為絕對不可能，放棄了這個推測了。

那是一封簡短的，拘謹的信，由雜誌社的編者簽了名的，只不過通知他有一封他們收到的匿名信附上，他儘可以安心相信，「展望」編輯部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也從不過問匿名的信件的。

那封附上的信，馬丁發現了是粗率地手抄的。這是對馬丁作文理不通的辱罵的拉雜的東西，斷言着在賣着小說給雜誌的「所謂馬丁·伊登者」根本就不是一個作家，實際上，他在偷着舊雜誌上的小說，用打字機把牠們打出來，便當作他自己的東西投寄出去的。信封上蓋着聖·利安特羅的郵戳，馬丁用不着再想一下，便發現了那位作者了。歇金博沁的文法，歇金博沁的俗話，歇金博沁的心理的花樣與過程，是全部顯明可見的。馬丁在每一行上看見的不是娟秀的斜體書法，而是他的姊夫，那粗俗的雜貨商的手跡。可是，爲的什麼呢？他徒然在詢問着。他對伯納·歇金博沁做過什麼對不起的事情呢？這事兒是這麼不合理，這麼無謂；牠簡直是無從解釋的。在這個星期中，一打同樣的信由東部幾個雜誌的編輯給馬丁轉寄來了。那些編輯做得才漂亮呢，馬丁這麼下着結論了。在他們來說是完全不認得的，然而，他們中間有幾位甚至表示了同情。這是顯然的，他們都痛恨匿名的勾當。他看出，要傷害他的惡毒的企圖是失敗了。事

實如此，如果牠還有一點兒作用的話，那一定是好的，因為至少他的名字已經引起了一部份編輯的注意。也許有一天，當閱讀他投去的稿子的時候，他們便會記起他就是他們曾經接過的那封匿名信所攻擊的那個人。誰敢說，這麼一個記憶就不會使他們的判斷的天秤，向有利於他的那一邊傾側一點兒呢？

大抵在這個時候，馬丁在馬利亞的評價上急劇下降了。有一朝，他發見她在廚房里因痛苦而呻吟着，軟弱的眼淚沿着她的面頰流了下來，徒然的在努力去揮動那個大熨斗。他馬上診斷她的病痛是「*Flue*（流行性感冒）」了，便給她喝了一點熱的威士忌（那是布里森敦帶來而喝剩下的東西），吩咐她上床躺去。但馬利亞是頑固的。那些待熨的東西一定得熨完——她反對着了——而且晚上就得送去，否則，那七個飢餓的小西爾華明天便沒飯可吃了。

叫她吃了一驚，（這是她直到臨死那一天還不斷談起的事情）她看見馬丁·伊登從爐上拿下一個熨斗來，又把一件花邊的絲質胸搭攤開在熨墊上了。那是凱特·佛蘭尼庚最漂亮的盛裝的胸衣，除了她在馬利亞的世界中再沒有更嚴格和更講究穿着的女人了。而且，佛蘭尼庚小姐就給過特別的囑咐，就是說，上述的那一件胸衣一定得在晚上送去。大家都知道，她是跟約翰·珂林斯，那個鐵匠，搭着檔的，而馬利亞也私自知道，佛蘭尼庚小姐跟珂林斯先生就要往金門公園玩去。馬利亞要搶救那件衣服也來不及了。馬丁扶着她蹣跚地走到一把椅子那里去，從那里，她用一雙突出的眼睛注視着他。用了她所需要的時

間的四分之一，她看見那件胸衣安全地給熨好了，而且熨得，如馬丁使得她不能不承認的，就像她所能辦得到的那麼好。

「我還能熨得更快哪，」他解釋着，「如果你的熨斗熱一些的話。」

在她看來，他在揮動着的那個熨斗，已經比她所敢用的熱得多了。

「你的噴水完全不對，」他跟着埋怨道，「哪，讓我教你怎麼噴水吧。需要的是趕快。如果你要熨得快的話，趕快噴水吧。」

他從貯物室的木頭堆上找到一個裝東西的箱子，給牠裝了蓋，徵用着小西爾華們為賣給貨商而拾來的鐵片，把新噴過水的衣服放在箱子里，用木板蓋好，然後再用熨斗去熨，那個計劃，便算完成並在實行了。

「現在瞧着我吧，馬利亞，」他說，脫剩了一件內衣，緊握着一個他所謂「真正熱了」的熨斗。

「當他熨還（完）了的時候，他便洗的羊毛衣服，」她後來這麼描寫道，「他說，『馬利亞，你是的大傻瓜。我給你看看怎麼洗的羊毛衣服吧。』好，他也就給我看看了。十分鐘內，他弄好那副機器啦——一個桶子，一個車輪心子，兩根棍子，就是這麼的個樣子。」

馬丁曾經在雪萊溫泉館從佐學到了那個妙計。一個舊車轂，固定了在一根直立的木棍末端，便構成

了一個搗衣槌子，弄好了這個，跟着，與一根繫在廚房里椽木上的活動的棍子綁在一起，這麼樣，那個車轂在桶里搗着那些羊毛衣物時，他用一隻手就可以把牠們槌個透徹了。

「再用不着馬利亞去洗的羊毛東西啦，」她的故事常常是這樣結束的。『我叫的小把戲們去攬那根子啦，車輪心子啦，桶子啦。他，那英俊的漢子，伊登先生呀。』

然而，由於他在她的廚房兼洗衣作里的幹練的動作和改造工作，他在她的尊敬上頭便有了一個巨大距離的下降，曾經由她的想像拿來放在他身上的羅曼斯的魔術，因為他不過是一個退休的洗衣工人，便在這一個事實的冷酷的照明之下消失了。所有他的畫啦，他的坐馬車來或帶了無數瓶威士忌來探訪他的貴客啦，都落空了。總之，他不過是一個工人，她自己那個階層的一份子。他是更近人情，更可親近，但他却不再是神祕的了。

馬丁跟他的親人的疏遠，繼續了下去。在歇金博沁先生的無故的攻擊之後，赫爾曼·封·史密德先生又來表演他的一手了。幾篇『掌篇小說』，一些打油詩，和幾篇笑話的幸運的售出，使馬丁有了一時好景的誇耀。他不僅部分的付清了他的欠賬，而且還有足夠的餘款去贖回他那一套黑外衣和腳踏車，後者由於一個扭歪了的曲拐輪承，需要修理了，於是，作為對他未來姊夫的友好的一個表示，他便把牠送到封

當天下午，馬丁因為腳踏車由一個小夥記送了來，很是高興。封·史密德也表示了客氣呢——這是馬丁由於這個不尋常的優待而得到的結論。修理車子，通常一定要去催促的。但當他檢查着車子的時候，他發覺了並沒有修理過。過後不久，他打了電話給他姊姊的未婚夫，才知道那個人「無論在任何的狀態，情況或形式」之下，都不想同他打交道。

「赫爾曼·封·史密德啊，」馬丁開心地回答道，「我是很樂意去捏一捏你那個荷蘭佬的鼻子的！」

「你來我店里麼？」答覆來了；「我就叫警察去。我也將澈底地對付你。我懂得你，可是你要跟我吵架是不成功的。我用不着跟你這一類人來往。你是一個閒蕩者，正是的，我並不是在睡夢中的呀。你休想因為我要娶你的姊姊，就來揩我的油。幹嗎你不去做工，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呢，噠？回答我這個呀！」

馬丁的哲學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的怒氣減輕下來了，於是，他便吹着一個長長的，流露出曖昧的樂趣的口哨，把聽筒掛上了。可是在那種樂趣之後便來了反動，他為他的寂寞所壓迫了。沒有一個人了解他，沒有一個人似乎對他有點兒用處，除了布里森敦。而布里森敦却早就失蹤了，只有天知道他在哪兒。

黃昏降臨了，當馬丁離開水果店，挾着他買到的東西轉回家去的時候，在街口，一輛電車停了下來，一看見那個瘦長的，熟悉的人物，他的心就歡喜得直跳起來了。這是布里森敦，而當電車開動之前，在飛快的

一瞥之下，馬丁看到那大衣的口袋一個裝滿了書，另一個因為那一瓶一夸脫裝的威士忌而膨脹了起來。

## 第三十五章

布里森敦對於他長時間的匿跡銷聲，並沒有給與解釋，馬丁也沒有去探究牠。隔着那杯甜酒所升騰起的蒸汽，看見對面他的朋友的灰白的顏面，他已經滿足了。

「我也沒有偷懶呢，」聽見馬丁說到他已完成的作品之後，布里森敦宣布了。

他從他里面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篇稿子，把牠遞過去給馬丁，他瞧着那個題目，便覺得新奇地晚禮起來。

「是的，就是牠，」布里森敦笑着。「相當好的題目吧，愛？」「蜉蝣」——就是這麼一個字，這是跟你有關係的，跟你同類的人——經常是直立着的，有生機的無機物，最後的蜉蝣，在溫度表所規定的微小的空間里高視闊步着的那有體溫的造物呀。牠走進了我的頭腦中了，我只得靠寫出牠來去擺脫牠。你覺得怎樣，告訴我吧。」

馬丁的臉孔，開始是緋紅的，一讀下去便蒼白起來了。這就是完美的藝術呀。形式戰勝了內容了——

如果在內容的最後可領悟的原子，已從這麼完美的結構中得到了表現的地方，牠就可以叫做勝利的話——以至於使馬丁的頭腦中充滿了喜悅，使激情的淚溢出在他的眼中，並使寒戰在他的背脊上上上下下的爬行着。這是一首六七百行的長詩，是一篇幻想的，驚人的，不染塵俗的作品。牠是可怕的，不可能的；而那就是牠，以黑墨水爬行過一張張的白紙。牠抒寫的是人及在其終極範圍內的他的靈魂的摸索測探着空間的深淵，以證實最遙遠的恆星和虹彩的分光景。牠是一個想像的狂歡宴會，舉行在一個正抽咽着氣，正鼓動着即將消滅的心的狂跳的瀕死者頭顱中的宴會。那首詩以壯麗的旋律，低徊於羣星交鬪的陰森的騷動，於星羣的攻擊，於黑暗的大空中冷卻的恆星的衝撞和星雲的燃燒；而通過這一切，不絕地而且模糊地，像一個銀梭，正迴蕩着人的脆弱的，唏噓的聲音，在行星的叫喊與天崩地裂的巨響當中的一個怨尤的低訴。

「在文學中，像這樣的東西是沒有的，」馬丁說，當他終於能夠說話的時候。「牠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啊！牠深印入我的腦中了。我給牠陶醉了。那個巨大的而又極微小的問題——我不能叫牠脫離開我的思想。那個人的詢問的，永久的，不斷復發的，低微的哀哭聲，依然在我耳邊響着。這好像是在象的大叫和獅子的咆哮當中，一隻蚊蟲的死亡進行曲。牠在抉發隱微的慾求上，是不知餍足的。我叫自己做着一個大傻瓜，但那東西已經迷惑了我。你是——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一句話，你是了不起的。然而，你是怎麼

寫成牠的呢？你是怎麼寫成牠的呢？」

馬丁在他狂熱的表白中暫歇了片刻，但又從新開始說道：

「我將永遠不再寫作了。我是一個笨拙的塗鴉者。你已經給我看了真正的巧匠的作品啦。天才啊！這是天才以上的東西。牠超越過天才，牠是瘋狂了的真理。牠是真實的，老兄，牠的每一行呀。我真想知道你是否曉得這個呢，你這獨斷論者！科學騙不了你。這是預言家的真理，從宇宙的黑鐵模印出來的，用力強的聲律編織成的一幅輝煌美麗的織物。現在，我說不出別的話了。我給壓倒，給粉碎了。是的，我也一定會的。我替你把牠賣出去吧。」

布里森敦露齒而笑了。「在基督教的天下當中，沒有一個雜誌敢刊登牠的——這你也知道。」

「我不懂得你這一類的想頭。我只知道，在基督教的天下當中，沒有一個雜誌不搶住牠。牠們不是每天都獲得像這樣的產品的。這不是三幾年便見得到的詩作。牠是幾個世紀才得一見的詩作呀。」

「我想打消你這個提議。」

「哪，別又憤世嫉俗了吧，」馬丁規勸着。「雜誌的編輯們不是全部蠢笨的。我知道這個。我跟你打個賭吧。你要什麼，我就賭什麼，我說『蜉蝣』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投去時就會被接受的。」

「只有一樁事情，使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見，」布里森敦等待了一會兒。「這篇作品是重要的——我

所寫出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我懂得這個。這是我的天鵝之歌（譯註一）呀。我爲牠極度驕傲。我崇拜牠。牠比威士忌要好些。牠是我所夢想着的——偉大的，完成的作品——當我還是一個單純的青年，充滿着甜美的幻想和純潔的理想的時候。現在，在我最後的喘息當中，我已經獲得牠了，我決不能讓牠爲那一羣猪猡所亂動和弄髒。我不打賭。牠是我的；我創造出牠來，我已經和你分享牠啦。

「可是，爲世界上其餘的人着想着想吧，」馬丁抗辯道，「美的功能，是在於造成快樂。」

「牠是我的美呀。」

「別自私吧！」

「我不是自私。」布里森敦以他高興什麼時，他的薄嘴唇便要形成的那種樣子，冷靜地露齒而笑了。  
「我是像一頭餓死的公豬一樣不自私的。」

馬丁竭力要他放棄那個決定，而沒有結果。馬丁告訴了他：他對於那些雜誌的憎恨是蠻橫的，狂妄的；他的行爲，比放火燒掉厄費索斯的狄安娜（譯註二）神廟的青年，還要卑劣過一千倍。處在非難的狂潮之下，布里森敦滿意地啜吸着他的甜酒，認定對方所說的一切，是十分真確的，除了關於雜誌編輯們的是一个例外。他對於他們的憎恨，是沒有止境的。當他說回到他們身上的時候，在非難上他把馬丁說服了。

「我希望你給我用打字機把牠打起來，」他說。「你懂的比任何一個速記生都要好過一千倍。現在，

我要給你一點兒忠告了。」他從他外面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厚重的原稿來。「這是你的『太陽的恥辱』。」我讀過牠了，不止一次而是兩次，三次了——我可以給你以最高的恭維的。然而在你對『蜉蝣』說了那一番話之後，我一定得緘默了。但這一點我是要說的：當『太陽的恥辱』發表出來的時候，牠將是一個成功之作。牠將惹起一場爭論，而這在你正等於大登廣告呀。」

馬丁笑了。「我看，你的第二個忠告，恐怕就是把牠投給雜誌去吧。」

「無論如何也不要——這是說，如果你要看到牠印出來的話。把牠寄給一家第一流的出版公司吧。某個書刊報導的刊物，會十分狂熱，十分迷醉的為牠吹噓的。你是讀過書的。牠們的精華，已在馬丁·伊登的心靈的蒸溜器中變了質，灌輸入『太陽的恥辱』裏面去了。於是有一天，馬丁·伊登成名起來了，而他的成名，就是靠着這一部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家出版公司去印出牠——越快越好。」

布里森敦那夜很晚才回家去，而當他正第一步踏上車去的時候，他突然朝馬丁廻過身來，把一個緊摺起來的小紙團，塞進了馬丁的手里去。

「哪，拿去吧，」他說。「我今天賭賽馬去來，我得到可靠的『情報』啦。」

鈴響了，電車開動了，留下馬丁在那裡，猜着他在手里的那一個摺皺了的紙團是什麼性質的東西。回到他的房間里，他攤開了牠，發現了原來是一張一百元的支票。

他毫不躊躇便拿牠用去了。他知道，他的朋友經常都有許多錢的，他也知道，帶着深深的確信，他的成功將使他能夠清還牠。早上，他付清了所有的賬，給了馬利亞三個月上期的房租，並從當店里贖回了每一件質物。跟着，他買了賀瑪利安結婚的禮物，和給露思和革特魯德的，適合於聖誕節的簡單的禮物。最後，帶着他剩下來的餘款，他率領着那整一夥兒的西爾華到奧克蘭去了。說到履行他的約言，他已拖遲了一個冬天，然而這也終於履行了，至少每一個西爾華得到了一雙鞋子，而馬利亞也有她的一雙。而且，還有號角喇，洋囡囡喇，形形色色的玩具喇，一包包 細細的糖果和堅果喇，那把每一個西爾華的懷里 滿載到快要掉出來了。

正是當這一個特殊的隊伍，跟在他和馬利亞後面大踏步走進一間糖果店里，想去買點頂呱呱的糖果的時候，他碰到了露思和她的母親。摩士太太大大吃了驚。甚至露思也感到不快了，因為她是有點兒愛面子的，而她的愛人，跟馬利亞肩並肩的帶領着那一支葡萄牙小叫化的隊伍，却不是怎麼好看的光景。但這一點，還不如她以為他是欠缺自尊心這一種想法更傷了她的心。而且，最難堪的，就是她從這一回邂逅當中，看出了他擺脫他的出身的不可能。這事情的本身就夠丟臉了，而恬不以爲恥地眩耀於全世界——她的世界——的人士之前，則更是未免太過。雖然她跟馬丁的訂婚，一向都保持着祕密，但他們長期的來往，不會不起到閒話的；在店里，暗地里睨視着她的愛人和他那一隊隨從的，就有她的幾位親友在。她缺乏

馬丁那種泰然自若的本領，不能超然於她的處境了。她給傷了要害了，她的敏感的本性，正因這恥辱在顫動起來。是這麼樣，所以當馬丁在那天稍後來到了的時候，他只有讓送她的那一份禮物擋在胸前的口袋里，把饋贈這一回事延擱到一個比較順利的時機再說。露思淌着眼淚——熱切的，生氣的眼淚——便是對他的一個表示。看到她受苦，使他深信自己做了一個不會體貼的人，然而在他的靈魂中，他却不明白怎麼樣和爲的什麼。他永遠沒有想到會以他所認識的那些人爲恥辱，而帶着西爾華們上街買點過聖誕節的東西，在他看來，也似乎決不會表現出是欠缺了爲露思着想。另一方面，他是明白露思的觀點的，在她說明了之後；而他却把這個看成是女性的弱點，那是苦惱着一切的女人和女人中絕頂的皎皎者的。

(譯註一) 卽絕筆之作。

(譯註二) Diana 羅馬神話的女獵神。此神廟爲「世界七奇」之一。

## 第三十六章

「走吧——我將引你看看真正的貧民窟去，」正月的一個晚上，布里森敦對他說。

他們在三藩市一起吃過飯，當這個要引馬丁看看「真正的貧民窟」的怪想頭來到了的時候，他們剛好在渡船大站房里，正要回奧克蘭去。他一轉身便沿着海邊飛跑，一個披着迎風招展的大衣的瘦削的身影，還有竭力要去趕上他的馬丁。在一間蔓售的酒莊里，他買了兩大瓶一加侖裝的陳舊的波特（譯註一）一隻手拿着一瓶的，搭上一輛開往傳道街去的電車了，跟在他後面的馬丁，則分擔帶着幾瓶一夸脫裝的威士忌。

「如果露思現在看到我啊！」這是馬丁的想頭，同時他也急於要曉得構成那真正的貧民窟的是什麼東西。

「也許沒有人在那兒的，」布里森敦說。當他們下了車，向右手走進市場街之南的那勞動階級住區的中心去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將失掉你許久以來在找尋着的機會啦。」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馬丁問道。

「一些人——智慧的人們——不是我看見你在那市儈家中結交着的那些空頭閒話家呀。你讀了許多書，你覺得自己全部的孤獨。唔，我今晚就讓你看看一些人，他們也讀過許多書的，那麼，你就不會再孤獨啦。」

「並非我有心去管他們那些永無了結的論辯，」走到一排街屋的末端時，他說。「我對於書本上的哲學，並無興趣。可是，你將在這些人物身上發見智慧，而不是布爾喬亞的猪猡。然而，你當心吧，他們是無論什麼問題都將跟你來一手的。」

「希望諾爾頓在那兒吧，」稍後，他喘氣了，堅持着不讓馬丁去替他拿去那兩個大瓶子。「諾爾頓是一個觀念論者——一個哈佛（譯註二）出身的人。有着非常的記憶力。觀念論把他引到哲學上的安那其主義去了，而他的家庭，也就把他趕了出來。父親是一個鐵路公司的總經理，一位不知要倍多少倍的百萬富翁，但兒子却在佛里斯科（譯註三）餓着肚子，拿二十五塊錢一個月，在編着一份安那其主義的報紙。」

馬丁不怎麼熟識三藩市，而市場南則簡直不清楚，所以，他是不知道自己正給引領到什麼地方去的。

「希望哈密爾頓在那兒吧。」布里森歇了片時，讓他的兩手休息了一下。「斯特朗——哈密爾頓是

他的姓氏——你知道，這中間是有個短暫連起來的——出身於一個南方的家族。他是一個浮浪者——就我所知，是一個最懶惰的人，雖然他在做着店員，或是說，勉力去做，在一間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里一個星期拿六塊錢。然而，他却是一個確確實實的流浪人，流浪到城市來了。我看見過他整天坐在一張長椅上，從沒有一點兒食物沾過唇，到了傍晚，當我邀他去吃飯的時候，那酒館就是兩排街屋遠罷啦，他却說：「太麻煩了，老兄，還是給我買一包紙烟吧。」他像你一樣是一位斯賓塞信徒，直至克萊士使他轉向於唯物的一元論為止。如果我有辦法的話，我就叫他從一元論談起吧。諾爾頓是另一位一元論者——只是他肯定的却是精神罷了。他也能給克萊士和哈密爾頓以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克萊士是誰呢？」馬丁問道。

「我們現在要去的就是他家。有過一個時候是教授——給大學辭退了——平常的故事。一顆像鋼鐵的活機關似的心。依照隨便哪一種老辦法過着活。當他潦倒的時候，他做過沿街化緣的遊方僧。放肆極了。刦過死人的屍衣——一切的東西。他與布爾喬亞之間的不同，在於他不存妄想的刦掠。他會談到尼采（譯註四）叔本華（譯註五）或康德，或任何的東西的，但全世界當中，連瑪麗也在內，他所真正關心的一件東西就是他的一元論赫克爾（譯註六）是他的一尊錫製的小神像。侮辱他的唯一一個方法，就是給赫克爾一個巴掌。」

「這兒就是那寓所啦，」布里森敦把他的大酒瓶在樓梯口放了下來，準備上樓了。那是普通偏僻地區的那種兩層樓房，有一個客廳，樓下是雜貨店。「那一幫人馬就住在那兒——他們租去整個樓上呢。但克萊士却是唯一一個有兩個房間的。走吧。」

樓上的過道沒有點燈，但布里森敦却像一個熟悉的幽靈似的，在漆黑一團中穿過。他停了下來對馬丁說：

「有一個傢伙——叫史脫芬斯。一個通神論者。當他還過得去時也弄得一塌糊塗的。目前是一家酒館的洗碗碟的。高興抽好的雪茄我看見過他在一角錢的經濟飯館里吃飯後，却拿一角五分錢買一支雪茄抽。我已經買到兩支放在口袋里，等他要啦。」

「還有一個傢伙——巴利——一個澳洲人，一位統計學家，一部活動的百科全書。問問他一九〇三年巴拉圭穀物的產量，或一八九〇年英國對中國的被單布輸入量吧，問問他詹美·布萊特對巴特靈·納爾遜鬥拳是以哪種體重，或六八年（譯註七）美國的次中級體重（譯註八）的拳王是誰吧，你將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像投錢自動機那麼迅速。還有安狄，一個石匠，凡事都有主張，一位下棋老手；另一個傢伙呢，哈黎，一位麵包師，火熱的社會主義者和中堅的工會人物。順便說一說，你記得起那一回廚師侍者的同盟罷工吧——哈密爾頓便是組織那個工會，促成那次罷工爆發的人物呀！就是在這兒克萊

士家里，預先計劃好了一切的。就是爲了牠的有趣才幹起來的。可是，他太懶惰了，却沒有在工會那方面支持下去。然而，如果他想的話，他還可以抖起來的哪。這個人的能力是沒有限量的——要是他不那麼絕頂懶惰的話。」

布里森敦在黑暗中前進，直至一線光亮指明了那是一道門的門檻。敲了一下門，回答是門打開了，於是，馬丁發覺了自己跟克萊士握着手，那是一個膚色褐黑的英偉的男人，有着白得發亮的牙齒，下垂的黑色的小鬍子，和一雙大而放光的黑眼睛。瑪麗，一位主婦般的年青的金髮美人，正在那個作廚房兼飯廳用的小小的後房里洗着碗碟。前房作爲寢室兼起坐室用了。頭上是這星期洗好的衣服，這麼低的像花綵般掛晾着，以至馬丁開頭竟看不見有兩個人在角落里談着話。他們拿喝采來歡迎布里森敦和他的酒了，於是，當給介紹着的時候，馬丁才知道他們就是安狄和巴利。他參加入他們里面了，注意地傾聽巴利昨晚看過的那一場獎牌賽的輕描淡寫；而布里森敦，在他的興奮當中，正埋頭於甜酒的泡製及葡萄酒與威士忌蘇打的供應。在他的命令——「叫齊整夥兒人馬來呀！」——之下，安狄便動身去走遍各個房間，找那些住客去了。

「我們真好運氣，他們大半都在家呢，」布里森敦對馬丁耳語着。「諾爾頓和哈密爾頓都在家，去會會他們吧。聽說史脫芬斯沒有在家。我打算叫他們從一元論談起，如果辦得到的話。等到他們之間有了點

兒衝撞的時候，他們就會熱鬧起來的。」

開頭，談話是雜亂的。然而馬丁總也可以去賞識他們的心靈的機敏的活動。他們是有見解的人們，雖然那些見解常常衝突；而即使他們是機智的，賣弄聰明的，但他們可不見得膚淺。他很快就看出了，不管他們談到什麼，每一個人都運用着互有關聯的智識，而且對於社會與宇宙都有一個深刻的一統的概念。他們的見解不是誰給他們製造好的；他們全是各式各樣的反叛者，他們的嘴巴，對於老生常談全是生客。馬丁，在摩士家里，從沒聽見過討論到這麼驚人的一連串的話題。除了時間之外，對於他們所易於感動的東西似乎就沒有別的限制。談話從韓斐利·華德夫人（譯註九）的新著，漫談到蕭（譯註十）的最新的劇本，從戲劇的將來，漫談到納特·高德文（譯註十一）的回憶錄。他們激賞着或嘲笑者晨報的社論，從紐西蘭的勞工情況，一跳跳到亨利·詹姆士（譯註十二）和勃爾德·馬修斯（譯註十三），接着又談到德國在遠東的計劃和「黃禍」的經濟的一面；就德國的選舉和倍倍爾（譯註十四）最近的一次講演爭吵着；終於停留在當地的政治上，停留在勞工黨支部最近的計劃和流言，及操縱着沿海海員大罷工的爆發的潛勢力上面了。馬丁吃驚於他們所具有的那種內幕的消息了。他們懂得那些永遠不會刊登在報紙上的消息——使傀儡們跳舞的線索和隱藏着的手。叫馬丁驚奇的是參加了談話的瑪麗，正展示出一種在他所會到的幾個女人身上從沒碰見過的智慧。他們一起談到了斯溫朋和羅賽蒂（譯註十五）。

這之後，出乎他的理解範圍之外，她把他引到法國文學的側徑上去了。當她爲梅特林辯護，而他則實行從「太陽的恥辱」的題旨提出那慎密的思想來的時候，他的報復這才得以實現。

另外幾個人已經來到了，空氣中充滿着濃重的烟草的烟，當布里森敦搖着那面紅旗的時候，

「這兒有一塊爲你的斧頭而設的新肉，克萊士，」他說——「一個對斯賓塞抱着戀人般的熱愛的純潔的青年。使他成爲一個赫克爾派吧……如果能夠的話。」

克萊士彷彿醒了過來，像某種磁性金屬物般放射光芒了，而諾爾頓則用着一種可愛的少女般的微笑，好像要說他會遇到地被保護似的，同情地瞧着馬丁。

克萊士開始直接向馬丁進攻，但漸漸地諾爾頓也參加進來了，直至他和克萊士轉入一個個人的爭論里面。馬丁傾聽着，歡喜得相見恨晚了。竟能有此等人物，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何況在市場南的工人住區。書本在這些人身上活現了。他們帶着激情和熱心談着，知識的刺戟之激動他們，正如他看過酒和憤怒之激動別的人們。他所聽到的，不再是由半神話的神人如康德與斯賓塞其人所著的，枯燥無味的刊印出來的辭句了。這是活生生的哲學，有着溫暖的，紅色的血液，具現於這兩個人身上，直至牠的本來面目因激動而呈現出來時而別的人也參加進來，於是大家都留意於這場討論了，讓他們手上的烟卷熄掉，有的是一張張警惕的專心的臉孔。

觀念論從來不曾吸引過馬丁，但牠現在從諾爾頓手上得到的說明，却是一個啓示。給了他的智力以一個刺激的，牠的合邏輯的自圓其說似乎已爲克萊士和哈密爾頓所忽視，他們嘲笑諾爾頓爲一個形而上論者，而他跟着也回頭嘲笑他們爲形而上論者。現象與本體給拋來擲去。他們責難他想從意識本身去說明意識，他責難他們要字面的花槍，不從事實推理到理論而是從名詞推理到理論。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可怕的。從事實出發並說明事實，這是他們的推理方法的主要原則。

當諾爾頓迷入於康德的錯亂中的時候，克萊士便提醒了他，說：「德國所有不錯的小哲學家們，他們死了時都是到牛津去了的。」過後不久，諾爾頓也以哈密爾頓的「吝惜律」（譯註十六）去提醒他們，他們便馬上要求應用牠於他們的每一個推理過程之上。馬丁抱着膝頭，由於這一切而狂喜起來了。但諾爾頓並非斯賓塞派，他也力求理解馬丁的哲學的靈魂，正如他指責他那兩個敵人一樣指摘着他。

「你知道，柏克萊（譯註十七）是從來沒有得到過答覆的，」他說，直瞧着馬丁。「赫爾培特·斯賓塞來得最接近了，但那也並非很接近。甚至斯賓塞的最忠貞的弟子，也不會走得更遠一些。前些時候，我讀過沙利比（譯註十八）的一篇論文，而這位最優秀的沙利比也只能說：赫爾培特·斯賓塞差不多回答了柏克萊。」

「你知道休謨（譯註十九）說過什麼？」哈密爾頓問道。諾爾頓點點頭，但哈密爾頓爲了其餘的

人的便利，把牠說出來了。「他說，柏克萊的論辯是不會有個答覆，也不會得到信服的。」

「在他——休謨的心里，」這是回答。「休謨的心是跟你的一樣的，只有這個不同：他聰明得很，承認了用不着答覆柏克萊。」

諾爾頓是敏感的，易激動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失掉過主意，而克萊士和哈密爾頓則像一對兒涼血的野蠻人，在找着弱點去戳，去衝。夜越來越深了，諾爾頓悲痛於一再被責難為一個形而上論者，緊握住他的椅子使不至於跌倒，他的灰色的眼睛急瞬着，他的少女般的顏面變得嚴厲而堅決，給他們的立場作了一個巨大的攻擊了。

「好啦，你們這些赫克爾信徒們；我也許像一個魔術師似的去推理，但請問，你們又怎麼樣去推理呢？用着你們的實證的科學——這是你們經常把牠拉到牠並無權利去的地方去的——你們這些非科學的獨斷論者呵，是沒有什麼可以建立的。在唯物一元論學派起來之前許久，牠的基地已經被移動啦，所以，那是不會有基礎的。洛克便是其人——約翰·洛克（譯註二十）呀。二百年之前——甚至還在這之前——在他的「論人類的理解」里面，他證明了固有的觀念是不存在的。牠的最優良的東西，正是你們所要求的東西。今天晚上，你們已經一再的斷言了固有觀念的不存在。

「而那指的是什麼呢？那是說，你們永遠不知道最後的真實。你們的頭腦是空空洞洞的，當你們生下

來的時候。外觀或現象，就是你們的心靈從你們的五種感官接受到的全部的內容。那麼，當你們生下來時並沒有在你們的心靈中的本體，便沒有辦法放在——」

「我否認——」克萊士開始去打斷他了。

「你等我說完了再說吧，」諾爾頓大聲叫道。「你們能夠知道的，只是力和物質的許多活動與相互活動，當他們以某一種方式衝突在你們的感官上的時候。你瞧，爲了辯論，我願意承認，物質是存在的；我要做的事情，是從你們自己的論點去擊破你們。我沒有別的辦法去做這件事情，因爲你們兩位都是先天的地不能理解哲學上的抽象的。」

「現在，依照你們自己的實證科學，你們所知的物質是什麼呢？你們只從牠的現象，牠的外觀上知道牠。你們曉得的只是牠的變化，或在牠裏面的，使你們的意識界引起變化的那些變化。實證科學所處理的只是現象，然而你們卻那麼儂，要努力成爲內省學者（*epistemologists*）要去處理本體，但是，依照實證科學的定義，科學是只關涉及外觀的。正如某人曾經說過似的，現象的智識就不能超越過現象。」

「即使你們一筆勾消了康德吧，你們也不能答覆柏克萊。然而，勉勉强強地，你們却假定柏克萊是錯誤的，當你們斷言科學證明着上帝的不存在，或其實就等於說，物質的不存在的時候……你們知道，我承認物質的真實，不過是爲了使我自己易於爲你們所了解。做做實證的科學者也好，如果你們高興的話，但

內省學在實證科學上是沒有地位的，所以，還是拋開牠算了吧。斯賓塞在他的不可知論上是對的，可是，如果斯賓塞——

然而，這已經是去搭上那最後一班回奧克蘭去的渡船的時候，於是布里森敦和馬丁便溜了出來，讓諾爾頓繼續說下去，而克萊士和哈密爾頓則像一對獵狗一般，等待着他一說完便猛撲過去。

「你讓我瞥見了一個仙境，」馬丁在渡船上說。「會到那樣的人，生活是有意思的。我的心完全給激動啦。我以前從沒這樣領略過觀念論。可是我還是不能接受牠，我知道，我將一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看，我是生來的。<sup>死</sup>的。然而，我也願意能給克萊士和哈密爾頓一個答覆，而且我以為，我也會給諾爾頓一言兩語的。我

斯賓塞給損害了分毫。我興奮得像一個小孩子第一次看馬戲時一樣。我看，我一定得再讀一點書才好。我打算去讀讀沙利比。我還是認為斯賓塞是無敵的。下一次，我自己也參加一份吧。」

但布里森敦呢，辛苦地喘着氣，早已打瞌睡去了；他的下頷埋在一條圍巾裏，垂伏在他的下陷的胸前，他的身體則裹在那件長大衣裏面，隨着暗輪的轉動在搖擺着。

(譯註一)一種深紅色的濃烈的葡萄酒。

(譯註二)即波士頓之哈佛大學，為美國有名的學府之一。

(譯註三) San Francisco 之簡稱，即三藩市，也就是國人所謂舊金山。

(譯註四) F. W. Nietzsche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 德國哲學家。

(譯註五) A. Schopenhauer (一七八八——一八六〇) 德國哲學家。

(譯註六) E. H. Haeckel (一八三四——一九一九) 德國生物學家。

(譯註七) 卽一八六八年。

(譯註八) 門峯者體重共分八級，此爲第四級，在輕體重與中等體重之間，在美國指在一四五磅以下者。

(註九) Mrs. Humphrey Ward (一八五一——一九一〇) 英國小說家。本身姓名  
爲 Mary Augusta Arnold

(譯註十) George Bernard Shaw (一八五六——一九五〇) 愛爾蘭產之英國戲劇家  
及批評家。

(譯註十一) 或指英國安那其主義先驅者 W. Godwin 之女，詩人雪萊之後妻。

(譯註十二) Henry James (一八四三——一九一六) 美國小說家，生於紐約，一九一五

(譯註十一) Brander Matthews 不詳。

(譯註十四) F. A. Bebel (一八四〇——一九一三) 德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譯註十五) D. G. Rossetti (一八二八——一八八二) 英國詩人兼畫家。其妹 Chr-  
istina Georgina (一八三〇——一八九四) 亦為詩人。

(譯註十六) 主張除根據事實外，別無假定其他原因或能力的必要的推理定律。

(譯註十七) G. Berkeley (一六八五——一七五三) 愛爾蘭主教及哲學家。

(譯註十八) C. W. Saleby (一八七八——) 英國優生學家。

(譯註十九) D. 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 蘇格蘭的哲學家及歷史家。

(譯註二十) I.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 英國哲學家。

### 第三十七章

翌晨，馬丁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違反布里森敦的勸告和命令。「太陽的恥辱，」他封了起來，郵寄給「衛城雜誌」去了。他相信，他能找到一個雜誌去刊登牠的，他覺得由於雜誌的承受，會把他推薦給那些印行書籍的書店。「蜉蝣」他也同樣的裝封起來，寄了給一個雜誌。不管布里森敦對於雜誌的偏見，（這顯然是他的一个癖性，）馬丁認定了那部偉大的詩篇應該刊印出來。然而，他也沒有立心不得對方的應允，就發表牠。他的計劃，是讓牠先給一個高級的雜誌接受下來，這麼武裝好了，然後再極力爭取布里森敦的同意。

那天早上，馬丁開始去寫一篇小說，那是他在好幾個星期之前已經寫好個梗概，而且從此以後，一直就拿牠的要被創造出來的固執的叫喚打擾着他的。這顯然將是一篇不尋常的海洋小說，一篇二十世紀的冒險與羅曼斯的故事，在現實的條件之下，在一個現實的世界中，處理着現實的人物的。但在故事的進行之下，也還有一點兒別的東西——一些為膚淺的讀者永遠不會發現的東西。而在另一方面，對於這

麼一個讀者無論如何也不會減少興味與快樂的。驅使着馬丁去寫牠的，正是這個而非僅僅那故事的本身。說到這種事情上面，經常都是偉大的一般題旨給他提示了情節，在找到了這麼一個題旨之後，他便盤算着時間與空間上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場所，由此並在此表出那一般的東西。「耽誤」是他給牠定下的題目，牠的字數，他相信，不會在六萬字以上——就他的輝煌的創造力說來，這原是一個不足道的數目。在這第一天當中，由於辭句的運用自如，他帶着自覺的高興把握住牠了。他用不着再去耽心那犀利的傷人的刀鋒，竟能失手傷害他的作品了。緊張的實踐與學習的悠長的歲月，已經得到了牠們的報酬。現在，他已經能夠讓自己以那有把握的手腕獻身於他在創作的事物的較大的方面；當他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的工作下去之際，好像從來未有過的一般，感覺到他用來捕捉生活及生活中的事物的那確實的，廣大無邊的把握了。「耽誤」將說出一個故事，這在牠的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件上將是真實的；但是，如他所深信，牠也將說出在所有的時間，所有的海洋，所有的生活上都將是真實的，偉大的，生動的東西來——感謝赫爾培特·斯賓塞呵，他這麼想了，離開檯子向後靠了一會兒，喚，感謝赫爾培特·斯賓塞放進他手裏去的，那條了解生活的鑰匙——進化論呵。

他清清楚楚，他在寫着的是偉大的作品。「牠是要得的！牠是要得的！」這是在他耳邊響着的疊句。牠當然是要得的。他終於找出雜誌等着要的東西來了。整個的故事，閃電似的出現了在他的眼前。他中斷了

寫作許久，去在他的記事冊上寫下一段來。這將是「耽誤」中最後的一段，但整個故事早已這麼透澈地在他的頭腦中構成了，所以他沒有寫到那結局之前好幾個星，他已經能夠寫出那結局的本身。雖然還未寫作出來，他卻拿那個故事跟別的海洋作家的作品比較一番，而且覺得牠是無可較量地超過了一切。「只有一個人能夠比得上牠，」他高聲地喃喃着，「他就是康拉德（譯註一）甚至他呀，也一定要叫他站起來，跟我握手，而且說：『寫得好，馬丁老弟。』」

他整天勞作，到最後的一刻間才記起他要到摩士家吃飯去。感謝布里森敦，他那套黑外衣已經贖了出來，他又有資格去參加宴會了。到得市裏，他中途下了車，跑了不少路往圖書館找沙利比的書去。他借到了「生命的循環」，在車上翻到諾爾頓提過的那篇論斯賓塞的論文了。當馬丁閱讀之際，他憤怒了起來。他的臉孔漲紅着，他的腮巴硬碰碰的，而不知不覺間，他的拳頭緊握了起來，放開了，又緊握起來，好像他正從新扼緊一個可惡的東西，從牠榨出生命來似的。當他離開了電車的時候，他像一個放開脚步走路的憤怒的人一般，沿着人行路大踏步的走去；而他按着摩士家的門鈴是這麼惡狠狠的，使得他竟也省悟起自己的情形來了，於是，他便變得心平氣和的，有趣的對自己微笑起來。然而不久，他就沈落於一個大大的失望之中了。他從他整天都給靈感的翅膀載着高飛的高空掉下來了。「布爾喬亞」啦，「市僧的洞穴」啦——布里森敦的屬性形容詞自己在他心裏重複說着。可是，那算什麼呢？他生氣地質問了。他娶的是露思，

不是她的家人。

他覺得，他從沒看見過露思有這麼美麗，這麼聖潔與飄渺欲仙，同時却又這麼康健。她的面頰上有著赫紅的顏色，她的眼睛一再攝引住他——那是他第一次就曾在牠裏面看出了不朽來的眼睛。他近來已經忘記什麼不朽了，他的耽於閱讀科學書籍的傾向，早已使他遠遠離開了它；然而在這兒，在露思的眼睛裏面，他看出了一個無言的，但却超過了一切言語的抗辯的抗辯。他看到它在她的眼睛裏面，在它之前，一切的辯論都遠逃了，因為他在那兒看到了愛情。在他自己的眼睛里面的，也是愛情；而愛情是不能答覆的。這就是他的熱情的信條。

在他們未去就席之前，他跟她在一起的那半個鐘頭，給了他最高的快樂，並使他對人生感到最高的滿足。但在席上，作為勞作一天的後果的那不可避免的反動和倦怠，總是糾纏着他。他曉得，他的眼睛是疲乏的，他是滿肚牢騷的。他記起了：正是在這一張檯子上，他現在對牠嘲笑並且這麼常常厭倦的檯子上，他曾經在他設想着是高級的文化與修養的氛圍的環境之中，第一次跟那些文明的人物聚餐。他瞥見了他自己那個可憐的樣子，在許久之前，一個自覺的野人，因為憂慮的痛苦而每一個毛孔都迸出汗珠，給食具的感人的繁瑣的細分弄得不知所措，為一個惡僕所磨難，極力想一跳就在這麼一個使人神迷目眩的上流社會中生活，而終於是自己決定了要坦白，別假裝着具有那實際上為自己所無的智識和風雅。

爲了得個安心，他瞟了露思一眼，正如一個旅客，因爲突然想到可怕的可能的沈船，便極力去尋出那救生圈時一個樣子。唔，從牠產生出來的——便是露思與愛情。其餘的一切，在經受書本的試煉時已經消失了。但露思與愛情却經受得起那個試煉；他爲他們找出了一個生物學的認可。愛情是生命的最崇高的表現。爲了愛這個目的，自然曾經忙於製作他，正如她曾經忙於製作一切正常的人們一樣。她已經花費去一萬個世紀——對了，十萬個百萬個世紀呀！——在這個工作上面，他便是她的力量所能造得出的最優良的產物。她安排好了愛情是他身上最强的本性，更由於她的賜與想像而增加了牠的力量至無數倍，於是，便把他送到茫茫人海中去激動，去融和，去配合了。他的手在檯底下摸着就在他身邊的她的手，一個熱烈的緊握被送了出來，並且給接受了。她瞧着他一瞬間，她的眼睛是發亮的，充滿了柔情。在滲透了他的那種激動之下，他的眼睛也這麼樣了；他不曉得，由於她從他的眼睛裏面看到的那種情形，已經多麼的使她的眼睛裏面也生出光輝和充滿柔情。

他隔着檯子的對面上菜的角落，在摩士先生的右手，正坐着布朗特推事，當地的高等法院的一位推事。馬丁已經會見過他好幾回了，總是不喜歡他。他跟露思的父親在談論着工會方面的事情，地方的現狀和社會主義，而摩士先生正在設法要把馬丁牽涉到最後那個話題上面來。終於，布朗特推事帶着仁慈的慈父般的憐憫，望過檯子這邊來了。馬丁竟自微笑了起來。

「你將來會擺脫開它的，年青人，」他撫慰般說道。「時間對於這種幼稚病是一服最好的良藥。」他轉向摩士先生了。「我不相信，討論在這樣的場合上是好事情。這要使病人固執起來的。」

「那是真的，」對方一本正經地同意了。「然而，有時說出了病人的情形來把病人提醒一下，却是好的。」

馬丁快活地笑了，但這是勉強做出來的。白天太悠長了，一天的努力太緊張了，他正深深地處在反作用的痛苦之中。

「無疑地，你們兩位都是了不起的大夫，」他說：「可是，如果你們肯垂聽一點兒病人的意見的話，那麼，讓他告訴你們：你們其實是蹩腳的診斷者。事實上，你們兩位都患着你們以為在我身上找出來的病症。就我而論，我是免疫的。在你們的血管里輕輕騷動着的社會主義哲學，已經從我身邊走了過去囉。」

「聰明哪，聰明哪，」推事喃喃着。「對於對方，真是好一個辯論的策略呀。」

「是你親口說的呀。」馬丁的眼睛在放射着光芒，但他却也節制住了自己。「你知道，推事呵，我已經聽過你的競選演說啦。由於某種單元的（譯註二）過程——所謂單元的，帶便說一句，是我愛用的字，牠沒有誰理解的——由於某種單元的過程，你說服你自己，叫自己相信競爭的理論和強者生存了，同時，你又極力贊成各種各樣的步驟，去把力量從强者移開。」

「我的年青人——」

「記好，我已經聽過你的競選演說啦，」馬丁警告着。「那是有了記錄的，你贊成州與州間貿易的調整，鐵路托辣斯與美孚火油公司的調整，森林的保護，和無數嚴格的，而其實不外是社會主義的辦法。——

「你是想對我說，你不相信調整這些形形色色的權力的濫用——？」

「這不是問題所在。我想對你說的，就是我並沒有受着社會主義細菌的侵害。我想對你說的，就是身受着那種細菌的使人衰弱的荼毒的，正是你們。至於我，我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頑強的敵人，正如我是你們那種雜種的民主主義的一個頑強的敵人一樣——你們的民主主義，不過是在一些經受不起字典的試煉的名辭的衣服遮掩之下的假社會主義罷了。

「我是一個叛逆者——是這麼澈底的一個叛逆者，以致我的立場，在你們這些生活在給社會組織披上面紗的謠言之中，眼光不足以透視過那面紗的人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你僞作相信強者生存和強者統治。而我却是真正相信的。這就是不同的地方。當我還年輕一點的時候——還年輕幾年的時候——我就相信了這個。你知道，你的觀念已經使我有了印象啦。然而商人們和實業家們却是最卑怯的統治者；他們在謀財求利的槽中營營終日，對不起，我便轉回貴族那方面去啦。我是這客廳中唯一一個個人主義者。我並不把國家看在眼里。我只看重那個強者，那個騎在馬背上的人，來把國家從牠本身的腐敗無用中

救起來。

「尼采是對的——我不想花費時間去告訴你們尼采是誰了。然而他是對的。世界屬於強者——屬於那同時也高超並不在那生意經的猪槽里打滾的強者。世界屬於那些真正高超的人們，屬於偉大的金髮自膚的動物，屬於那些不妥協者，屬於那些「做主的人」。他們將消滅你們，你們這些害怕社會主義，自以爲是個人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者。你們那種軟弱者的奴隸道德，將永遠救不了你們。噢，這全是聽不懂的話，我知道，我打算不再拿這些去煩擾你們了。在奧克蘭，個人主義者不到半打，然而馬丁·伊登却是他們中的一個。」

他表示他已結束了這一場論辯了，於是便向露思轉過臉去。

「我今天興奮極了，」他低聲說道。「我需要的只是愛情，不是談話。」

他忽略掉摩士先生了，後者在說道：

「我是不信服的。一切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奸宄之徒。這就是告訴他們的一句話。」

「我們將使你成爲一個健全的共和黨，」布朗特推事說。

「在那個時刻之前，騎在馬背上的人早來到啦，」馬丁愉快地回敬了一句，便又轉回到露思那方面去了。

但摩士先生是不滿足的。他不喜歡他這位未來女婿的懶惰，和他對於嚴肅的正派的工作的厭棄，因為他的觀念他並不重視，他的性情他也並不理解。於是，摩士先生便把談話轉到赫爾培特·斯賓塞身上去了。布朗特推事用力地支持着他，馬丁呢，他的耳朵一聽見初次提起那位哲學家的名字，便豎了起來，傾聽着那位推事發表一番反對斯賓塞的，鄭重的，滿意的，慷慨激昂的議論了。一次又一次的，摩士先生舉望馬丁，好像要說：「好啦，孩子，你嘗到味兒啦！」

「饒舌的笨蟲呵！」馬丁低聲沈吟道，便又繼續與露思及阿瑟談話去了。

可是悠長的白天工作，和昨晚在「真正的貧民窟」的經歷，都對他產生着影響；而且，還在他心里燃燒着的，便是當他在車上閱讀時使他生了氣的東西。

「怎麼一回事呀？」露思爲他壓制自己的努力所驚動，突然詢問了。

「沒有上帝，只有不可知，而赫爾培特·斯賓塞便是牠的預言者。」這時布朗特推事正在說着。

馬丁向他進攻了。

「一個廉價的判斷罷啦！」他沉靜地說着。「我第一次是在市政廳公園里，從一個本來應該清楚一點的工人口中聽到了牠。這之後，我常常聽到牠了，每一回，牠的裝腔作勢就叫我作嘔。你是應該自慚形穢的。聽到那位高超的偉大的名字從你嘴上說出，就像在污水池中發見一顆露珠。你是叫人討厭的。」

這像是晴天一個霹靂。布朗特推事帶着一副中風病者似的面容睜視着他，於是沉默統治着一切了。摩士先生是私自高興着的。他看得出，他的女兒是給嚇倒了。這正是他需要去做的——去把這個爲他所不高興的人的固有的粗暴性格，暴露出來。

露思的手，在檯下懇求什麼似的搜尋着馬丁的，但他的血液已經沸騰起來了。他給那種智力的自負，和那些佔着高位的人們的奸詐弄得動火了。還是一位高等法院的推事呢！不過是幾年之前，他就曾經從泥地里仰望過這些漂亮的空談家，而且把他們認作了天神。

布朗特推事自己回復過來，並且打算說下去了，便以一種馬丁也曉得是爲了尊重太太小姐們的假裝禮貌，向馬丁打個招呼。甚至這也增加了他的憤怒。難道世界上就沒有誠實了麼？

「你不配跟我討論斯賓塞，」他叫道。「你並不比他的國人更懂得他。可是，這也不是你的過錯，我承認。這只是時勢的可恥的無知的一面。今晚，在我到這里來的途中，我就碰見了一個例子。我在讀着沙利比論斯賓塞的一篇論文。你應該讀一讀牠。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讀懂的。你在任何一間書店都可以買到牠，也可以在公立圖書館借到牠。跟沙利比在這個問題上所收集的東西比較起來，你就會羞於自己對那位偉人的無知與辱罵的不夠啦。那是一個連你的恥辱也會恥笑到的恥辱的記錄。

「『那個半受過教育的哲學家，』他給一位學院派的哲學家這樣稱呼過，那位哲學家，是連弄髒他

所呼吸過的氣氛也不配的。我看，你怕沒有讀過十頁斯賓塞的書吧，然而也有過這樣的批評家們裝得比你要聰明些，他們闡詁斯賓塞不會比你更多，却從他全部的著作——從斯賓塞全部的著作中援引一個單獨的觀念，便公開地向他的信徒們挑戰。斯賓塞，那就是把他的天才的標記，印下了在科學的探究和現代思想上的人呀，那就是心理學之父呀，那就是使教授法革命化，今天法國農民的孩子給教着三「r」（譯註三）就是根據着他所設定的原理的呀。而那些小人蛆却叮咬着他的記憶，當他們靠他的觀念在技術上的實用，獲得他們的麵包與牛油的時候。他們的頭腦中那一點點有價值的東西，大部分是從他得來的。這是可以肯定的，要不是有過他在他們鸚鵡般學來的智識中大部分正確的東西，就不會有囉。

「然而，也還有像費爾賓士校長其人，牛津的——那是佔着比你的還高的地位的人物呢，布朗特推事呵——却說斯賓塞將作爲一位詩人與夢想家而非作爲一位思想家爲後人所棄置。他們那一夥全是狂吠者，饒舌專家啊！」「第一原理」在文學的力量上還不是完全缺乏的，」他們中有一位這樣說。他們中另一些人也說過，他與其說是一位獨創的思想家，毋甯說是一個勤懇的苦學者。狂吠者和饒舌專家們啊！狂吠者和饒舌專家們啊！」

馬丁在死一般的沈寂中突然停止了。露思家里的每個人，都是把布朗特推事當作一位有力的成功人物敬仰着的，他們對於馬丁的大爆發感到了恐怖。這一頓未吃完的飯，就像吃喪家飯一般過去了，布

朗特推事與摩士先生把他們的談話只局限於彼此之間，談話的下半部，竟完全成了斷斷續續的。於是，後來到了露思和馬丁獨自在一起的時候，也就了一場活劇了。

「你是叫人難以容忍的呵，」她哭着。

但他的憤怒仍然在冒烟，他不斷喃喃着：「畜生！畜生！」

當她斷言他已經侮辱了那位推事的時候，他反駁了：

「是由於說出他的真相來麼？」

「我不管這是不是真相，」她堅持着。「一定的禮貌是要的，你對誰都沒有隨便侮罵人家的特權。」

「那麼，布朗特推事從哪兒取得攻擊真理的特權呢？」馬丁問道。「不用說，攻擊真理較之侮辱一個像推事那般的小人物是一樁更嚴重的惡行。他做的事情壞得多了。他污辱了一位已經去世的高超的偉人的名字。呵，畜生啊！畜生啊！」

他的綜錯的憤怒又重新燃起來了，露思害怕着他。她從來沒有看過他這麼生氣，這在她的理解力說來完全是叫人迷惑的，不合理的。然而，在她的恐怖當中，却也貫串着一種魅力，那是曾經吸引過，而且還在吸引着她向住於他的——那是曾經驅使過她向他偎倚，而且，在那瘋狂的到達頂點的片刻間，讓她的手放在他的頸子上的。由於剛才發生過的事情，她是給傷了感情了，然而當他在不斷喃喃着「畜生啊！畜生

啊！」之際，她還是躺在他的懷中震顫着。而且，她依然是躺在那里，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我將不再來打擾你的食桌了，親愛的。他們不高興我，拿我的引起反感的到場去干擾他們，是不對的。再說，他們也一樣的惹起我的反感。呸！他們是叫人作嘔的呀！想想這個——我還憑我的天真夢想過，以為那些佔着高位，住着漂亮的房子，受過教育，有着存款的人物是很有價值的呢！」

(譯註一) J. Conrad (一八五七——一九二四) 僑居英國的波蘭小說家。以描寫海洋著稱。

(譯註二) 原文為 *henidical*，真義待查。

(譯註三) 卽讀，寫算三者。

## 第三十八章

「走吧！我們到地方支部去。」

由於半小時前的一次吐血——三天內的第二次吐血——弄得有氣無力的布里森敦這麼說。那杯終年不斷的威士忌在他的手上，他用震顫的手指拿着，把牠喝乾了。

「我有什麼必要，要去跟社會主義者們胡混呢？」馬丁問道。

「外面的人，可以作五分鐘的演說，」那個病人慚愧着，「站起來大說特說吧。告訴他們，為什麼你需要社會主義吧。告訴他們，你對於他們及他們的集團道德的想頭吧。把尼采扔進他們中間，白費心力的挨打一場好啦。吵一場架好啦。這對於他們會有好處的。討論是他們需要的事情，也是你需要的事情。你瞧，我倒想在我死掉之前，看到你改變一下呢。這將給你的生存以一個肯定。在那即將到來的失意的時辰當中，這是可以把您救起來的。」

「我永遠想不清楚，為什麼別人都不是，而你却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馬丁沈思着。「你是這麼厭惡

羣衆的呢。不用說，在老百姓當中，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將它介紹給你的愛美的靈魂的呀！」他用一隻手指責備的指着那杯威士忌，這那人又把牠斟滿了。「社會主義似乎救不了你了。」

「我病得很重，」這是回答。「至於你，那是不同的。你有的是健康，和許多值得活下去的東西。而且，你總有一天要受到生活的桎梏的。說到我的究竟，我告訴你吧。這是因為現在這個腐敗的、不合理的制度，是不能支持下去的；因為你那騎在馬背上的英雄的時代，已經成了過去。奴隸們是不會忍受牠的。他們是太多了，不論你願意與否，他們將在他跨坐好之前，就把這或有的騎者摔下馬來。你離不了他們，你將不能不接納全盤的奴隸道德。這不是一盤適口的菜式，我將承認。可是，牠既然釀造好了，你就一定要吞下牠。總之，由於你那些尼采的思想，你是屬於洪積期前的人物。過去的過去了，那個說歷史自身會重複的人，是一個說謊者。不用說，我不喜歡羣衆，可是一個可憐的人能怎麼樣？我們不能有那騎在馬背上的人物的，但無論論什麼東西，都比現在統治着的那懦怯的猪猡好。總之，我們走吧！現在，我是灌了個飽啦，如果我在這兒再坐些時，我就會喝醉的。大夫說的什麼話，你是知道的——管他媽的什麼大夫！我還要作弄他一下哪。」

這是星期日的晚上，他們發現那個小會場已擠滿人了。那個發言人，一個聰明的猶太人，贏得了馬丁的稱讚，而同時又惹起了他的敵意。那人的下顎而窄小的肩膀，萎縮的胸膛，宣布了他是那個擠擁的集團的真正的兒女；而給馬丁以強烈的感動的，則是那些衰弱無力的、不幸的奴隸們的長期的戰鬥。在馬丁看

來，這個萎縮的弱小者便是一個象徵。他是代表著整一羣衰弱無力的人們的一個表記，他們，在那多苦多難的生活環境中，遵循著生物學的法則滅亡下去了。他們是不適者。不管他們的巧妙的哲學和他們螞蟻一般合作的傾向，「自然」却否決了他們做一個例外者。在那從她的多產的手撒出來的芸芸衆生之中，她只選擇了那些最優者。正是由於這同一的方法，人們，模仿著她，養著賽跑的馬和種著胡瓜。無疑的，一個宇宙的創造者本來能夠想出一個較好的方法的；但這個特殊的宇宙中的造物，却一定要服從牠的特殊的方法。不用說，他們是可以一壁滅亡下去，一壁蠕動的，正如社會主義之蠕動，甚至正如在講壇上的演說者及那些冒着汗的人們在互相商量一個新的辦法，拿牠去減少生活的苦刑，和以巧計去戰勝這個宇宙而蠕動著一樣。

馬丁是這樣思索的，他也這樣說了，當布里森敦慫恿了他去給他們一頓教訓的時候，他服從了這個命令，向講壇走去了，而且照着規矩，先向主席打了個招呼。他以一種低沈的聲音開始了，而又躊躇踟蹰的，在把先前那猶太人說話時跑進了他腦中的思想，組成個次序。在這種集會中，五分鐘是分派給每一個發言人的時間；但當馬丁的五分鐘已經滿了的時候，他正好說了開去，他對於他們的主義的攻擊，就只說完了一半。他已經引起了他們的興味，聽衆堅請主席宣布延長馬丁的時間了。他們把他作為一個在智力上相匹的敵人來賞識，他們留心傾聽著，注意著每一個字。他帶著熱情和確信說著，在攻擊奴隸們和他們的

道德及戰略上並不含糊其辭，而且坦白地暗示着，他的聽衆就是說及的奴隸。他引用着斯賓塞和馬爾薩斯（譯註一）而且說出了發展上的生物學的法則。

「所以，」在一個匆匆的概述中，他作着結論了。「由奴隸類型做成的國家，是沒有一個可以支持下去的。舊的發展規律依然有效。在生存競爭中，如我所說明過，強者和強者的後裔勢將保存，而弱者——弱者的後裔則給打倒，並且勢將消滅。結果是強者和強者的後裔保存了，只要鬥爭一天繼續着，每一代的能力便有所增加。這就是發展。可是你們這些奴隸們——我承認做奴隸是太糟糕了——可是你們這些奴隸們，却夢想着有這麼一個社會，在那裏，發展的規律將被取消了；孱弱者和無能者不再滅亡；每一個無能者在一天吃許多次當中，要吃多少就有多少；每一個人都結婚並且生兒育女——弱者也正如強者一樣。結果將怎麼樣呢？每一個世代的能力和生命價值，就不再有所增加，而且相反的，牠將減少了。你們的奴隸哲學中，是有着一個內米西斯（譯註二）在的。你們的奴隸社會——奴隸所有，所治，所享的——必然要衰弱下來而且解體的，當組成牠的生活在衰弱下來而且解體的時候。

「記好，我在宣傳的是生物學，而不是感情用事的倫理學。沒有一個奴隸國家可以支持得下去的！」

「美國又怎麼樣呢？」聽衆中有一個人叫喊着了。

—

「牠又怎麼樣麼？」馬丁回覆着。「十三州推翻了他們的統治者，便成了這麼稱呼的一個共和國囉。奴隸們是他們自己的主人了。再沒有武力的主人了。然而，沒有某種主人，你們是過不下去的，於是，便產生了一夥新的主人——並非偉大的，強有力的，超羣出衆的人物，而是狡猾的，蜘蛛般的商人和放債者。他們又奴役着你們了，却並不是公開地，如那些真實的，超羣出衆的人們憑他們的右手的斤兩去幹，而只是偷偷摸摸地，靠蜘蛛般的機構，靠詐騙，籠絡，說謊去奴役。他們已經收買了你們的奴隸法官，他們已經敗壞了你們的奴隸議院，他們已經強迫你們的兒女奴隸去過比奴隸制度還要悲慘的恐怖生活。今天，正有着二百萬你們的兒女，在美國的商人寡頭政治之下做着苦工。像你們這樣的奴隸，有成千萬人沒有相當的房子可住，沒有相當的食物可喫。

「可是，還是說回來吧。我曾經說過：沒有一個奴隸社會能夠支持下去，因為依牠自身的本質，這樣的社會一定要取消了發展的規律的。任何一個奴隸社會，無一不在未組成之前便先腐敗起來。你們要說取消發展的規律，是容易的，然而，將來維持你們的能力的新的發展規律在哪兒呢？把牠做出來呀。牠已經形成了麼？那麼，把牠說出來呀。」

在一陣聲音的怒吼中，馬丁就座了，有成二十個人站了起來，吵着要取得發言的地位。於是一個跟着一個的，為叫喊的喝采所激勵，用着火一般的熱情和激動的姿態說着話，他們回答那個攻擊了。這是一個

狂亂的晚上——但牠是鬥智的狂亂，一個思想的戰爭。有些人是離題亂說的，但大多數的發言人都直接答覆了馬丁。他們用着在他覺得是新的思想體系動搖了他，給了他以見識——不是去考察新的生物學的法則，而只是去考察舊的法則的新的運用。

湊巧的，有一個青年記者正坐在聽衆當中，他是爲了那充滿消息的一天被派到那兒，而且深深感到哄動一時的新聞的迫切需要的。他不是一位聰明的新進記者，他只不過口嘴有點兒伶俐罷了。他是這麼愚蠢，太難於理解這一場辯論了。事實上，他已有了一個這麼可以安心的感覺，就是，他比這些工人階級的饒舌的瘋子是優越得多的。而且，他對於那些居着高位，指導着國家與報紙的政策的人們，也已有着一種非常的尊敬。再說，他還有了一个理想呢——這就是要成就一個能夠無中生有——甚至還是許多——的十全的記者的美德。

他不知道全部講話講的是什麼。這是不需要的。像革命這樣的字眼兒就給了他以線索了。像一個古生物學家，能夠從一片化石的骨頭重新構成一副完全的骨骼一樣，他也能夠從革命這個字重新造出一篇演講辭。當天晚上，他便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自從馬丁引起了那個最大的騷動以後，他就把一切都放到他嘴上去，並使他成爲那一場熱鬧的首領，把他的反動的個人主義，變成了最怕人的赤色的社會主義的言辭。那位青年記者是一位藝術家，他拿來加在個別的特寫上的筆觸，是巨大的——眼睛兒，暴頭。

變留長的人們，神經衰弱的退化型的人們，因激情而震顫的聲音，舉得高高的緊握的拳頭，和以一個賭咒，  
叫喊，憤怒的人們的喉音的囁嚅聲爲背景的一切。

(譯註一) T. R. Malthus (一七六六——一八三四) 英國經濟學家，以倡人口論著名。

(譯註二) Nemesis，主報應的女神。

### 第三十九章

在他的小房間裏，對着那壺咖啡，馬丁在讀着翌晨的報紙。發見自己給在第一張上做着大標題，這是一個新奇的經驗；而一知道他便是奧古蘭社會主義者的最著名的領袖，他吃驚起來了。他瀏覽過那位記者替他做成的激烈的演講辭，雖然開始他因為那個捏造而生氣，但臨末，他却一笑的便把那份報紙拋開了。

「那個人不是喝醉，便是立心不良的惡作劇了。」下午，當布里森敦來到了，軟綿綿地坐下，在那唯一一把椅子上的時候，他坐在床上這樣說。

「你管牠做什麼呢？」布里森敦問道。「不用說，你是不會要求那些讀報的布爾喬亞豬猡的嘉許的吧？」

馬丁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

「不；我的確不關心他們的嘉許的，一點兒也不。在另一方面呢，這倒很可能使我與露思的家庭的關

係，弄得有點兒棘手。她的父親常常力稱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一段糟心的新聞就會證實他的信念喲。並非我關心他的意見——那有什麼關係呢？我想給你唸唸我今天寫好的東西。這是『耽誤』當然啦，我不過只寫了一半。』

他在唸着，這時候，馬利亞推開了門，引着一位衣服麗都的青年進來了，他敏捷地周圍望了一下，在他的眼光沒有溜到馬丁身上去之前，先看到了角落裏的火油爐和廚房。

「坐吧，」布里森敦說。

馬丁讓那年青人在床上坐下來，便等着他宣布他的來意。

「兄弟聽過您昨晚的講演，伊登先生，兄弟是來訪問您的，」他開始說了。

布里森敦忍不住大笑起來了。

「一位社會主義同志麼？」那記者問道，匆匆望了布里森敦一望，好評定那個蒼白的，垂死的病人的顏色價值。

「是他寫了那篇特寫的，」馬丁低聲說了。「哼，他還不過是一個小把戲哪！」

「幹嗎你不揍他？」布里森敦問道。「如果能使我的肺好過來五分鐘，我出一千塊錢也願意啊！」

由於這個漫談到他，指責着他的談話，那位青年記者有點兒惶惑不安了。但他爲了他那篇關於社會

主義者集會的輝煌的描寫，是已經受到了褒獎的，而且又給派了來，跟馬丁·伊登，社會的一個有組織的威脅的領袖，作一次個人的訪問了。

「您不會拒絕給您拍個照吧，伊登先生？」他說。「兄弟已經帶來了一位敵社的攝影員在外面，您知道，他說，比較好的是趁太陽還沒下去，現在就給您拍去。那麼，過後我們就可以談談啦。」

「一位攝影員哇，」布里森敦沈思地說。「揍他，馬丁——揍他啊！」

「我看，我是暮氣起來了，」這是回答；「我知道，我應該幹他一下的，可是我確實提不起心情來。這好像沒有多大關係似的。」

「看他媽媽的面上，」布里森敦慫恿着。

「這是值得考慮考慮的，」馬丁回答了。「要我提起全副精神來，似乎很不值得。你知道，揍人一頓是費力氣的。再說，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對了——話就是這麼說的，」那毛頭小子煞有介事般宣稱了，雖然他早已開始不安地朝門口瞧着。

「然而那是不確實的，他所寫的每一個字，」馬丁說了下去，他的注意，是只局限於布里森敦方面的。  
「那不過是一篇普通的特寫，您是了解的，」那毛頭小子冒險說了；「再說，那是一個以廣宣傳的廣

告牠的意義本在這裏。這是對您有好處的。」

「那是一個以廣宣傳的廣告呀，馬丁老弟，」布里森敦莊重地複述了一遍。

「這是對我有好處的——試想想這個啊！」這是馬丁提出的話。

「我想看——哦，您出生在哪裏，伊登先生？」那毛頭小子詢問了，假意做出一種專心期待的神情。

「他沒有筆記下來呢，」布里森敦說。「他什麼都憑記憶。」

「這在兄弟就很可能了，」那毛頭小子極力不露出張惶的神色來。「沒有一個勝任的記者要找筆記的麻煩的。」

「那是很可以了……就昨晚來說。」但布里森敦不是一個不抵抗主義的信徒，他突然改變他的態度了。「馬丁，如果你不揍他，讓我自己來，那怕一會兒我就倒下來在地板上死掉。」

「打打屁股好不好？」馬丁問道。

布里森敦公斷地考慮了一下，點着他的頭。

下一剎那間，馬丁已坐在床邊，把那毛頭小子臉孔朝下的按下在他的膝上了。

「哪，別咬呀，」馬丁警告着，「否則我就得打你的臉啦。這太可憐了，是那麼漂亮的一張臉孔呢。」

他舉了起來的手拍下去了，以後就以迅速的持續的節奏，提起來又拍了下去。那小子掙扎着，咒罵着，

蠕動着，但却不敢咬去了。布里森敦一本正經地瞧着，雖然有一次他也激動起來，緊握住那瓶威士忌，懇求着：「喂，讓我來摑他一下。」

「糟糕，我的手累啦！」馬丁說，當他終於停止了的時候。「手麻得很。」

他讓那毛頭小子直立起來，並把他安置了在床上。

「爲了這個，我將叫人逮捕你，」他氣咻咻的說，孩子般痛恨的眼淚，正沿着他的赫紅的面頰流了下來。「爲了這，我將叫你吃苦頭的。你瞧着就是！」

「這小把戲！」馬丁說。「他不曉得，他已經開始走上墮落的路了。以他做了却不知道的那種方式，去造同類的謠，這不是誠實的，這不是正直的，這也不是大丈夫的所爲呀。」

「他是來我們這兒討個教訓的，」停了一會兒，布里森敦補上了一句。

「是的；來討我的教訓——我是給他誹謗過，傷害過的。現在，與我交易的雜貨商，無疑是不肯賒賬給我的了。最糟糕的是，這可憐的小子將這樣幹下去，直至墮落成一個第一流的新聞記者，同時，也是一個第一流的惡棍爲止。」

「然而還有機會呀，」布里森敦說。「你拿來救助他的那個客氣的方法有無效果，誰知道。幹嗎你不讓我來摑他一下呢？我真想也來一手呵。」

「我將叫人逮捕你們，你們兩個，你們這大——大——大兇手，」那迷失正道的人兒在抽咽着。

「不誠的嘴巴太伶俐，也太軟弱了。」馬丁悲涼地搖着他的頭。「我恐怕我是白弄麻我的手了。這小夥子是不會悔改的。結局，他將成爲一位極偉大，極成功的新聞記者。他沒有良心。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使他成爲偉人。」

這時候，那毛頭小子溜到門外了，一直到最後還是誠惶誠恐的，恐怕布里森敦會用他還在緊握着的酒瓶，從背後打他。

從翌晨的報紙上，馬丁曉得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但在他却覺得新奇的事情了。「我們是社會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他發現在一篇訪問記裏面，自己被這樣引述着。「不；我們不是安那其主義者而只是社會主義者。」當那位記者給他指出兩派之間似乎無甚差別的時候，馬丁就會聳聳肩膀，表示默認。他的臉給描寫成兩邊不對稱的，還有別的形形色色退化的標記被描寫了出來。特別顯著的是他的大盜般的兩手，和他的滿佈紅絲的眼睛裏的兇光。

他也曉得了：他每晚在市政廳公園裏對工人們講話，而且在那些煽動人心的安那其主義者和宣傳家當中，他獲得了最多的聽衆和作了最激烈的演說。那毛頭小子就他的可憐的小房間，牠的火油爐子，那唯一的椅子，和那一位跟他作伴，看來似乎在某個牢獄裏獨囚了二十年之後剛好釋放出來的，顏色像死

人般蒼白的流浪漢，描畫出一幅色彩鮮明的圖畫來了。

那毛頭小子是勤奮的。他到處奔走，偵查出馬丁的家庭歷史了，又獲得了一張歇金博沁找換店的照片，歇金博沁本人就站立在前門外。這位紳士，給描畫成一位聰敏的、體面的商人，他是忍受不了他內弟的社會主義的觀點的，他也不能容忍他的內弟——他給他概括為一個懶惰的飯桶，有了事情給他他也不做，而且還有可能到監獄去的赫爾曼·封·史密德，瑪利安的丈夫，也同樣的被訪問了。他曾經把馬丁叫做家庭裏的黑羊，已經與他斷絕來往了。「他想揩我的油，可是我已經妥當而敏捷的打消牠了。」封·史密德曾經這樣對記者說過。「他知道，還是不來這兒躲賴的好。一個不願作工的人不是好人，拿我做個榜樣看。」

這一回，馬丁真的生氣了。布里森敦把這事情當作一個開心的笑談看待，但他却安慰不了馬丁——他曉得，對露思解釋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到她的父親，他知道，他一定是由於發生了的事情而不勝快樂的，而且，他會盡量利用牠去取消那個婚約。他會利用牠到什麼程度，他不久就清清楚楚了。下午的郵班，送來了一封露思的信。馬丁抱着一個不幸的預感拆開了那封信，就站在他從郵差手上接到牠的門口讀着牠。當他讀下去之際，他的手便機械的地在他的口袋裏搜尋烟草和捲烟紙，像他往日的吸煙時代一般。他沒有省悟到，口袋裏是空空如也的，也不知道，他甚至曾經伸手去拿捲烟卷的東西。

那不是一封熱切的信，裏面並無生氣的跡象，但整個兒的口氣，從第一句到最後一句，都響着一種傷心和失意的調子。她曾經期望他學好。她曾經以為他克服了他的年少無知的野性，以為她對他的愛情，足以使他嚴肅地、體面地生活。現在，她的父母已經取了一個堅決的立場，命令這個婚約得解除了。他們這樣做是對的，所以她除了服從，也就別無他法。他們的關係永遠不會是一種幸福的關係。她一開始就已經是不幸的了。她在整封信中只吐露出了一個遺憾，這在馬丁是感到痛心的。「只要你能就個職位，努力給自己弄出點兒成績來啊！」她寫道。「然而這是不會的。你過去的生活是太粗野，太不規矩了。我也理解，你是無罪的。你只能按照你的本性和你早年的教養行動。所以我並不責備你，馬丁。請記着這個吧。這不過是一個錯誤。正如父親和母親所主張，我們是生定合不來的，而我們兩人都理應幸福，因為發覺這一點還不算太遲……要來看我是毫無用處的。」臨末，她這樣說。「就我們兩人，同時也就我母親來說，這不會是一個愉快的會面。事實如此，我覺得我已使她受了大的苦惱了。我今後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來補償這一點。」

他從頭到尾的細心地重讀了一遍，於是便坐下來作覆了。他把他在社會主義者集會上所說的話概述一番，指出無論在那一點上，牠跟報上硬放到他嘴上去的說話都是相反的。在這一封信中，直到最後為止，他還是一個虔誠的戀人，熱烈地乞求着愛情。「請回信吧，」他說，「在你的回信中，你只須告訴我一件事情。你愛不愛我？完了！」對於這唯一一個問題的答覆呢？」

但第二天却沒有回信，再過一天也沒有。「耽誤」原封不動的擱在案頭，每一天，抬底退回來的稿件却堆得更多一些。第一次，馬丁的安穩的睡眠為失眠所打擾了，他輾轉反側的度過了不安的長夜。他往摩士家訪問過三次，但都給應着鈴聲而來的僕人拒絕了。布里森敦在他的旅社裏臥病着，太衰弱了，不能受任何的刺激，雖然馬丁常常陪他在一起，他却沒有拿他的苦惱去打擾他。

因為馬丁的苦惱是很多的。那個毛頭小子的行為的後果，甚至比馬丁已經身受的還要大得多。那個葡萄牙雜貨商拒絕再賒賬給他了，而那個生果商，他是一個美國人，而且是以此自傲的。就曾經叫他做出賣祖國的叛徒，而且也拒絕再與他做買賣了——他的愛國心是引伸到這麼一個程度，以至於他竟把馬丁的欠賬一筆勾銷了，並且每當馬丁要付賬時就禁止他在鄰人們的談話中間，也反映出了這同樣的感情，對於馬丁的憎恨在增高着。誰也不願意跟一個相信社會主義的賣國賊來往了。可憐的馬利亞是疑惑的，嚇怕了的，但她還保持着一份忠誠。隣近的小孩子們，從他們對那會來探訪馬丁的華貴的馬車的敬畏中回復過來了，在安全的距離內，他們便叫他做「流浪漢」和「叫化子」。然而西爾華氏一夥子，却忠貞不貳地為他辯護，為他的名譽已打過不止一場的大仗，於是，打黑的眼睛和淌血的鼻子，便成了家常便飯般的事情，又添加了馬利亞的惶惑不安與煩惱。

有一次，馬丁在奧克蘭的街上碰到了革特魯德，曉得了他也早知只能如此的事情——伯納·歇金

博沁，因為他把家庭拖進了公開丟臉的境地；對他很氣憤，已經禁止他到家裏來了。

「幹嗎你不到別處去呢，馬丁？」革特魯德曾經懇求過。「走吧，到什麼地方去找個職業，便住下來吧。以後，到這些風波平靜了，你可以回來的。」

馬丁搖着頭，却沒有給與任何的解釋。他怎樣能說個明白呢？對於張開在他與他家人之間的，那個可怕的智識上的裂縫，他害怕起來了。他永遠不能跨過牠，對他們說明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立場，尼采派的立場的。在英語中沒有，在別的語言中也沒有充份的字眼兒，可以使他的態度和行為為他們所了解。他們對於正當行為的最高的概念，就他的場合來說，便是找個職業。那是他們最初的同時也是最後的一個字。牠構成了他們的整部觀念辭書。找個職業呵！去做工呵！可憐的，愚蠢的奴隸們！他這麼思索着，而他的姊姊則在說着話。世界屬於強者是無足為奇的。奴隸們給他們自己的奴性迷惑着了。在他們看來，一個職業便是他們在牠之前跪倒頂禮的黃金神像。

他又搖着頭，當革特魯德給他錢的時候，雖然他也知道，在當天之內，他又得往當店去走一遭了。

「現在別接近伯納，」她警告着他。「等到幾個月之後，當他息怒了，而你又想的話，你可以給他當一份趕車送貨的差事。你什麼時候需要我，便叫人通知我吧，我就會來的。別忘記呀！」

她哭聲可以聽到的哭着，走了；看見她的沈重的身體和笨拙的步態，他覺得一陣悲哀的痛楚穿過了。

他的心。當他目送着她走路之際，尼采主義者的大廈彷彿震動起來，搖搖欲倒了。抽象的奴隸階級是完全不壞的，但也並非全部令人滿意，當牠是作為他自己家里的事情來說的時候。而且，如果確有一個為強者所蹂躪的奴隸的話，那麼，這個奴隸便是他的姊姊革特魯德。對着這個矛盾的命題，他殘忍地露齒而笑了。他是一個漂亮的尼采主義者，却讓他的智識上的概念，為初發的迷途的感情或情緒所動搖——噯，為奴隸道德本身所動搖了，因為，他對於姊姊的憐憫就正是這個。真正的超羣出衆者，是超脫在憐憫與同情之上。憐憫與同情，是在奴隸住的地下室中產生的，而且，不外是成羣的可憐無告者與孱弱者的苦惱和血汗。

## 第四十章

「耽誤」還是繼續擱置在案頭。他寄了出去的一篇篇稿子，現在都堆在椅子底下。只有一篇稿子他還在寄來寄去，那就是布里森敦的「蟬蠅」。他的腳踏車和那一套黑色的外衣又當去了，出租打字機的人又吵着要租錢了。但這一類事情已不再叫他頭痛。他正在追求着一個新的目的，在沒有找到了之前，他的生活必然要靜止下來的。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他期待着的事情發生了。他在街上碰到了露思。一點不錯，她的哥哥諾爾曼伴着她走；而他們詐作看不見他，諾爾曼揮手示意要他走開，也是事實。

「要是你跟我妹妹找麻煩，那我就要叫捕頭啦！」諾爾曼威嚇着。「她不願跟你說話，你的固執是一個侮辱！」

「要是你硬要這樣，當然只好叫捕頭去啦，那麼好尊姓大名就要在報上登出來的囉！」馬丁惡狠狠地回答。「現在讓開路我走，要叫捕頭，就叫去吧。我要跟露思說話。」

「我要你親口回答我，」他對她說。

她面色蒼白，抖着，但她也強作鎮定，做出詢問的神情。

「回答我信里提出的問題，」他提醒她。

諾爾曼做了一個不耐煩的表示，但馬丁馬上白了他一眼，制止住他了。

她搖搖她的頭。

「這全出於你自己的自由意志麼？」他問道。

「是的。」她以低沉而堅決的口音，深思熟慮地說。「這出於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丟了我的臉，因此，我不好意思去見我的朋友了。他們都在談論着我，我知道。我能夠對你說的，就是這幾句話了。你弄得我很不快活，我希望永遠看不見你。」

「朋友流言報紙的瞎扯……這些勞什子總不會強過愛情吧？我只能相信，你從來就沒愛過我。」一陣潮紅，把她臉上的蒼白趕走了。

「在事過情遷之後，」她有氣無力地說。「馬丁，你不懂得你在說着什麼，我不是沒有地位的。」

「你看，她並不想跟你打交道呀，」諾爾曼衝口而出說了，便跟她動身要走。

馬丁站在一旁，讓他們走過去了，無意識地儘在搜索着口袋裏久已沒有的烟草和捲煙紙。

回去北奧克蘭是一段悠長的路，一直等到他走上了台階，回到他的房間裏，他才知道他已走了這麼長的路了。他發覺自己正在床邊，像一個剛醒過來的夢遊病者似的向周圍打量着。他看見「耽誤」擋在案頭，便拖上他那把椅子，並伸手去拿起他的筆來。他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凡事必求完成的脾氣。這裏是一件未完成的東西，牠，由於一件別的事情弄得沒有完成。現在，那一件別的事情已經完結了，他便要進行這一件工作，直到做完為止。接着他做些什麼，他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生涯中一個重大關頭已經到達了。一個時期已經度過，而他正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完成着牠。他並不對未來懷着好奇心。他會很快就發現牠為他保留着什麼東西的。不論牠是什麼，這都沒有關係。什麼都好像沒有關係了。

一連五天，他在寫着「耽誤」，什麼地方也不去，什麼人也不見，吃得很少。到第六天早上，郵差給他送來一封薄薄的，由「巴諦農」的編輯寄來的信。一眼看去，就知道「蜉蝣」已經被接受了。「我們會將此詩交加譯萊特·布魯斯先生審閱，」那位編輯繼續說道，「他既如此對牠讚賞，我們自當予以接受。為了表示發表此詩乃我們的快樂，我要奉告您的，就是我們已將牠編入八月號中，因為七月號早已編好。請向布里森敦先生代達我們的喜悅與感謝之意。並祈即交郵惠下他的玉照與傳記資料。如嫌我們的酬金菲薄，請即電告，並提出您以為合適的數目。」

由於他們給的稿費是三百五十元，馬丁以為不值得再去電報了。跟着，還有布里森敦的同意尚待取

得。呢，畢竟還是他想的對。這裏便是一位讀過牠便懂得這是真正的詩的雜誌編輯。而稿費也是優厚的，縱使這是一首不世出的詩篇。說到加諦萊特·布魯斯，馬丁知道他便是布里森敦對他的意見還有點兒尊重的一位批評家。

馬丁坐電車到市裏去，當他瞧着那些房屋和橫街在旁邊閃過去的時候，他想起沒有爲他的友人的成功，沒有爲自己的大勝利而感到更大的快樂，實在是一件憾事。一位美國的批評家已稱讚過這一首詩，而他自己以爲好作品不愁找不到雜誌發表的論點，也已經證實是對的了。但在他心裏，情熱已失去了牠的泉源，他之要見布里森敦，較之他要帶着這個好消息去還要着急。「巴謠農」的接受該稿，使他記起了在他專心寫作「耽誤」那五天當中，他既沒有得到過布里森敦的消息，甚至也沒有想起過他。第一次，馬丁覺察到他曾身陷其中的昏迷狀態，由於忘掉了他的朋友而感到羞恥。然而就是這種羞恥之感，也並沒有來得很利害。對於任何一種情緒，他都麻木了，除了要寫成「耽誤」的那種藝術的情緒。至於涉及別的事情，他依然陷入於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中。電車轔轔聲中這一切的生活，好像是遙遠的，非真實的，假如他經過的那座禮拜堂的宏偉的石砌尖樑，突然在他的頭頂上碎爲齋粉的話，恐怕他也不會怎麼注意，不會怎麼震驚起來的吧。

進了旅館，他趕忙上布里森敦的房間去，但又匆匆走了下來。那個房間並沒有人住，所有的行李都搬

走了。「布里森敦先生留下了什麼地址吧？」他詢問那位賬房，後者訝異地瞧着他一會兒。

「你沒有聽到了嗎？」

馬丁搖搖頭。

「什麼，報上已載滿了這新聞呀。發覺時，他已經死在牀上。自殺的。朝頸部開槍把自己打死了。」

「埋葬了沒有？」馬丁覺得他的聲音好像是另一個人的聲音，從遠方傳來的，當問着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檢驗過之後，屍體用船運回東部去了，他的親友請的律師在料理着後事。」

「他們辦事倒很快，我得說，」馬丁插口說。

「哦，我不知道。這是五天前發生的事情了。」

「五天前？」

「是的，五天前。」

「噢，」馬丁說，一壁轉身走了出去。

到街口轉角的地方，他踏進西方聯合公司去，發了一個電報給「巴諦農」社，通知他們進行刊印這首長詩。他口袋裏只有五分錢，是準備作回家車資用的，所以他便發了一個電到收費的電報。一回到房間

裏，他又開始他的寫作了。一天天一夜夜來了又去了，他還是坐在案前寫下去。他什麼地方也不去，除了上當店，什麼運動也不做。當他肚子餓了而還有點兒東西可煮時，他有條理地吃，而在沒有什麼東西好煮的時候，也還是一樣有條理地過下去。當故事發展下去，一章章地增加的時候，他發見一個增加牠的力量的機會了，雖然這需要多寫二萬字。這並不是由於有任何重大的需要，必須將事情做得好好的，這只是他的藝術的原則，逼着他要把牠寫得盡善盡美。他在沉迷的狀態中工作下去，奇妙地離開他週圍的世界，在他從前的生活的文學的飾物中，大有彷彿是一個相熟的鬼魂之感。他記起有誰說過，鬼魂就是一個死了的沒有感覺的人的精魂；他停下來想了一會兒，看看是不是他真的已經死去，對這一回事已無知覺。

「耽誤」完成的那一天來到了。出租打字機的店員爲要追回那副打字機來了，坐在床邊，而馬丁則坐在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打着最後一章的最後的一頁。他最後用大寫字母打上一個「完」字，對於他，這真的是完了。他懷着一種卸了重責的心情，眼看着那副打字機給帶出門去，於是便在床上躺了下來。他餓得發昏了。食物絕未沾唇已經有三十六小時，但他却沒有想到這上頭去。他仰臥着，閉上眼睛，壓根兒沒有思想什麼，同時昏迷或失去知覺的狀態則慢慢地增加，滲透於他的意識之中。在半昏狀態中，他開始大聲唸着一首無名氏的詩，這是布里森敦往日很喜歡對他引用的。馬利亞在門外不安地傾聽着，給他單調的吟哦弄得心煩意亂了。那些詩句本身在她並無多大意義，但他說着謠語這一事實，却是嚴重的。「我

「已厭倦」是那首詩的和唱句子。

我已厭倦——

彈弄那琵琶。

歌唱轉眼間便消亡，

當輕盈的陰影

動盪於紫草之間。

我已厭倦——

彈弄那琵琶。

我曾像大清早的畫眉

在帶露水的叢林中歌唱；

如今我沈默了。

我正像一隻乏了的紅雀，

喉嚨已唱不出歌聲；

我已過了我的歌唱時刻。

我已厭倦，

彈弄那琵琶。

馬利亞再也忍受不住了，趕忙去到灶前，裝滿了一湯碗的湯，用她的杓子從鍋子里刮出大部份的碎肉和青菜來，放進里面。馬丁自己起了床，坐起來，開始吃着，一邊吃一邊再三對馬利亞堅稱他睡覺時沒有說過什麼，他一點兒也沒有發燒。

她走了之後，他憂鬱地坐在床沿，肩膀低禪着，沒有神彩的眼睛，視而不見的向圓圍望了一會兒，到後來，一個拆破了的雜誌封套，才給他黯黑的頭腦放射進一道閃光；這雜誌是早上的郵班遞到的，還沒有打開的擺在那裏。「這是『巴諦農』吧，」他想——「八月號的『巴諦農』——一定登載着『蜉蝣』的了。只要布里森敦還能在這兒看一眼啊！」

他在翻着「巴諦農」的書頁，直至他突然停了下來。「蜉蝣」給巨大的標題和比亞茲萊（譯註一）風的圖案花邊裝飾着，在題目的一邊是布里森敦的照片，另一邊是英國大使約翰·瓦特爵士的照片。編輯的引言引述着約翰·瓦魯爵士所說的話：美國並沒有詩人；而「蜉蝣」的刊出，便是「巴諦農」的

回答：「這兒就是一位呵，約翰·瓦魯爵士！」加諾萊特·布魯斯給描寫成美國最偉大的批評家，引述着他的話，說「蜉蝣」是美國有詩以來最偉大的詩篇。最後編輯的引言以如下的說話結束：「我們還未能完全確定『蜉蝣』的價值；也許我們將永遠不能確定的吧。但我們嘗捧讀再三，每吃驚於牠的用字及其安排，布里森敦在何處能找到牠們，而他又如何能將牠們結合起來。」跟着便是詩的本文。

「你死去也未嘗不好，布里斯！」馬丁沉吟着，讓那本雜誌從兩膝間溜到地板上去了。

牠的下流和庸俗是叫人作嘔的，而馬丁冷淡置之，所以他也感不到十二分厭惡。他恨不得他能夠生氣，然而沒有生氣的氣力。他是太麻木了，他的血是凍結得太利害了，以致不能加強憎恨的迅速的高漲。然而，這到底有什麼要緊呢？這跟布里森敦所譴責的布爾喬亞社會的一切，是一個樣子。

「可憐的布里斯！」馬丁低聲說道，「他永遠也不會饒恕我的了。」

費了一番氣力，他拿到了一個會用來放打字用紙的盒子，把里面裝着的東西翻了一遍，拿出了十一首他的朋友所寫的詩來。他把這幾首詩打直打橫的撕碎，塞進字紙簍里去了。他沒精打彩地撕着，塞着，弄好了便坐在牀邊，茫然的瞧着前面。

他坐在那里坐了多久，他不知道，直至突然地在茫茫的幻象中，他看見了悠長的地平線上有一點白色的影子。這是很奇怪的。但當他注視着牠成為定形的時候，他看見這是一個珊瑚礁，在太平洋的滔天白

浪中冒着煙。其次，在巨浪起伏之間，他看出了一隻小小的獨木舟，裝有槳叉架的獨木舟。他看見船尾有一個褐色皮膚的小夥子，臀部圍着一塊紅布，在划着閃閃發亮的槳。他認識他。他是摩諦，會長塔諦最小的兒子。這是塔希提島（識註二）在那冒煙的珊瑚礁外面，就是派巴拉那可愛的地方，而會長的草屋則在河口的旁邊。是日暮的時候了，摩諦正打完了魚回家。他在等待着湧上來的一個浪頭，乘着牠越過了那個礁。跟着，他看見自己面向前邊的，像他往日常常這樣坐慣了那般，坐在獨木舟里，在划着槳，當那壁立的像土耳其玉一般碧綠的巨浪從後面湧起來的時候，等待着摩諦的一聲吆喝，便像瘋了一般的划着。後來，他不再是一個旁觀者了，他自己便在獨木舟裏面；摩諦大聲叫喊着；他們倆都在苦苦用力地打着槳，在飛一般的土耳其碧玉的峻峭的面上溜着。船頭下面，水發出噠噠聲，像從蒸汽管噴射出來的一般；空氣中充滿着衝擊出來的水花；一個猛衝，一陣轟轟聲和回聲悠長的吶喊，獨木舟便浮蕩在礁湖中平靜的水面上了。摩諦笑了，抹了一把眼睛里的鹹水，他們便一同向珊瑚堤上毛櫸樹叢邊划去，那里掩映在椰子樹叢中，塔諦的草屋由於夕陽的反照，正閃耀着金色的光輝。

這個景象消逝了，在他眼前展開的是他齷齪的房間里的雜亂無章。他極力想再看到塔希提也徒然了。他知道，樹叢中正起了一陣歌聲，少女們正在月光之下跳舞，但他却看不見她們。他能夠看到的只是零亂的寫字檯，曾經放過打字機的空虛的地方，和那一扇沒有洗抹過的玻璃窗。他呻吟一聲便閉上他的眼

晴，睡着了。

（譯註一）A•Feadsley（一八七二——一八九八）英國藝術家。他的黑白畫最有名。

（譯註二）Tahiti 在南太平洋，社會羣島中之最大者，屬法國。

## 第四十一章

他整夜酣睡着，沒有醒過，直至早班的郵差叫了他起來。馬丁覺得倦怠，沒有精神，無目的地在瀏覽着他的信件。一封薄薄的信，從一個強盜雜誌寄來的，裏面裝着一張二十二元的支票。他討牠已經討了一年半了。他冷淡地注目到牠的數額。往日接到一張出版公司的支票時那種驚喜，已經沒有了。不同於以前的支票，這一張並沒有帶來了不起的東西的預期。在他，這不過是一張二十二塊錢的支票，牠可以給他買點吃的東西——如此而已。

另一張支票，也從這一家郵班寄了來，那是紐約的一個週刊，爲了幾個月之前用了的一些幽默詩，付給他的。這是十塊錢的。一個想頭來到他腦際了，他安詳地考慮着牠。他不知道他將做些什麼事情，他也覺得用不着忙着去做任何的事情。但同時他却必須過活。而且，他也負了無數的債。把檯底那一大堆的稿子都貼上郵票，再打發牠們上路，這不會是一個有代價的投資麼？牠們中有一兩篇，也許會被接受的。那在生活上可以幫助他一下。他決定從事這個投資了，於是，當他在奧克蘭的銀行里把支票換了錢之後，他便買

了十塊錢的郵票。回到他的擠擁的小房間里燒頓早飯——這個想頭他覺得討厭了。第一次。他拒絕了去考慮他的債務。他知道，在他的房間里，他可以以一角五分或兩角錢的代價，弄成一頓實實在在的早飯的。但他却反而走進佛隆咖啡店裏，叫了一客兩塊錢的早餐。他給了那侍者二角五分的賞錢，花五角錢買了一包埃及紙煙。自從露思要他停止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吸煙呢。但現在，他可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他不該抽煙了，而且，他實在也需要抽煙。錢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五分錢，他本來就可以買到一包杜漢牌的煙草和一些捲煙紙，捲成四十支煙卷的——然而為什麼要這樣？現在，錢在他說來已沒有什麼意義了，除了牠可以立刻買到東西。他是沒有航海圖，沒有舵的，他也沒有什麼海港要駛去，但在漂流中至少也還是要生活的，而傷腦筋的就是生活。

日子一天天溜走了，他每晚經常睡八個鐘頭的覺。雖然現在，當他還在等待着更多的支票到來的時候，他在一角錢一頓的日本館子里吃，但他的消瘦的身體却豐滿了起來，他的下陷的面頰也飽滿了。他不再因短少睡眠，過勞，用功過度而自苦了。他什麼也不寫，書也從不打開。他常常散步，在外面的山間，也在靜寂的公園中閒蕩，消磨去悠長的時間。他沒有朋友或親戚，他也不去結識上個把。他完全沒有什麼志向。他在期待着某種也不知將從何處而來的衝擊，使他停頓了的生活又重新活動起來。這之間，他的生活依然是毫無計劃的，空虛的，懶散的，過了下去。

有一次他到三藩市走了一趟，去看看那真正的貧民窟。但到了最後的片刻間，當他踏上樓上的門口之際，他退縮了一轉身，便經過那人煙稠密的貧民區逃走了。他一想到會聽到哲學的討論，便害怕起來，於是，他偷偷地逃走了，爲了恐怕住在這真正的貧民窟的某一個人也許會偶然碰到，認出了他。

有時，他也涉獵一下那些雜誌和報紙，去看看「蜉蝣」怎樣的給虐待着牠。牠是一鳴驚人了，然而，這是怎麼樣的一種一鳴驚人啊！每一個人都讀過牠，每一個人都在討論着牠到底是不是一首詩。本地的報紙，已經開始拿牠來做文章了，每天都出現着一篇篇學者通人的批評文章，盡嘲笑之能事的社論，和讀者們寄來的嚴肅的信。海倫·黛拉·戴爾瑪（想由於喇叭和鑿鑿大鼓的大吹大打，而成爲美國最偉大的女詩人的）拒絕布里森敦在培加索斯（譯註一）上與她並坐，寫了無數的公開信去證明他不是詩人。「巴諦農」爲了牠曾經惹起的那一場騷動，在下一期便以自吹自打的姿態出現，嘲笑着約翰·瓦魯爵士，並以殘酷的市僧主義去利用布里森敦的死亡了。一個宣稱銷行五十萬份的日報，刊出了一首確出於海倫·黛拉·戴爾瑪的手筆的詩，在那裏面，她囁囁囁囁的嘲笑着布里森敦。她也甘冒惡名寫了另一首詩，在裏面把他戲擬一番。

馬丁常常慶幸於布里森敦的死掉。他曾經這麼憎恨無知的羣衆，而現在，他的最優良，最神聖的作品，却給披露於無知的羣衆之前了。每天，美的活體解剖在進行着。國內每一個白癡，都爭着隨便發表文章，讓

他們的萎縮的弱小的自我，漂浮在布里森敦的偉大的浪頭上面，以邀得公衆的一顧。一份日報說：「我們曾收到一位先生的來信，他於不久之前寫出一與此正相彷彿的詩篇，然而却更好。」另一份日報則以十二分嚴正的態度，譴責着海倫·黛拉·戴爾瑪不該寫出那首戲擬的詩，說：「無疑地，戴爾瑪小姐是出於一個嘲笑的動機寫出牠的，她絕沒有表示出一位大詩人對另一位大詩人——也許是最偉大的——所應有的尊敬。然而，不管戴爾瑪小姐是不是妬忌那位創造出『蜉蝣』的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戴爾瑪小姐像其他千千萬萬的人們一樣，也爲他的作品所吸引着了，也許有一天，她也將努力去寫出像他的一樣的詩篇。」

教士們開始攻擊「蜉蝣」了，有一位，他是很勇敢地同情牠的內容的，被當作異端開除了。這首偉大的詩，給全世界人士以娛樂。那些滑稽詩家和卡通作者，拿牠來大笑了一番，而在那些社會週刊的人物述評欄內，則也有着對牠信口雌黃的笑話，大致是說，查萊·法蘭遜會當作心腹話的告訴亞奇·曾寧士，說，「蜉蝣」里面的五行詩就足以使一個人去毆打一個殘廢者，而十行呢，就要使他沈河底去了。

馬丁沒有笑，他也沒有憤怒得咬牙切齒。對他所生的反響，便是一個大大的悲哀。在以愛情作爲頂點的他的整個世界的破滅中，雜誌界及可愛的讀者公衆的破滅，實在只是一個微小的破滅。布里森敦對於雜誌的判斷，是完全對的，他馬丁，爲了自己去發現牠，已經消磨了幾年艱苦的無效果的歲月。那些雜誌，正

是布里森敦所說的那樣的，而且更有甚焉。他是完啦，——他這樣自慰了。他曾經不量力的爬到天上，却落在一塊發瘟的沼地中間。塔希提——潔淨可愛的塔希提——越發常常的來在他眼前了。那兒便是低的保摩圖羣島（譯註二）和高的馬貴斯羣島（譯註三）。現在，他常常看到了自己坐在運貨帆船或不堅牢的小艇上，當黎明時分溜過巴不特的暗礁駛了出來，開始那條經過許多真珠礁湖，直到紐加·希華和泰奧赫灣去的悠長的航路。那里，他知道，塔馬梨將會殺一頭猪去歡迎他的光臨的，而塔馬梨的戴着花冠的女兒們，也將緊拉着他的兩手，載歌載笑的拿花朵裝飾到他的身上。南海在呼喚着，他知道，遲早他是要去響應那個呼喚的。

這之間，他閒蕩着，在智識的王國中做過長途的旅行之後而休養着。當「巴諦農」那一張三百五十元的支票寄到他那里的時候，他把牠轉交當地那個爲布里森敦的家人料理他的後事的律師。馬丁拿到了一張收到這張支票的收條，同時則爲了布里森敦給他的那一百元，寫了一張借據。

不久，馬丁停止在日本館子吃飯了。恰好在他放棄了那個戰鬥的當兒，運氣便好了過來。然而，牠轉變得也未免太遲了。一點兒激動也沒有，他拆開了一封從「千年雜誌」寄來的薄薄的信，熟視着那張代表三百塊錢的支票，知道牠就是爲了接受「冒險」而付的稿酬了。他所欠的全部的債務，包括高利貸的當店在內，合計還不到一百塊錢。當他付清了一切，向布里森敦的律師收回那張一百元的借據的時候，他還

有一百多塊錢在口袋里。他在服裝店定做了一套衣服，而且在市里最好的咖啡店裏吃飯了。他依然在馬利亞家那個小房間里睡覺，但看到他那一套新衣服，已經使鄰近的小孩們停止從木屋屋頂上或隔着屋後的籬笆叫他做「叫化子」和「流浪漢」了。

「威基·威基」他的描寫夏威夷的短篇小說，給「華倫月刊」以二百五十元買了去。「北方評論」買了他的論文，「美的搖籃」、「麥金托希雜誌」買了「看掌紋者」——他寫給瑪利安的那首詩。編輯們和讀者們，已經過完他們的暑假回來了，稿件給迅速地處理着。但馬丁却猜不出什麼古怪的想頭，竟使得他們興高彩烈，這樣大量接受兩年來所堅決拒絕過的東西。他的作品什麼也沒有發表過。在奧克蘭之外，他在什麼地方都絲毫沒有聲名；在奧克蘭呢，即使有幾個自以為是知道他的為人的人，但他却是以過激黨和社會主義者而出名的。所以，這次對於他的貨品的突然的接受，是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這完全是命運的變戲法。

在他給好一些雜誌拒絕了之後，他接受了布里森敦的與上一種辦法相反的意見，打發「太陽的恥辱」去走書店的路數了。在幾次碰壁之後，星谷脫利·丹萊公司接受了他，答應不加改削的刊印出來。當馬丁要求預付版稅的時候，他們回信說這不是他們的慣例，而且這種性質的書是難以賺錢的，他們懷疑他那本書是否銷得去一千本。馬丁計算着，就這個數量來說，那本書將使他獲得多少錢了。零售每本一元，

版稅百分之十五算，牠將可以給他弄來一百五十元。他決定，如果他要拿來重寫一遍的話，他將限制自己只寫小說了。「冒險」只得四分之一長，却給他從「千年雜誌」那兒弄來了兩倍的錢。他這麼久遠之前從報上讀到過的那一段話，畢竟是沒有錯。第一流的雜誌，是一接受就付錢的，而且他們付得優厚。不是兩分錢一個字，而是四分錢一個字，「千年雜誌」是這樣付給他的。而且，他們也是買好的貨色的，他們不是在買着他的麼？——想到這最後的一點，他露齒而笑了。

他給星谷脫利·丹萊公司寫了信去，提議以一百元賣掉「太陽的恥辱」的版權，但他們却不想去冒險。這時候，他並不需要錢，因為他後期的幾篇小說都已有人接受，而且稿費也付出了。事實上，他是在銀行裏開了戶存款的，他不僅一點兒債也沒有，而且還有了好幾百塊錢的存款。「耽誤」為若干個雜誌拒絕過之後，終於在美勒狄士·羅威爾公司里停留了下來。馬丁記起了革特魯德給他的那五塊錢，和他拿一百倍還她的約定；於是，他便寫信去要求預付五百元的版稅。使他吃了一驚，一張如數的支票，附着一份合同，由回來的郵班寄到了。他把那張支票兌了五元一枚的金幣，便打電話給革特魯德，說他想見見她。

她來到他家了，由於她剛才的趕着走路，正在喘不過氣來。預想着有什麼為難，她會把她所有的那幾塊錢都塞進了她的手袋裏；而她是這麼肯定什麼不幸已經掌握住她的弟弟，所以，她就是撞撞跌跌的往前衝，抽咽着，倒進他的懷中，同時却無言地把那手袋扔過去給他。

「我本來可以自己去走一趟的，」他說。「可是我不想跟歇金博沁先生吵鬧，而這個却是一定會發生的。」

「過一個時候，他會沒有什麼的了，」她對他保證着，一壁在猜想着她的弟弟碰到了的什麼災難。可是，你最好是首先找到個職業，安住下來。伯納是喜歡看到一個人體體面面做工的報上鬧的那樁事情，叫他生氣得很。我以前就從沒看見他這麼暴躁過。」

「我並不打算找個職業，」馬丁帶着微笑的說道。「你可以這樣替我告訴他。我不需要一個職業，這便是個證明。」

像一道發光的，叮噹作響的溪流，他那一百個金幣掃數倒在她的膝上了。

「你還記得，當我沒有車錢時你給我的那個五元金幣麼？唔，這兒就是還你的，還有九十九個年齡不同，但全是一樣大小的兄弟。」

如果革特魯德當她來到時會給驚嚇過，那麼現在，她就是處在一種害怕得狼狽異常之境了。她的害怕是這麼一個樣子，那就是一個實證。她毫不懷疑了。她恐怖地瞧着馬丁，她的笨重的四肢，在那道黃金的溪流之下畏縮起來了，就像這在灼傷着她一般。

「這是給你的呀，」他笑了。

她放聲哭起來了，開始在沈吟着，「我可憐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

他狐疑了一會兒。跟着，他猜出她的激動的原因了，於是便把那封與支票附在一起的美勒狄士·羅威爾公司的信遞過去給她。她胡亂看下去，再停下來去揩她的眼睛，當她讀完了時，說道：

「這是說，你是正正當當得來這些錢的麼？」

「比搖彩得來的還要正當得多。我這是賺來的。」

慢慢地，信心回到她身上來了，她仔細地把那封信重讀了一遍。關於使他獲得這筆錢的事項的性質，他要給她說明就費去不少的時間，至於要她明白這筆錢的確是她的，他並不需要牠，則花費去的時間還要長些。

「我將給你在銀行里存起來，」最後她說。

「你萬不要做這種事情。這是你的，你喜歡怎樣用就怎樣用；如果你不想要，那麼，我就拿去送給馬利亞吧。她會懂得怎麼去用的。然而，我倒想提議提議：僱個僕人，好好兒休息一下吧。」

「我就把這一切告訴伯納去，」當她臨走的時候，她宣稱着。  
馬丁愕然了一下，跟着却露齒而笑了。

「對了，告訴他吧，」他說。「跟着他也許就要請我吃飯了吧。」

僕。

「是的，他會的——我拿得穩他會的！」她熱中地叫着，當她一聲拉他過來，吻他，緊緊擁抱着他的時

(譯註一) 據希臘神話，爲詩神所乘的飛馬。

(譯註二) Paumotus 亦名低羣島，在塔希提東面，屬法國。

(譯註三) Marquesas 在塔希提東北面，亦屬法國。

## 第四十二章

有一天，馬丁終於感覺到自己是寂寞的了。他是健康的，強壯的，却沒有事情可做。寫作與閱讀的停止，布里森敦的去世，與露思的隔絕，在他的生活上做成了一个大的空洞；而他的生活，却拒絕給固定在咖啡店的好享受和抽埃及紙煙上面。不錯，南海正在呼喚着他，但他也有一個感想，就是覺得他在美國的戲還沒有演完。兩本書不久就要出版了，他還有不少也許可以出版的書。錢是可以由牠們得到的，他將等待一下，拿一大袋錢往南海去。他知道，在馬貴斯羣島有一個山谷和一個海灣，他可以用一千塊智利錢買過來。那山谷，是從那個蹄鐵形的，爲陸地所包圍的海灣，直伸延到叫人暈眩的雲封的山峯去的，面積也許就有一萬畝。牠裏面滿是熱帶的鮮菜，小野鷄，野豬，偶而有一羣野牛；而在高山中，則有成羣的，爲三五野狗所磨難的野山羊。那整塊兒地方是牛野的。沒有一個人住在那兒。他可以用一千塊智利錢，把牠和那海灣買過來。

那海灣，就他的記憶所及，是闊大的，水深得足以容納最大的船隻航駛，而且是這麼安穩可靠，以致南

太平洋管理局把他推薦爲週圍千數百哩內最好的船舶修理地。他將購買一艘帆船——一艘像那些遊艇式的，鑲銅的，像魔術家般行駛的傢伙——在那些島嶼間，做乾椰肉和真珠的生意。他將使那個山谷和那個海灣，做成他的大本營。他將建一間像塔謫那間似的莊嚴的草屋，使牠和山谷和帆船里，都滿是黑膚的僕役。他將在那兒招待泰奧赫島的經紀人，飄洋過海的商船船主，和南太平洋土人中所有的好傢伙。他將實行來者不拒，像一位王子一般款待客人。他將忘記掉他所讀過的書和那顯然是一個幻夢的世界。

爲了這一切，他必須在加利福尼亞待着，好裝滿一袋子的錢。牠早已開始流進來了。如果有一本書獲得成功的話，那就可以使他賣去那整一堆的稿子。他還可以把那些小說和詩歌編印成書，使那山谷啦，海灣啦，帆船啦，都將成爲實實在在的東西。他再也不會去寫作的了。在這一點上，他是決定了的。但這之間，當等待着書的出版的時候，他，除了在他已身陷其中的，那種毫無欲望的恍惚狀態中呆呆地過活之外，却必須做點兒別的事情。

一個星期日的早上，他注意到建築工友們的辟克匿克當天就在雪爾·芒德公園舉行，於是便往雪爾·芒德公園去了。在他的早年，他是這麼常常的參加了工人階級的辟克匿克，牠們是怎麼一回事，是清清楚楚的，所以，當他一走進公園里，他便經驗到往日的全部感情的復活了。總之，他們是他的同類，這些做工的人們呀。他出生在他們中間，長大在他們中間，雖然他有一個時期是走上岔路了，但又回到了他

們中間，倒也不錯。

「那不是馬特才怪！」他聽見有人這麼說；於是，下一剎那間，一隻懇切的手便攔在他的肩頭上了。「你這一向在哪兒？到海上去了？來喝一杯吧。」

他處身其間的是一羣老伙伴——時而有個親熱的招呼，時而有張生疏的面孔的一羣老伙伴。那些人並不是磚工，但是，正如在往日一樣，他們參加着一切星期日的辟克匿克，去跳舞，去打架，去尋歡作樂。馬丁跟他們一起喝酒，開始覺得又在真正的做人了。他想，他這一向離開他們真是個大傻瓜，於是，他十分肯定了，如果他一直跟他們在一起，拋開了那些書本和身居高位的人們，他那一份的快樂當會大得多的。然而，啤酒已不如往日那麼甘美了。牠已沒有牠慣常有的那種味兒了。布里森敦已經敗壞了他對發汽的啤酒的興趣——他最後這樣認定了，他也懷疑着，書本恐怕畢竟也已破壞了他跟這些少年遊伴的友情。他決定，他將不再這樣給破壞，於是，他便向張着天幕的跳舞場走過去。他在那兒碰到了詹美，那個鉛管裝置匠，跟一位高高的金髮女郎在一塊兒，她，馬上便拋開他向馬丁走了過來。

「娘的，又是往日那一套，」當馬丁跟那金髮女郎跳着華爾茲，迴轉而去之際，詹美對那一幫嘲笑他的人解說着。「我不吵架。看到他回來，我是太他媽的高興了。瞧瞧他跳的華爾茲呀，噠就像絲一般輕軟，誰肯罵一位姑娘呢？」

但馬丁把那金髮女郎給詹美送回來了，於是他們三個，加上半打別的朋友，便在那兒瞧着那一對對在迴旋着的舞侶，互相打笑着，戲謔着。每個人看見馬丁回來，都很高興。他的書還沒有出版過；他在他們的眼中，並沒有人工僞裝出來的價值。他們喜歡他是喜歡他本人。他覺得像是一位從流放中回來了的王子，他的寂寞的心，在牠所沐浴着的生機中開始發芽了。他瘋狂的過着這一天，盡量的玩個痛快。而且，他口袋裏有的是錢，正如往日他帶着薪金存摺從海上回來一樣，他將錢亂花着了。

在舞場上，他曾經看見麗枝·康諾利挽着一個青年工人的臂膀走過；後來，當他環繞全場去走一遭的時候，他碰見她在喝茶休息的桌邊坐着了。在驚喜與寒喧過後，他把她帶到花園里，在那兒，他們可以談話而不致受到音樂的吵鬧。從他對她說話的瞬間起，她就是他的了，這他知道。在她的眼神的謙遜中，在她的舉止驕傲的身子的每一個婉轉依人的動作中，在她密切留心他的談話的態度中，她把這一點表示了出來。她已不是他過去認識她時那年輕的少女了。現在，她是一位成熟的女人了。馬丁看出了她的野性的，傲慢的美，已經有了改進，全部失掉它的野性了，而傲慢與熱情，則似乎已經較有含蓄。「一位美人，一位十全的美人哪！」他以低沉的聲音，讚美地喃喃着。他知道她是他的，他需要做的只不過說一聲：「來吧！」那麼她就會跟他一起，隨他帶到天涯海角去的。

正是當這個想頭閃過他的腦里之際，他頭部的側面受到了猛力的一擊，這差不多就打倒了他。這是

一個人揮過來的拳頭，由於是從一個這麼氣憤的人發出，而且又打得這麼匆忙，以致這一拳竟打不中牠所描準的腮巴了。馬丁一壁搖搖欲跌，同時却回過身來，便看見了那來勢洶洶，向他揮擊過來的拳頭。那是當然的事，他閃避開了，那一拳毫無傷害地便飛過去了，使得揮拳的那人也隨之轉動過去。馬丁縮起了左手，緊跟着那一拳，便用着全身的重量向那個在轉動的人撞壓過去。那人側身跌在地上，但又跳起來，拚命地跑去了。馬丁看見了他那張因激動而扭歪的臉，猜疑着有些什麼原因，竟會使得那人生起這麼大的氣來。但當他正在猜想之際，他又來了一下左撞拳，緊跟着那一拳，便又用全身的重量撞壓了過去。原來那人又從後面來了，這一下，便又跪伏成一團的倒了在地上。詹美和其他的幫友，正向着他們跑過來。

馬丁完全愕然了。這便是往日那一套：復仇，跳舞，打架，尋歡取樂。當他用提防的眼光注視着他的敵人的時候，他瞟了麗枝一眼。當男人們吵架時，女孩子們通常是尖聲叫喊着的，但她却沒有尖聲叫喊起來。她屏息地瞧着，身子稍向前傾，她的注意是這麼深切，一手按着她的胸脯，她的面頰絢紅着，在她的眼里，則有一種大大驚奇的讚美之情。

那人站了起來，正盡力要掙脫那把捉着他的手。

「她是等着我回來的呀！」他向全體在場的人宣布着。「她是等着我回來的，於是，這個新來的漢子，就插手進來啦。放開我，我告訴你。看我收拾他去！」

「你這算什麼吃虧？」詹美問道，當他一壁幫忙把那個青年拉着的時候。「那漢子便是馬特·伊登。他對他的姑娘是漂亮的，我告訴你。如果你跟他過不去，他會生吞了你的。」

「他不能這樣子從我這兒把她偷去呀，」那人嚷着。

「他打垮過那個荷蘭老飛（譯註）的呢，你是知道他的呀，」詹美繼續勸告着。「他就是五個回合就贏了的，你連一分鐘也抵擋不住他，瞧着就是！」

這一個消息似乎有點緩和的作用，那個暴怒的青年，拿一種打量的眼光看待馬丁了。

「他不像有這本領哪，」他輕蔑地說；但這個輕蔑是沒有熱力的。

「這就是那個荷蘭老飛的想法，」詹美對他確說道。「走吧，現在這個拉倒好啦。別的姑娘們多着呢。走吧。」

那個小伙子，讓自己給領向張着天幕的會場去了，那一幫人跟隨着他。

「他是誰呀？」馬丁詢問麗枝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往日那麼熱切和持續的爭鬥的熱心，早已消失了，他發覺了他已慣於自我分析，太難以單人匹馬地去過原始的生活了。

麗枝搖着頭。

「噢，他簡直不算什麼！」她說。「他不過跟我來來往往就是。我不得不你知道，」片刻之後，她解釋着。  
「我有點兒寂寞呢。可是，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你。」她的聲音放低了，她直朝着前面望去。「我隨時都願意爲你扔下他的。」

馬丁，瞧着她避開去的臉，懂得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伸出他的手去拉住她，然而，他却陷入於沉思中——想着精美的，合文法的英語是否真有價值，於是，連去回答她也忘記了。

「這些你問他去吧，」她試探地說，笑了一笑。

「他也是一個暴躁的小伙子，」他大量地承認着。「如果他們沒有把他帶走的話，他恐怕早已使得我的兩手沒有空閒了吧。」

「那天晚上，我看見和你同行的那位女友是誰呢？」她突然問道。

「噢，不過一位女朋友就是，」這是答覆。

「這是許久之前的事情了，」她沉思地喃喃着。「這就好像過了一千年似的。」

但馬丁却不再談這種事情了。他把談話轉到別一方面去了。他們在酒館里吃午餐，在那兒，他叫了葡萄酒和價錢昂貴的點心。後來，他和她跳舞了，只和她一個人跳，直至她疲倦了爲止。他是一個跳舞能手，她和他在那快樂的天堂里旋來轉去，她的頭靠在他的肩，恨不得永遠這樣下去。後來到下午，他們蕩進樹林

中去了，在那裏，依照那良好的慣例，她坐了下來，而他則四肢張開的仰臥着，頭枕在她的膝上。他躺着，小睡起來了，而她則愛撫着他的頭髮，俯視着他的合上的眼睛，毫無保留地愛戀着他。驀地裏仰望起來，他從她臉上看到了溫柔的表情。她的眼瞼霎了幾下便垂下了，接着他們又張開，以一種溫柔的驕矜，直瞧進他的眼睛裏面。

「這幾年來，我是清清白白過着的，」她說，她的聲音是這麼低，差不多就像是耳語一般。

在他的心裏，他知道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實情。一個巨大的誘惑，在向他的心說項，使她幸福，這是他辦得到的。他可以娶了她，帶着她到馬肯斯島上的草屋居住去。要這麼幹的慾求是堅強的，但出於他的本性的那個不要這麼幹的命令，却還要強得多。不管他本人怎樣，他依然是忠實於愛情的。過去的放蕩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不能夠使牠回來，他也不能夠回到牠那裏去。他已經改變了——但怎樣改變了，他是一直到現在才曉得了的。

「我不是一個適宜於成家立室的人，麗枝，」他輕聲地說。

愛撫着他的頭髮的那一隻手，顯然是停頓了一下，但跟着又照樣輕輕抹着的繼續下去了。他注意到她的臉孔嚴峻起來，但他却是一種下了決心的嚴峻，因為柔和的顏色依然留在她的面頰上，她是整個兒容光煥發，充滿着柔情的。

「我意思並不是說——」她開始說，但又吞吐了起來。「或者說，總之，我是沒有關係的。我是沒有關係的！」她一再說着。「我以做着你的朋友為驕傲。我願意為你做任何的事情。我只能這樣，我看——

馬丁坐了起來。他握住了她的手。他是立心這樣做的，有的是溫情，但却欠缺熱烈；而這一種溫情却叫她沮喪了。

「我們別談這個了吧，」她說。

「你是一位偉大的，高貴的女人，」他說。「這是我，應該以認識你為驕傲。而我也真是這樣的！正是這樣的！你在我來說，是一個十分黑暗的世界中的一線光明，我得對你正直，正如你曾經保持着清白一樣。」

「我不管你是不是對我正直。你無論怎麼樣對我，都可以的。你可以把我扔在污泥裏，踏過我走路。而你是全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的人，」她添說道，起了一陣失禮的赧顏。「自從我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起，我就是不大看重自己的。」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才不的，」他溫柔地說。「你是這麼偉大，這麼大量，以致你也要我拿出同樣的大量來了。我不打算結婚，我也不想——唔，沒有愛情而結婚，雖然過去我已經做過不少這一類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今天到這裏來，而且會到了你。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了，我絕對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的。你聽到我說呵，麗枝！我說不出我是多麼喜歡你。我不僅只是喜歡你；我還讚美你，尊敬你呀。你是漂亮的，而且

也賢德。可是，說話有什麼用呢？然而，有一樁事情我也很想去做。你過的一直是艱難的生活——讓我使你過一下快活的生活吧。」（一種快樂的光輝湧進她的眼裏，後來又消失了。）「我頗有把握，不久就可以得到一筆錢——很多的錢。」

這時候，他放棄關於山谷與海灣草籬的大屋，和整潔的白色的帆船的想頭了。這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他可以走開，像他過去常常那麼幹的，在隨便一條船上當一名水手，到隨便的一個地方去。

「我很想把牠交給你。你一定需要點什麼的——進學校或補習學社去。你也許喜歡學習，成為一位速記員吧。我可以給你解決這個問題。也許你的父親和母親還在，那我也可以讓他們開一間雜貨店或什麼的。無論你需要什麼，儘管說出來好了，我總能夠給你辦到。」

她沒有作答，只是坐着，直瞧着前方，眼神黯淡，呆呆地動也不動，但喉嚨間哽咽的痛楚在馬丁也推想出是如此厲害，竟使他自己的喉嚨也作痛起來了。他後悔他說出了這些話來。他答應過送給她的東西——僅僅是錢——比較她送給他的東西來似乎是這麼俗氣呀。他送給她的是他捨之而無足痛惜的身外之物，而她却把她自己，帶着委屈，恥辱，罪過，和她一切聖潔的希望一起，交給了他。

「我們不談這個了吧，」她說，她的聲音中帶着個哽咽，她假意把牠變成咳嗽了。她站了起來。「走吧，讓我們回家去吧。我累極了。」

這一天是過完了，所有的尋歡作樂者差不多都星散了。但當馬丁和麗枝從樹叢中走出來的時候，他們發現那一幫人馬正在等待着他們。馬丁馬上便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風波正在掀動。那一幫人馬便是他的保鏢。他們走出了公園的大門，後面跟着三五成羣的另一幫人馬——麗枝的男朋友召集起來，為他的情人的失去而復仇的一班朋友。幾個特警和警長，預防着發生事端，正尾隨着設法制止，分別把兩幫人驅到往三藩市去的火車上。馬丁告訴了詹美，說他將在第十六街車站脫身，搭上往奧克蘭去的電車。麗枝很鎮靜，對於來到眼前的事變並不感到興味。火車駛進第十六街車站了，待在那兒的電車已經可以看見，車掌正在不耐煩地搖着銅鈴。

「就在那兒，」詹美吩咐着。「跑過去吧，我們會把他們擋回去的。現在跑呀！趕上牠呀！」

敵對的那一幫人，一時為這個調遣弄得狼狽起來了；跟着，他們便從火車上直衝下來追逐去。坐在電車上的，那些沈着的安靜的奧克蘭人，差不多沒有注意到那兩位趕着跑來，並在前頭外面找到了一個地盤的青年男女。他們並沒有把那兩口子和詹美聯想起來，他已經跳上扶梯，正向司機嚷着：

「趕快按電掣吧，老兄，開離這兒啊！」

下一瞬間，詹美便迴頭轉動着，乘客們也就看到了他拿他的拳頭，打在一個在奔跑着，正想走上車來的人的臉上。但陣勢有車廂那麼長的，許多拳頭也正打在許多人的臉上呢。就這樣，詹美和他的同夥，擁出

在長的較低的梯級上，迎擊着來進攻的那一幫人。電車大響了一陣鈴聲，開動了，於是，當詹美的一夥人退出了最後一個攻擊者的時候，他們也就跳了下來，去完成那一個工作。電車飛駛着，拋下爭鬥的紛亂在遙遠的後面了，而牠的目瞪口呆的乘客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坐在外面坐位的角落裏的那個沈默的青年和那一個漂亮的工女，便是這一場爭吵的起因。

馬丁，重新感到往日打架的那種激動，從這一場爭鬥得到了樂趣。但這種快感很快也就消失掉，他又為大大的哀愁壓抑着了。他覺得很衰老——比他昔日的那些不羈的，無牽無慮的青年伙伴老了幾百歲。牠已經走得很遠——太遠了，不能回來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過一個時候也曾經是他的，現在在他是索然無味的了。他對這一切失望了。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陌生人。正如發汽的啤酒的味兒已經是粗澀的一樣，他們的交情，在他看來也似乎粗澀的了。他遷移得太遠，成千成萬本打開的書，張開在他們與他之間。他已經放逐了自己。他已經走進了廣大的智識王國，直至他已再也不能回來。另一方面，他是有人性的，他的求友的合羣的需要，始終沒有滿足。他沒有找到了新的家。正如那一幫人不能了解他，正如他自己的家人不能了解他，正如布爾喬亞泥不能了解他一樣。這位坐在他身邊的，為他所異常尊敬的姑娘，也不能了解他，和他給與她的那種尊敬。當他想透了這一點的時候，他的哀愁並不是沒有痛苦的。

「跟他和解吧，」分手時，當他們在市場第六街附近的她所住的工人住屋的門前站着的時候，他勸

告麗枝了。他指的是當天他強佔去他的地位的那個青年。

「我辦不到……現在，」她說。

「哦，努力呀！」他愉快地說道。「你只消吹吹口哨，他就會跑來的啦。」

「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她率直地說。

他是知道她的意思要說什麼的。

當他正要說着再會之際，她朝他靠了過去。但她的偎倚却不是強求的，挑逗的，而是思慕的，謙卑的。他由衷地被感動了。他的大量的寬容生起來了。他伸手抱住她，吻着她了。他知道，壓在他的嘴唇上的，正是個男人所能接受到的最真誠的一吻。

「天啊！」她嗚咽着。「我是爲你去死也甘心的！我是爲你去死也甘心的！」

她突然讓自己掙脫開他，跑上台階去了。他覺得，自己的眼睛很快便潮濕了起來。

「馬丁·伊登呵，」他自語着，「你不是一個狠心人，你是一個他媽的可憐的尼采主義者。假如你能夠的話，你可以與她結婚，使她的顫動的心充滿着快樂的。然而現在你却不能，你却不能！這是一個糟透了的恥辱！」

「——那個可憐的老流浪人，解釋着他往日的可憐的創痛，——他記起了他的亨利，喃喃着。——「我以

爲，人生是一個大錯和一個恥辱。」牠是的——一個大錯和一個恥辱。」

(譯註) Flying Dutchman 原指一種魔船，或美國大西鐵路線上某種特別快車。但在這裏却像是當時一個有名的拳師。然或實有其人，抑僅出於詹美信口開河的瞎扯，則不得而知了。

## 第四十三章

「太陽的恥辱」在十月間出版了。當馬丁把那快遞包裹的繩子割斷的時候，從書店寄來的那半打贈送的書，便散開了在檯子上面。一種沈重的哀愁，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想到倘在幾個月前發生，他便會感到的那種狂喜，拿那種他應該感到的喜悅，與他目前的漠不關心的冷淡對照了起來。這是他的書，他的第一本書呢，他的脈搏一點兒也沒有猛跳，他有的却只是悲秋呀！現在，這在他是沒有多大意思的了。最多，也不過是可以弄來點錢，而他對錢就已經漠不關心。

他拿了一本走進廚房裏，把牠送給馬利亞了。

「我寫的呢，」爲了消除她的惶惑，他解釋着。「我就在這兒的房間裏寫成牠的，我看，你那好幾夸脫的菜羹，也跑進了牠裏面去啦。收下來吧。這是你的了。你知道，就作爲我的一個記念。」

他沒有吹牛，沒有大吹大擂。他的唯一的動機，便是叫她快樂一下，叫她以他爲驕傲，並證實她許久以來對他的信賴。她把那本書拿到前房，放下了在「聖經」上面。她的房客做出來的這一本書，是一件神聖

的東西，友情的女神。牠把他曾經做過洗衣工人的那個打擊減輕了，而且，雖然她不能理解牠的任何一行，她却知道牠的每一行都是偉大的。她是一個單純的，實際的，做苦工的女人，但她對於有大才幹者却是具有信仰的。

正如他冷漠地收到了「太陽的恥辱」一樣，他也冷漠地讀着每週從資料剪貼部寄來的關於牠的評論，這本書大獲成功，是顯然的了。這等於說錢袋裏將有更多的錢了，他可以安置好麗枝，履行了一切的許諾，而且還有充足的餘款去建築他的草籬的大廈。

第一版，星谷脫利·丹萊公司審慎地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但最初出現的評論，已使兩倍數目的第二版在排印中了；而當這第二版還沒有印出來之前，五千本的第三版又已經預約好。倫敦的一間出版公司，由海底電報提出了印行英國版的計劃，緊接在這個之後，便來了法文的、德文的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譯本，在進行中的消息。對梅特林派的攻擊，再沒有比這更為適合的時機了。一個激烈的論爭突然掀動了起來。沙利比和赫克爾都贊成而且為「太陽的恥辱」辯護，第一次發現他們自己在一個問題上站在相同的方面。克魯克斯（譯註一）和華萊士（譯註二）在相反的一方面佈起陣來，而奧利佛·洛治（譯註三）爵士則企圖形成一個與他的特殊的宇宙論相符合的折衷派。梅特林的信徒們，環集在神祕主義的旗幟的週圍了。關於這個題目，哲斯脫頓（譯註四）發表了好幾篇論證的，中立的文章，使全世界都在發

笑，整個事件，爭論與爭論者，由於伯納·蕭的雷霆萬鈞般的排炮，差不多都捲進這個決鬥場中了。不用說，這個戰場也擠滿了一些名氣較小的戰士的塵土，汗水和喧聲，多得怕人。

「這是一極驚人的事件，」星谷脫利·丹萊公司寫信給馬丁說道，「一冊批評的，哲學的書，風行竟如一本小說一般。您再也不能選到更好的論題了，而一切附加的因素亦都意外順利。我們或竟無需奉告您我們正充分利用着此一機會。四萬冊以上已在美國及加拿大售出，新的一版二萬冊，也在印刷中了。我們爲了供應需求，正極形忙碌。然而我們亦嘗盡力於做成此種需求。我們在廣告方面，已用去五千元。這一本書必能打破紀錄的。」

「茲附上預約下一部尊著的合同副本一份，這是我們冒昧寄奉的，到乞查收。您將樂於看到：我們已增加尊著版稅至百分之二十，這是高至爲一家持重的出版公司所憚於提出的。倘我們的條件尚合尊意，請在待填的空白處寫上大作書名。關於大作性質，我們不擬加以規定。關於任何題目的任何著作，都無不可。倘已有現成著作，則更佳。目前正是博取成功的時候。再也沒有更成熟的時機了。」

「一俟收到已簽字的合同，我們將樂於奉上預付版稅五千元。由此可見，我們對您是具有信心的，我們打算爲這一大作作孤注的一擲。我們尙欲奉商的，便是訂立一若干年——例如十年——的契約，在此期間之內，凡您所寫作的，我們均有出單行本的專有權利。詳情當即奉告。」

馬丁放下這一封信，用心算解答着一個問題，算出了用六萬去乘一角五分，結果便是九千元。他在這張新約上簽了字，在空白的地方填上了「快樂的烟雲」，便拿他在發現報章「掌篇小說」的公式之前，就已經寫就的二十篇「掌篇小說」附在一起，郵寄回去給那出版公司。於是，以美國郵務可能來回遞送的速度，星谷脫利·丹萊公司那張五千元的支票猝然來到了。

「我要你跟我進城走一趟馬利亞，今天下午兩點鐘左右，」支票寄到的那天早上，馬丁說。「或者，兩點鐘到大馬路第十四街路口會我，那就更好。我會找見你的。」

到了指定的時間，她去到那兒了；但關於那個祕密，她心里所能盤算着的唯一的線索，便是鞋子。當馬丁帶着她經過一間鞋店，走進一間地產公司去的時候，她顯然經受到一種失望的痛苦了。接着發生的事情，以後在她的記憶中一直就像是一個夢。斯文的先生們，當他們與馬丁及自己互相交談着的時候，和顏悅色地對她微笑着；副打字機滴滴答答地響着；名字簽在一張堂皇的文件上了；她的房東老板也在那兒，也簽上了他的名字了；當一切手續已經辦好，她走出到人行路上的時候，她的房東老板對她說道：「好啦，馬利亞，這個月你可不用付我那七塊半啦。」

馬利亞驚愕得話也說不出來了。

「下個月也不用了，再下一個月，再下一個月也不用了，」她的房東老板說。

她不相干地感謝他，好像這是一個恩惠似的。直至她回到了北奧克蘭的家里，跟她的隣人們談論過，給那個葡萄牙雜貨商考究過之後，她這才真的知道她便是這間她住了這麼長久，付租付了這麼長久的小房子的主人。

「幹嗎你不再跟我交易了呢？」當天傍晚，當馬丁從電車下來的時候，那個葡萄牙雜貨商踱了出來招呼他，這樣向他問道；於是，馬丁便解釋了一番，說他不再自己燒飯了，跟着也就走了進去，喝了一杯葡萄酒。他注意到，那便是那位雜貨商所藏的最好的葡萄酒呢。

「馬利亞呵，」晚上馬丁宣布了，「我就是要離開你啦。你自己不久也要離開這兒啦。到時，你就把房子出租，自己做個大房東吧。你不是有一個兄弟在聖·里安德羅或喜華士，做着牛奶生意嗎？我要求你，把你接來洗的東西都送回去，別洗了吧——懂麼？——別洗了，明天就到聖·里安德羅或喜華士去，總之是你的兄弟住着的地方去，去看看他。告訴他來看我，我將在美特羅波利大飯店住下來，奧克蘭那邊的。他看到了，他會分辨那是不是頂呱呱的牛奶農場的。」

這麼樣，馬利亞便成爲一個大房東，和一個牛奶農場的大老板了，她有兩個僱來的工人給她做事，一筆不斷增加的銀行存款，至於她那一大羣兒女有鞋子穿，有學堂進，那更是不在話下。很少人會碰見他們所夢想着的童話中的王子的，可是馬利亞，她，辛苦地做過工來，她的頭腦是硬砌砌的，她從來沒有夢想過

什麼童話中的王子，却招下了她的那個僞裝做洗衣工人的一個。

這之間，全世界已經開始發問了：「這個馬丁·伊登是誰呢？」他曾經拒絕提供任何傳記資料給他的出版者，但報紙却是拒絕不了的。奧克蘭就是他的故鄉，新聞記者們已經找到許多能夠供給情報的人。凡屬有關他的爲人，他的行動的一切，都爲了博取公衆的快樂而傳播開去，同時還附有照片——後者是從當地的一間照相館得來的，這間照相館曾經一度給馬丁拍過照，馬上便聲明版權所有，把牠拿到市場上去了。開頭，由於他對那些雜誌和布爾喬亞社會的憎惡是這麼厲害，馬丁是極力反對公開張揚的，但結果，因爲不加干涉倒更爲省力，他屈服了。他發覺了，自己對於那幾個不遠千里而來的特殊的作家，是不能拒絕不見的。而且，每天都是長長的有那許多個鐘頭，而他又不再從事寫作和讀書了，這許多個鐘頭，便總得設法度過；所以，他也就屈服於他認爲是怪想頭的東西，允許人家訪問了，發表他對於文藝與哲學的見解了，甚至連布爾喬亞氾的邀請，也接受了。他已安於一種出奇的安適的心境。他不再心煩意亂了。他寬恕了每一個人，甚至那個把他塗繪成赤色的青年記者，現在，他已允許他發出佔整面篇幅的談話，而且還附刊出特攝的照片了。

他有時也看見麗枝；這是顯然的，她因爲他的成名而引爲遺憾。這把他們之間的空間加闊了。她之答應他的勸告，進着夜班的補習學校，讓自己穿着那由索着嚇人的高價的有名的裁縫師做成的衣服，也許

就是爲了存着把牠弄窄的希望。一天天的，她顯然可見地改進了，以至於馬丁懷疑起他的作爲是不是對的，因爲他知道，所有她的順從和努力，都是爲了他的原故。她正力求把自己改變成一個在他看來是有價值——他似乎在看重的那一種價值——的人。然而，他却連希望也不給她，像兄弟般對待她，極少去看她。在他的成名的高潮當中，「耽誤」由美勒狄士·羅威爾公司拋到市場上了；由於是一本小說，從銷售的一點來看，牠甚至做成了一个比「太陽的恥辱」還要巨大的成功。一週復一週的，他的名望，由於有著兩本在銷售最多的書籍中佔着首位的書，造成未之前有的成績的名望了。這部小說，不僅吸引住愛好文藝的讀者，爲的是那些熱中地讀過「太陽的恥辱」的人，由於他用來處理這部作品的智識上的廣博的把握，也爲這一篇海洋故事所迷惑了。首先，他攻擊了神祕主義的文學，而且做得非常澈底；接着他又成功地補充了他曾經暴露過的文學，這樣證明了他自己便是集批評家與作家於一身的鳳毛麟角般的天才。

金錢向他傾瀉而來了，聲名向他傾瀉而來了；他像一顆彗星似的在文學的世界閃過，而對於他在做成的騷動，他只覺得好玩而不大感到興趣。有一樁事情困惑着他——假如牠知道，恐怕也要叫全世界困惑的一件小事情。但全世界也許只會對於他的困惑，而不是對於那點叫他覺得彷彿很巨大的小事情，表示了惶惑。布朗特推事請他吃飯了。這便是一樁小事情，或一樁小事情的開始，而不久就變成了大事情的。

他曾經侮辱過布朗特推事，厭惡地對他，而布朗特推事在街上碰見他，却請他吃飯去。馬丁自己想起了在摩士家會到布朗特推事，而布朗特推事並沒有請他吃飯的無數的場合了。為什麼那時他不請他吃飯呢？他自己詢問了起來。他並沒有改變過他還是那同樣的一個馬丁·伊登。什麼使得事情不同了呢？是由於他所寫就的東西，在書籍的形式裏面出現了這一事實麼？然而，這是既成的東西呀。這並不是他後來寫出的東西呀。這正是布朗特推事也分有一般的意見，嘲笑他的斯賓塞和他的智力時完成了的成績。所以，這不是爲了任何真正的價值，而只是爲了一種純然假想的價值，於是布朗特推事這才邀請他去吃飯的。

馬丁竊笑起來，接受了那個邀請，同時却驚奇於自己的安詳了。在席間，那里，除了他們的太太小姐們之外，還有半打身居高位的人們，那里，馬丁發現了自己正成了天之驕子，而布朗特推事在漢威爾推事熱烈的支持之下，私自慾看馬丁，說應該讓他的名字放進史蒂克斯的名單上去——史蒂克斯是一個選擇特別嚴格的俱樂部，牠的會員不僅是有錢的人們，而且還是有才學的人們。馬丁謝絕了，比以前也更加惶惑了。

他在忙於處置他那一大堆的原稿，他爲編輯們索稿的要求所淹沒了。現在早已發現，他是一位文體家，在他的風格之下有著內容的。「北方評論」在發表了「美的搖籃」之後，又向他兩索半打同類的論文——這也許早已從那堆原稿中掃數寄出了，要不是「布爾頓雜誌」以一種投機的方式，答應他

要五篇論文，每一篇付五百塊錢的話。他覆了信去，說他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每一篇論文要付一千元。他記得起，所有這些稿子，都是給這幾個現在吵着要求他們的雜誌拒絕過的。而且，他們的拒絕是冷酷的，自動機械般的，刻板式的。他們曾經叫他吃苦頭，現在他立心要叫他們喫喫苦頭了。「布爾頓雜誌」照他的價格要了五篇，剩下的四篇，則以同一的價錢，給「麥金托希月刊」搶了去，「北方評論」因為太窮，就趕不上人家了。就這樣，「神祕的高僧」，「神奇夢想者」，「自我的碼尺」，「幻想的哲學」，「上帝與泥巴」，「藝術與生物學」，「批評與試驗管」，「星星」，和「高利貸的威風」，便與世人相見了——掀起了一風暴，吵鬧，沈吟，一直要許多天才平息了下去。

編輯們寫信給他，請他提出他自己的條件，他提出了，但總是爲了他早已完成的舊作。他絕對拒絕拘束自己去寫新的作品。一想到再度動筆，便要叫他發瘋。他看見過布里森敦給無知的羣衆撕成了碎片，儘管事實上他爲羣衆所歡迎，但他總擺脫不開這個打擊，對羣衆也找不出任何的尊敬。他的風行一時的人望，彷彿是對布里森敦的一個侮辱和一個叛逆。這叫他畏縮起來了，然而他也下了決心幹下去，弄滿他的錢袋。

他收到編輯們寄來的信，大抵是像這樣的：「約在一年之前，我們十分不幸，竟拒絕了您的情詩集。我們那時候給牠們感印甚深，但某種早已實行的措置，却妨礙着我們去採用牠們。如果您仍保存牠們，而您

又賞臉把牠們惠下的話，我們將樂於照您自己所提出的條件，將牠們全部刊出。我們也準備以最優厚的報酬，把牠們集印成書。」

馬丁倒是想起他的用無韻詩寫成的悲劇，便把牠寄去了。他在付郵之前把牠讀了一遍，印象特別深的是牠的大學二年級生似的幼稚，和一般的乾燥乏味。但他却寄了牠，而牠也刊出來了，使那位編輯抱憾了一輩子。公衆氣憤了，而且懷疑起來了。從馬丁·伊登的高的水準，到這一篇煞有介事的胡說，這是一個太遠的距離了。這可以斷言，他是從沒有寫出過牠的，那個雜誌假冒牠是很笨拙的，或者是馬丁·伊登正與大仲馬（譯註五）媲美，在他的成功的高潮當中叫了人替他寫作。然而當他說明了，那個悲劇是他在文學上的幼年時代的早期作品，而那個雜誌偏以得到牠為快的時候，恥笑那個雜誌的心勞日拙的一場大笑，爆發起來了，隨之而來的便是編輯方針的改變。那個悲劇永遠沒有刊印成書，雖然馬丁已經袋下了那付了的預付版稅。

「柯爾曼週刊」花了差不多三百元，發了一個長電給馬丁，答應每一篇文章給他一千元，要二十篇。他可以漫遊遍整個美國，一切費用有人代出，而且他高興什麼題目就寫什麼。電文中間提到了一些假定的題目，為的是把他可以隨意選擇範圍的自由，指示給他知道。給他唯一的一個限制，便是只許他在美國旅行。馬丁打了「報到收費」的電報去，表示他不能接受及他的歉意。

「威基·威基」發表在「華倫月刊」上，是一個一蹴即達的成功。牠後來給印成了一本寬邊的裝訂漂亮的書，並且哄動了休假的市場，像野火般銷行着。批評家們全體一致地相信，牠可以取得與兩位大作家的兩本模範的名著，即「奶瓶小鬼」和「魔皮」並列的地位。

然而，公衆却相當躊躇地和冷淡地接待着「快樂的烟雲」。那些「掌篇小說」的大胆和恣放，對於布里喬亞的道德和偏見是一個打擊；但當整個巴黎對那立卽翻譯過去的譯本如醉如癡的時候，美國和英國的讀者們也就隨聲附和了，而購買去的是如此之多，於是馬丁便強迫保守的星谷脫利·丹萊公司，不折不扣的給他的第三本書付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稅，第四本則付百分之三十。這兩本書，包括了他所寫的全部的短篇小說，這是有些已經發表，有些則正要刊登或連載的。「鐘聲」及其他恐怖小說合成了；一集；另一集則收着「冒險」「鋸子」「生命的芳醇」「旋渦」「擠擁的街」及其他四篇。美勒狄士·羅威爾公司獲得了他的論文集，麥克斯米倫公司則弄到他的「海洋抒情曲」和「愛情連環曲」，後者在付了一筆濫索的價錢之後，正由「主婦之友」予以連載。

馬丁如釋重負般吐了一口大氣了，當他把最後的一篇稿子也安排好了的時候。草離的大廈和白色鑲銅的帆船，已經與他很接近了。唔無論如何，他總算打破了布里森敦以為任何好的作品都找不到雜誌發表的論斷。他自己的成功，顯示出布里森敦是看錯了。然而，他却也有點兒感覺到，布里森敦畢竟是對的。

「太陽的恥辱」較之他所寫的其他的作品，實在更是他的成功的原因。那完全是偶然的事情。牠會左也碰壁右也碰壁的爲許多雜誌所拒絕。「太陽的恥辱」的出版，開始了一場爭論，急轉直下的做成一個有利於他的大變動了。如果沒有「太陽的恥辱」，就不會有那個大變動，而如果沒有「太陽的恥辱」的銷行的奇蹟，也是不會有那個大變動的。星谷脫利·丹萊公司證實了那個奇蹟了。他們曾經印出初版的一千五百本，而且懷疑着牠能否銷去。他們是有經驗的出版家，對於後來的成功，再也沒有誰比他們更其感到驚愕的了，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奇蹟。他們永遠忘不了牠，他們寄給他的每一封信，都反映出他們對於這第一個神祕事件的敬畏。他們並不企圖去說明牠。關於牠，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牠發生了。在一切經驗豐富的人們面前，相反地，牠發生了。

正是這麼樣推理着，馬了懷疑他的成名是否確當了。買他的書，把他們的錢倒進他的錢袋裏面去的，是布爾喬亞氾，而由於他懂得布爾喬亞氾是這樣的少，他也弄不清楚他們怎麼能夠鑑賞或理解他所寫的東西。他的本質的美和力量，在那些對他喝采，買他的書的千千萬萬的人們來說，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是時代的流行物，是大鬧巴納索斯（譯註六）而衆神却在點頭的冒險家。千千萬萬人以粗鄙的誤解閱讀他和讚賞他，他們也正是帶着這同樣的粗鄙的誤解，縱身上前，去抓住布里森敦的「蜉蝣」，把牠撕成碎片的。這一羣對他搖尾乞憐而不是對他張牙舞爪的豺狼般的羣衆，搖尾乞憐或張牙舞爪，這全是一

個機會的問題。一件事情他是帶着絕對的確信知道的。「蜉蝣」比他所寫的任何一篇東西都要無限地偉大過牠。牠是一首將留傳許多個世紀的詩篇。那麼，無知的羣衆給他的頌辭，當然只是一個可哀的頌辭了，因為這同一的羣衆就曾經把「蜉蝣」滾進了污泥裏。他沉鬱地而又滿意地嘆了一口氣。他是高興的，因為最後的一篇稿子已經賣掉，他不久就可以把這一切做個結束了。

(譯註一) W. Crookes (一八三一——一九一九) 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

(譯註二) A. R. Wallace (一八二三——一九一三) 英國博物學家。

(譯註三) O. J. Lodge (一八五一—— ) 英國物理學家。

(譯註四) G. K. Chesterton (一八七四—— ) 英國批評家。

(譯註五) A. Dumas (一八〇一——一八七〇) 法國小說家。寫作甚多，有由他計劃，却

叫別人代筆的，故云。

(譯註六) 希臘中部的山名，為古代祭詩神的勝地。

## 第四十四章

摩士先生在美特羅波利大飯店的公事房碰到了馬丁。他是爲了別的事情，只是偶然走到那裏，還是爲了請他吃飯這個直接的目的，特意來到的呢，馬丁永遠決定不了，雖然他是偏向於第二個假定。總之，他是被摩士先生——露思的父親，曾經禁止他到家裏來，並取消了那個婚約的——請去吃飯了。

馬丁並不生氣。他甚至一點兒也不驕矜。他容忍着摩士先生，同時却想着，道着這麼一個謙恭的歉是什麼一種味兒。他沒有拒絕那個邀請。他倒是含含糊糊無可無不可的把牠推開了，却問候着他的家人，特別是摩士太太和露思。他毫不躊躇，自然而然地提起她的名字，雖然私自也吃驚於自己沒有內心的顫動，沒有往日那種脈搏的增加和熱血的上湧。

他接到許多請客的邀約，其中一些，他是接受了的。人們爲了要請他吃飯，便設法找人介紹自己給他。他一直爲這些將變成大事情的小事情惶惑着。伯納·歌金博沁請他吃飯了。他更加不勝惶惑了。他記起了他的挨餓忍餓的絕望的日子。那時候是誰也不請他吃飯的。那時才是他需要吃飯的時候，他因爲沒有

飯吃弄得衰弱而且發暈了，因為絕對的飢荒而失去體重了。這就是牠的矛盾的所在。當他需要吃飯的時候，沒有誰給他飯吃，現在，他能拿錢吃多少頓便多少頓而且已經失掉他的胃口了。請他吃飯的便左右逢源地叫他應接不暇了。然而，爲的什麼呢？這裏頭是沒有公道的，在他也沒有好處。他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一切他所寫成的作品甚至在那時也已經是做好了的東西。摩士先生夫婦會判定他是一個閒蕩漢和偷懶者，並且通過露思，慫恿他在一間事務所裏弄個書記的位置。而且，他們是曉得他的既成的東西的。他的一篇一篇的原稿，曾經由露思轉送給他們看去，他們讀過了牠們，使他的名字流傳在所有的報紙上的，正是這些同樣的作品，而把他們引來請他吃飯的，則是流傳在所有的報紙上的他的名字。

一樁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摩士們過去並沒有爲了他本人或他的作品而看重他，所以，現在他們也是不會爲了他本人或他的作品而邀請他的了。他們只是爲了那屬於他所有的聲名，只因爲他在人們中有了地位，而且——爲什麼不呢？——因爲他有了十多萬塊錢。這就是布爾喬亞社會評價一個人的方法，他怎麼能期望牠是另外一個樣子呢？但他却是驕傲的。他蔑視這麼一種評價。他要求從他的本身去評價他，或者是從他的工作，因爲這無論如何也是他本身的一個表現。這便是麗枝評價他的一種方法。工作，在她說來還沒有計算在內呢。她看重他，他本人。這也就是詹美那個裝鉛管的，和一切老伙計們評價他的方法，

在他跟他們一起混過的日子裏，這是常常給證明了的；而那個星期日在雪爾·蒙德公園的事情，也就證實了牠。他的工作是可以擋置不談的。他們所喜歡的，所樂於爲他打架的，只是馬特·伊登，幫裏的一員，一個還不錯的傢伙！

還有露思，她是爲了他的本人而喜歡他的——這是無可爭辯的事。然而，儘管她是這麼喜歡他，但她更高興布爾喬亞的評價標準。她反對他寫作，在他看來，主要的是爲了牠賺不到錢。那就是她對於他的「愛情連環曲」的批評。她也催促過他去找一個職業。不錯，她把他說得文雅一點：「位置」，但這意思是一樣的，而那一套舊的術語，是戳進了他的心裏去的。他曾經給她唸過他所寫成的一切——詩，小說，論文——「威基·威基」、「太陽的恥辱」，一切的東西。而她却經常地，一貫地催促他去找一個職業，去工作。天啊！好像他就沒有只因要配得起她，便工作着，掠劫着睡眠，消磨着生命似的！

這樣，小事情便變成大事情了。他是健康的，正常的，照常的吃，睡得很多，然而那在變化着的小事情，却正在成爲一個魔道。既成的作品，這個短語在糾纏着他的腦子。在歇金博沁找換店裏，他與伯納·歇金博沁，在一頓豐富的星期日午餐的席上對面坐着；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極力禁制自己不要嚷出來：

「這是既成的東西啊！現在你是請我吃飯了，那時呢，你讓我餓肚子，禁止我到你家裏，罵我，只因我不肯去找一個職業。而那些作品，却是早已做好的了——完全做好的了。現在，當我說話的時候，你把溜到嘴

湯而未說的說話截住，隨着我的口風轉變，無論我選些什麼來說，你都恭恭敬敬的傾聽我。我告訴你，你那一夥兒是腐化了的，充滿着騙子；你呢，代替了馬上大發脾氣，却支支吾吾的承認我所說的也很不錯。爲的什麼呢？因爲我是出名了，因爲我已經有了一筆錢了。而並不是因爲我是馬丁·伊登，一個還不錯的人，一個還未至於特別蠢笨的人呀！我可以告訴你，月亮是用未乾的乳酪餅做成的，你也會同意這個說法——至少，你也不會反駁牠的——因爲我已經有了錢，堆得山那麼高的錢。而這是許久之前，就早已弄好了的，這是既成的東西，我告訴你，是你把我當脚底下的糞土一般唾棄的時候，就做好了的。」

但馬丁却沒有嚷了出來。這個想頭咬着他的頭腦，一個不停息的折磨；而他則在微笑着，繼續容忍下去。當他越來越沈默之際，伯納·歇金博沁便爭取主動，高談闊論起來了。他本人便是一個成功，他是以此爲驕傲的。他是自方成功的。沒有誰幫過他忙。他沒有得過任何的恩惠。他已盡了作爲一個公民的責任，供養起一個大的家庭。而這兒便是歇金博沁找換店，他自己的辛勤與本領的紀念碑。他愛歇金博沁找換店，正如一些男人愛他們的太太一樣。他對馬丁開誠佈公了，拿他對這間店子的關心和給牠做成了的大計劃，給他看個明白。他已經有了擴充牠的計劃，野心的計劃。隣人們都迅速地發達起來了。這店子實在是太小了。假如他有多一點錢的話，他就可以增辦勞工貯蓄和儲金的改進事業。然而，他還是辦得到的。他正在殫精竭力，希望有一天能買下毗連着的那一塊地，再建一幢兩層的樓房。樓上他可以出租，兩幢房子的樓下

全部，就用來開歇金博沁找換店。當他說到那塊新的招牌，將一目了然的跨過兩幢房子掛着的時候，他的眼睛閃閃發亮了。

馬丁忘記去聽他了。「既成作品」在他頭腦中的和唱，把那個人的囁嚅淹沒去了。這個和唱使他發狂，他盡力去擺脫開牠。

「你說，這要花多少錢呢？」他突然問道。

他的姊夫，在詳述隣人們做生意的機會的中間，中斷下來了。他沒有說過這要花多少錢。但他是知道的。牠已經計算過許多回了。

「就時下木料的價錢來說，」他說，「四千塊錢就成了。」

「包括那個招牌在內麼？」

「我沒有計劃到這個。牠反正一定要用到的。從前房子就在那兒。」

「地皮呢？」

「三千塊多。」

他身向前傾，興奮地舐着他的嘴唇，伸開又合上他的手指，同時，他一壁在注視着馬丁寫着一張支票。當牠被遞過去給他的時候，他瞟了那數額一眼——七千塊錢。

「我——我不能付百分之六以上，」他嗁聲地說。

馬丁想笑了，但又改口問道：

「那將是多少呢？」

「讓我算算。百分之六——六七——四百二十元。」

「那就是三十五塊錢一個月，不是麼？」

歇金博沁點點頭。

「那麼，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們就這麼辦吧。」馬丁望着革特魯德。「你可以把本金作爲已有，如果你肯拿那每月的三十多塊錢，用在燒飯，洗衣，洗擦地板上頭的話。要是你肯保證革特魯德不再做苦工，那七千塊錢便是你的了。這不合算麼？」

歇金博沁先生進退兩難了。他的老婆不再去做家事這一點，在他的吝嗇的靈魂說來便是一個冒犯。這一份可觀的禮物，正是一顆藥丸，苦的藥丸的糖衣。他的老婆竟不用做工呀！這叫他啞口無言了。

「好啦，那麼，」馬丁說。「那麼就由我每月付三十五塊錢吧，而——」

他伸手過檯子那邊去拿那張支票，但伯納·歇金博沁却先一步攏在手中了，嚷着：

「我答應啦！我答應啦！」

當馬丁上了電車的時候，他是十分厭倦了。他仰望着那塊固執的招牌。

「那猪猡！」他沈吟着。「那猪猡！那猪猡啊！」

當「麥金托希雜誌」發表了「看掌紋者」用貝迭埃爾(Berthier)的圖案，和兩幅文恩(Menn)的畫裝飾着牠的時候，赫爾曼·封·史密德忘記他曾經稱這首詩為淫穢的了。他宣稱他的女人曾給與這首詩以靈感，立心把這個消息傳到新聞記者的耳邊去，於是便接見一位由攝影師和藝術幹事各一人隨伴而來的報社的撰述員了。結果便是星期附刊上整一面的篇幅，充滿着照片，和把瑪利安理想化的圖畫，許多關於馬丁·伊登的親暱的瑣事，又從「麥金托希雜誌」取得轉載的許可，用大號字把「看掌紋者」的原文全部登了出來。這在左隣右里之間引起了一個大大的騷動，那些賢妻良母們，都以得與那個大作家的姊妹相結識為榮，而那些還未結識的，則正忙着去找尋機會。赫爾曼·封·史密德，在他那間小小修理店里笑口吟吟了，決定去定一副新的車床了。「比登廣告好得多啦！」他對瑪利安說，「這一個錢也不用花呀！」

「我們最好請他來吃一頓飯，」她提議道。

於是，馬丁便來吃飯了，讓自己和沿地與一個肥胖的蘿蔔肉商及他的更肥的太太相處——他們是重要的人物，對於一個像赫爾曼·封·史密德那樣在發跡起來的年青人，似乎是頗有用處的。然而，較之

誘引他的內弟，他已經不止一次的放下誘引他們到家里來的食餉了。席上的一位吞了這同樣的食餉的是亞薩腳踏車公司太平洋沿岸分銷處的總經理。他是封·史密德正要討好和乞情的，爲的是可以由他得到在奧克蘭推銷腳踏車的代銷權。這樣，赫爾曼·封·史密德便發覺到馬丁作爲內弟是一筆不錯的資本了，但在他的内心深處，却不能理解這一切好處到底在哪里。當夜靜睡不着，而他的太太已經熟睡了的時候，他亂翻了一遍馬丁的書和詩歌，認定了購讀牠們的世人都是些大傻瓜。

而在他的内心深處，馬丁是太懂得當前的情形了，他向後靠着，痛視着封·史密德的頭，在幻想中，差不多要把牠扭脫了，一拳又一拳的正好打中要害——這個笑臉的荷蘭佬呀！然而，有一點他是喜歡他的。他光景不好，他還未發達起來，但他總算僱了一個僕人，去代替瑪利安做了那些粗工。馬丁跟那位亞薩分館處的總經理談過話，到吃飯之後，把他跟赫爾曼拉了在一起，在財政上，幫忙赫爾曼在奧克蘭開一間最好的腳踏車兼裝配零件的店子。他說了下去，在一次與赫爾曼談的私話中，叫他眼光放遠一點，去開一間汽車行，因爲沒有什麼理由他一定不能順遂地進行兩種業務的。

她的眼里含着淚，她的兩臂圍着他的頸子，瑪利安，當分手的時候，對馬丁說她是多麼愛他，而且一直就是愛着他的了。這是真的，在她的聲辯的中途，有了一個顯然可見的猶豫，那是她用更多的眼淚吻和不連貫的飾辭掩飾過去，而馬丁則推測爲由於有一個時候她不相信他，堅持着要他找一個職業，於是現在

就來請求他原諒的。

「他不會留得住他的錢的，這是無疑的了，」赫爾曼·封·史密德對他的太太說着心腹話。「當我說到利息的時候，他大大生氣啦，他說，本金也隨牠去吧，如果我再提起的話，他就把我這個荷蘭頭扭掉！是他的——我的荷蘭頭呀！但他還不錯，即使他不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給我一個機會啦，他還不錯。」

請吃飯的請帖儘向馬丁身上堆，牠們越來得多，他就越發惶惑。他作為一位嘉賓，坐在波希米亞俱樂部的宴會席上了，同席的，盡是些他一輩子聽見，說到，和讀到的名流；當他們告訴他如何從「橫斷大陸」上讀到「鐘聲」，從「大黃蜂」上讀到「仙女與真珠」之際，他們馬上推舉他為一位成功者。「天啊，那時我正在飢寒交迫着呀！」他自思自想着。「幹嗎你們那時不請我吃一頓飯呢？那時候才正合時。這是既成的作品。如果你們現在爲了既成的作品請我吃飯，那麼，爲什麼你們那時，當我正需要牠的時候，不請我吃呢？」鐘聲裏面一個字也沒有改過，「仙女與真珠」也沒有。不，你們現在並非爲了既成的作品而招待我。你們請我吃飯，是因爲每一個人都在請我吃飯，因爲請我吃飯是一種光榮。你們現在請我吃飯，是因爲你們原來是無情的畜牲，因爲你們是無知羣衆的一部份，因爲目前羣衆心理中一個盲目的，靈機一動的想頭，正是要請我吃飯。馬丁·伊登和馬丁·伊登做成了作品的好處，到底在哪兒呢？」他傷心地詢問

自己了；於是，便聰明地而又機智地站了起來，去響應一個聰明而又機智的舉杯的祝福。

事情就是這樣下去了。無論他去到什麼地方——到激萊士俱樂部也好，到斯奎伊亞俱樂部也好，出席茶會和文藝界集會也好——總是重新提起了發表當時的「鐘聲」和「仙女與真珠」也總是有著馬丁的憤激和未說出來的質問：「為什麼你們那時不請我吃飯呢？這是既成的作品。『鐘聲』和『仙女與真珠』半個字也沒有更改過。牠們是藝術的，有價值的，當時也正如現在一樣。然而，你們並非爲了牠們請我吃飯的，也並非爲了我所寫的任何一篇東西。你們在招待我，是因爲現在招待我正是時髦的事情，因爲全體羣衆都爲了招待馬丁·伊登這一個觀念瘋狂起來。」

在這些時候，他常常會突然看見一個小流氓，穿着闊大的外衣，戴着期特遜式的闊邊帽子，踉踉蹌蹌的走進人羣中來。這是某天下午，當他在奧克蘭的愛倍爾協會時發生的事情。當他從座上站起，向講壇走過去之際，他看見了那穿着闊大的外衣，戴着硬邊帽子的小流氓，正走過那個大會場後頭的大門。因爲馬丁的注視是這麼專心和固定，五百位濃裝盛服的閨秀都轉過她們的頭，去看他在看着的東西了。但她們看見的，只是中間那條空空的通路。他看見那小黑棍沿着通路，搖搖擺擺的走來，他急想知道，他是不是會把他從未見他除去過的那頂硬邊帽脫除去。他直沿着那通路走來，走到講壇上了。馬丁也許真也會爲他自己這個少年時代的影子同聲一哭的，當他想到了橫在他面前的一切的時候。他蹣跚地走過講壇，直向

馬丁走開，消失在馬丁的意識界的前景中了。那五百位閨秀用穿上手套的手，輕輕地鼓着掌，企圖鼓勵那個做着她們的客人的羞怯的偉人了。於是馬丁把那個幻象從他的頭腦中攏走，微微一笑，便開始說起話來。

學務監督——一位善良的老頭子——在街上叫住馬丁，記憶起他來了，記起了當馬丁因為打架被學校開除時，在他的辦公室中的一幕了。

「許久之前，我在某一本雜誌上讀到了你的『鐘聲』，」他說。「這就像坡（譯註）一樣的好才氣橫溢，我那時這樣說過——才氣橫溢哩！」

「是的，後來有兩次你在街上碰見我，還不認得我呢，」馬丁差不多要說出來了。「每一次我都在餓着肚子，正要找當店老板去。然而，這是既成的作品呀。那時你並不認得我。幹嗎現在却又認得我呢？」

「前些日子，我就對我的女人說過，」那個在說着。「看那一天找你來吃頓便飯，豈不很好？她很贊同我。是的，她很贊同我呢。」

「吃頓便飯？」馬丁說得這麼尖利，這簡直就是一個咆哮了。

「那自然；便飯，你知道——只是跟我們吃頓便飯，跟你的老學監呀，你這小滑頭！」他興奮地說，一壁試作說笑慣的老朋友似的，胆怯地推推馬丁。

馬丁昏昏沈沈的在街上走着。他在街口停了下來，茫然向週圍張望起來了。  
「唔，要不才怪！」他終於喃喃着了。「那老頭子在害怕着我。」

(譯註) E. A. Poe (一八〇九——一八四九) 美國詩人小說家。

## 第四十五章

有一天，克萊士來看馬丁了——那個住在真正的貧民窟的克萊士；馬丁安然接待他，聽着一個說得有聲有色的，十足行騙的詳細計策，使馬丁與其說是一個投資者，則毋甯是作為一個幻想者的發生了興趣。克萊士在他的說明的中間停了許久，告訴着他，即使寫出了他的「太陽的恥辱」吧，他也還是做了一個大傻瓜。

「可是，我不是爲了談哲學來的，」克萊士說了下去。「我要知道的是，你肯不肯拿一千塊錢放到這一宗買賣上面？」

「不，無論如何，在這方面我還不是一個十足的傻瓜，」馬丁答道。「可是，我也將告訴你我要做的事情。你給了我在我一輩子當中最偉大的一晚。你給了我金錢也買不到的東西。現在我弄到錢了，這在我是毫無意思的。我很願意拿我所毫不重視的一千塊錢給你，去酬答那晚你給了我的那無價的東西。你需要錢。我已經有了我用不了那麼多的錢。你要牠。你爲牠來了。跟我弄玄虛是用不着的。拿去吧。」

克萊士並沒有透露出什麼驚訝來。他把那張支票，放進他的口袋裏去了。

「憑這個價錢，我倒願意跟你定個合同，供給你許多個這樣的晚上呢，」他說。

「太遲了。」馬丁搖着他的頭。「那晚在我是唯一的一個晚上。我簡直就是在樂園中一般。這在你來說是一些老生常談，我知道。可是在我，却完全不是。我是永遠也不會再那麼高調地過活的了。我已經與哲學斷絕關係啦。我永遠不要聽到牠的一言半語。」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初從哲學賺來的一點錢，」克萊士說，當他在門廳裏稍憩片時的時候。「跟着，飯碗就打破啦。」

有一天，摩士太太坐着車在街上從馬丁身邊走過，微笑着，而且點點頭。他也回她一個微笑，舉起了他的帽子。這個插曲對他沒有什麼影響。一個月之前，這也許會叫他厭惡，或使他覺得奇怪，而且還會使他推想着她當時的心境的。可是現在，牠是轉眼間便失掉刺激性了。他在下一剎那間便忘記牠了。他之忘記牠，正如他走過中央銀行大廈或市政廳公園之後，便會忘記了牠們一樣。然而，他的心靈也還是反當地活動的。他的思緒，繞着一個環不斷轉動着。那個環的中心，便是「既成作品」。這像一條不死的蛆蟲在咬着他。他的腦子。早上，他為牠醒了過來，牠在晚上也磨難着他的睡夢。他週遭的，每一樁透過他的感覺的生活事件，都馬上把自己關聯到「既成作品」。他沿着那條不安的邏輯的道路走去，到達了他這個根本是無足輕

重的結論了。馬丁·伊登那個流氓，馬丁·伊登那個水手，是曾經真有其人的，那便是他；但馬丁·伊登一個著名的作家，却是不存在的。馬丁·伊登，著名的作家，是從盲目的羣衆心理中升騰起來的一陣烟，而且是由於盲目的羣衆心理，把牠吹入作為流氓與水手的馬丁·伊登的肉身裏面去的。可是，這也愚弄不了他。他不是那些盲目的羣衆所崇拜着，寧願破費請他吃飯的太陽神。他是懂得很清楚的。

他閱讀着談到他的雜誌，瀏覽着那裏面刊印出來的他的畫像，直至他找不出他與那些畫像有什麼同一的地方。他是一個生活過，感受過，戀愛過的人。他曾經耽於逸樂，對生活的罪惡是馬馬虎虎的；他曾經在水手艙做過工，在異邦漂泊過，在往時靠打架度日的日子裏，領導過一個幫口。他是一個開頭曾經給公立圖書館裏許多書本驚嚇過，而後來却在牠們之間找到了門徑，並且把握住了牠們的人；他是一個曾經用功苦讀到中宵，撥好鬧鐘睡覺，自己也寫有作品的人。然而有一樁事情他却不是，這便是盲目的羣衆一定要去餵飽他的那巨大的胃口。

然而，雜誌中也有些東西使他覺得有趣。一切的雜誌都爭着佔有他。「華倫月刊」對牠的定戶宣傳，牠是一直在提拔着新作家的，這之間，牠就已經介紹了馬丁·伊登給讀者們。「白鼠雜誌」說他是牠的，「北方評論」和「麥金托希雜誌」也這麼幹，直至由「地球雜誌」煞了尾，牠得意洋洋地以牠的篇幅為證，而被肢解了的「海洋抒情曲」便是給埋沒在那裏面的。「青年與時代」在逃過債之後又復刊了。

的，提出了牠的優先權來，這雜誌，恐怕只有農民的孩子們才讀到的。「橫斷大陸」做了一個莊嚴的，叫人相信的聲明，說牠如何最先的發現了馬丁·伊登，這給「大黃蜂」拿「仙女與真珠」作為明證，予以駁斥了。星谷脫利·丹萊公司的最溫和的聲述，是沈沒在那個喧聲中了。再說，這個出版公司也沒有一個使得牠的宣傳較為激昂一點的雜誌。

報紙上則在計算着馬丁的版稅。某幾個雜誌付給他的可觀的酬報，總之是洩漏出來了，奧克蘭的教士們便懲懃地訪問着他，而職業的乞助求援的信，也開始混雜了在他的郵件之中。但比這一切更難對付的是娘兒們。他的照片給到處傳播着，某幾位作家特別舉出他的強項的，赤褐色的面孔，他的傷疤，他的闊大的肩膀，他的清明的，甯靜的眼睛，和面頰上微小的窪陷，就像是一個禁慾苦行者的一般。結果，他想起了他粗野的少年時代，微笑起來了。常常的，在他所接近的女人之中，他會看見時而這一個，時而那一個在瞧着他，在鑑定他在辨認他。他竟白笑起來了。他記起了布里森敦的警告，於是又笑了一回。娘兒們是永遠不會弄糟場他的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已經過了這一個階段。

有一回，陪着麗枝往夜校去，他注意到有一個布爾喬亞的，裝束入時的漂亮的女人，向他瞟了一眼。這一眼，說是短促麼，却又太長，說是不足道麼，却又太關重要。麗枝是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的，她的身體生氣的緊張了起來。馬丁注意到了，注意到為什麼如此了，便告訴她，他是怎樣的已經習慣了這個，無論如何他

也不會關心的了。

「你應該關心的，」她答，有着一雙發亮的眼睛。「你病啦，所以成了這個樣子！」

「一輩子也沒有過這麼康健呢。比我最重的時候，我還重了五磅。」

「這不關你的身體。這關乎你的頭腦。你的思想的機器出了毛病啦。就是我，一個不算什麼的人，也看得出這一點的。」

他傍着她走下去，思索着。

「只要你能治好牠，要我怎麼樣我都願意，」她感情衝動地叫道。「當那些女人這麼樣瞧着你時候，你一個像你這樣的男人，應該關心的。這不是自然的事情。就小姑娘般的男孩來說，是這樣的。可是，你却不是那樣的爲人呀。天啊，但願有一個合意的女人來，打動了你，我該是多麼高興。」

當他把麗枝送到了夜校，他便轉回美特羅波利大飯店去了。

回到了他的房間，他便倒下在一把摩理斯式的椅子裏，坐着，筆直的凝視着前面。他沒有假寐，也沒有思想。他的心是一塊空白。除了間中有那些不請自來的景象，在他的眼前形成，有了顏色和光彩。他看着這些景象，但他却幾於沒有意識到牠們——就不外是夢境一般。然而，他並沒有睡着。他曾經振作起來，望了一下他的錶。還不過是八點鐘。他沒有事情可做，睡覺去也太早了。於是，他的心又空白了起來，那些景象，又

開始在他的眼前形成並消失了。說到那些景象，也並沒有什麼明晰的東西。牠們經常是給炎熱的陽光透射的，大堆大堆的樹葉，和灌木般的樹枝。

一個叩門的聲音喚醒了他。他並沒有睡着，他的心馬上便把這個叩門聲與一個電報，一封信，或是一個把洗衣作洗乾淨的衣服送回來的侍者聯繫了起來。他想起了佐，猜想着他在什麼地方，一壁說道：「進來。」

他還是在想着佐，沒有向門口望過去。他聽見牠輕輕地掩上了一個悠長的沈默時間。他忘記了曾經有過叩門聲，依然是茫然注視着前面，當他聽到一個女人的哭泣聲的時候。這是不由自主的，抽搐的，忍禁着，窒息着的哭泣。他聽出了一壁在轉過臉去。霎眼間，他站立起來了。

「露思！」他吃驚的，惶惑的說。

她的臉是蒼白的，扭歪了的。她正站在門口，一手靠牠支持着，另一隻則緊貼在身邊。她淒然向他伸出兩手，便開始走上前來去會他。當他拉住她的手，安置她在摩理斯式椅子上坐下來之際，他注意到她的手是多麼的冷。他拉過另一把椅子來，坐在牠的寶闊的扶手上了。他太心煩意亂了，以致說不出話來。在他自己的心裏，他與露思的事件是封閉了起來的。他所感覺到的，就像雪萊溫泉館的洗衣作突然侵入了美特羅波利大飯店，拿一個星期的待洗的衣物等他去洗時他會感覺到的一般。有幾次，他正要說話了，而每

一次，他又躊躇了起來。

「誰也不知道我來到這兒，」露思以一種低迷的聲音說，做出一個期求的微笑。  
「你說什麼？」他問。

聽到他自己的聲音，他驚訝起來了。

她重複說着她那一句話。

「喚！」他說；跟着便不知道他能再說點什麼了。

「我看見你回來的，我等待了幾分鐘啦。」

「喚！」他又這樣說。

他一輩子當中，從沒有過這麼緘口結舌的。十分明白，他的頭腦中並沒有一個觀念存在。他覺得茫然和呆鈍，但就他的生活而論，他也想不起有什麼好說。如果雪萊溫泉館的洗衣作侵入來了的話，也許還要容易一點，他可以捲起兩袖，便去工作的。

「後來，你便進來了，」他終於說道。

她點點頭，帶着一個稍微有點兒狡猾的表情，並把喉際的圍巾鬆了開來。

「開頭，我是橫過街上時看見你的，那時候，你跟那位姑娘在一塊兒。」

「是的，」他直率地說。「我送她到夜校去。」

「唔，你不高興看到我麼？」在又一次沈默的末了，她說。

「高興的，高興的！」他連忙說。「可是，你來這兒不是有點兒造次麼？」

「我偷偷地進來的。誰也不知道我在這兒。我要見你。我來告訴你，我曾經做得很蠢笨。我來了，是因為我再也不能離開你，是因為我的心驅使我來，是因為……因為我要來。」

她離開她的坐椅，向他走過去了。她的手在他的肩膀上放了一會兒，呼吸急促地，跟着便滑進了他的懷中。由於他的大量的，好相與的，不肯傷人感情的脾氣，知道拒絕她這一個獻身，便要引起非一個婦女所能身受的最大的傷心的，他便用兩臂圍抱住她，緊抱着她了。但在這一個擁抱中是沒有熱力的，在這一個接觸中是沒有溫存的。她投進他懷中，他抱着她——就是如此而已。她偎倚着他，接着，換了一個位置，她的手攀了上來，放在他的頸子上了。但他的肌肉在那兩手撫按之下並不發熱，他只覺得窘迫和不安。

「幹嗎你這麼抖着？」他問。「冷麼？我去生起火爐來好不好？」

他做了一個要把自己掙脫開的動作，但她却更緊的靠着他，厲害地震顫着。

「這不過是過於興奮，」她牙齒打戰地說。「一會兒，我會自己控制住的。哪！我現在已經好過一點兒啦。」

慢慢地，她的顫動沒有了。他繼續抱着她，但他已一再惶惑。現在，他知道她爲的什麼而來了。

「我母親要我跟查利·哈普葛德結婚呢，」她宣稱着。

「查利·哈普葛德，就是那個經常談些老生常談的傢伙啊！」馬丁沈吟道。接着他又說：「我看，現在你母親恐怕要你跟我結婚了吧。」

他沒有用發問的方式說出了這一句話來。他把牠當作一個確信一般說着；在他的眼前，他的版稅的一行行的數字開始跳舞起來了。

「她不會拒絕的，我很清楚，」露思說。

「她以爲我十分合格麼？」

露思點點頭。

「然而，比起她取消我們的婚約的時候，我現在並沒有多了半點兒合格的地方呀。」他思索着。「我一點兒也沒有改變過。我還是同樣的一個馬丁·伊登，雖然呀，說到這一方面，我還變壞了一點兒——現在我又抽煙啦。你沒有嗅到我的氣息麼？」

作為回答，她用她的伸開的手指按到他的嘴唇上，愛嬌地，好玩地放着，於是便期待着像往日似的，經常是作爲牠的結果的一個親吻。然而，馬丁的嘴却沒有一個溫存的答覆。他一直等到手指移開了之後，才

說了下去：

「我沒有改變過。我沒有找到一個職業。我也沒有在找着職業。而且，我更沒有打算去找一點職業。我依然相信赫爾培特·斯賓塞是一位偉大的，超羣出衆的人物，而布朗特推事則是一頭貨真價實的驢子。前些時候，有一晚我同他一道吃過飯，所以，我是應該知道他的。」

「可是，你却沒有接受父親的邀請，」她責備着他。

「那你也知道這一回事麼？誰打發他來的？你的母親？」

她保持着沈默。

「那麼，就是她打發他來的了。我這樣猜想着，現在我看也是她打發你來的吧？」

「誰也不知道我到這里來的，」她抗議着。「你以為我母親會允許我來麼？」

「她將允許你和我結婚，却是靠得住的。」

她尖聲叫嚷道：「噢，馬丁，別這麼忍心吧！你一次也沒有吻過我。你像一塊石頭似的沒有反應。試想想，我是冒了怎樣的危險來啊！」她抖了一下的朝廻圍張望着，雖然有一半是由於驚奇。「只要想一想，我是到了一個什麼地方啊！」

「替你去死我也甘心！替你去死我也甘心！」麗枝的說話在他耳邊響着。

「為什麼你以前不冒險來呢？」他粗聲粗氣地問。「以前，當我沒有職業的時候，當我在挨飢忍餓的時候，當我正像現在一樣，是一個人，一位藝術家，正是同樣的一個馬丁·伊登的時候，這便是我一向自己問過多少次的一個問題——並非只關涉到你，而且還關涉到每一個人的。你知道，我沒有改變過，雖然我對於價值的急遽的分明的鑑別，使得我經常叫自己堅信這一點。我的骨頭上面還是一樣的肌肉，我有的還是十隻手指和腳趾。我是一個依然故我。我沒有得到任何新的體力或德性。我的頭腦，是照舊的那個頭腦。在文學上或哲學上，我甚至一點兒新的體認也沒有做過。在人格上，我的價值也還是像誰也不需要我的時候一個樣子。叫我惶惑的，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又需要我。當然啦，他們不是爲了我本人而需要的，因爲我本人依然是他們所不需要的故我。那麼，他們一定是我賺到了的和在賺着的錢。但那些錢也不是我。牠是存放在銀行里，在湯姆·狄克，或亨利的口袋里的。而你現在需要我，也就是爲了這個，爲了我的地位和金錢。」

「你碎了我的心啦，」她嗚咽着。「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我來到這裏，就是爲了我愛你。」

「我看，恐怕你還沒有聽懂我的意思，」他輕聲說。「我意思是說，如果你愛我，那麼怎麼會現在愛得

比你的愛情是那麼軟弱，竟使你拋棄了我的時候還要利害呢？」

「忘記吧，寬恕吧！」她動情地叫道。

「什麼時候我都愛着你——記好啊！我現在就在你的懷里呀。」

「我看，我恐怕就是一個機敏的商人，盯視着天秤，想稱出你的愛情的斤兩，找出牠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的吧。」

她讓自己掙脫開他的懷里，站立起來，探索什麼似的瞧着他半天。她正要開口說話，跟着又猶豫起來，改變了她的決心了。

「你知道，這在我看來是這個樣子的，」他說了下去。「當我完全像現在的我一般的時候，我自己的階級中人，似乎誰也不關心到我。當我的書全部寫好了的時候，讀過我的原稿的人，也似乎誰也不關心我。事實上，因為我寫了出來的那些東西，他們甚至似乎更不關心我了。寫作這些東西，就像我做出了一些，從最輕的說法，也是下流的行為似的。『找一個職業吧，』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她做了一個不同意的表示。

「是的，是的，」他說：「除了你這個例外——你對我說，找一個位置。那個平凡的字眼，職業，正如我所寫的東西，是叫你生氣的。牠是粗鄙的。但我也老實對你說吧，當每一個我所認得的人，都拿牠介紹給我，正如他們拿正當的行為介紹給一個敗德的人一樣的時候，這在我看來也是一樣的粗鄙。我寫就的東西的

出版，我所獲得的公衆的注目，使你的愛情的實質起了一個變化。有着他已完成的全部作品的馬丁·伊登，你不肯跟他結婚。你對於他的愛情，還未強烈到足以使你去與他結婚。可是，你現在的愛情足夠強烈了，而我總不能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就是牠的力量，是從書的出版和公衆的注目生出來的。在你的場合，我且不提版稅，雖然我可以肯定，那在你的父親和母親的改變主意上頭是適用的。當然啦，這一切在我並不是什麼好事。可是最糟糕的是牠叫我懷疑起愛情，神聖的愛情來了。愛情是這麼樣卑鄙的東西，一定由書的出版和公衆的注目來供養的？但牠彷彿是這麼樣的。我曾經坐在那兒思索着牠，直至我的頭腦暈眩了起來。」

「可憐的，可愛的頭腦啊！」她舉起她的手來，愛撫地抹着他的頭髮了。「讓牠不再暈眩了吧。讓我們現在重新做起吧。我什麼時候都愛着你。我知道，我屈服於我母親的意志，我是軟弱的。我是不該這樣做的。然而，我也常常聽見你說到對於人類的錯過和脆弱的寬恕。把這種寬恕引用到我身上來吧。我做錯了。原諒我！」

「噢，我一定原諒的，」他躁急地說。「在那其實是沒有什麼好原諒的地方，原諒是容易的。你做了的事情，沒有什麼需要原諒。一個人總是依照着他的觀點做去的，此外他就別無他法。我也可以請求你原諒我沒有去找一個職業的。」

「我是出於好意，」她抗議着。「你知道的。我那能愛你而不存好意呢？」

「對了；可是由於你的所謂好意，你差不多就毀了我的寫作和事業。現實主義，就我的性格來說是一個命令。而布爾喬亞的精神，則是痛恨現實主義的。布爾喬亞是懦怯的。牠是害怕生活的。你全部的努力，便是使我也害怕生活。你想依法泡製我。你想把我壓進二呎闊四呎長的生活的鴿籠里，那兒，全部的生活價值都是不真實的，謬誤的，庸俗的。」他感到她要抗辯似的激動了。「庸俗——我承認，這是一種有力的庸俗——是布爾喬亞的高雅和文化基礎。如我所說，你要依法泡製我，使我成為你的階級當中的一個，具有你的階級的理想，階級的評價，階級的偏見。」他憂鬱地搖搖頭。「而你，甚至連我現在在說些什麼，也不懂得。我的說話，在你聽來已經不是我原來要說的意思。我所說的，在你聽來不外是些狂妄的話。然而在我，牠却是活生生的真實。至多，你不過有點兒惶惑和覺得有趣，認為這個生野的小伙子，從深淵下的泥濘中爬上來的，竟敢對你的階級加以批評，把牠叫做庸俗罷了。」

她讓她的頭慵倦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身體，因為間歇復發的激動在抖着，為了讓她說話，他等了一會兒，於是又繼續說下去了：

「現在，你要重新我們的愛情了。你要求我們結婚了。你需要我了。然而，聽好哪——如果我的書沒

有受到注意的話，我也是會成爲現在這個樣子的。而你，也就只會遠遠站開了。全是你這些混賬的書——

「別咒罵哪，」她打岔道。

她的責難叫他喫了一驚。他突然粗厲地大笑起來了。

「這就是啦，」他說：「在一個重大的關頭，正當你一生的幸福處在千鈞一髮的危險狀態中的時候，你還是照那個老樣子的害怕着生活——害怕着生活和一個爽朗的咒罵。」

他的說話，使她省悟到她的行動的兒戲了，但她仍覺得他把牠誇張得失當，結果便是忿忿不平。他們默默無言地坐了許久，她拚命思索着，而他則在沈思着他的已經失掉的愛情。他現在知道，他過去並沒有真的愛她。他愛上了的是一個理想化的露思，一個由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飄飄欲仙的造物，他的情詩的光輝煥發的精神。至於那個真實的，布爾喬亞的露思，具有一切布爾喬亞的弱點的，在她的心里有着不可救藥的布爾喬亞心理學的拘束的露思，他從來就沒有愛過。

她突然開始說話了。

「我知道，你所說的話是真的。我曾經害怕過生活。我沒有好好的愛着你。可是，我已經更懂得該怎樣去愛了。我愛你是爲了愛着現在的你，過去的你，和你已經由牠而成就的生活方式。我愛你是爲了愛你憑牠而有別於你所謂我的階級的東西的那個生活方式，爲了愛你的信仰，這是我不理解，但我知道我能設

法去理解的。甚至你的抽煙，你的賭咒——牠們是你的一部份，我也得爲了愛你而愛牠們，我還能學好呢。在最後的十分鐘內，我已經學懂了許多啦。我的冒險來到這兒，便是我已經學到的東西的一個表示，喚馬丁——！」

她嗚咽着，又緊緊的偎倚着他了。

第一次，他的臂膀溫存地而且帶着同情的抱住了她，她做了一個快樂的表情，有着發亮的眼睛，也曉得這個了。

「太遲了，」他說。他記起了麗枝的說話。「我是一個病人——喚，那可不是我的身體呀。病了的是我的靈魂，我的腦子。我彷彿是失掉了一切的價值了。我對什麼都沒有興趣。如果你在幾個月前變成這個樣子的話，那也許會不同的。現在却是太遲了。」

「並不遲哪，」她叫道。「我一定要叫你知道的。我一定證明給你看，我的愛情已經長大，在我看來，已經比我的階級和一切我最珍重的東西都大得多了。所有在布爾喬亞氾看來是最珍貴的東西，我一定將加以蔑視。我不再害怕生活了。我決意離開我的父親和母親，讓我的姓名，在我的親友之間成爲一個話柄。我一定隨時隨地來到你身邊，憑着自由的愛情，如果你高興的話，我一定以和你在一起爲驕傲，爲喜悅。假如我曾經是愛情的背叛者的話，我現在爲了愛情的緣故，一定要成爲那做成了從前的錯誤的一切的背

叛者的。」

她在他面前站起來了，有着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

「我在等待着，馬丁，」她低聲說道——「等待着你接受我。瞧瞧我哪！」

他想，瞧着她實在是一件非凡的事情。她已經自己找回了她所缺乏的東西，終於站起來，成為一個超越過布爾喬亞風習的鐵律的真實的女人了。這是光輝的，壯麗的，絕對嚴肅的。然而，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沒有為她所做了的事情而動心或激動。這僅僅在理智上才是光輝的，壯麗的。在那應該是熱烈的時刻，他却冷淡地品評着她。他的心沒有感動。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需要她。又一次，他記起麗枝的說話了。

「我病啦，病得很厲害，」他說，做了一個絕望的姿勢。「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我病成怎樣。某種東西已經離開了我了。我一向是不害怕生活的，我做夢也永遠想不到會滿足於生活。但生活是這樣使我充沛，以致我需要什麼東西的慾望都沒有啦。如果有點餘地的話，我現在理應需要你的。你看，我是病得多麼厲害！」

他頭向後靠，閉上了他的眼睛，而正如一個孩子在哭着，透過掩着瞳子的迷濛的淚霧瞧着陽光而忘記了他的苦楚一樣，馬丁也瞧着以他的眼臉為背景而形成，而閃耀，隨着陽光的照射而怒放的大堆大堆的草木，忘記了他的病，露思的在場和一切了。這青綠的草木，也不是安安靜靜的。陽光是太強烈，太閃爍了。

瞧着牠，在他是傷目力的，但他也還是瞧着——他也不知道爲的什麼。

由於門的把手的扭動聲，他清醒過來了。露思正站立在門邊。

「我將怎麼樣出去啊？」她含着眼淚的問。「我怕啦。」

「噢，原諒我！」他叫道，跳了起來。「我出神啦，你知道。我忘記你在這兒啦。」他舉起手來按着他的頭。  
「你瞧，我就是這樣糊里糊塗的。我將送你回家去。我們可以從僕役出入的門口出去。誰也不會看見我們的。把面幕拉下來吧，那麼，什麼麻煩也不會有了。」

她挽着他的手臂，經過燈光暗澹的過道，走下那道窄小的扶梯了。

「我現在是安全了，」她說，當他們出現在人行路上的時候，同時，便開始從他的臂膀上拿開她的手。  
「不，不，我將送你到家裏，」他答。

「不；請別送了吧！」她反對着。「這是不需要的。」

她又開始去拿開她的手了。他感到了片刻間的奇怪。現在，她是出險了，她却害怕着。她爲了要擺脫他，簡直是非常的苦惱。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只能看作是她的神經過敏了。於是，他便強留住她要掙脫的手，開始陪她一起走去。走到半排街屋遠的地方，他看見一個穿着長大衣的人縮進了一家人家的門廊內。當他經過的時候，他向裏面瞟了一眼，儘管有着那高高翻起的衣領，他却肯定他認出了那是露思的。

兄弟諾爾曼了。

在路上，露思與馬丁沒有談什麼話。他曾一度提起，他就要走，回到南海去了；她的一次，則是請求他原諒她的來看他，如此而已。在她的門前的分手，是照着慣例的。他們握着手，說了再會，他也舉了他的帽子。門關上了，他點着一支烟，便轉回他的旅社去。當他走到諾爾曼羅進去的那個門廊的時候，他停了下來，帶着一種攷察的心情向裏面瞧着。

「她撒謊，」他大聲說道。「她對我假裝她冒了大的危險來，但她一直都知道，帶了她來的哥哥就在等着帶她回去。」他大聲笑起來了。「喚，這些布爾喬亞啊！當我潦倒的時候，我便不適宜於給他的妹妹看見。而當我有了銀行存款的時候，他却帶她來見我了。」

當他正轉身要走之際，一個正向相同的方向走去的流浪漢，在他身邊向他求乞了。  
「喂，先生，你能給我一個兩角半的，讓我找個客棧過夜？」是這麼一句話。  
但使馬丁轉過身來的，却是那種聲音。轉眼間，他拉住佐的手了。

「你還記得，咱們在溫泉分手時的情形麼？」那個人說着。「俺說過，咱們會再見的。俺是很有把握的哪。現在，咱們又碰頭啦。」

「你臉色很不錯，」馬丁羨慕地說，「你也胖了哪。」

「那當然啦。」佐的顏面是容光煥發的。「一直到俺實行流浪了，俺這才懂得過活是怎麼一回事。俺重了三十磅，什麼時候都覺得挺好的。哼，在往日，俺就只能給折磨得剩下皮包一把骨頭。流浪對俺實在合式得很。」

「可是，你還不是要乞點過夜的錢？」馬丁責難着；「這是一個寒冷的晚上呢。」

「嘿！乞點錢過夜？」佐插了一隻手進他後面的褲袋裏面，拿出了一大把零錢來。「這都是敲竹槓來的。」他洋洋得意了。「你看來光景還不錯，所以俺也就來敲你一下。」

馬丁笑了起來，讓步了。

「你已經喝了滿滿的幾杯啦！」他暗示着。

佐把錢滑進他的口袋里面去了。

「那可不是俺，」他宣稱道。「沒有俺的份兒啦，雖然呀，誰也不阻止俺，只是俺不願意。跟你分手之後，俺就只醉過一回，那是意外的，爲的是空肚子喝。當俺像一匹牲口似的做工的時候，俺就像一匹牲口似的喝酒。當俺像一個人似的過活的時候，俺就像一個人似的喝啦——俺高興時，就偶然試一下，就是這樣罷啦。」

馬丁安排好明天會他，便向旅社走去了。他在辦事處停了一下，查看船期。馬利波霞號，五天後便開往

塔希提去了。

「明兒打個電話，給我定個雙人房吧，」他告訴了那個辦事員。「不要甲板上的雙人房，只要下面的，當風的一面——左舷的。記好——要左舷的哪！你最好筆記下來。」

回到他的房間裏，他便上床去，像一個小孩似的，不知不覺間就睡去了。當晚發生的事情沒有給了他什麼印象。他的心，對於印象是麻木不靈的了。他會到佐時那種熱情，也大半已經消失。會面後那片刻間，他曾經因為佐的出現和談話的勉強，有過煩亂。而五天後便要向他所喜愛的南海出帆，在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於是，他便閉上他的眼睛，正常地，舒適地，睡他那沒有打斷的八個鐘頭的覺了。他沒有不安，他沒有換過他的位置，也沒有做過夢。睡眠使他渾然忘却，每一天他醒來時，總是引為憾事地醒過來的。生活叫他心煩，厭倦。而時間則是一件苦惱人的東西。

## 第四十六章

「喂，佐啊，」這是翌晨他對他的老伙伴的招呼。「第二十八街有一個法國人，他賺到了幾個錢，就要回法國去了。那是一間小規模的，漂亮而整齊的機器洗衣作。如果你想住下來的話，這倒是你的一個機會呢。哪拿去吧；用牠買幾套衣服，十點鐘前到這個人的店里去吧。他是給我看那間洗衣作去的。牠會帶你去，到處看牠一遍。要是你高興牠的話，那就想想是不是值這個價錢——一萬二千——然後通知我，那就是你的啦，現在去吧。我沒有空，過一會兒再見好了。」

「你聽俺說哪，馬特，」那個人慢條斯理地說，有點兒生氣。「今早俺來是來看你。天天知道！俺不是來弄什麼洗衣作的。俺來是來談談，是看在老朋友面上，你却把一間洗衣作推在俺身上。俺告訴你個辦法——你把那洗衣作扔到他媽的毛廁里去吧！」

他正要離開室內，這時候，馬丁便按着他的肩頭，拉得他團團轉動。

「你聽我說哪，佐，」他說：「要是你這麼辦，我就打穿你的頭。而且，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我還要打得牠

痛一點的。哪——你還說走麼？

佐曾經扭着他，想把他推倒，而他則在拉來扯去，要從對方佔上風的把捉中掙開。他們在房內轉動着，彼此給對方的手臂扣緊，終於把一把柳條椅子衝倒，壓壞，倒下來了。佐在下面，兩臂給撐開，捉住，馬丁的膝頭壓在他的胸膛上面。他在喘息着，透不過氣了，這時候，馬丁便放開了他。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子吧，」馬丁說。「你對我要不出什麼新花樣來的。首先，我要解決了洗衣作的問題。過後你就可以回來，我們再來談談老朋友的話。我對你說過，我不得空。不曉得」

一個侍者，正把早班郵件——一大堆的信和雜誌送了進來。

「我怎麼能一面勉強看着這些，一面跟你談話呢？你去把那洗衣作解決一下吧，過後我們再一塊兒談談。」

「好吧，」佐勉強答應着。「俺以為，你在擡走俺呢，可是俺看，俺是猜錯了。你打不垮我，馬特，要是堂堂正正的幹，俺趕得上你的。」

「什麼時候，我們來一手看看，」馬丁微笑地說。

「成，俺一弄好了那洗衣作就來吧。」佐伸出了他的臂膀來。「看到那股勁兒沒有？你可以憑牠賭幾個錢的。」

當房門在那洗衣工人出去後關上了的時候，馬丁舒舒服服的吐了一口大氣了。他已經變成厭惡交遊的了。每一天，他都覺得跟人們應酬是一件苦的差事。他們的在場煩擾着他，而勉力談話則使他煩燥起來。他們使他不安，他是一跟他們接觸，便要藉辭告退，擺脫開他們的。

他沒有去進行對付他的郵件，有半小時之久，他斜躺在椅上，什麼也不做，只有一些模糊的半形成的思緒，時而透過了他的心頭——或是說，倒是在大的間歇中，他們本身構成了他的心靈的搖曳。

他喚醒了自己，開始去瀏覽他的信件了。有一打是要求照片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牠們也有職業的求助的信；也有各色人等——他們，從從事研究永久運動的模型的，說明地球的表面是一個中空的星球的內部的，到請求捐款，買下下加利福尼亞半島，以作共產主義者的殖民地的——寄來的信。此外，也還有娘兒們寄來，要求結識他的信，他，對着其中的一封微笑起來了，因為裏面附有她的教堂座席費的收據，這是作為她的篤信和虔敬的證據的。

編輯們和出版家，在那每天必有的一大堆信件中，也有他們的一份，前者是爲着乞求他的稿件，後者則爲了乞求他的著書——他那些爲了要寄出牠們，曾經使他所有的一切留在當店裏押了那麼長久的可怕的歲月的，可憐的，被蔑視的稿件。也有爲了印行英國版而寄來的國外的支票，和爲了外國譯本而寄來的預付版稅。他的英國的代理人，宣稱售出了三本他的著作的德文繙譯權，並且通知了他，說瑞典版早

已發賣了，但因為瑞典並非伯爾尼會議（譯註一）的一員，他是不必期望牠有什麼利益的。跟着又有請他允許出一個俄文譯本的，有名無實的請求，因為俄國也同樣是沒有參加伯爾尼會議的。

他轉而去看一大束剪集下來的資料了，那是他的出版經理處弄來的；他讀到了關於他自己和他的已經成爲一種狂熱的聲價的東西。他所有的創作，已經像一種掃蕩一切的雄風，吹送到公衆那里。那似乎是很值的。他已經操縱了公衆，正如吉卜林所遭遇的一樣，那就是當他幾於病死的時候，所有的無知的羣衆，爲一種無知的羣衆心理所激動，突然開始去閱讀他了。馬丁還記得起就是這閱讀他，給他喝彩，然而却一點也不理解他的同樣的全世界的人士，怎樣的在幾個月之後，又猝然擒住他，把他撕得粉碎。馬丁想到了這一點，便露齒而笑了。他是誰，竟能於幾個月後必不受到同樣的待遇呢？唔，他可以把那些無知的羣衆作弄一下的。他將遠行到南海去，建好他的草屋，販賣真珠和乾椰子肉，乘着單薄的裝有槳叉架的小舟，躍過珊瑚礁，捕着鯊魚和鰐魚，在泰奧赫谷附近的山谷懸崖之間，獵取着野山羊。

在作着這些想頭的瞬間，他省悟到他的處境的絕望了。他清清醒醒的看見了他已經身在「死之谷」（譯註二）里。他身體中的全部的生命，正在消逝，萎謝，以至於死亡。他覺得他已經睡得多麼多，而他又多麼需要睡眠。往日，他是痛恨睡眠的。牠剝奪去他的可貴的生活時間，二十四小時中，四小時的睡眠便等於給剝奪去四小時的生命。他過去是多麼妒忌睡眠呵！現在，他妒忌的是生命了。生命並不好；他所嘗到的

牠的味兒，是沒有惡臭和苦澀的。這就是他的危機。不渴望於生活的生活，是大有停止的可能的。某種不顯著的求生的本能，在他的心中掀動。他知道他必須動身了。他環顧室內，但想到收拾行李，却是難堪的。也許還是擋到最後再說的好。這之間，他可以慢慢的有個準備。

他戴上他的帽子，到外邊去了，走進一間軍火店裏，在那兒，他把一個早上其餘的時間，化在購買自動步槍、彈藥，和捕魚器具上面。做生意的方式是改變了。他知道，他本應直等到到了塔希提島，然後定貨。總之，牠們也可以從澳洲運來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快樂的泉源。他曾經避免做事情，現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不愉快的。他高高興興地回旅社去了，帶着一種滿足的感情，以為那把摩理斯式椅子正在等候着他。然而他又暗中憤憤不平了，因為一回到他的房間，便看見佐已經坐在那椅子上。

佐是喜歡那洗衣作的。一切都談好了，明天他就可以進去主。馬丁躺在床上，雙眼閉着，而佐則在談了下去。馬丁的思想是想得很遠的——遠到竟至於使他差不多不知道他在說話。他是只由於某種催促，才偶爾回答的。然而他一直喜歡着的是佐。但佐也太熱心於過活了。牠加于馬丁的疲乏的心的強暴的衝擊，是一個傷害。對於他的倦怠的感官，這是一枝刺人作痛的探針。當佐提醒了他，他們將來不久便要比武一場的時候，他幾於只能尖聲叫喊了。

「記好佐，你是要依照你在雪萊溫泉館時常常提出的那一套老辦法，去管理這間洗衣作的，」他說。

「不許過度工作。不許做夜工。不許用小孩管輒光機的。什麼工作都不用小孩。給優厚的工錢。」

佐點着頭，打開了一本記事冊。

「瞧瞧這個。俺是早上吃早飯前，弄出這些條款來的。你覺得怎樣？」

他高聲唸了出來，馬丁同意了，同時卻心煩着，不知道佐什麼時候才走開。

當他醒來時，已經是下午很晚了。慢慢地，生活的事實又叫他記憶起來。他向房內張望着。佐，顯然是在他睡去的時候溜走了。這是佐的體貼，他想。於是，他閉上了他的眼睛，又睡覺去了。

後來幾天，佐太忙於組織和管理那間洗衣作，不大麻煩他了；一直到開船前一天，報紙上才宣布了他已經定了馬利波霞號的船票的消息。有一次，當求生的本能閃動着的時候，他去看過醫生，做了一次體格檢查。在他身上，什麼毛病也找不到。牠的心臟和肺部，給宣布了是很強健的。每一種器官，只要是醫生所懂得的，也都正常，並在正常地活動。

「你是什麼毛病也沒有的，伊登先生，」他說——「你絕對沒有什麼毛病。你強健得很，老實說，我還羨慕你的康健呢。牠是頂呱呱的。瞧瞧那胸膛啊！哪，就在你的胃部，有着你的卓越的健康的祕密。在體格上，你是千人中僅有的一個——萬人中僅有的一個。除了發生意外，你是應該活到一百歲的。」

而馬丁也知道，麗枝的診斷是正確的。在身體方面，他是好的。出了毛病的是他的「思想的機器」，除

了到南海去，是無藥可醫的。現在，麻煩的是在臨行之際，他又沒有了去意。南海也像布爾喬亞的文明一樣，引誘不了他了。在去意當中並沒有熱誠，而遠行的行動，則又因會惹起肉體的疲勞，使他生畏。要是他已經登舟和啓航了的話，他也許會感覺得較為好過的吧。

最後的一天是一個痛苦的試煉。從早報上看到他的遠航的消息，伯納·歇金博沁、革特魯德及其他一切的親人都來告別了。赫爾曼·封·史密德和瑪利安也來了。跟着，又有事務要去處理，賬單等待付清，和須去對付的川流不息的記者們。他在夜校的門口，倉猝的對麗枝·康諾利告了別，便匆匆離去了。在旅社裏，他看到了佐，他因為整天太忙於洗衣作的事，所以不能早一點來看他。這是最後的一着了，但馬丁却緊握住他的椅子的扶手，交談了半個鐘頭的話。

「你知道，佐，」他說，「你並不是給那洗衣作束縛住的。那裏是沒有索子的。你隨時可以賣掉牠，拿那些錢花用。什麼時候你討厭了牠，要流浪去了，就動身走吧。你覺得怎麼樣最快樂，就怎麼樣辦好了。」

佐搖着頭。

「流浪沒俺的份兒了，多謝你。流浪是不錯的，單是一樁事情不好——沒有姑娘們。俺沒有辦法可想，可是，俺是喜歡娘兒們的。沒有她們，俺可過不下去；可是，當你流浪着的時候，你就得沒有她們過下去的啦。有時，俺經過在開着跳舞會的人家，聽到娘兒們笑着從窗子裏看到她們的白衣裳和嬌笑的臉龐兒——

娘的！俺告訴你，那時光真他媽的要命！俺太喜歡跳舞，野餐會，在月光下面溜躪，和這一類的玩意兒了。俺還是弄那洗衣作攬出個名堂來，衣袋裏叮叮噹噹的留着幾個大錢的好。俺已經看上了一位姑娘，就是昨天的事兒，你可知，俺就是想着趕快娶她過來。一想到這個，俺就整天兒快活得儘吹口哨。她是一位美人哪，有的是最良善的眼睛，你難得聽見的最溫柔的嗓子。俺娶她，信不信由你。喂，你有着這許多錢好花，幹嗎不找個女人呢？你弄得到美國最漂亮的姑娘的。」

馬丁帶着微笑的搖搖頭，但在他的私衷裏，正猜想着為什麼每一個人都想結婚。這彷彿是一樁驚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開船的時候，從馬利波霞號的甲板上，他看見麗枝正躲在碼頭上的人叢的一旁。「帶她一道走吧，這麼一個想頭來到了。」做件好事情是容易的。她將得到最高的快樂。」霎眼間，這差不多就是一個誘惑，但下一瞬間却變成一個恐怖了。想到牠，他很痛苦。他的倦怠的靈魂高聲叫出了抗議來。他沈沈吟吟的離開了欄杆那裏，喃喃着：「老兄，你是病得太厲害了，你是病得太厲害了啊！」

他向他的雙人房艙逃去，在那兒，他直潛伏到輪船開離了碼頭為止。在餐廳中吃午點時，他發現自己坐在榮譽的座位上，在船長的右手；不久，也就發現他是船上的偉人了。然而，再也沒有一個這麼不快活的，乘船旅行的偉人了。他把一個下午花在甲板上的躺椅上，閉上眼睛，大部份的時間是斷斷續的假寐着，晚

上，很早便睡覺去了。

過了第二天之後，從暈船回復過來，滿船的旅客都露面了；而他越多看見些旅客，他就越發討厭他們。然而他也知道，他這樣對他們是不公道的。他們是善良的人們，他強迫自己去承認這一點了，而當承認之際，他又加以品評——就是所謂善良，也不外是像所有的布爾喬亞犯，全具有他們那一類的心理學上的拘束，和智力上的無足輕重的。他們使他厭倦，當他們跟他談話，而他們的窄小的膚淺的胸襟，却是這麼空洞的時候；而那些年青人的吵吵鬧鬧的活潑的精神和過剩的精力，則叫他震驚了起來。他們是從不安靜的，不斷地玩着甲板上的鐵環戲，拋着環子，散着步，或者是跑到欄杆旁邊，一瞧見跳躍的海豚和第一羣飛魚，便高呼起來。

他睡覺睡得很多。早餐之後，他便帶着一本永遠看不完的雜誌，找尋他的甲板躺椅去了。那些書葉叫他厭倦。他不解人們哪有這麼多東西好寫，疑惑着，便在躺椅上假寐着了。當鈴聲叫醒他去吃午點的時候，他爲了他的被叫醒而生氣。醒着時是沒有什麼可以樂意的。

有一次，他嘗試過從昏睡中自己勉力醒過來，向水手艙走去，去跟水手們談天。但那一羣水手，比起他在水手艙中過活時似乎已經有了改變。他跟那些呆臉，粗心，生野的傢伙，找不出什麼友誼來。他失望了。在上層誰也不因爲他本人而需要馬丁·伊登，他也不能夠回到那些屬於他自己的階級，過去曾經需要過

他的人們中間去。他不需要他們，他忍受不了他們，正如他忍受不了那些傻頭傻腦的頭等旅客，和那些正直的青年們一樣。

生活之於他，正像強烈的白光有傷於一個病人的疲乏的眼睛一般。在每一個清醒的瞬間，生活便以刺目的光芒，在他週圍並朝他照射着。這是傷腦筋的——難以忍受地傷人的。在他一輩子當中，坐頭等艙在馬丁還是第一次乘船在海上航行的時候，他一向是住在水手艙裏，三四等艙裏，或是在煤艙的黑暗的深處搬運煤斤的。在往日，從有着窒息人的高熱的地獄中沿着鐵梯爬了上來，他常常看見旅客們，穿着涼快的白衣裳，除了娛樂什麼也不做，有帳篷張着給他們遮避了太陽和海風，有服侍遇到的管事留心着他們的一切需要與慾望，這在他看來，他們在其中活動，生活的那個領域，簡直就是一個天堂。現在，他是身當其境了，船上的偉人在這一切的中心，坐在船長的右手，然而他却徒然要回歸到水手艙和汽鍋房裏去找尋他已經失掉了的天堂。他沒有發現過一個新的，而現在，他連舊的一個也找不到了。

他極力要給自己打氣，去找點什麼使他生起興趣的事情。他闖進那個下級軍官的集團裏，但又以走開為快了。他跟一個下了班的舵手，一個聰明的人，談過話，他馬上便拿社會主義的宣傳去刺激他，並把一捲傳單和小冊子，勉強塞到了他的手上。他傾聽着那人在發揮奴隸的道德。而當他聽着之際，他無精打彩地想起他自己的尼采哲學來了。然而，這到底有什麼價值？他記起了尼采的一句瘋話：在那裏面，這個

臧子是懷疑着眞理的。誰能說呢？也許尼采是對的。也許任何一件事情都沒有眞理，眞理中也沒有眞理——沒有真理這一種東西的。但他的心靈很快便疲倦了，他滿足於回到他的躺椅上小睡去了。

他在這輪船上是夠倒霉的了，一個新的不幸又碰到他身上來。當輪船到了塔希提的時候，便怎麼樣呢？他大抵是上岸去。他大抵是定下他的貨物，找個帆船駛到馬貴斯去，去做無數想來可驚的事情。無論何時，一當他有意使自己硬朗起來去思索的時候，他就會看到他身當其衝的絕望的危險。一點不錯，他是處在「死之谷」的中間的，而他的沈下去的危險，他却不怕。只要他有點兒怕，他就會向往於生活了。因為不怕，他正在越來越深的往谷底飄下去。他從往日熟悉的生活中找不到快樂。馬利波霞號，現在正為東北貿易風吹送着，而這使他心波起伏的醉人的風，却激怒了他。他移動他的躺椅，避開還在往日會朝夕相處的，強有力的伙伴的擁抱了。

當馬利波霞號駛進了無風帶的那一天，馬丁比從前更加倒霉了。他再也不能入睡了。他已經睡了個足夠，現在就必然要醒着，去忍受生活的雪亮的光芒。他不安地到處踱着。空氣是黏膩的，潮濕的，那些豪雨，也沒有使人清爽過來。生活使他頭痛。他在甲板上踱來踱去，直至太累了；於是便坐在躺椅裏，直至他又不能不踱起來。他勉強自己，終於讀完了那本雜誌，便從船上的圖書館裏選來了幾本詩集。但牠們也吸引不住他，他又散步去了。

飯後，他在甲板上逗留到很晚，但這對他也沒有幫助，因為當他到了下面去的時候，他也不能夠入睡。他這種與生活的斷絕是失敗了。這太難辦了。他扭亮了電燈，打算看一點書。其中有一卷便是斯溫朋的。他躺在床上，一頁頁的翻下去，直至他忽然覺得，他已經很有興味的讀着。他唸完了那一節，打算看下去了，但過後又回頭來唸牠。他把那本詩集翻轉的放在他的胸膛上，埋頭於思索了。那就是牠——想來想去都可想不透的東西！奇怪的是以前他總想不起牠來。牠全部的意思，就在這裏；他曾經無時不在漂浮着，而現在，斯溫朋告訴了他，這便是得一大解脫的辦法。他需要休息，這兒便有休息在等待着他。他向開着的左舷窗洞望了一眼。是的，牠是夠闊大的。許多個星期以來，他第一次感到快樂了。他終於發現醫治他的病症的藥物了。他拿起了書，慢慢地高聲唸着那一節詩（譯註三）。

從繁重的求生願望，

從希望與恐懼解放出來，

我們以簡短的謝辭道謝

不管牠是什麼神祇：

沒有生命永遠存在，

沒有死者能再起來，

縫是最流乏了的江河

也總會安然迂迴入大海。

他又瞧着那打開的左舷窗洞了。斯溫朋已經給了他一條鑰匙。生活是苦惱的，或毋甯說，牠已變成苦惱的——難以忍受的東西了。「沒有死者能再起來！」這一行詩感動了他，使他起了一種深湛的感謝之情。牠是宇宙間唯一的善舉。當生活已變成使人痛苦的倦怠的時候，死亡早就準備好把牠消釋在永遠的安眠中了。他還等待什麼呢？這已經是動身的時刻。

他爬了起來，探頭出窗洞外，俯視着迷濛的波浪。馬利波霞號因為重載，吃水是很深的。用手攀懸着他，他的腳便可以觸到海面。他可以不動聲息地溜了下去。誰也不會聽到的。一陣浪花衝擊上來，弄濕他的臉孔了。這在他的嘴唇上發着鹹味，而這種味兒是好的。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應該寫一首天鵝之歌，但終於是一笑置之了。沒有時間了。他是太急於離去了。

把他房間裏的電燈扭熄，這樣就不會使他為別人看見了，於是，他先用兩脚伸出了窗洞外面。他的肩膀給擋住了，他便用力縮了回來，好讓他的一隻手垂下來，緊貼在身邊。輪船顛簸了一下，幫了他的忙，他溜

出去了，兩手攀懸着。當他的腳接觸到海面的時候，他便放了手。他在一片迷濛的海水泡沫中了。馬利波霞號從他身邊疾駛過，像一面黑色的牆，只是時而有些有着燈光的左舷窗洞把牠間斷。她一定是在趕着時間。差不多在他曉得這個之前，他已經落在船後，輕輕地在衝起泡沫的海面游泳着了。

一條鰐魚襲擊着他的白色的身體，他大聲笑了起來。牠已經咬去了一小塊，因這而來的刺痛使他省悟起他爲什麼在那兒。忙着行事時，他已經忘記了行事的目的。馬利波霞號的燈光，在遠方越來越黯澹了。而這便是他，自信甚深地游泳着，就好像他的目的，便是要游到一千哩外那最近的陸地去一般。

這是一種自動的求生的本能。他停止了游泳，但一當海水浸過他的嘴巴的時候，兩手便敏銳地用一個向上抓的動作，伸出去了。這是求生的意志——他想，而隨着這個想頭以俱來的，是一個嘲笑。唔，他是有意志的——喲，這意志還是十分堅強的呀，他竟可以盡最後一次的努力，把牠自身毀滅，不再生存。

他變換了他的位置，取着一種踏冰的方式。他仰望着寂靜的星星，同時，把肺內的空氣盡量呼了出來。用着手和腳的迅速的活潑的推進，他使他的肩膀和半截的胸膛高出在水面上了。這是爲了獲得下沈的動力。跟着，他讓自己下沈，了一個白色的人像，沒有動作的沈下海底去了。他在海底深深地呼吸，有意爲之的，像一個人服麻醉藥。當他窒息了時，完全不由自主地，他的手腳便撥擊着海水，把他浮上了水面，又清清楚楚的看見星星了。

這是求生的意志——他輕蔑地想，徒然無補的極力要不讓空氣吸進他的燃燒着的肺臟裏去。唔，他得用個新辦法啦。他讓他的肺部充滿空氣了——全部充滿了。這麼聚滿了，會使他下沈得很深的。他翻身來，先用頭沈下，用他全部的氣力和全部的意志力游去。他越下越深了。他的眼睛睜了開來，他看見來往如飛的鯉魚的駭人的發着燐光的踪跡。當他游泳着的時候，他希望牠們不會襲擊他，因為這也許會打斷他的意志的緊張的。但牠們也沒有咬，牠有餘裕去感激生命的最後的仁慈了。

下沈，下沈，他游泳着，直至他的手脚逐漸疲乏，差不多不能活動為止。他知道，他已經在海底深處了。加於他的耳鼓的壓力，是一個痛苦，他的頭腦裏正有着一種微弱的嗡鳴聲。他的忍耐力正動搖着，但他強迫他的手脚使他沈得更深，直至他的意志力鬆懈了，而從他的肺臟裏，空氣像一個突然的爆發，奔騰而出了。水泡兒像小小的氣球，擦過和跳過他的面頰，眼睛，當牠們在向上升騰的時候。跟着來的是痛苦和窒息。這個傷害並不是死亡——是在他的動盪着的意識中飄渺過的一個思緒。死亡是不傷害什麼的。這是生命，生命的痛楚，這一種可怕的，窒息的感覺呀；這也就是生活所能給與他的最後的打擊了。

他的頑強的手腳，又開始撥擊和攪動了，痙攣地，乏力地。但他已經愚弄了牠，和使牠們撥擊和攪動的意志。他是下沈得太深了。牠們再也不能把他帶到水面上了。他彷彿在一個如夢一般的幻想的海洋中，有氣無力地漂流着。色與光圍繞着他，沐浴着他，滲透着他。那是什麼呢？牠像是一個燈塔，然而牠却是在他

的頭腦裏面的——一道眩目的明亮的白光。牠閃爍得越來越迅速了。耳邊有着一陣悠長的轟轟聲，他覺得，好像他正從一道闊大的，沒有盡頭的樓梯上跌了下來。在底下的什麼地方，他跌進黑暗中去了。他曉得這一點。他已經跌進黑暗中去了。但也就是在他還曉得的那一瞬間，他却不再曉得了。

(譯註一) Berne 為瑞士聯邦的首府。一八八六年國際版權保障會議在此召開，成立規約，規定凡簽字各國的著作家均可受同樣保障。

(譯註二) 見「舊約」中「詩篇」第二十三章第四節，喻人生極困苦的時期，與本書第二章提到的「死谷」不同。後者在加利福尼亞州東部，為低於海面三四百呎的一個山谷。

(譯註三) 見「冥后的園地」一詩。

874.57  
2808-3  
1943

0531976

A23  
登记号 531976

